

赌棋山庄词话 [清] 谢章铤

赌棋山庄词话序

卷〇一

卷〇二

卷〇三

卷〇四

卷〇五

卷〇六

卷〇七

卷〇八

卷〇九

卷十〇

卷十一

卷十二

补编一

补编二

补编三

补编四

补编五

赌棋山庄词话序

少学倚声，苦无师授。取竹垞词综读之，曼声绰态，啜玉圆珠，使人荡气回肠魂销而不能已。循念茹荼食蓼，无酒裙歌扇之欢，以发其哀丽跌宕之致，即强习之而不肖也，辍弗讲。长游维扬，山川佳丽甲天下，青帘画舫，歌吹往来。每当风日晴和，烟月靛深，倚棹推篷，思取洞箫一枝，抗声长啸以嘲弄景光，亦彷彿有词意。而方心钝舌，不能作酸甜柔脆语，遂噤不敢发声。南旋，过燕南赵北口，时值初秋，萧萧芦苇，渔讴荻唱，大似江以南风景。赵女抱箏至，声呜呜不可辨，哀厉激亢，有悲歌慷慨之遗风焉，始叹“铜琶铁板”与“晓风残月”正复异曲同工。知此道勿刳毫芒，不差累黍。非按切宫商调和心气者，不能领艺也。何尝不可进于道哉。同年友谢君枚如，弱冠负异才，出语辄惊老宿，其为诗，嶷寄磊落，奇气拂拂从十指出，读竟不胜屈服。嗣出其词话一卷相视，摭摭遗闻，旁采近什，浸淫不已。于词道奥窅，实能窥见三昧，惜乎余之不足以语此也。顾念声音之道，感人最微。雍门之琴，河西之讴，即素不相习者，闻之犹且凄人心脾，竦人毛发，缠绵凄咽，若不知歌泣之何因者，动于所感也。今读枚如之文，峭厉廉悍似韩非，连怵恢谲似蒙叟，已适

适然诧为奇才。继读枚如之诗，骚情掩抑，一弦一心，如老鹤孤嘹，幽兰独笑。今又旁溢而为诗余，以抒其抑扬抗坠殆宕不尽之思。乌乎，美矣，而谓能移我情，否耶。枚如好奇服，性落落寡合。同谱中辱与余善，谬以为知音，投诗枉赠。而余则蒲柳早衰，心精销耗，无以答其相勉之意。回忆壮盛年华，几若前尘宿梦。挑灯卒读，拔剑起舞，为之唱浪淘沙一阙，不禁涕泗之沾襟也。咸丰建元闰八月望 后，闽县年愚弟刘存仁谨叙。

余纂词话，初得一卷，炯甫喜之，即为作序。其后编辑渐多，颇有议论考订，然炯甫皆不及见矣。今故人已逝，何忍弃置，遂不索他序，仍以此篇志缘起云。光绪甲申章铤记。

### 赌棋山庄词话卷一

#### 王昶论两宋词

王述庵昶云：“南宋词多黍离麦秀之悲，北宋词多北风雨雪之感。世以填词为小道者，此扣槃扪籥之说。”诚哉是言也。词虽与诗异体，其源则一，漫无寄托，夸多鬪靡，无当也。

述庵一生专师竹垞，其所著之书，皆若曹参之于萧何。然竹垞选词综，当时苏辛派未盛，故所登寥寥。至国朝，则“铁板铜琶”与“晓风残月”齐驱并驾，亦复异曲同工。划而一之，无怪有遗珠之叹。若蒋藏园，若黄仲则，集中佳作，皆未入录。

#### 闽词家

吾闽词家，宋元极盛，要以柳屯田、刘后村为眉目。明代作者虽少，然如张志道以宁、王道思慎中、林初文章，亦复流风未泯。又继以余澹心怀、许有介友、林西仲云铭、丁雁水炜、韬汝□(火+阜)。雁水与竹垞、电发友善，其名尤著。近叶小庚太守申芎亦擅此学，著词存、词谱等书。有金缕曲咏落花云：“命莫如花薄。叹年年、一番春尽，一番飘泊。辜负东皇栽培意，生受封家恶据。况更有、许多做作。飞上锦茵能有几，但吹来藩溷真无著。回首视，孰清浊。红嫣紫姹何如昨。想都因、未除结习，俗缘难却。琪树琼花神仙品，一染红尘便错。空怅望、蓬瀛楼阁。此别钧天成小谪，也有人说道人间乐。身世事，查难托。”时太守由翰林改县，故不无玉堂天上之感。

#### 词话中警句

诗话汗牛充栋，词话作者颇罕。然如刘公勇之七颂堂词绎，王阮亭之花草蒙拾，邹程村之远志斋词衷等书，亦复金针暗度。今略其警句于左，鄙见所及，则附其下：

词欲婉转而忌复。

词字字有眼，一字轻下不得。

中调、长调转换处，不欲全脱，不欲明黏。

重字良不易，须另出不是上句意乃妙。此方有味，不然直可删却。

词不可参一死句。

有警句则全首俱动。

须上脱香奁，下不落元曲，乃称作手。未脱香奁犹可，落元曲风斯下矣。

长调最难工，芜累与痴重同忌。衬字不可少，又忌浅熟。咏物至词更难于诗，即“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时忆江南江北”亦费解。此词音节固佳，至其文则多有欠解处，白石极纯正娴雅，然此阕及暗香阕则尚有可议，盖白石字雕句炼，雕炼太过，故气时不免滞，意时不免晦。

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山谷亦不免。山谷更甚，于俳狎中更见鹘突。

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

彙括体不作可也。

古人多于过变乃言情，然其意已全于上段，若另作头绪，不成章矣。以上词绎

弇州谓苏、黄、稼轩为词之变体，是也。谓温、韦为词之变体，非也。谓之正始则可，谓之变体则不可。

绝调不可强拟。

词本色语，入诗便失古雅。

近人不及前人者，其趣浅也。

咏物不取形而取神，不用事而用意。此邹程村所谓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也。以上花草蒙拾

朱承爵云：词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须曲折三致意，而气自流贯乃得。

小调不学花间，则当学欧、晏、秦、黄，总以不尽为佳。

词非自选诗乐府来不能入妙。

词至咏古，非惟著不得宋诗腐论，并著不得晚唐人翻案法。反覆流连，别有寄托。

填词与骚赋异体，自当断以近韵为法。以上词衷

程村论词谱、词名、词韵，语颇精详，以篇长不及录，然攻词者不可不肄业及之。

许赓皞词

瓯宁许秋史赓皞著萝月词，于里门举梅崖词社，同社十一人，大半出其指授。生平酷好白石、玉田二家。尝有“人在子规声里瘦，落花几点春寒骤”句，为陆莱庄我嵩、沈梦塘学渊、王友山垆所叹赏，呼为许子规。后以修武夷志故，搜幽剔险，坠仙掌峰下死，惜哉。未死时自编是年诗，名曰岩扃，是殆俗

所谓诗讖也。卜算子云：“兀坐拥孤衾，怕背灯儿卧。一夜砧声响不停，好梦都敲破。无赖是吟蛩，引得愁无那。醒时已自怯凄清，梦也何须做。”点绛唇云：“白板门前，酒帘摇曳留人住。惊沙吹雨。卷起昏鸦语。候馆灯青，鬼唱秋坟句。摇鞭去。紫羸嘶处。残月低于树。”江城梅花引咏夜雨云：“酒阑灯地梦初遥。听潇潇。恨潇潇。敲碎春心，无赖是芭蕉。花正怯寒人更冷，漏声紧，梦相逢，到画桡。画桡画桡，隔红桥。魂自销。首自搔。去也去也，去不见江水迢迢。怕是落花惊醒，转无聊。檐畔风铃犹自语，和雨点，一声低，一声高。”满江红题尤展成钧天乐传奇云：“竖子成名，甚块垒、酒浇难下。问纨绔、五陵年少，几人金马。一第无缘归去易，万言有策知音寡。吊湘累，千古共神伤，长沙贾。乌江哭，胡为者。青山约，何时也。叹锦囊才尽，玉楼真假。碧落仙郎鸾鹤侣，白头词客渔樵社。只一腔热血未曾消，歌边洒。”他如菩萨蛮云：“语燕替人愁。夕阳红上楼。”虞美人云：“离愁无力似杨花。纵趁东风，飞不到天涯。”嗟乎，若秋史者，天假以年岁，岂不攀辛揖柳哉。

汪于鼎集载，乡邻某，娶妇甫一月，即行贾，妇刺绣易食，以其余积岁易一珠，用彩丝系焉，名曰纪岁珠。夫归，妇歿已三载，启篋得珠二十余颗。秋史有高阳台一阙咏其事。

#### 词律脱落

红友词律，倚声家长明灯也。然体调时有脱略，平仄亦多未备。如念奴娇，余据苏轼、赵鼎臣、葛郟、吕渭老、沈瀛、张孝祥、程垓、杜旃、姜夔增出二十三字。齐天乐，予据高观国、史达祖、方岳、洪璚、吴文英、陈允平、周密、姚云文、詹正、刘天迪、萧东父，滕宾、王易简、张伯淳增出三十三字。水调歌头，予据蔡伸、刘之翰、辛弃疾、仲并、王以宁、袁华、于立、陆仁增出十五字。摸鱼儿，予据欧阳修、晁补之、辛弃疾、程垓、杜旃、冯取洽、张炎、徐一初、李裕翁、张翥增出二十五字。贺新郎，余据苏轼、张元干、辛弃疾、刘克庄、刘过、高观国、文及翁、蒋捷、李南金、葛长庚、王奕增出四十三字。虽其中不无误笔，然有累家通用者，不载则疏矣。然其中亦有以入代平，以上代平之字，不得第据平仄而不细辨也。

#### 李应庚词

“君丈夫也，长别后、依然顛顛。我急向，苍天一问，天方苦醉。画并虚名难下咽，一钱措大非容易。莽乾坤、能得几清秋，君其戏。不堪说，今世事。惟共写，相思字。叹生平可笑，无聊之至。为古担忧心未死，强颜岂把儒冠弃。息劳筋，又是对床眠，君须记。”赠友人调满江红。“伯也归来矣。莽关山、麻衣匍匐，父棺旋里。无恙妻孥童仆辈，一切平安差喜。赁庑在，龙

潭小市。近日登山谋负土，待梅花初放之期是。曾叮嘱，报吾子。 陆屋东西差可拟。算几番，风晨月夕，联床卧起。惭愧年来真肮脏，负累阿兄凡几。向窗下缥緲漫理。驹姪豚儿同笔砚，鬼画符，学究村而已。白近状、只如此。”寄刘芑川调金缕曲。此吾乡李星村应庚词也。星村与台江校书张锦云善，有长生七夕之约，所居曰“餐霞楼”，朝夕二人书声与钗声相间也。其赠餐霞楼主人七古云：“居无桃花主人之汪伦，出无鉴湖狂客之季真。丈夫少壮不得志，年来流落江水滨。掉头不受吟等伍。手抱美人梦龙虎。刘项殂兮阮籍哀，时不再来焉用武。金尊泛酒如葡萄。酒酣长啸天争高。胸中千万之块垒，随风飞落奔惊涛。美人为我扬清歌。歌声含愁不能和。罢酒相向各痛哭，尔我共命将奈何。范大夫，元真子。身挟名姝弄江水。烟波不问乱与理。拍手大笑吾仙矣。”未三年而锦云竟死。星村图其影为长卷，为之葬于天宁山。山对面有酒楼，星村饮其上，必酹酒隔江遥酌之，岁时致祭如其私。其视墓七律云：“山头宿草不重肥。我亦人间百事非。有墓清明来一恸，无家魂魄汝何归。零星挂纸冥资薄，仓卒焚香野祭微。岁岁萧郎为添土，可怜故鬼已啼饥。”戊申秋，余暂归自东洋，星村出长卷属题，余为填乳燕飞一阙，中有句云：“天壤怜才能几辈，便相怜、未必真知己。又孤负一年三入梦，梦醒时，枕簟凉如水。”星村读竟，泪汪汪欲坠。锦云有女曰月清，现依某姬求活，星村赠以四绝云：“阿母香坟宿草荒。餐霞楼碎散群芳。年来汝似亡巢燕，苦向人家觅画梁。”“曾侍珊瑚笔架旁。曾经呼唤点茶汤。左芬今日非娇小，那更潘郎鬓有霜。”“易残风月感南唐。何处天台觅阮郎。地下有灵怜块肉，好从苦海乞慈航。”“枉向人间说可怜。青楼从古恨如天。不应使汝犹沦落，我愧曹瞒嫁蔡年。”北里间多传诵者。

### 彭金粟语

彭金粟云：“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此三语尤为词中中肯之论。又云：“用古人之事，则取其新僻而去其陈因。用古人之语，则取其清隽而去其平实。用古人之字，则取其轻丽而去其浅俗。然用事亦不宜太新僻，恐有狐穴诗人之诮。熟事能生，旧事能新，更为妙手。盖辞有限，意无穷，以意运辞，何熟非生，何旧非新。”近秀水冯柳东登府好用僻典，然观其词，意为辞掩，颇觉晦涩，乃叹范贲之记云仙，陶谷之录清异，稍资谈柄，不是仙才。

### 和僻词

遍和僻调，自是才人兴致，究竟不足为长技，体制既不圆润，音节更多聱牙。古人传作，正不以僻调见长，观于柳屯田、万俟雅宫便见。

### 和韵叠韵

和韵叠韵，困难见巧，偶为之便可，否则恐有未造词先造韵之嫌，且恐失却佳兴。国初词人迦陵最健，叠韵诸作已不能纵横妥帖。阮亭才极清妙，和韵亦不无凑砌句。新丰鸡犬，总未能尽得故处也。

#### 余怀词

莆田余澹心怀侨寓金陵，推襟送抱，一时名士皆从之游。词曰秋雪，阮亭称其步武放翁。其卜算子咏残莺云：“柳外与花前，啼断廉纤雨。惯惊残梦惯惊魂，欲住真难住。记得乍来时，娇小歌金缕。如今上苑总无春，只得随春去。”虞美人吴门感旧和李后主云：“鹦哥报道花开了。春事知多少。玉箫吹出一江风。昨夜美人携手曲栏中。银塘珠箔依然在。梦境何曾改。愁人禁受许多愁。却忆十年零落泪空流。”永遇乐为陈其年题小像云：“髯汝来前，我知汝心，汝知我意。湖海元龙，大床自卧，碌碌轻余子。骚耶奴仆，史耶牛马，总在书生笼里。乍相逢，虬须直视、五岳胸中坟起。六朝遗恨，半生落魄，都付马蹄秋水。我见犹怜，世皆欲杀，吊客青蝇耳。赋成穷鸟，命钟磨蝎，骂坐何知程李。看三毛谁添颊上，磊砢如此。”望海潮钱塘怀古云：“六桥烟雨，两峰云雾，看来总是销魂。弩射潮头，笛吹湖口，有人立尽黄昏。流水绕孤村。况西陵松柏，今日犹存。油壁轻车，春风扫尽马蹄痕。兴衰伯业谁论。但孤臣血溅，野老声吞。如此江山，几番歌哭，那堪月落空尊。浩劫满乾坤。叹句留一半，飘泊三分。无赖荷花桂子，香簇涌金门。”澹心，字无怀，曾著板桥杂记，笔墨哀丽，虽光远之志北里，不啻子山之赋江南，后之作者，莫之或先。

飞来峰有萧九娘酒垆，九娘能诗，有“斜阳远挂湖边树”句。澹心踏莎行，所谓“怪石飞来，冷泉流去。斜阳远挂湖边树。徐娘虽老尚多情，当年留下伤心句”。

#### 林云铭词

闽县林西仲云铭以议论古文得名，亦能词，有吴山鬻音。菩萨蛮守岁云：“谯楼只听三更鼓。今年更把明年补。总是一宵分。遂成两岁人。通宵临镜好。细看如何老。看去不争多。争多能奈何。”念奴娇咏愁云：“问愁何物，记当初、那里和伊相识。惯认眉尖寻旧路，误我花朝月夕。向壁搔头，阑干倚遍，倦眼慵春色。平芜大地，一齐顰皱如尺。正苦白发频催，无端万绪，牵我肠应直。户掩黄昏刚就枕，恶梦更番突入。斥去还来，除非拌饮，醉死华胥国。酒多晨困，又将前病添剧。”耿逆作乱，要西仲降，不应，囚之三年。初入狱，梦头飞去，既出狱，复梦头飞归。妻蔡氏步仙捷通经籍，与同患难，后寓钱塘家焉。女瑛佩，适闽县诸生郑郟，皆能词。

#### 翁宗琳词

“少小繁华，那时节、金陵家住。谁不道、教坊第一，妆成人妒。恨被五陵年少累，因教依作商人妇。别离来，思昔又思今，泪无数。前欢笑，罗裙污。后冷落，容颜故。抱琵琶遮面，感君相顾。今欲招邀弹一曲，不妨心事弦中诉。奈空船、月白与江寒，难虚度。”董琴虞平章大令，曾于舟中诵是词，时校书曾月仙在侧，大令诵且解，未终调，而月仙泪簌簌下。嗟呼，湿尽青衫，何怪当年司马哉。词为闽县翁玉樵宗琳作。芑川云。

### 迦陵填词图

迦陵填词图为释大汕作，掀髯露项，旁坐丽人拈洞箫而吹。是图近日有刻本，其中洪稗畦、蒋铅山二套南北曲最佳。昨在都门于袁筱坞保恒侍郎处见其原卷，抽妍骋秘，词苑大观也。惜大汕人品不堪，宗风扫地。以工为秘戏图，得当路欢心，卒以违禁取科毙于法。详王渔洋分甘余话。此图出其手，是一大玷耳。

### 吴衡照语

吴子律衡照云：“词患堆积，堆积近缚，缚则伤意。词忌雕琢，雕琢近涩，涩则伤气。”又云：“言情以雅为宗，语艳则意尚巧，意褻则语贵曲。”又云：“词八百二十余调，二千三百余体，红友词律录止六百六十余调，千百八十余体。”然余读竹垞词综凡例云：“葆酚舍人辑词□（田+奕）计一千调。”余所见未经采入者又百余，然则不止八百余调矣。

### 论学稼轩

学稼轩，要于豪迈中见精致。近人学稼轩，只学得莽字、粗字，无怪阑入打油恶道。试取辛词读之，岂一味叫嚣者所能望其项踵。蒋藏园为善于学稼轩者。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吴子律曰：稼轩长短句十二卷，元大德己亥孙粹然、张公俊刊于广信书院，曾于知不足斋见写本。

### 彭羨门填词

彭羨门填词，字之多寡，音之平仄，多所出入，迦陵亦然。

### 湖海楼词后

余题湖海楼词后云：“善权山上诵经苦。别如来，莲花座下，人间小住。”相传迦陵为善权山诵经猿再世，见鹤徵录、莲子居词话等书。

### 仇远词

金匱孙平叔尔准制军在闽时，曾刻无弦琴谱，乃宋钱塘仇远山村箬。山村在宋为名家，张翥、张雨、莫维贤，皆在门下，其词则绝少流传。合较周公谨绝妙好词、朱竹垞词综等书，不过三四首。平叔为太史时，得于永乐大典凡一百一十九调。中如越山青云：“四月时。五月时。柳絮无风不肯飞。卷帘看燕

归。雨凄凄。草凄凄。及早关门睡起迟。省人多少诗。”更漏子云：“栋花风，都过了。冷落绿阴池沼。春草草，草离离。离人归未归。暗魂销，频梦见。依约旧时庭院。红笑浅，绿颦深。东风不自禁。”丰神一何旖旎。山村家钱塘西城脚下，今呼仇家园。先新叔华田尊青曾经其地，云园出菟，绝佳，鬻者称为仇园菟。先叔长于诗，中年即死，其稿多散佚。余记其宿白沙云：“一塘凉月浸芦花。摇曳舵声过白沙。此去中州几千里，此间犹算来离家。”又咏萍调寄凤栖梧末云：“从此离愁生不数。杨花应悔低飞误。”

### 林章词

福清林初文章，万历元年孝廉，诗词有盛名，然遗集不传，述庵明词综只录孤鸾一首。余读莲子居词话，又得长相思云：“江南头。江北头。水满花湾花满洲。花间是妾楼。郎东头。妾西头。妾处春波郎处流。劝郎休荡舟。”初文负大志，尝献书阙下，不报，归而卜居华林园侧，亭树池馆之胜，金陵无出其右。子君迁、古度皆能诗。古度，字茂之，号那子，尤杰出，尝以挝鼓行见赏屠隆。儿时佩一万历钱，至老不去身。又有江东父老小印。

### 二丁词

二丁竞爽，澹汝炜、韬汝□（火+阜）。时有词兄词弟之称。澹汝尤以小调见长，所著紫云词中，如钗头风云：“春如酒。花如绣。恼人天气清明候。茶糜下。秋千架。东邻娇女相招游冶。怕、怕、怕。罗衫旧。腰肢瘦。风情困似三眠柳。山盟话。都成假。待伊来后，揉将花打。罢、罢、罢。”诉衷情金陵怀古云：“胭脂冷落六朝妆。苔井久荒凉。休问景阳殿阙，禾黍满宫墙。怀晋宋，忆齐梁。总堪伤。一双社燕，几阵昏鸦，过尽斜阳。”更漏子江夜舟行同韬汝云：“背孤衾，听急橹。耿耿无眠凄楚。江国路，几秋残。无如此夜寒。云墨墨。风瑟瑟。空把阑干暗拍。天渺渺，水茫茫。无如此夜长。”与北宋人真堪把臂入林也。澹汝由漳平教授，官湖北廉访，治甓园，延宾客。竹垞、园次、纬云、蘅圃诸公，朝夕唱和其中。酒酣以往，艳歌一曲，引商刻羽，宠柳眠花，其风流真难数数觐也。所得诸姬赠物，封诸一篋，题曰情价。澹汝尝泊舟庐陵张家渡，夜梦身在全州，买舟作忽忽他适状，苏东坡追送江游，歌词赠别，词调杨柳枝云：“烟雨微茫二月天。水山连。征人晓立瘴江边。默无言。十里长亭新柳色。伤心碧。客中别客最堪怜。是坡仙。”

### 刘家谋词

戊申，予依刘芑川家谋于东宁，唱和颇多，芑川有斫剑集，短调如钗头风云：“窗前雨。窗中语。一般牵引无头绪。风声恶。钩声作。有人偷傍，水晶帘箔。莫、莫、莫。天将曙。人先去。乱啼乌白真无趣。丁宁约。殷勤诺。月圆时节，再来休错。确、确、确。”又云：“惺忪境。伶俜影。自家安慰无



人省。秋眉结。春心热。病容消瘦，怎禁摧折。撇、撇、撇。眠方醒。更还永。锦衾错怨熏笼冷。人久别。书重叠。一鞭归骑，绿杨时节。说、说、说。”长调如金缕曲寄李少棠敬云：“空自伤心起。叹古来、英雄豪杰，都归蒿里。究竟未能低首坐，一片热肠难死。况浊酒更为驱使。百尺危楼天汉上，看无边浩浩东流水。水有尽，愁何已。君家衮衮名门子。却少年、激昂慷慨，胸襟如此。黄肖岩谢枚如风流还绝世，俊爽又如程石夫李星村。莫掉臂，但为名士。勉力同担天下计，笑鰕生宫与人俱鄙。岭海外，素餐耳。”寄黄肖岩宗彝云：“往事休提起。到如今、停云天外，伤心无已。屈宋九原呼不出，泪尽沅湘千里。更何处滋培兰芷。欲说自慙还自叹，空满腔热血如流水。后望者，茫茫耳。伯舆只道缘情死。却又能、耽吟纵酒，自家料理。侠骨柔肠齐迸出，儿女英雄谁是。奈绝调无人识此。快婿东床君所喜，便有成未免头巾气。臣狂处，难及矣。”自注：大儿为君婿。皆可以右挹苏、辛，左联秦、柳。芑川与其妇詹氏伉俪极笃，余尝见计偕入都寄内四绝云：“阑干十二对银河。携手无因奈别何。一样团圆好明月，他乡不及故乡多。”“功名得失总须归。莫更相思怨锦帏。到底红颜能似旧，梦卿消瘦梦卿肥。”“春风吹绿柳梢头。节序关心泪两流。便得浮名了何益，又添离别又添愁。”“锦衾冷拥月痕斜。梦断云山万里涯。惟有客心清似水，不曾贪折异乡花。”其枕边听雨调月上海棠中云：“滴滴闲阶，屡惊人枕边双睡。”又云：“生怕庭花，怎禁伊几番敲坠。妆台人，偏只关心茉莉。”想见深夜梦回枕畔喁喁时也。

“怒发街冠，恨血沾襟，郁勃难消。问能飞将军，是谁李广，横行青海，几许天骄。未缺金瓯，空捐玉帛，为甚和亲学汉朝。多时累我，胸中磊块，索酒频浇。谁图无限忧焦。忽眉舞神飞在此朝。看磨刀水赤，人心未死，弯弓月白，鬼胆先飘。袂褰同袍。犁锄当戟，不待军门尺籍标。腥臊涂，听欢声动处，万顷春潮。”此调沁园春，乙巳芑川所填，感事作也。是时海氛方棘，彼族逼处城内鸟石山，居民义愤同仇，几如广东之三元里。而徐松龛继畲中丞，力持和议，极意与民为难，而俎上之肉，惟其所欲为矣。嗟乎，登楼一望，秋风四起，海水滔滔，逝将安止，安得携一斗酒，濡大笔，复填此等词哉。

赌棋山庄词话卷二

黄仲则与吴石华词

五伦非情不亲，情之用大矣，世徒以儿女之私当之，误矣。然君父之前，语有体裁，观情者要必自儿女之私始，故余于诸家著作，凡寄内及艳体，每

喜观之。黄仲则十六夜忆内踏莎行云：“珠斗斜擎，云罗浅熨，蟾盘偷减分之一。重圆又是一年看，明年看否谁人必。今夜兰闺，痴儿娇女，那知阿母消魂极。拟将归棹趁秋江，秋江又近潮生日。”吴石华寄内黄金缕云：“一春欢意何曾纵。似怕春寒，又怯寒衣重。不做情天长似梦。雨丝织得愁无缝。药炉茗盃成清供。病亦无多，只是酸心涌。欲寄尺书情万种。平安一半将伊哄。”又喝火令云：“慧业宁多福，离愁也夙因。十年两度祝三生。奈是八年今夕，孤影可怜卿。心近人千里，宵凉雁一绳。又惊归梦见分明。见汝焚香，见汝损眉青。见汝绿鬟扶起，独自拜双星。”

石华短调绝佳，梁应来绍壬曾采黄金缕、减字木兰花等阙，入两般秋雨庵随笔。更有临江仙云：“落得半生甘薄倖，为谁只管离家。东风支病小年华。情丝千缕，和泪寄天涯。短纸行行惆怅字，几曾重仿簪花。急来一半是涂鸦。零星苦语，写了又添些。”菩萨蛮云：“秋虫琐碎啼金井。离人渐觉秋衾冷。一味做凄凉。梦魂都不双。当年相恋意。万种心头记。酒醒一灯昏。更长细细温。”黄金缕春夜听仪墨农琐语云：“温柔见惯寻常事。约笑裁欢，珍重三分媚。看到热怀凉似水。真真地久天长意。忆曾检得双文纸。写了鸳鸯，小注卿侬字。不许侬看生隐避。那知侬又牢牢记。”一杯在手，孤灯相对，循环雒诵，诚不知作几许销魂。

#### 盐田旅壁词

芑川云：盐田旅壁有调醉太平云：“愁多病多。血潮泪波。清风明月闻歌。唤数声奈何。时过梦过。心长景铄。情丝欲断还拖。把青萍自磨。”末云：“仆西湖狂客，东峤劳人，无地埋忧，有天问句。孔融四海，难觅新知。杜牧十年，空留旧梦。矧兹黯黯一灯，倍觉茫茫万感，聊题小令，自识孤踪。丙申六月仁和厉淳。”又长白袁一峰卖花声云：“花月正春三。绿柳毵毵。山光抹翠水拖蓝。隔岸人家应住处，无限烟岚。斜日又停骖。小醉初酣。梁间楼燕语呢喃。一夜客中眠不稳，梦近江更。”

#### 张云璈词

钱塘张仲雅云璈浪淘沙长安客思云：“红雨扑阑干。莺意摧残。闲愁如草来能删。恋尽重衾多少梦，只在乡关。香冷鹧鸪斑。帘外轻寒。年年别恨说西湾。看遍绿萝屏上画，不是春山。”金缕曲咏虞姬云：“不信天亡汝。怪千秋、英雄末路，未离儿女。此际虞兮无可奈，雪涕中宵如雨。恨一霎、婵娟谁主。子弟八千无一在，况当年帐下闲歌舞。留盖世，气如虎。汉家也复空眉妩。算而今，定陶垓下，共成黄土。一样尊前翻楚调，鸿鹄声声偏苦。只疑事、重教怀古。骏马已随亭长去，问美人毕竟归何所。此意在，倩谁补。”仲雅极推尊袁简斋、趟云松，名其诗集曰简松，词曰三影阁箏语。

仲雅尝赋十无词，谓无书、无米、无钱、无官、无知己、无佳山水、无花、无盛宴、故乡无屋、家书无好音。其次女襄，亦能诗。有小婢吴金凤者，随侍有年，其兄来赎券以去，襄送以七律云：“六萌何处驾香车。泪色空滋系臂纱。脱口芳名呼易熟，凭肩软语记无差。妆梳莫便随时习，举止终须入大家。怜尔正如窗外蝶，东风吹上别枝花。”仲雅为书于扇首，并系以清平乐云：“落梅风骤。只向窗纱逗。燕子未来人去后。正是花朝时候。江南归路如弦。一帆送尔犹怜。明日春寒半臂，不知更唤谁添。”

### 长调与短调

长调要转折矫变，短调要词意倘恍。

### 吊李光瑚夫妇词

闽县李亦珊光瑚仕广州别驾，家庭多缺憾，一弟又桀惊不可驯，自甘凉解饷归，抑郁以死，棺久不得归。其妻蔡氏名梅魁，字如珍，有焚余集，卒年二十九，尝割股愈姑疾。谓老妇曰：“吾夫死，无一过问者，设久殡此，其何以堪。我将死之，闻者或怜我之节，送夫枢归，吾翁姑亦籍以同归，吾无憾矣。”乃冠帔拜堂上自缢。其同官某之妻闻于老妇而悯之，属其夫醵金以助，已仍出二百金送之归，且立庙祀之。粤中南海知县仲振履为之填双鸳祠院本。振履字柘泉，一字柘庵，又号览岱庵木石老人，籍江南，长于倚声，此词尤哀怨动人。卷首有吾乡刘心香士棻先生题词，余调乳燕飞书其后云：“苦雨凄风夜。把此卷、长吟一遍，数行泣下。夫妇人间多似鲫，似汝凄凉盖寡。尽辛苦、艰难都罢。委曲求全还未得，况无端、贝锦工嘲骂。心中痛，谁能写。肝肠寸断颜凋谢。却犹将、纲常二字，时时认者。为妇为儿无一可，此罪千秋难赦。说不出泪行盈把。博得旁观称苦节，想君心听此添悲诧。不得已，如斯也。”

### 谢堃词

甘泉谢佩禾堃游幕四方，喜结纳，著春草堂集十数种，集中惟词差胜，词亦短调较长。菩萨蛮云：“轻烟送暖侵帘幕。轻衫欲换春罗薄。无语下阶墀。青梅子满枝。檐牙闻鹊喜。暗数青梅子。试唤小鬟猜。猜郎来不来。”“闲情片片屏山隔。侵帘草妒罗裙色。杨柳一丝丝。日高春画迟。花开不甚惜。花落长相忆。惆怅凭阑干。花光拂袖寒。”“莺声啼破辽西梦。弦声拨碎江南弄。春昼雨丝丝。春愁春不知。垂垂乌臼树。绿遍江南路。春共落花飞。春归人未归。”丰神秀倩，娓娓可诵。他如生查子云：“隔岁落花时，执手蓬窗底。相劝酒如渑，相别泪如水。怅望浮云端，游子情难已。会面安可期，乡县万余里。”又“鬢耸楚山云，裙系湘江水。午倦发娇瞋，故枕郎衣睡。”入诗较佳，入词稍非本色。佩禾有小妻曰兰姬，亦能诗，尝集唐句

寄外云：“嫁得萧郎爱远游。烟花三月下扬州。远书珍重何由达，春日凝妆上翠楼。”

刘琛词

刘东臣琛侯官孝廉，余与遇于东宁学署。为人性豪隽，言语声闻数室。芑川留之作三日饮，饮酣，二人述少年事，其言乌乌，数太息，继之以泣。余急呼奚僮买爆竹数十放之，响震墙壁，琉黄之气，缕缕从鼻间入，酒怀爽然，三人对视，大笑而起。临别，东臣曰：“吾最畏人家西宾，见子独不畏，子他日归家必过我。”词如浪淘沙云：“午梦醒行云。怕看鸾文。七分愁带病三分。庭草无人随意绿，门掩斜曛。咽泪问氤氲。小语曾闻。心香一瓣晚来焚。鸳牒三千编子细，新妇参军。”是所谓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也。

周之琦词

祥符周穉圭之琦箸金梁梦月词，短调学温李，畏调学姜史。青玉案云：“西山颜色仍依旧。只添了、眉痕皱。小院珠帘垂永昼。吟笺半摺，画阑孤倚，长忆分襟后。闲中记曲拈红豆。风雨还惊夜来骤。曾问南园芳事否，莺如人懒，花如人醉，春也如人瘦。”踏莎行云：“劝客清尊，催诗画鼓。酒痕不管衣襟污。玉笙谁与唱销魂，醉中只想蓂腾去。绮席频邀，高轩惯驻。闷来却觅栖鸦语。城头一角晋阳山，怪他青到无人处。”菩萨蛮云：“映门衰柳无颜色。长条一夜西风急。人在小红楼。阑干天际愁。愁来天又暮。艇子冲波去。打浆鸳鸯。鸳鸯秋梦长。”相见欢云：“炉香冷了金猊。镜台携、不信生来，长见翠眉低。春梦断。画阑畔。旧情迷。刚是晓鸦啼后，子规啼。”又“一丝秋入雕梁。燕双双。蓦地庭梧，已做十分凉。楚竹簟。越罗扇。漫思量。咫尺画栏西畔、是斜阳。”齐天乐咏寒鸦云：“晚霜天外归飞急，凄凄噤寒无语。水驿檣稀，河堤树老，羞说垂杨终古。酸风听取。问积霰平林，旧巢安否。黯淡丛祠，阵云吹送楚江暮。苏台前事暗数。醉歌人未散，银箭催曙。叫月声孤，栖烟梦冷，重忆昭阳何处。萧条倦羽。怅子夜啼残，白头还苦。鬓影相看，玉颜空泪雨。”

穉圭妇沈氏卒后，穉圭悼之甚，有怀梦词一卷，皆悲香哀粉之作也。其调青山湿遍云：“瑶簪坠也，谁知此恨，只在今生。怕说心香易折，又争堪烬落残灯。忆兼旬病枕惯蓂腾。看宵来，一样恹恹睡，尚猜他、梦去还醒。泪急翻嫌错，莫销魂，直恐分明。回首并禽栖处，书帷镜槛，怜我怜卿。暂别常忧道远，况凄然泉路深扃。有银笺，愁写瘞花铭。漫商量，身在情长在，纵无身、那便忘情。最苦梅霖夜怨，虚窗递入秋声。”伤心苦语，真不数潘安仁、元微之也。调乃纳兰容若所谱者。

黄仲则水调歌头

“一事与君说，君莫苦相留。百年过隙驹耳，行矣复何求。且耐残杯冷炙，销受晓风残月，博得十年游。若待嫁娶毕，白发待人不。离击筑，欢弹铗，粲登楼。仆虽不及若辈，颇抱古今愁。此去月明千里，且把离骚一卷，读下洞庭舟。大笑揖君去，帆势破清秋。”此填水调歌头，黄仲则别友之作也。表弟李少棠，尝取“颇抱古今愁”句篆诸印，曰：“此五字恰似为我设。”

宋玉叔词

国初马伽沙贾舶抵朱崖，主帅利其货，将执戮之。雷琼道林铁崖争以为不可，与帅忤。会尚耿二藩有异志，欲集饷，铁崖议屯田，拂其意，嗾帅劾之，落职。居西湖，与朱锡鬯、宋玉叔、王贻上相引重。铁崖口吃，有小史名絮，铁崖怜爱之，不使轻见一人。一日，玉叔在坐，呼之不至。玉叔戏为西江月云：“阅尽古今侠女，肝肠谁得如他。儿家郎罢太心多。金屋何须重锁。羞说余桃往事，怜卿勇过庞娥。千呼万唤出来么，君曰期期不可。”传者以为韵事。铁崖名嗣环，字起八，晋江人。有文集、诗集、海渔编、岭南纪略。既歿，葬西湖白沙泉右，琼人祀之包拯祠。

蒋心余词

咏事之词，有通阕述其事而美刺自见者，有上半阕述其事，下半阕或议论或赞叹者，其法皆与古文家纪传相通。至于咏节义，述忠孝，则刚健婀娜之笔，婉转慷慨之情，四者缺一，难免负题。余最爱心余明余杭知县府谷苏公万元殉节词，填贺新凉云：“寇至无人抗。叹孤城、丸泥失守，谁当屏障。旧令归田遗一老，肯复去先民望。露白刃，与公相向。乱世之人为贼好，劝先生、冠改黄巾样。得富贵，且无恙。公怒制眦气何壮。看微臣，此时心目，海天空旷。愿脱齿牙为剑戟，一骂豕蛇都丧。贼顾曰，是真倔强。尔不我从须赂耳，奈穷官、壁立无封藏。但斫此，好头项。”“利刃环而下。血淋漓，浩然之气，与刀相射。贼技如斯堪一唾，公乃凭虚而驾。看府谷荒城斗大。中有孤魂垂白练，照河山、不许秦关夜。莽宏恨，岂能化。乡宜义烈南雷亚。惜当时，寸权尺土，一无凭藉。过客哀歌还击缶，泪涌渭桥清坝。公有后，士之良者。作令寻公遗爱去，向余杭、酌酒公祠舍。述祖德，定悲诧。”公裔孙遇龙，壬申进士龙泉令。廉顽立懦，端推此种。遇龙，字德水，亦风雅士，尝刻元叶子奇草木子行于世。吴逆之乱，广西巡抚马文毅公雄镇死之。初，吴逆欲文毅降，囚之土室四年，作汇草辨疑十二卷。妾顾氏按字为之旁训，后顾氏亦死，死者凡四十余人。心余填桂林霜院本记之。钱塘顾瓚园孝威之妾姚梦兰，既定聘，其父利厚货，欲夺其志，梦兰不屈，寻死者三。及归顾，善和上下，治家事井井，且好周人之急，卒年二十九。心余填空谷香院本记之。其事则如天如日，其文则可歌可泣，日置案头，诚生人多少情，助人多少气。心余填词处

曰红雪楼，四面皆梅花，其孙小榭客岭外三年，不得归，图以志忆。吴石华尝以绮罗香题之，见桐花阁词集。

### 朱竹垞词

国初词场诸老，蕴藉端推竹垞，即纸醉金迷，亦复令人意远。如赠女郎细细、逢吕二梅、寄吕二梅、赠伎饼儿、蜡儿、张绮绮、张伴月、赠歌者陈郎以及偶忆感旧诸作，莫不关注遥深，闲情自永。至于红桥寻歌者沈西云：“石桥西。板桥西。遥指平山日未西。舟来莲叶西。人东西。水东西。十里歌声起竹西。西施更在西。”倩人寄静怜札云：“瓦市塞云凉。封书远寄将。小楼前一树垂杨。缥缈试听楼上曲，催短拍、玉娥郎。双袖越罗香。人同钥瑟长。爱秋花惜插钗梁。行四曲中人定识，只莫问、谢三娘。”自注：谢三娘不识五字，宋时谣也。比之小楼连苑，一钩斜月，使君英雄，何让秦七。

静怜姓晁，竹垞之所最眷者，集中别静怜有青门引，忆静怜有金缕曲，七夕怀静怜有尉迟杯。玉娥郎，明武宗遗曲，金鳌退食笔记所谓御制四景玉娥郎者。郎一作儿，静怜最善此调。

竹垞有小史吴时来，计甫草欲索之，竹垞答以有有令云：“尊前须记。记取小名儿，时来方见，尔年便周三五，看秀靥依然媚。是天生付与骚人，苦吟不足，添他憔悴。南北相携万里。且缓作五湖归计。镇日笺裁藤角，洗砚收龙尾。钞诗更会人意。问伊故里。可有个延年女弟。”代州伎白狗，竹垞与之狎，晨访不值，投以步蟾宫云：“疏帘日影才铺地。却早被金铃唤起。朝云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黄牛峡里。杜甫诗：“白狗黄牛峡。”仙源乍入重门闭。任闲煞桃花春水。刘郎去了阮郎归，算只有相如伴尔。相如小字大子。”又伎席玉楼春云：“虫虫本爱穿花径。改席回廊翻道冷。歌时小扇拍犹嫌，醉里香肩凭未肯。情知并坐无由并。且喜眉梢远相映。待他月上烛斜时，压住影儿应不省。”循诵数词，令人失笑，竹垞真无赖哉，两庑豚蹄，宜不能换风怀二百韵也。

### 咏物词

咏物词虽不作可也，别有寄托如东坡之咏雁，独写哀怨如白石之咏蟋蟀，斯最善矣。至如史邦卿之咏燕，刘龙洲之咏指足，纵工摹绘，已落言诠。今日则虽欲为刘、史奴隶，恐二公亦不屑也。彼演肤辞，此徵僻典，夸富矜多，味同嚼蜡。夫咏物之诗，古来汗牛充栋，然佳者亦甚寥寥，况词之体又微与诗异乎。作之不己，多者百篇，少亦不下廿卅篇，此如咏梅花者，累代不能得数语。而逐臭之夫，或百咏，或五十咏，是徒使开府汗颜，逋仙冷齿矣。且竹垞咏猫，武曾咏笋，辄牖故实，亦载鄙谚，偶一为之，亦才人忍俊不禁之故态。究之，静志居、秋锦山房之联踪二宋，弁冕六家者，区区在此，谅不其然

，顾奈何以侔色揣称为能事乎。

林乔荫杂著

侯官林樾亭乔荫大令，承同人侗、吉人佶二先生之后，家世风雅，著述甚夥。顾所刻者，只三礼陈数求义若干卷，其余率多散佚，且为强有力者篡取以去。余尝得其杂著数种，穷三日夜为之整理，中有二则颇足为倚声谈助，辄录之：

赵北口当瀛海之交，渔舟芦荡，不减江南，北行至此，心目一爽。旅舍壁上有谒金门一阙云：“情脉脉。目断燕南赵北。十二垂虹斜日色，有柳花飞碧。鸣蚓归鸦声接。一桁水田渔宅。举似潇湘浑未别。少青山几叠。”下书楚南枫江钓师，未知何人词，特楚楚可诵。

吾乡前辈谢古梅道承阁学，少日请乱，有女仙媚兰者，降笔与唱和。既而冥合，阁学刻檀香为主，供书馆秘室中，即至交不得见也。欢好凡数十年，自少而宦，及老无间，唱答之诗，哀然成集。阁学歿后，其主不知藏何处。吾友龚惟芳偶于市见之，因购以归。主高九寸，宽三寸，中无日月名氏，惟正书西江月词一阙云：“香蕙留充君佩。文檀乞与儿栖。袒胸六六叩瓠犀。应念云开月霁。”疑即媚兰作者。道家有叩齿之法，袒胸六六叩瓠犀，盖招致之密记欤。余按阁学号种芋山人，以孝闻，性又端正，诗文书法，俱臻胜妙，名与永福黄莘田任大令并。所居曰二梅亭，在省会来魁里。樾亭伯祖苍崖正青盐大使有记甚详。媚兰事亦见林淡茹劳竹佃诗略。

徐钊词

徐电发钊菊庄，词名重一时，卷首题赠诸家，重叹增歎，不能竞其誉。然辗转应拍，绵丽宜人，求其回味余香，辄觉不足。集中如卜算子春恨云：“满院碧桃花，半为东风瘦。恼煞梁间燕子飞，有个人来否。簪柳过清明，斜插凭纤手。烟锁楼头翠锁眉，薄恨浓于酒。”惜分钗别恨云：“心情别。柔肠结。几回立尽梅梢月。惜东流。付东流。郎做杨花，依逐萍浮。悠悠。眉儿皱。人儿瘦。魂销最是黄昏候。泪难收。倚银钩。拌著东风，断送离愁。休休。”点绛唇云：“飒飒乾坤，帘前暮雨西风透。秋潮如溜。铁骑声还骤。腹转车轮，绿鬓原依旧。君知否。一分重九。消得人儿瘦。”满江红吴越故宫吊钱武肃王用岳忠武韵云：“电马霜戈，驰江上、怒涛始歇。夸保障、并吞割据，韩彭比烈。寂寞几堆羊虎石，凄凉一片铜驼月。忆白盐、担里是何人，关情切。故宫内，余残雪。荒庙里，灵旗灭。笑宋家南渡，金瓯也缺。五国未曾生马角，五王莫漫啼鹃血。算原来、天道好循环，悲双阙。”则与悔庵所赏之“一片残阳在客衣”。减字木兰花咏客途掌公所赏之“脉脉红楼，萋萋绿野，一江春水茫茫泻。”踏莎行咏愁同为神到。会宁饼金，宜仇元吉、徐良琦之

破行囊哉。电发所纂词苑丛谈，采摭宏富，为倚声家所必读之书，惜其条下不标出处，几有掠美之嫌。当时竹垞已深病之，电发便欲再注，迄不能也。且其中谬误时有，吴子律曾正数则，见莲子居词话，然亦未尽。近小庚太守著本事词，尚沿此例。余外从祖丁曼叟铸尝为校补，丹铅严整，甚可宝贵，今其底本在芑川处。

摸鱼儿结语，从来皆仄仄仄平仄，第三字无用平者。电发寒夜观演韩蕲王故事云：“擂鼓长江口。”又云：“拌与销残漏。”尽属误笔，填者不得以为口实。

#### 调名宜从朔

古人调法始皆独创，调有数名，宜从其朔。如日湖渔唱既曰酹江月，又曰百字令，前后异称。至电发菊庄词蝶恋花与凤栖梧分载，心余铜弦词贺新凉与金缕曲杂书，又若调本先传，而题开新号，如纳兰词之改忆王孙为秋千索，虽曰信笔，颇近炫奇。

#### 词宜典雅

或曰，词者诗之余，然自有诗即有长短句，特全体未备耳。后人不究其源，辄复易视，而道录佛偈，巷说街谈，开卷每有如梦令、西江月诸调，此诚风雅之蝥贼，声律之狐鬼也。乃近日词坛哲匠，亦复不嫌鄙倍，唱道情鼓子词之类，张皇楮墨。夫古人乐府，专重典雅，竹垞操选，以此为准。试观小山、梦符二家小令，抑何宛转多风。况词又非曲比者，而必以钉较为瓣香哉。此其罪过，当不止如秀师之呵鲁直。

#### 冯柳东词

冯柳东生于词人荟萃之乡，承朱、李诸老之后，意欲独立一帜，故其词辄戛戛生造，可谓有志之士矣。然以云善变，则未也。繁缛弗删，遂嫌质实。如醉太平过严滩云：“高台冰长。扁舟客忙。乱帆飞过惊泷。露青山一窗。滩光树光。鸥乡鹭乡。数声渔笛沧浪。正秋风满江。”行香子东坡生日云：“骑凤天涯。磨蝎年华。证心情、聊欲趺跏。百年身世，万里无家。任黄州月，颍州雪，惠州花。白发乌纱。铁板铜琶。唱渊明、归去来耶。一尊顿递，乡味陈些。有木鱼笋，花猪肉，密龙茶。”满宫花云：“燕来迟，莺语早。惆怅一春多少。一春几日是春晴，到得春晴春老。西月东风常好。姹紫嫣红休拗。今年人看去年花，花似今年人老。”生查子云：“秋到那家多，月向何人堕。记得昨宵无，早替吹灯火。心是共愁心，坐是同愁坐。长定怯衾单，推枕和衣卧。”满江红昆山谒刘龙洲墓云：“断碣山阿，叹故国、可怜天水。想魂销红拍，名惊青兕。芦叶江寒风雨夜，金杯酒尽悲歌地。看狂来、气岸鞦韆辛陈，无余子。二顷业，何须计。千金散，浑闲事。且彘肩羊肾



，高歌而已。大布衣能谋一战，小朝廷竟容奇士。卧清风、埋锄近梅花，君宁死。”则如复岭重峦之下，时见奇峰突兀。词凡三种，曰月湖秋瑟，曰钓船笛谱，曰花墩琴雅。柳东由翰林改官闽中，视将乐县事，才七十日，辄谢去归就教职。何乾生春元孝廉送行诗所谓“当年应笑陶彭泽，宦况多尝十日余”。

柳东妇梅卿有随月楼残稿，亦能词。其南柯子寒夜云：“细点瓜齏谱，间栽萱草花。三年为妇惯贫家。且喜芦帘，纸阁手同叉。兽火温箫局，蛾灯罢纺车。戏他小女绾双鸦。懒放鸳针，今夜较寒些。”以产亡。柳东悼亡城头月四阙，有云：“鹣鹣比翼原同命。那料鸾离镜。寂寞黔娄，他年谁哭，欲语泪先哽。”又云：“飘零翠鬓春风度。雨近清明苦。几寸香心，无多瘦骨，浅浅埋黄土。”

柳东于旧书得词笺云：“袖薄那禁寒。羞与郎言。早拌卖却墦池田。辛苦天风萝屋底，又遇荒年。绣帖未成完。针线抛残。娇儿啼饭忒心酸。一盏瓦灯篱落外，废尽秋眠。”末署款瘦鸾。柳东曰：“是贫妇有才者，不可无传，和而著之，调为卖花声。”

柳东于词虽非上乘，而较谱讎律，颇为精审。如云：玉田以疏影暗香为红情绿意，图谱另分二调，堆絮园驳正之，然不知为玉田作，沿乐府雅词之误也。按二调乃白石自度仙吕宫，用工字结声，旁谱起结，皆用工五，江国国字换头即用工五，是韵无疑。吴潜和作不叶，非也。山中白云有七调，并叶入声，无用上者，他人即不尽然矣。陈日湖每改上为平，盖上入平皆可通，去不可通耳。又云：按张子野惜琼花原词下阙云：“汴河流如带窄，任轻舟如叶。”词综脱汴字、舟字，万氏词律知轻下落一字，不知河上之有脱误，今据原本正之。考词综脱误甚多，如蔡伸侍香金童“更柳下人家似相识”，脱相字，词律另收赵长卿多一字为别体。张先填于飞乐“怎空教花解语，草解宜男”，脱花解语三字，词律不知，而以毛滂多此三字另立一体。周邦彦荔枝香近“香泽方薰”，脱遍字是韵，词律作四字句，而谓“白舄屣起”二十八字，直至远字方叶，必无是理，遂误认卷字是韵。柵永斗百花“终日扃朱户”，应作换头起句，词综误属上阙，而以“远恨绵绵”作起。词律不知，收晁补之一调，亦同此误，致疑参差无味，宜矣。外如蒋捷白苧，“忆昨”下，脱“经莺柳畔”四字，词律以柳永多此四字为另格。赵以夫角招“溪横略约”脱横字。张先山亭宴“问还解相思否”，脱还字。陈允平垂杨“纵鹃啼不唤春归”，脱纵字。此类不可缕举。万氏无由考正，沾沾以辨上去为独得，句调之未审，何暇更论音律耶。近日专尚官徵，而文不逮意，又未免有声无辞之诮。仇山村所谓言顺律舛，律协言谬，惧非本色者也。又云：白石念奴娇鬲指声双调，按双调乃夹钟商，戈氏顺卿谓中吕商，非也。中吕商乃小石调也。念奴娇系太簇商，夹钟与

太簇相连，太簇商用四字住，用一字结声。夹钟商用一上字住，用上字结声。同是商音，宫位相联。以太簇而兼夹钟，故曰过腔。白石云：鬲指谓之过腔是也。此即十二宫相犯之意，惟相犯之调，所住字同，此则住字位相连，微有异耳。若万氏谓念奴娇即湘月，其说之谬，不足致辨。持论确有依据，亦足参倚声者一解。柳东又有金石综例，专采碑刻，较潘、黄之书，既详且核，尤文章家不废之作。其文集名石经阁。

### 赌棋山庄词话卷三

#### 雨村词话之误

罗江李雨村调元著词话四卷，其于词用功颇浅，所论率非探源，沾沾以校雠自喜，且时有剿说，更多错缪。如谓宋人未有著词话者，惟后山集中所载吴越王来朝等七条。不知玉田词源，辅之词旨，业有专书。而吴曾能改斋漫录十六、十七两卷曰乐府，皆词话也。如周公谨浩然斋雅谈末卷，亦论词。其余散见于各家诗话杂记，如渔隐丛话、老学丛谈等类，更指不胜缕引。毛稚黄清平乐讹作忆秦娥，又谓稚黄填词名解，能发人所未发。顾此书多拾升庵、元瑞余唾，牵强殊甚，雨村误矣。惟以黄九不及秦七，痛辟其俚鄙诸作，则诚非随声附和者比。

雨村谓张辑东泽绮语债，皆取词中字题以新名。如桂枝香名疏帘淡月，齐天乐名如此江山，长相思名山渐青，忆秦娥名碧云深，点绛唇名南浦月，又名沙头雨，谒金门名花自落，又名垂杨碧，忆王孙名阑干万里心，好事近名钓船笛，虽于题下自注寓某调，已属掩耳盗铃。乃后世作谱，好一一改旧易新，极无意味，见之令人呕恶。此与余前卷所论甚合。夫名之新旧，无关于词之美丑，好奇之极，必坠荒唐，无怪买陂塘之讹为迈陂塘，大江东去之讹为大江乘也。盖无白石制腔之手，正不必易念奴娇为湘月耳。

#### 山谷罪过

词之原出古乐府，乐府多杂俗谚，如豨妃沦淳之类，填词者效之而每放愈下，稍近鄙褻。又以其道之通于曲也，因而则个、甚么、呆坐、快活等字，无不阑入，而词品坏矣。推波助澜，山谷无乃罪过，此白石所以以雅字为宗旨。

#### 姚燮词

姚梅伯燮曰：“词，小道也，然韵不骚雅则俚，旨不微婉则直。过炼者气伤于辞，过疏者神浮于意，而叫嚣积习，淫曼为工者，尤弗取。”此非探词中骊珠者不能道，宜其自度之工也。短调如落花时云：“疏灯隐隐柳丝摇。楼近人遥。春愁著意知深浅，恐难掩、两眉梢。东风江上茫茫路，吹雨添潮。便伊流得残红去，莫流向、谢娘桥。”愁倚阑令云：“垂茜袖，侧金钗。立苍

苔。昨夜阴阴微弄雨，海棠开。 羁人无限春怀。歌声隔，杨柳池台。帘幕疏疏风侧侧，燕飞来。”南乡子云：“江日动流莺。江上朱楼照水明。楼上女儿年十五，盈盈。衫与杨枝一样青。 无那此时情。棹个兰舟款款行。帘影忽沈人忽下，轻轻。才响钩声响钏声。”一落索云：“独立乱红深处。背风无语。怪伊胡蝶绕人飞，却不向、花边去。重上画楼日暮。江烟催雨。帆来帆去总依稀，恼多种、垂杨树。”更漏子云：“水沈沈，天悄悄。雁带远秋飞到。烟淡碧，月昏黄。夜深微有霜。 罗袖举。银筝语。消得相思何许。疏柳外，一层楼。昨宵楼上头。”清平乐云：“阑干空处。扑入东风絮。两两鹧鸪啼不住。却又无烟无雨。 春愁乱似杨丝。春腰瘦似杨枝。夕燕未知归否，卷帘待了多时。”忆少年云：“疏疏帘子，层层花气，低低弦语。香风一丝动，系愁心不住。 莫慢苦吟金缕调，黯灯屏，湘云吹雨。春阴软无力，荡蝶魂来去。”长调如金菊对芙蓉云：“轻暖轻寒，疑晴疑雨，坐人水阁当中。正金羊晕蜡，玉马摇虹。是春花影，春鬓影，乱酒边，香脆云松。沉沉夜色，深深笑语，密密帘栊。 却喜带醉生慵。尽眉疏痕翠，靥浅涡红。更冰弦细擘，茜袖低笼。是春欢曲，春愁曲，奈凄凉座有吴侬。梦回人远，门开天晓，日上烟空。”梅伯，句东人，词名疏影楼。梅伯好撰句，如汗充，汗牛充栋也。如凤么，么凤也。如狂牧，狂杜牧也。如天泛卵，卵色天也。如凸黄凹翠，如睇苦颦酸，如醺初梦杪，如眉楚鬓凄，如颤红晕绿，如种龙蠡虎，文种、范蠡也。皆戛戛自造。又好用古文奇字，如種作種，剔作鬣，韵作均，珍作𠃉（宀+珍），评作𠃉（言+兮），孤负作姑负，怡晴作怡甡，满纸斑驳，指不胜屈，足见其好奇之癖。至如沁园春咏呵云：“相思字惯，嘘将几润，划与郎看。”又云：“郁恨含吁，挠肩引笑，约略微声隔幔传。”咏嚏云：“眼角跳轻，耳输热重，一例鸳鞋卜未妨。郎归后，问孤衾那夕，曾否思量。”咏晴云：“照水能清，依人惯倩，小凤翩翩总逊伊。”则巧而能雅，庶足继响龙洲，非直弄狡狴于字句间也。而咏嚏数语，运用毛诗人道我意，比辛、陆之掉书袋者，尤见擅场。始知浅斟低唱，亦资经术。按丹铅总录云：有以骚人墨客而合之曰骚墨，以汗牛充栋而合之曰汗充，皆文理不通，足以发后世一笑，则汗充二字非梅伯创用矣。

柳如是幼与钱生青雨狎，称莫逆交，其诗若书，皆生所教。梅伯咏如是镜云：“问钟情何似春雨”，指此也。镜背铭二十字云：“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中帽整，妾映点妆成。”整作𠃉（整的反文换为力），帽作𠃉（竖心+冒）。

蔡崔记

明代词学，譬诸空谷足音，而海滨朴习，更无有肄业及之者。芑川居宁德

，撰鹤场漫志，采先辈遗著数十家，而长短句无闻焉。近人则惟蔡笏山明绅明经、崔松门挺新秀才，颇有涉笔。而秀才词尤清折。醉花阴云：“绣陌和风收宿雨。簇簇霞千缕。时节正花朝，嫩绿嫣红，都藉春为主。一尊醺醪斟芳圃。看日高葩吐。扑鼻清香，十二阑干，蛱蝶争飞舞。”秀才为秋谷世召刺史裔孙，刺史与先方伯在杭先生称诗友，秀才一见余，谆谆以古谊相砥砺。余归，复以诗文宠余行，其言俱极郑重也。余酬以绝句云：“俯仰乾坤共叹嗟。崔郎家世自清华。楼头好月依然在，知有文章继霍霞。”霍霞刺史别字，刺史有问月楼稿。

### 洪亮吉词

洪稚存亮吉与黄仲则景仁并名，其词亦不相上下。第稚存早年多沿啸余图谱，时有错拍。如机声灯影词，忆秦娥，十六字令诸阙可见。特其气最清疏，读之可药繁琐之病。金缕曲清风亭梦李白云：“天与人俱老。又何为、一千年后，此间凭吊。一半江山归李白，一半分还谢朓。我到也、只余衰草。毕竟微躯容易尽，觅些须身后名才好。勤打叠，零星稿。青衫百计供人笑。只悠悠、非公知我，恨和谁告。金粟前身真小劫，堕作五湖年少。有梦也、不离蓬岛。猛忆人生何者是，只浮云偶寄孤飞鸟。残梦破，余归了。”乌夜啼云：“中年一种情牵。病恹恹。欲借旧家楼阁，诉当年。黄庭卷。丹炉畔。学飞仙。留得一丝儿恨，未生天。”僮窥园从稚存八年，体弱善病，既稚存秋试被黜，僮忽辞去，稚存送以金缕曲云：“衣薄还如纸。最凄凉、前宵毵毵，今宵送尔。八载追随无别事，伤病伤离伤死。总误尔、朝饥饮水。苦访虫鱼摩篆籀，但论才、尔便成佳士。休更作，朱门使。无家我共居僧寺。只萧萧、寒云丙舍，尚堪南指。入梦总从吾父母，醒处怕逢妻子。况薄命、久无人齿。明日出门谁念我，就飘蓬断梗商行止。尔去矣，泪流驶。”僮得词，泣不忍去，稚存复填前调云：“暗里惊闻泣。一声声、无端惹我，青衫又湿。多病经旬谁得似，欲共候虫秋蛰。尔似燕、旧巢还入。典尽衣裘频拥絮，更同扶、瘦影当风立。浑不怕，霜华袭。八年侍我肩差及。笑囊空，新诗屡付，佣钱来给。费尔一杯村落酒，为我解除狂习。说月好，今宵初十。楼上三更云气净，看星辰如豆天如笠。吟正远，催归急。”此僮得无如萧颖士之奴耶，何言之沉痛也。

### 词有句中韵

诗有句中韵法，如龠舞笙鼓，舞与鼓韵。采茶薪樗，茶与樗韵。日居月诸，居与诸韵。有壬有林，壬与林韵。顾其法诗家颇不讲，而时见于词。如河传醉太平等调，句中多有用韵者。填之应节，极可吟讽。姚梅伯云：“露华满天。月华荡烟。隔波人影娟娟。在荷边柳边。天仙水仙。新怜旧怜。回灯恰

并双肩。弄三弦四弦。”又云：“城高斗横。山高月沈。风吹门外羸铃。客将行未行。三声两声。蛩鸣雁鸣。恼伊枕上人听。梦将醒未醒。”洪稚存云：“葵芳菊芳。蜂忙蝶忙。小庭节近重阳。是秋花总黄。疏枝贴窗。浓阴满廊。人间月午清凉。比天边更香。”原注：庭桂盛开，邻人复贻野菊秋葵。叶小庚云：“秋晴夜清。云轻月明。绕庭闲步微吟。引离人恨生。更深酒醒。愁萦梦惊。拥衾遥伴孤檠。更怕听雁声。”四阙皆醉太平。

### 姜夔传

姜白石宋史无传，祖述倚声者，一缺憾也。阮芸台元相国于西湖置诂经精舍，以拟作课肄业生，张鉴之篇，最为详核，备录于左，或资参考，亦前人补韦苏州传意也。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饶州番阳人。早孤露，气貌若不胜衣服。家贫无立锥，然好客，未尝一日倦。少时即奔走四方，一时如辛弃疾、杨万里、楼钥、王炎、周文璞，皆爱其才，为之延誉。既而客游湘江，以诗谒千岩萧氏，萧以为能，因以其兄之子妻之。初夔率意为长短句，既成，按以律吕，无不协者，于是喜音律，善吹箫，多自制曲。庆元三年，时议以享国久长，而礼乐之事，式遵旧章，未尝有所改作，因诏天下，求知音之士，搜讲古制，以补遗轶。于是夔进大乐议于朝，欲以正庙乐。其略曰：“绍兴大乐，多用大晟所造，有编钟、鎛钟、景钟，有特磬、玉磬、编磬，三钟三磬，未必相应。填有大小，箫箎邃有长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缓急燥湿，轸有旋复，柱有进退，未必能合调。总众音而言之，金欲应石，石欲应丝，丝欲应竹，竹欲应匏，匏欲应土，而四金之音，又欲应黄钟，不知其果应否。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而未知度曲之义，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黄钟奏而声或林钟，林钟奏而声或太族，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浊，以上去配轻清，奏之不谐协。”夔之言乐，大致以权衡度数先正为主，其议详乐志中。又尝作琴瑟考古图一卷，及圣宋饶歌鼓吹曲十四首，曰上帝命、曰河之表、曰淮海浊、曰沅之上、曰皇威畅、曰蜀山笛、曰时雨霏、曰望锺山、曰大哉仁、曰讴歌归、曰伐功继、曰帝临墉、曰维四叶、曰炎精复。上尚书省作表曰：“臣闻饶歌者，汉乐也，殿前谓之鼓吹，军中谓之骑吹，其曲有朱鹭等二十二篇。由汉逮唐，承用不替，虽名数不同，而乐纪罔坠，各以咏歌祖宗功业。唐亡，饶部有柳宗元作十二篇，亦弃弗录。神宗受命，帝绩皇烈，光耀震动，而逸曲未举。乃政和七年，臣工以请上诏制用，中更否扰，馨文罔传。中兴文儒，荐有拟述，不丽于乐，厥谊不昭。臣今制曲辞十四首，昧死以献。臣粤稽前代饶歌，咸叙威武，勦人之军，屠人之国，以得土强，乃矜厥能。惟我太祖太宗真仁高宗，或取或守，罔匪仁术，讨者弗戮，执者弗刘，仁融义

安，历数弥永。故臣斯文特倡盛德，其辞舒和，与前作异。臣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坠逸，鼓吹所录，惟存三篇，谱文乖谬。因事制辞，曰导引曲、十二时，六州歌头，皆用羽调，音节悲促。而登封岱宗、郊祀天地、见庙耕籍、帝后册宝、发引升祔、五礼殊情、乐不异曲，义理未究。乞诏有司取臣之诗，协其清浊，被之箫管，俾声畅辞达，感臧人心，永念宋德，无有纪极，海内称幸。”书奏，诏付奉常有司收掌，令太常寺与议。当世嫉其能，不获尽其所议，仅免解而已。同时惟待制朱熹尝叹夔，以为深于礼乐。夔既不遇，益自放于诗酒，其友窃哀怜之，欲输货为之拜爵，辄谢不许。顺阳范成大之请老也，夔诣之，范有青衣曰小红，色艺双绝。一日，范授简，徵新声，夔制暗香、疏影两曲以进，范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迨夔归吴兴，范似小红赠焉。其夕大雪，过垂虹亭，因赋诗使小红歌，而自吹洞箫以和之，闻者莫不凄绝。夔生平学，尤邃于长短句，说者以为南宋词家大宗。其于自制诸曲，皆注节拍于旁，殆似西域旁行之字，然终以无所遇而卒。所著白石诗词集及绛帖平、续书谱、褊帖偏旁考行于世。其后宋人学词者，如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之徒，皆以夔为宗。

辑字东瑞，号东泽，鄱阳人，受诗词法于夔。有长短句二卷，名东泽绮语债。

祖皋，字申之，永嘉人，楼钥之甥。登庆元中进士，嘉定时为军器少监。自号蒲江居士。有蒲江词一卷。

达祖，字邦卿，汴人。有梅溪词二卷。

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四明人。有梦窗甲乙丙丁稿四卷。

捷，字胜欲，义兴人。德祐进士，入元不仕，学者称竹山先生。有竹山词一卷。

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有碧山乐府二卷，一名花外集。

炎，字叔夏，循王俊之孙，西秦人。侨居临安，自号乐笑翁。有乐府指迷及玉田词、山中白云，共十二卷。

密，字公谨，济南人。侨居吴兴，号弁阳啸翁，又号萧斋，四水潜夫。尝辑南渡以后诸名家乐府，为草窗词选。自著有草窗词二卷，一名蘋洲渔笛谱。案周密父晋号萧斋。

允平，字君衡，号西麓，明州人。有日湖渔唱二卷。

论曰：自制氏去而古义亡，四始衰而雅音溺。乐胜则流，诗降为曲。虽燥湿所感，生民大情。而政府相推，品物恒性。文辞繁诡，则靡而非典。才情异区，斯丽而有则。有唐中叶，创始倚声。俎豆青莲，宗祧嘏嘏。温飞卿助教之

年，杜紫微制造之日。易梵呗为艳曲，杂纻那于饶吹。双声单调，纲领之要可指。侧犯换头，情变之数易滥。迨至五代，风流弥劲。孟蜀花间，南唐兰畹，或沿波于初造，或寻条于后时。小楼吹彻，水殿风来，君臣闲作，互相嘈鬯。以至深宫剗袜之辞，秘监欹梳之作，莫不流播旗亭，传歌酒肆。然而绮縠为多，柔靡不少。丰藻克赡，而风骨不飞。振采失鲜，则负声无力，斯言谅矣。洎乎天水徵祥，斯学不坠。元祐、庆历，代不乏人。晏元献之辞致婉约，苏长公之风情爽朗。豫章、淮海，掉鞅于词坛。子野、美成，联镳于艺苑。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固已同祖风骚，力求正始。君子正其文，瞽师调其器，厥功所存，良可嘉叹。然而畛域犹存，涯度未远。争价一句之奇，俚采百字之偶，大成之集，遗以来喆。若夫学士微云，郎中三影，尚书红杏之篇，处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晓风残月，文洁而体清。李易安落日暮云，虑周而藻密。综述性灵，敷写器象，盖駸駸乎大雅之林矣。南宋以还，元风益著，虽周、柳之纤丽，辛、刘之雄放，风气所竞，不可相强。而求红牙之哲匠，问绮袖之专门，几于家习偷声，户精协律，有房中之妙奏，非风雅之罪人。贺方回肠断于东山，康伯可风柔于应制，花庵既光价于东南，东浦亦腾辉于河朔，词流之变，于斯极焉。既而白石归吴，移情丝竹，经正者纬成，理足者词畅。清真滥觞于其前，梦窗推波于其后，学者宗尚，要非溢美。其后竹屋、玉田、梅溪、碧山之俦，递相祖习，转益多师，洗草堂之纤穠，演黄初之眇论，后有作者，可以止矣。夫搓酥滴粉，丽密居多。徵碧闹红，佻巧不少。自三唐创雕琼镂玉之文，而五季沿月露风云之旧，求其辞致萧闲，情采标举，则竹坡擗舌，审斋掣肘。何况志感丝篁，韵谐笙板，探王化之本原，昭歌永之符契也哉。良田学慎始习，功在初化，顿八紘之遐观，搜千载之余韵。游盛丽者，用登金张之堂，视妖冶者，必揽施媵之祛。爰依沈约宋书诗人谢灵运传赞之例，综厥泾渭，略具条贯，俾言选声者得以考焉。至于菊庄门下，犹靳清溪，楚女闺中，誓徇推海，则删诗者来尝泥其体，而闻声者自足通乎情。必谓妙达此旨，妄加绳墨，又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知音之俟，亦无取尔。

按尧章徙家苕上，所居近白石洞夫，因号石帚，潘怪复赠以号，所谓白石道人也。所著尚有张循王遗事集，古印谱。后游临安，馆水磨方氏，卒葬西马塍，范石湖诗所谓“差幸小红先死去，不然啼损马睦花”。同时又有黄岩老者，亦号白石，亦学诗于萧千岩，时称双白石云。

### 孙家谷词

种玉词一卷，仅十余阙，四明孙曙舟家谷大令撰，其友姚梅伯为之刊行。虽多涉软语，而清隽可咏。如江城梅花引访病云：“蓬松双鬓绿云拖。睡生魔。病生魔。转侧一声，娇喘压衾窝。无计留人春又去，怨流水，怨东风，可奈

何。奈何奈何愁转多。掩绣罗。抛玉梭。瘦也瘦也，瘦得似、花影婆娑。笑脸佯开，红晕不成涡。直恁恹恹谁忍得，凭解说，总无言，待甚么。”法驾导引赚别云：“相依恋，相依恋，一刻怕分离。病后忍教闻苦语，愁中难与说行期。索性且瞒伊。”酷相思惜别云：“听得几声留客住。又几日廉纤雨。任叮嘱、东风难做主。人觑著、花无语。花觑著，人无语。杨柳丝丝烟几许。兀自恋、微微絮。有多少闲愁无著处。分一半，卿将去。留一半，侬将去。”十六字令言愁云：“酸。心上眉头两处攒。辛和苦，换入许多般。”

### 填词宜选调

填词亦宜选调，能为作者增色，如咏物宜沁园春，叙事宜贺新郎，怀古宜望海潮，言情宜摸鱼儿、长亭怨等类，各取其与题相称，辄觉辞笔兼美，虽难拘以一律，然此亦倚声家一作巧处也。其他西江月、如梦令之甜庸，河传、十六字令之短促，江城梅花引之纠缠，哨遍、莺啼序之繁重，倘非兴至，当勿强填，以其多拗、多俗、多冗也。然俗调比拗调涉笔，尤须斟酌。

### 方仰松词尘

推究音律，倚声家之最上乘也。红友一书，世称精审，然譬之涉水，揭而未厉。宋王晦叔灼之碧鸡坊漫志、国朝方仰松之香研居词尘，有意为耆卿、白石者，谅可作先路之导也夫。仰松，名成培，歙西人。大抵谓工尺即律吕，乐器无古今。程教谕瑶田，其友也，素精按拍，亦心折其言。书凡五卷，中有云：“凡一词用某韵，则句中勿多杂入本韵字，而每句首一字尤宜慎之。奸押鱼虞韵，而句中多用语虞无吾等字，则五音紊矣。”虽非深谈，持论甚确。节录于此，余则全书具在，嗜学者自探索之可也。

### 海警散曲

曩者逆夷肆乱，生民涂炭，而有心人感事愤时之作，更仆难终。有自京师归者，传海警散曲一套，不知出于谁何，然言者无罪，闻者足鉴，真减偷家庀史之篇也。其辞曰：“放眼乾坤，二百年，太平天下。圣圣相承，盛德周函夏。塞北无尘，江南如画。看海外岛屿微茫，棋布星罗，一一沾王化。垂衣天子紫宸衙。武纬文经，都上麒麟画。更民间遍地桑麻。父老慈鸠，儿童竹马。作息光阴多闲暇。真个是世跻羲轩，治齐虞夏。汉唐以后如斯寡。却不道平陂往复，兀兀的暗里祸萌芽。甚春工作孽，放出米囊花。是谁人暗解罗衣偷栽罢。羞答答殢雨尤云，默向东风嫁。煎熬的迷魂仙药，呼吸的夺命丹砂。迷溺中原百万家。这淡巴菰名不差。那喷咕喇来非乍。真个是黄金与土争同价。有儿童俊雅。更性情潇洒。等闲下了陈蕃榻。却道是色夺宫鸦。胜似那香焚宝鸭。一阵阵，迷濛云气绕窗纱。悄不觉如梭日月除。瘦骨如柴，腰肢一把。能文的，恹怯了绛帐谈经，会武的，耽误了柳营试马。黑腾腾臭染房帙



，等药渣万人唾骂。那朝廷法令严，那官府设施大。痛哭陈书，不让长沙贾。纷藉藉儒绅弄舌，恶悻悻吏卒磨牙。禁烟天气无昼夜。一味胡拿。最苦的桃代李僵，叵测的虎威狐假。罗钳吉网巧梳爬，小户织连冤牵挂。乱纷纷市逢白著，急攘攘狱满黄沙。首事的惹祸招灾，旁观的装聋作哑。要除积弊报天家。怎知道掀天搅地，只图得论酒评茶。到头来成虚话。算从来作事须明达。败事率虚夸。济巨川，要用著万顷凌波舟，行长途，要策著千里追风驾。寸壤怎补黄河罅。他本是横海鲸，汝颡作井底蛙。一霎时锦绣香街，转眼见颓垣断瓦。想定海地势佳。四面周遭聚客槎。听橹声咿哑。认帆影横斜。蜒户鱼堪买，居人酒可赊。猛一声霹雳从天下，死的走的，把满城文武都吓煞。可怜呵，深闺弱质，蓬巷娇娃。一似汉公主去和番，别抱琵琶。肠断春风花草，万里越天涯。况番禺旧繁华。接闽疆，地犬牙。遥遥一水通，那怕著、夷船番舶，来往周遮。互市的红毡锦罽，贪得的药草名茶。积薪厝火人聊且。有一个邀功启衅，更一番议和养患，酝酿作焚庐劫舍。汉金缯，宋岁弊，若是耶。遗道是文事昆夷汤事葛。尽摧塌了锦绣街，恁沾污了笙歌榭。堪嗟。只余得、旧时月过女墙来，荒城寂寞寒潮打。这厦门，集将领，团乡社。经业虚将手段夸。风流妄许管萧亚。谯楼呵击鼓，城角呵吹笛。寇至曾无一矢加。脱身策出檀公下。督师的、忘抽了光弼刀，死绥的、空喂了房谟马。勾引了封豕长蛇。辱没了大纛高牙。便有个辞汉仙人，也应泪如铅泻。说起来嗟呀。想起来惊怕。那镇海飞祸天来大。我这里军起苍头，他那里贼连黄帕。大星夜落海氛骄，一腔热血莅宏洒。平白地，把一座县城让与他。宛惨惨父老焚香，连骨如麻。遗鏃沈沙。真个是百年征战尽，往往见鱼虾。愿皇威，畅迩遐。师议律，士无哗。擒杨么、洞庭湖，杀蚩尤、中冀野。羁縻更望金鸡赦。海上干戈谈笑罢。只见海天一色，曙气上云霞。恁些时，小丑跳梁，看作一场戏耍。”

## 赌棋山庄词话卷四

### 肖岩词

肖岩自台湾移书曰：“客里无聊，取读词律，略有兴会，依谱填之，未知顽铁有可铸否。”词调贺新郎曰：“抱尽风骚怨，想谢郎、近时心事，如何安顿。醉酒高歌聊复尔，岂是我生始愿。况逐队、舞衫歌扇。博得红颜心肯许，算多情、一样承恩眷。人事事，那堪问。相思难觅飞鸿便。只堪怜、自家愁绪，自家排遣。我本情怀多感慨，莫道都因贫贱。倘寄意、又无人见。此恨消从何处去，恐东风、错认旧时面。肠千转，心一片。”余报书曰：“读大

作，惊喜欲狂，以手加额者三四。闽中词学，宋代林立，元明稍衰，然明人此道本少专家，昧昧者盖不独一隅。特怪国初渔洋、羨门、迦陵、竹垞诸老，南北提唱，一时飚发泉涌，电掣云屯，倚声一途，称为极盛。吾闽卒无特起与之角立者，即二丁勉强继响，顾附庸风疋，不足擅场。近时叶小庚太守，著书数十卷，先型略具，宗风未畅。许秋史秀才用笔清秀，颇有姜、史遗风。其所刻萝月词，后半气体，比前半加宏，使培养磨砢，未必不转而愈上。天不假年，无由臻于大成，惜乎。词律留以备考，颇非占毕善本，芑川前年曾于词综中选钞一卷，取读之当必有进。且芑川所录，豪宕多而工致少，初学作词，每患体调拘束，得其梗概，真可以伸缩如意，然后再求熨贴，所谓能用调而不为调用者，则善矣。近日词风，浙派盛行，降而愈下，索然无味。词之真种子，殆将没于黄苇白茅中矣。足下勉之。”后寓信芑川，属其怱怱左右。芑川复书曰：肖岩词如昙花一现，近又在若有若无之间。嗟乎，肖岩之不欲以雕虫小技胜人如此。

#### 李乔词

嘉义诸生李苍官乔春梦调梦蝶令云：“别梦迷蝴蝶，春心怕杜鹃。东风无力百花残。惆怅中天，月色好谁看。黯黯看离色，依依忆旧欢。愁肠紧处带围宽。不见高城，空白倚阑干。”自叹调苏幕遮云：“水云缘，林壑趣。蜗角蝇头，至竟何人悟。试看年光新又故。今古英豪，头白应无数。美人迟，芳草暮。王粲依刘，空作登楼赋。十载飘零谁与诉。一片雄心，尽把东流付。”俱觉清拔可诵，海外之英楚也。

#### 毛西河词

毛西河少年受知于陈卧子，故词诗皆承其派别，而词较胜于诗。卧子之论词也，探源兰畹，滥觞花间，自余率不措意。西河虽稍贬辛、蒋，而不废周、史。其词于小令、中调、长调之中，析隋唐题特立一卷，曰原调，虽菩萨蛮、小重山之古，而多为宋人取填者，亦不入焉，可以知其意趣之所在矣。浪淘沙云：“杉木为簾竹作檐。江潮能苦雨能甜。连朝只饮檐头雨，翻道江潮错著盐。”南乡子云：“蕉叶领，橘花翘。红藤篾子束裙腰。私念鷄鸡颜色好，从谁道，裁作大郎头上帽。”天仙子蠡城为王郎记事云：“城上春云城下雨。倩人留堦倾春醕。偷将堦袷障春寒，烹雪黍，炊玉杵。调堦乡音隔窗语。”长相思泛舟西江即事云：“双头钗。独头钗。一样金鹅两样排。钗梁起四台。乌帽来。白帽来。湖就矾头望几回。菖蒲花未开。”点绛唇送春云：“恼煞啼鹃，逢人还道春归去。留人不住。谁要留春住。花絮茫茫，万点愁人绪。归何处。春归无路。莫是人归路。”其填一翦梅半阕，名为翦半，是则难辞杜撰。然古人玲珑四犯，本集取四调而成，割裂原文，小作狡狴，于摊破捉拍之旨

，固无伤也。观者当不以余为西河佞臣。

西河有调笑令三阙，一记冯二马州当垆者，解西河桃枝词，招西河不就。一记胥苓弟慕鄴人伍鳞才，而不及乱。一记王琴从吴云章。略云：章少年壬子就北试，诸父劳酒设东西院，两伎迓之侑，一王琴，一王箏也。琴年弱好章，章时例著纱帽蓝衣鞞。临行，琴私諠曰：“纱帽郎，肯以一觴别。”后十年再入都，见琴院西曰：“非纱帽郎耶。”谕章寓，告以口（豕+宣）隘，且惧漏大人侧。琴立谋购别所安置。诘旦，有叩寓妇人声，则琴也。潜徙去，且曰：“昨误作官人妾，苦赎之，令自由耳。”且曰：“今乃幸酬一觴，愿居移月。”章太君、王太君闻之，讽俱归。琴泣曰：“不复为人妾矣。”章归后，都破，不得问。西河又有鹊桥仙词序曰：邑甲聘戊女，有强委禽者，明府姚公断归甲，合登讼庭。其断词骈俪，世多称之。既而讼者争不彻，太守何公复断归甲。时余方从两公游，两公并命为词纪其事。词曰：“东床先订，西家愿宿，何事穿墉穿瓦。纵教强委后来禽，却不道子南夫也。明府风流，使君潇洒。两断可妻公冶。莫言河汉鹊桥乖，看合浦、在讼庭之下。”其事皆韵甚，檀槽间一胜谈也。阎百诗父牛叟，与妻丁伉俪甚笃，自纪以兑阁十词，兑阁其所居处也。西河和之，有证前生、双鱼问、病榻闲情等小序。其病榻闲情序云：丁少君鲜惰容，虽病亦薄妆读史，牛叟尝调之曰：“提学未至，女秀才乞乞何为。”每庭前花木茆灌，牛叟谓丈夫当扫除天下，少君曰：“请从一室始。”西河词话四卷，佚其二，论韵、论歌诸则，俱极精凿，亦谈词一正法眼。中记钱塘俞季璫词，极肮脏可喜。词云：“洒尽穷途泪。看少年一番行役，一番憔悴。雨雪霏霏泥滑滑，上马屡愁颠蹶。又况值金轮西逝。屈指离家才几日，早行来已是三千里。嗟岁月，似流水。蒙茸渐觉羊裘敝。怎当他、朔风凄紧，裂肤堕指。莽莽长途谁是主，灯火前村近矣。只无奈望门投止。沾得浊醪聊破冷，向灯前、独饮难成醉。天未晓，又催起。”又云：“抚剑悲歌罢。望长天，惊风飏戾，横河倾泻。有客访余余已醉，且自坐君床下。有至语、语君休讶。餐菊纫兰徒自洁，看夷光未字无盐嫁。非诡遇，贱工也。”又曰：“襟怀岳岳和谁语。笑卞和，楚庭泣玉，徒多愁苦。我有草堂东郭畔，管乐何妨自许。且抱膝长吟梁甫。有志男儿非困顿，彼扫门、魏勃何须数。不似意，且归去。”词名京师杂感，共九章。余按季璫名士彪，官崇仁县丞，有玉蕤词钞二卷。是词未登词综，而蒋子宣昭代词选、姚萇阶国朝词雅等书，亦未录及。又按此调乃贺新郎，西河以为满庭芳，误也。

情语与绮语不同

纯写闺襜，不独词格之卑，抑亦靡薄无味，可厌之甚也。然其中却有毫厘之辨。作情语勿作绮语，绮语设为淫思，坏人心术。情语则热血所钟，缠绵惻

悻，而即近知远，即微知著，其人一生大节，可于此得其端况。“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出自欧阳文忠。“残灯明灭枕头敲，谙尽孤眠滋味”，出自范文正。是皆一代名德，慎勿谓曲子相公皆轻薄者。忆昔与友人读板桥杂记，及莱阳姜给谏事，或指以为笑资。予慷慨言曰：“嗟乎，此给谏异日之所以能忠君死国也。”各眙愕太息谢去。徐仲公咸清青玉案曰：“少年不幸称才子，徒多作淫词耳。”绮语淫，情语不淫也。况词本于房中乐，所谓燕乐者，子夜、读曲等体，固与高文典册有间矣。近者或矫枉过正，稍涉香奁，一概芟薙，号于众曰：“吾词极纯雅。”及受读之，则投赠肤词，咏物浮艳，鞞鞞满纸，何取乎尔。反不如靡靡者之尚有意绪可寻也。香草美人，离骚半多寄托。朝云暮雨，宋玉最善微言。识曲得真，是在逆志。因噎废食，宁复知音。故昔人谓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杨用修以为虽戏语，有至理也。

## 闽词钞

叶小庚太守撰闽词钞四卷，始于宋徐昌图，终于元洪希文，附以方外闺媛，凡六十一家，为词逾千首，闽中词人梗概具焉。昔者元凤林书院诗余，厉樊榭谓可以溯江西词派。顾亦不尽豫章之人。至国朝浙西六家词、荆溪词、四明近体乐府，则皆专摭土风勒为一编者。小庚是书，存亡萃佚，其亦维桑之敬也夫。但此道宣究殊希，流传或滞，仍归寂寞。特略其姓氏于左，以资参稽。

宋徐昌图莆田人，殿中丞。 三首。

杨 亿浦城人，字大年，雍熙赐进士，翰林学士，卒赠礼郎尚书，谥谥文。 一首。

蔡 襄仙游人，字君谟，天圣八年进士，端明殿学士，知杭州，谥忠惠。 一首。

柳 永崇安人，初名三变，字景庄，景祐元年进士，改今名，字耆卿，屯田员外郎，有乐章集。 二百十首。

章 棗浦城人，字质夫，治平二年进士第一，资政殿学士，卒赠光禄大夫，谥庄简。 一首。

陈 瓘延平人，字莹中，元丰二年甲科，右司谏，谥忠肃，有了斋集，词附。 十八首。

黄 裳南平人，字冕仲，元丰五年进士第一，端明毕士，卒赠少傅，有演山集，词附。 九首。

李弥逊连江人，字似之，大观三年进士，户部侍郎，谥忠肃，有筠溪集，词附。 十二首。

李 纲邵武人，字伯纪，政和二年进士，湖广宣抚使，江西安抚大使

，卒赠少师，谥忠定，有梁溪词。 二十一首。

蔡 伸仙游人，字仲道，襄孙。政和五年进士，历倅徐楚饶真四州，自号友古居士，有友古词。 百四十三首。

李持正莆田人，字季秉，政和五年进士，朝请大夫。 一首。

邓 肃沙县人，字志宏，左正言，有耕桐集，词附。 三首。

刘子翬崇安人，字彦冲，号病翁，兴化通判，有屏山集，词附。 二首。

高 登漳浦人，字彦先，绍兴二年进士，富川簿，有东溪集。 三首。  
按：东溪集近有刊本。

康与之福 宁人，初名执权，字伯可，侍郎，有顺庵乐府。 四十首。

张元干长乐人，字仲宗，太学上舍，有归来集、芦川词。 百五十一首。

黄公度莆田人，字师宪，绍兴八年进士第一，考功员外郎，有知稼翁集，词附。 十二首。

朱 熹原籍婺源，父松为尤溪尉，卒，遂居闽。字元晦，绍兴十八年进士，焕章阁待制，谥文，有晦庵词。 十三首。

林 外晋江人，字岂尘，绍兴三十年进士，兴化令，自号懒窝，有懒窝类稿。 一首。

黄 铢崇安人，字子厚，自号谷城翁，有谷城集。 三首。

吕胜己建阳人，后家邵武，字季克，有渭川词。 十五首。

游次公建安人，字子明，号西池。 三首。

刘 褒崇安人，字伯宠，淳熙五年进士，司门郎中。 五首。

真德秀浦城人，字景元，庆元五年进士，资政殿学士，谥文忠。 一首。

赵以夫长乐人，字用甫，嘉定十年进士，吏部尚书，有虚斋乐府。 三十三首。

王 迈仙游人，字实之，嘉定十年进士，司晨少卿。 七首。

刘子寰建阳人，字圻父，自号篁口??（山十栗）翁，嘉定十年进士，有麻沙集。 十首。

袁长吉崇安人，字叔巽，又字寿之，嘉定十三年进士，靖江书记，有鸡肋集。 一首。

刘清夫建阳人，字静甫。 五首。

黄师参闽清人，字子鲁，嘉定十三年进士，南剑倅。 一首。

郑 域莆田人，字中卿，绍定五年进士，自号松窗。五首。 按：笔精

云：郑域，字中乡。

潘 枋闽县人，字庭坚，端平二年进士，潭州通判，有紫岩集。 六首。

卓 田建阳人，字稼翁。 四首。

刘克庄莆田人，字潜夫，淳祐六年恩赐同进士，龙图阁学士，谥文定，词名后村别调。 百三十一首。

马子严建安人，字庄甫，自号古洲居士，岳阳守。 十四首。

严 仁邵武人，字次山，词名清江欸乃。 三十首。

严 参邵武人，字少鲁，自号三休居士。 二首。

严 羽邵武人，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有沧浪集，词附。

陈以庄建安人，字敬叟，号月溪。 三首。

李芸子邵武人，字耘叟，自号芳洲。 一首。

黄公绍邵武人，咸淳进士。 二首。

冯取洽延平人，字熙之，自号双溪翁。 十七首。

冯艾子延平人，取洽子，字伟寿，自号云月。 六首。

李振祖闽县人，字仲山，宝祐四年进士。 一首。

陈德武闽县人，词名白雪遗音。 三十二首。

黄 铸邵武人，字希颜，自号乙山，柳州守。 二首。

黄 简建安人，字元易，自号东浦。 三首。

郑 楷闽县人，字持正，自号眉斋。 一首。

李 吕光泽人，字滨老，有澹轩集，词附。 三首。

刘学箕崇安人，字习之，有方是闲居士词。 三十五首。

留元崇泉州人，字积翁。 一首。

留元刚永春人，字茂潜。开禧元年博学宏辞，秘阁校理，直学士，有云麓集。 一首。

廖莹中邵武人，字群玉，贾似道门客。 一首。

翁孟寅字宾暘，崇安人，寄居临安，领乡荐。 四首。

金吴激建州人，字彦高，知深州，有东山集。 七首。

元洪希文莆田人，字汝执，有续轩渠集。 一首。

福建士子 一首。

方外葛长庚闽清人，字如晦，号琼琯，随母适白氏，冒其姓，称白玉蟾。嘉定中，赐号紫清明道真人，有海琼集，词附。 八十二首。

闺秀苏 氏苏颂妹，同安人，适延安李氏。 六首。

阮 氏阮逸女，建阳人。 一首。

孙氏黄铢母，崇安人，自号冲虚居士。八首。

按：刘子寰字圻父，马子严字庄父，朱竹垞词综皆以字为名。其余缺者甚多，若黄简、李振祖、黄铸，翁孟寅，则汪碧巢所补者，黄简作黄兰，然简又名居简，则作兰误，绝妙好词选可证也。李吕、刘学箕、王迈，则王兰泉所补者。李吕调笑令前有七言八句，四平四仄，此盖如曲之有引子，本不入词，故乐府雅词所载郑彦能、晁无咎诸作，其体皆同。其句中平仄，亦无一定，今与词合为一阙，分为上下拍，后来陶凫芑亦沿其误，非也。似此分列于前，则得矣。其余李纲、高登、林外、游次公、刘清夫、卓田、严参、郑楷、留元崇、留元刚、廖莹中诸人，直至凫芑著词综补遗，始及之。而杨亿、蔡襄、吕胜己、袁长吉、黄师参，及福建士子与闺秀孙氏，则独见于此编矣。陶、叶两家同时著书，皆刻于道光十四年甲午，而彼此互有得失，如李吕则陶所选较佳，刘学箕则叶所收独富，或两人素鲜交情，不及参校耶。然陶选所列之闽后陈氏、名金凤，闽嗣主王延钧之后。朱耆寿、闽人。方信孺、字孚若，兴化军人。陈合、字惟善，长乐人，谥文惠。王楙、字勉夫，其先福清人，后为长洲人。则尚当补录耳。又王迈有臞轩集十六卷，词附，此亦未载。

词品大体可观

杨升庵词品六卷，补遗一卷，中记刘子寰、马子严、冯艾子，皆以名为字。张仲宗又专举其字，而失记其名，殊误。谓词名多取诗句，虽历历引据，率皆附会，屡为笔丛辨驳，然大体极有可观。盖升庵素称博洽，于词更非门外道黑白。如云：“辛稼轩自非脱落故常者，未易闯其堂奥。刘改之所作沁园春，虽颇似其豪，而未免于粗。近日作词者惟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变，则亦易厌。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此说极愜当。其载东莞方彦卿俊正月六日于俞君玉席上擘糟蟹寿其友人黄瑜鹄桥仙云：“草头八足。一团大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灯预赏为先生，生日是新政初六。今宵过了，七人八谷。又七日天官赐福。福如东海寿如山，愿岁岁春盘盈绿。”瑜字廷美，香山人，才伯佐之祖。词虽未佳，然与郎仁宝七修类稿所载，丰城道中有诗妇余淑柔题浪淘沙词云：“苦雨溜风铃。滴滴丁丁。酿成一枕别离情。可惜当年陶学士，孤负邮亭。边雁带秋声。音信难凭。花须偷数卜归程。料得到家秋正晚，菊满寒城。”并为述庵明词综所未入，录之以遗读明词者。

升庵云：“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辞四首，见吕鹏遏云集。黄玉林以其二首无清逸韵，止选二首。”慎补作二首，其一云：“君王未起。玉漏穿花底。永巷脱簪妆黛洗。衣湿露华如水。六宫鸾凤鸳鸯。九重罗绮笙簧。但愿君恩似日，从教妾鬓如霜。”其二云：“倾城艳质。本自神仙匹。二八承恩初选人。

身是三千第一。月明花落黄昏。人间天上消魂。且共题诗团扇，笑他买赋长门。”永昌张愈光见而深爱之，以为远不忘谏，归命不怨，填辞中有风雅也。按升庵此词，其印“罗衣香未歇，犹是汉宫恩”诗意也。譬之东坡水调歌头，庶几无愧。傅粉插花，诸伎扶觞，迹其行事，颇类风狂，然胸中实不知有几斗热血，眼中实不知有几升热泪，后人徒以郑夹口（汧十祭）、王深宁相视，犹浅之乎知升庵矣。光泽何金门长诏秀才有新都叹乐府云：“朝廷有一张。鄙夫袞袞登庙堂。朝廷有一桂。正士纷纷皆引避。新都修撰相公儿。阙廷拜杖血淋漓。臣言是、君知之，臣言非、罪当治。陛下戍臣永昌，手为错足下无靡。臣在永昌三十有六年，不如李太白夜郎犹得生归。乱曰：张桂一何饒饒，曷还我凤凰池。老颠兮归来，南方不可以久稽。”此胡元瑞所谓鄙人于杨子业，欣慕为执鞭者也。

### 虞姬墓

武进闺秀吴文璧咏虞妃曰：“大王既英雄，妃亦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不记美人死。”此与余前卷所记张仲雅词同意。梁曜北玉绳警记云：“姬墓在灵璧县东三十里，虹县道南，阴陵山北。盖姬死于阴陵失道时也。”然诗词著不得此考据语。

### 词调出入

东坡念擦娇、大江东去阙。水龙吟、似花又似非花阙。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阙。永遇乐如此江山阙。等篇，其句法连属处，按之律谱，率多参差。即谨严雅饬如白石，亦时有出入。若齐天乐咏蟋蟀阙。末句可见，细校之不止一二数也。盖词人笔兴所至，不能不变化。此如太白古风云：“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于诗且合十字作一句也。升庵亦云，填词平仄及断句皆定数，而语意所到，时有变换。如秦少游水龙吟前段歇拍句云：“红成阵，飞鸳翥。”换头落句云：“念多情但有，当时皎月，照人依旧。”以词意言，“当时皎月”作一句。“照人依旧”作一句，以词调拍眼，“但有当时”作一拍，“皎月照”作一拍，“人依旧”作一拍为是也。维扬张世文云：陆放翁水龙吟首句本是六字，第二句本是七字，若“摩诃池上追游客”，则七字。下云“红绿参差春晚”，却是六字。又如后篇瑞鹤仙，“冰轮桂花满溢”为句，以满字住。而以溢字带在下句。别如二句分作三句。三句合作二句者尤多。然句法虽不同，而字数不少，妙在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尔。古诗亦有此法，如王介甫“一读亦使我，慨然想遗风”是也。铤又按，亦有字数多少者，如贺新郎调，东坡少一字、李南金多一字等类，然单文只证，率是错误，不足援为依据，其平仄亦然。

谓吹笙为窃



宋时谚，谓吹笙为窃，尝见张仲宗芦川词。

### 杨氏昆仲词

金匱杨蓉裳芳灿、荔裳揆兄弟并名，而蓉裳尤见擅场。其长调颇近阳羨生，有芙蓉山馆稿。谒金门云：“看不得。一派洛阳秋色。堤畔萧萧衰柳叶。西风如许急。目断寥天凝碧。征雁暮飞无力。又是谁家吹玉笛。满庭霜月白。”百字令云：“药炉烟里，怪春来小病，厌厌如许。玉琢相思金铸泪，只有此情难诉。麝炷香销，铅波镜掩，谁与修眉谱。沉思往事，总如春梦无据。须信交颈鸳鸯，双头菡萏，惯入闲词赋。留得情肠经劫在，花鸟也堪千古。光碧堂前，蕊珠宫畔，待觅游仙侣。三生慧业，未妨多作情语。”满江红写怀云：“飘泊天涯，作计误、虚名沾惹。不信道、名驹汗血，一生辕下。明镜颠毛霜欲满，青衫老泪铅同泻。任欢场、豪竹间哀丝，难陶写。谋生拙，休夸诧。当官懒，从嘲骂。只骚茵墨宝，尚余声价。噩梦难寻空覆鹿，华年易逝如奔马。向灯前、看剑引杯深，寒芒射。”又寄弟云：“蜀栈连天，正黛色、千峰喷射。况又是、奔湍骇浪，瞿塘如马。弹指两年人久别，关心一纸书无价。奈朝来、乾鹊惯欺余，临风骂。梦中事，醒时诧。心曲恨，毫端写。怪愁吟未了，泪波偷泻。我自看云秦树外，君应听雨巴山下。道潇潇、不似对床声，离愁惹。”又谒金门云：“阶下寒蛩啼不歇。秋声高一尺。”荔裳有桐华吟馆稿。金缕曲送汪剑潭归扬州云：“把袂如今别。算人生风尘消受，几番离合。细马轻衫归去好，莫负扬州明月。到此际胡为兀兀。最恨情深难自解，却临岐、一语无从说。相聚少，又相忆。当筵不饮心偏热。倩玲珑骰歌，为唱阳关三叠。同是浮云游子意，羨尔思归即得。凉月下、荒鸡再咽。此去短长亭畔路，有晓风、吹聚沙如雪。珍重意，善调摄。”苏幕遮咏菊影云：“落叶声中人病酒。不为悲秋，也怕秋深候。”二杨俱长于用兵，蓉裳以拔萃试高等，得伏羌令，田五之乱，防御极有功。荔裳亦以中书舍人从征廓尔喀，著绩擢甘肃藩司。比之双丁两到，盖不独文字称为二难也。

### 叶小庚词

“十载江湖常载酒，等闲孤负春风。莫愁湖畔板桥东。垂杨千万树，何处系游骢。为爱绿窗人似玉，卿偏怜我情浓。翻教恨晚惜相逢。清歌听未已，离梦又匆匆。”临江仙“溪水碧于油。溪娃能荡舟。惯凌波秀靛明眸。生长阑干船上住，浑不解，别离愁。佳节快临流。兰桡枉驻留。忆台江竞渡芳游。鬓影衣香帘尽卷，人都上，水边楼。”南楼令此小庚词也。艳情当家，虽未比芳彭十，庾公南楼，亦兴复不浅矣。小庚辑本事词自序云：“凡兹丽制，问何事以干卿。偶辑艳闻，正钟情之在我。”又云：“仆也颠比柘枝，痴同竹屋，癖既耽乎绮语，赋更慕乎闲情。”吴县石敦夫同福谓小庚学苏、辛，多

豪语。小庚示以手炉脚炉调蓐溪山二阕，谓苏、辛亦有艳体，非不能也。然则小庚何尝不步韩偓之尘而作广平之赋乎。

其自题词集云：“且喜拈来无绮语，差慰平生。”亦讷言已。

小庚阻雪东阿摸鱼儿云：“最无端、昨宵风雨。偏将寒月吹去。轮蹄历碌刚过半，喜把来程暗数。翻又住。算难事人生，难莫如行路。问天不语。更费尽工夫，装成玉戏，六出舞飞絮。男儿志，堪笑儒冠多误。浮名肯把人妬。酒阑欲拟鸛鷓赋。多少壮怀谁诉。拌醉舞，从吾愿，此身愿化陶家土。休论甘苦。但块垒须浇，醉乡频到，此外少佳趣。”金缕曲云：“游宦成羈旅。问当时、谁人投笔，谁人誓墓。笑我频年牛马走，依旧头颅如许。休更忆、金闺故步。万里携家从薄禄，又那堪、千里抛家苦。离思积，向谁诉。愁来难觅高阳侣。镇无聊、编篱穿沼，移花栽树。敢学鱼湖同鹿柴，运甓漫消闲绪。但可惜流年虚度。曾道销魂缘赋别，恨而今、魂也无销处。空怅望，碧云暮。”小庚于洛中官舍治寄园，杂蒔花木，有寄园百咏。其按拍处曰天籁轩，风流真不减辋园，而词则前贤又当畏后生也。

#### 孙辰溪词

孙辰溪滋沅与余善，知守其家学。有自题小照云云：“万树梅花里。望漫漫、一天飞雪，珠抛玉戏。如此园林幽绝景，独对柴门闲倚。曾修得几生能至。一幅琉璃香世界，处其间、不啻神仙矣。知此乐，写吾志。任夸桃李争春美。怎及他、清高骨格，岁寒开起。和靖风流消歇尽，谁把孤山重理。非敢谓孤芳自喜。我本满腔皆热血，借三分、梅雪胸中洗。君莫笑，画图意。”卷中林子鱼直题词云：“恍见春来也。染东风，梅花万树，开残原野。中有幽人方独立，早被暗香萦惹。正狂雪、漫天而下。侧帽披裘无一语，任鹅毛、片片当头打。花与客，共心写。寒郊景物真潇洒。隔疏林，弯环一带，竹篱茅舍。云影山光幽映极，我亦置身图画。问此乐、何如仆射。清福几人修得到，算吾宗、和靖君其亚。风雅事，惟君藉。”余亦附一阕云：“世界茫茫里。向何方，三间小筑，傍山临水。更有好花环左右，终日对花卧起。这设想未为不美。君傥按图能结构，我移家、请与君同里。种花事，齐料理。虽然君本名门子。问当年，寄园百咏、于今余几。树蕙滋兰无限意，不合幽芳自喜。君慨然、低头曰是。我辈那容清福享，但生平、颇爱梅花耳。写吾意，聊复尔。”皆贺新凉调。余题作不甚留稿，是阕亦久忘之矣。适辰溪于酒间称及，恍然如遇故人，因掇记于此。

#### 陈氏一门词

梅伯题记曲图云：“看银烛、鬢飀试舞。痴绝七郎含微醉，倚红红、细校灯边谱。道尚有，一些误。”小庚听琵琶云：“十五载、青衫尘土。潦倒使君

痴绝甚，枉替人、细把衷情诉。呼烛起，题长句。”语意极相似。然尚不及陈迦陵听白壁双琵琶摸鱼儿一阙云：“是谁家本师绝艺，檀槽掐得如许。半湾逻迤无情物，惹我伤今吊古，君何苦。君不见，青衫已是人迟暮。江束烟树。纵不听琵琶，也应难觅，珠泪曾乾虚。凄然也，恰似秋宵掩泣，灯前一对儿女。忽然凉瓦飒然飞，千岁老狐人语。浑无据。君不见，澄心结绮皆尘土。两家后主。为一两三声，也曾听得，撇却家山去。”此调前后两结句，曾字、家字，俱不应用平，荆溪词选曾作有，家山作故宫。泣字宜用韵，然其词则极顿挫淋漓之致。望江龙二为光舟中听琵琶满江红结句云：“叹两家后主好江山，雕虫灭。”用意与迦陵同，而措辞何啻霄壤。国初填词最多者，王价人翊及迦陵。价人草本阨于水，迦陵则湖海楼集哀然数寸许。然腹笥既富，成篇自易，堆垛之病，同于繁缛。去其浓醢厚酱，真味乃见，不有赖于浙中之庖乎。述庵乃宝其椽而多遗其珠，动以姜、史相绳，令此老生气不出，余所以不能无间于国朝词综者，率以此类。盖选家须浏览全集，取其长技，不得以意见为去取也。

蒋竹山声声慢秋声、虞美人听雨，历数诸景，挥洒而出，比之稼轩贺新凉，绿树听啼鸪阙。尽集许多恨事，同一机杼，而用笔尤为崭新。迦陵春溪泛舟填四代好，上阙提四水，下阙分疏其事，亦是此格。词云：“碧透双溪尾。蒲桃浪，惯被暖风吹碎。琉璃正滑簟纹小，展一川空翠。春衣篷窗浪倚。十载事、从头都记。算飘零、曾度汶水漳水，沁永泝水。汶水长绕孤城，漳水又抱铜台废址。可怜沁水，还灌太原残垒。三关怒涛夜起，过泝水重嗟余耳。总不如春水江南，柔蓝千里。”

大抵文字无才情，便无兴会。所以古人论诗，比之张弓，须有十分力，方开得到十分。否则勉强钩弦，筋怒面赤，一再发，敬谢不敏矣。吾读迦陵长调，庶几绰有余勇哉。通信陵君祠填满江红云：“席帽聊萧，偶经过、信陵祠下。正满目、荒台败叶，东京客舍。九月惊风将落帽，半廊细雨时飘瓦。柏初红、偏向坏墙边，离披打。今古事，堪悲诧。身世恨，从牵惹。傥君而尚在，定怜余也。我讵不如毛薛辈，君宁甘与原尝亚。叹侯嬴、老泪苦无多，如铅泻。”词客有灵，霸才无主，陈琳墓下，伤心不独古人。迦陵受知于龚芝麓鼎孳尚书最深，集中赠别诸作，读之令人气厚。沁园春云：“归去来兮，竟别公归，轻帆早张。看秋方欲雨，诗争人瘦，天其未老，身与名藏。禅榻吹箫，伎堂说剑，也算男儿意气场。真愁绝，却心忧似月，鬓秃成霜。新词填罢苍凉。更暂缓、临歧入醉乡。况仆本恨人，能无刺骨，公真长者，未免沾裳。此去荆溪，旧名罨画，拟绕萧斋种白杨。从今后、莫逢人许我，宋艳班香。”又与吴园茨订布衣昆弟之欢，园茨拿舟过访，迦陵填满江红，其上片云：“雨覆

云翻，论交道、令人冷齿。告家庙、甲为乙友，从今日始。官笑一麾君竟罢，病惊百日余刚起。问乾坤、弟蓄灌夫谁，惟卿耳。”哀啸狂吟，无非跋扈。竹垞以比青兕，岂过誉哉。余如咏萤云：“惯照人间，闲事一星星。”陆上慎移居云：“故人和燕定新巢。”饮韩楼云：“狂受人憎，醉供人骂，老任雏姬侮。”雪夜云：“三十六簧寒不起，醉把红鹅笙炙。”遇飓风云：“乱石将崩，孤城欲没，老树森奇鬼。”虎邱云：“春风日夜换，换不了吴宫罗绮。”暮春风雨云：“时有茶烟，绝无人影，好个他乡天气。”其可入词旨警句者，数阙难竟。盖不独浪拥前朝一语，足称才子也。然迦陵流荡浩瀚，时少停瀟，其率易处，颇不宜取法。

陈氏门材最盛，乌丝一篇，既推老手。而半雪维崧有亦山草堂词，纬云维岳有红盐词，鲁望维岱有石闾词，皆迦陵兄弟行，莫不含宫咀商，坝篴迭奏。半雪除夕怀弟纬云南乡子云：“翠烛坐更阑。柏叶传觞强自宽。绕柱腾腾思阿纬，燕关。三度梅花未共看。何必锦衣还。竹杖荷裳好是闲。大有故园兄弟在，盘桓。雪后烟蓑雨后山。”纬云有忆旧满江红云：“脉脉濛濛，是谁把、繁华吹去。斜阳外，故家亭榭，乱烟凝竚，仿佛细闻丝竹响，飘零碎落银灯雨。记当场、一曲牡丹亭，销魂侣。锦帐里，春无数。绮席畔，人如许。几番趁、遍了差池燕羽。有恨罗裙寻画蝶，无情纨扇销金缕。问溪边、一带白杨花，应能语。”虞美人春闺云：“乍寒乍暖春无赖。门掩蔷薇外。小楼朝雨忒恹恹。最是冷清清地傍妆奁。愁来无那愁人老。可惜韶光好。海棠吹落满园中。又是一池红浪皱东风。”鲁望五陵侠少水调歌头云：“白面谁家子，腰下佩银鍔。短衣匹马驰骤，游侠遍三吴。更向长安道上，不惜黄金千镒，调笑酒家胡。兄尚平阳主，弟拜执金吾。行乐处，追从者，绿鞵奴。一生有力如虎，人号小于菟。最爱灌夫籍福，暇日吹箫击筑，自笑一愁无。朱邸春留客，红烛夜呼卢。”盖定生先生为党人魁首，名在三公子之列，文采炳蔚，殆为渊源，故不独迦陵有凤凰之誉，迦陵与彭古晋、吴汉槎，并称江左三凤凰，见今世说中。即群从亦半是惠连。

### 孙振豪词

浦城孙汝西振豪虞美人本意云：“悲歌帐里情千古。恋恋非歌舞。意气何曾有尽时。能下英雄双泪是蛾眉。麝兰一任灰尘土。玉骨香如故。不随莲叶萎泥中。化成一堆芳草诉东风。”临江仙水村云：“坞里溪桥桥里树。树梢屋角溪隅。溪回桥转忽模糊。云多山见少，花满路疑无。听有涛声寻却误。也非燕唤莺呼。隔林招手叫提壶。牧童樵得笋，农父钓归鲈。”汝西，乾隆初举明经，刻赅籟集分馈同人，当时名噪甚，然其诗靡屑不足取，词则此二阙差可咏。

## 林鼎复词

别驾林天友鼎复，长乐人，曾视宜兴县事。有满庭芳云：“绿树阴浓，白蘋水涨，乍晴烟景波涵。中流击楫，孤棹指荆南。词藻群推二妙，湘江曲、还让陈三。空凭吊，苍凉台榭，梁燕向呢喃。当年。歌舞地，云消雾散，润愧林惭。且褰裳空翠，纵步名蓝。欲拜峰头大石，斜阳近、早促归骖。留余兴，觴行小令，潦倒镜中酣。”

## 赌棋山庄词话卷五

### 荔支天

闽中以六月为荔支天，宋莆田黄师宪公度好事近词，所谓还家应是荔支天。

### 刘后村住宅

刘后村居金凤坊柳行庵，俱见王实之迈贺新凉词，一云驰玉勒归金凤，一云人顶礼柳行路。

### 陈孟周词

陈孟周，瞿人也。闻人填词，问其调，为诵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二首。不数日，即为其友人填二词，亦用忆秦娥调。其词曰：“光阴泻。春风记得花开夜。花开夜。明珠双赠，相逢未嫁。旧时明月如钩挂。只今提起心还怕。心还怕。漏声初定，玉楼人下。”“何时了。有缘不若无缘好。无缘好。怎生禁得，多情自小。重逢那觅回生草。相思未创招魂稿。招魂稿。月虽无恨，天何不老。”闻者莫不惊叹。此载郑板桥集中，知文章自关夙慧，国初聋哑二君，不足异也。

### 沈启南词有渊源

沈启南父恒吉，名恒，字同斋，号緁庵。题画云：“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傍钓台西住。卖鱼生恼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解缆，潮平鼓柁，潮落放歌归去。时人错认是严光，自是个、无名渔父。”调为鹊桥仙。其伯贞吉，名贞，字南斋，又字陶庵，号陶然道人。自题小影云：“此老粗疏一钓徒。服也非儒。状也非儒。年来只为酒糊涂。朝也村酤。暮也村酤。胸中文墨半些无。名也何图。利也何图。烟波染就白髭须。出也江湖。处也江湖。”调为一翦梅。启南风雅，渊源有自矣。此词明词综失载。

### 周玄词

周微之玄名在十才子中，于林子羽鸿又为高足。永乐间，以文学徵授礼部祠祭司员外郎。徐兴公（火+勃）称其诗瑰奇悲壮，又称其揭天谣酷类李长

吉。集名宜秋，道光间福鼎王遐春付梓。末附诗余六阙，残讹不可句读者去半。唐多令云：“明月上高楼。青天一片愁。旧江山、几度同游。纵道婵娟千里共，终不似、故园秋。洒泪寄东流。相思梦到不。刺桐花、发遍沧洲。醉里风光都过了，更何处、系孤舟。”颇有南宋大家风味。玄一，字又玄，与十子中黄玄并名，称二玄。

徐□（火+勃）词

明季闽县徐□（火+勃）、徐燧兄弟竞爽。燧以诗显，所著有幔亭集。

□（火+勃）以博洽闻，插架甚富，丹铅历落，至今流传，尚为世宝。所著有笔精、榕阴新检等书，家擅池馆，宛委山房、红雨楼皆其胜处。详国朝陈贡士惕园庚焕鳌峰坊先贤宅迹考。后废为尼庵，今又转鬻为民居矣。明词综载其望江南云：“城上角，吹动薛萝烟。别意难忘灯下约，归期空向梦中传。消息杳如年。孤馆客，今夕不成眠。万井寒砧敲夜月，数声黄叶坠秋天。人在碧云边。”清脆可诵。惜其鳌峰集不得见也。子存永延寿，曾与阮亭游，有诗见渔洋诗话。

张红桥与林子羽唱和

张红桥与林子羽唱和，艳传艺苑，二人皆能倚声。子羽之金陵，有寄怀百字令一阙，红桥亦有和词。今检明词综，只载红桥，而子羽不载，子羽鸣盛集，尚有词十数阙，明词综俱不入选。为录于此，真佳话也。子羽云：“钟情太甚，人笑我、到老也无休歇。月露烟云多是恨，况与玉人离别。软语丁宁，柔情婉娈，熔尽肝肠铁。歧亭把酒，水流花谢时节。应念翠袖笼香，玉壶温酒，夜夜银瓶月。蓄意含嗔多少态，海岳誓盟都设。此去何之，碧云春树，合晚峰千叠。图将羁思，归来细与伊说。”红桥步韵云：“凤凰山下，恨声声玉漏，今宵易歇。三叠阳关歌未竟，城上楼乌催别。一缕离情，两行清泪，渍透千重铁。重来休问，尊前已是愁绝。还忆浴罢描眉，梦回携手，踏碎花间月。漫道胸前怀荳蔻，今日总成虚设。桃叶津头，莫愁湖畔，远树云烟叠。翦灯帘幕，相思谁与同说。”子羽尝夜至，作绝句云：“素馨花发暗香飘。一朵斜簪近翠翘。宝马归来新月上，绿杨影里倚红桥。”红桥和云：“桥外千花照碧空。美人遥隔水云东。一声宝马嘶明月，惊起沙汀几点鸿。”子羽，名鸿，两人唱酬，皆藏名于末句，此例几十数首。昔少游赠营伎陶心儿南歌子，末云：“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盖暗藏心字。东坡见之笑曰：“此恐被他姬厮赖耳。”子羽无亦有此意哉。红桥没，留玉佩玦一枝，绝句七首，悬一緘床头。子羽归见，不胜哀怨。王恭、周元，各有诗吊之。恭云：“新绿只疑销晓黛，落红犹记掩歌唇。舞楼春去空留月，饮榭香飘不见人。”元云：“梦逐梨云远，歌传薤露愁。只今桥上水，亦作断肠流。”红桥即今之洪山桥，张氏居其

地，因以为名，凤凰山亦与相近，但今日水阁诸姬，环萃桥之左右，匪独不解文章，抑亦未闻姝丽，岂山川清淑之气，一泄而不能再聚耶。抑世无子羽其人，莫能消受，而不必生耶。初长乐王偁有时望，红桥拒不纳，而独委心于子羽。子羽妇朱氏亦娴吟咏。古人云：“不羨君才羨君福。”吾于子羽，亦作如是想。

### 辰溪词

辰溪携所作词一卷相视，惜分飞云：“望断垂杨青万缕。勾出万千离绪。无计留君住。马蹄竞逐飞花去。从此停云空望雨。最是多情如汝。忆到伤心处。月光黯淡花无语。”绰有蘋洲渔笛、无弦琴谱遗风。辰溪与余交情甚挚，集中赠怀诸作，语重情长，所谓不自知其啼笑也。

### 孟超然词

孟瓶庵超然先生敦品绩学，为闽中有数人物。自为部郎，典试蜀粤，及归，掌教鳌峰，谆谆以培育人才为己任。诗文雅洁，多明理见道之言。辛亥夏，余偶读先生所著瓜棚避暑录，见为孙羨门题九曲移居图，乃知先生于词，亦当家者，录之以资谈助。

钱唐孙羨门霖久客于闽，作九曲移居图。学使末竹君首唱，题诗曰：“曲曲逾奇水在山。诸岩且待暇时攀。卖茶客到君须避，背坐仙人蜕骨间。龙潭壁上阁船人。大会曾孙怪底真。莫唱人间可哀曲，全家已化白云身。”竹君任满，令弟石君受代为学使，一年，竹君卒，石君追和原韵，为羨门题云：“赋就东南最秀山。已祛害马任跻攀。壮看放棹鸡笼外，老欲浮家虎啸间。吹埙独感爱山人。墨淡曾留手迹真。六六峰头猿鹤唳，凭君指点梦中身。”自注：先兄竹君曾梦为武夷君所召。盖竹君以庚寅主试闽闱，过建州，梦武夷君来召。梦中复之曰：“某王事未竣，不可以往。”使者问何时，曰：“当以十年为期耳。”己亥竹君奉督学之命，复来闽，庚子按试建州，乃决意游武夷，穷搜岩壑之胜，尽兴而返。辛丑，竹君使毕入都，不久得微疾逝。计武夷君来召之岁正十年，岂非数耶。癸卯八月，羨门以图索题，余既作四绝句应之，览二朱君作，怅然有感，为复作金缕曲一词云：“廿载蓬山客。为乘轺、仙霞关上。山丹水碧。一枕孤篷催客梦，梦到洞天窟宅。讶风马、云车络绎。九曲峰头虚左待，望先生认取三生石。人世事，尘凡隔。当时鞍掌嗟行役。武夷君、十年以后，不虚诺责。谁料重来前缘在，蜕骨寒岩犹昔。曾几时、果登仙籍。莫唱人间可哀曲，吹簾人、凄断缙山笛。才俯仰，成陈迹。”

闻先生掌教鳌峰时，门生有以非分干者。先生徐起行，自抚其心曰：“日来或有不肖处，被诸君窥见乎。不然斯言何以至吾耳也。”门生惊惧，谢过乃止，其风骨如此。

## 刘存仁词

闽县刘炯甫存仁孝廉，见余酒边词，极为欣赏。且曰：“仆少日曾学之，未工也。”因检案头大清律例卷首相视，有满江红二阙云：“友人劝习是业，有感而赋。”“无计疗饥，枉说道、读书万卷。苦恨煞、吐气如虹，目光似电。碌碌儒冠徒悞事，区区小技休牵恋。叹拊髀、困尽英雄身，思量遍。定远笔，君苗砚。终军繻，总贫贱。记廿载名场，兴酣文战。新贵黑头多自立，故人青眼重相见。看先生一笑付浮云，真万变。”“数玉量珠，莫轻付、漏卮丞掾。须知道、经济勋名，文章历练。论抱负春华秋实，看声价南金东箭。想朝廷、侧席好求贤，延英殿。只可惜，题黄绢。黯青衫，遭白眼。叹宾客梁园，豪华久擅。幕府辟除曾倒屣，参军记室羞延荐。拥书城、权当小诸侯，还健羨。”炯甫为余序赌棋山庄词话，文极峭艳，似苏、黄门庭中语。

炯甫为予序词话后，余报以书曰：“捧读巨作，流连往复，不独文字之妙，非心知其境者，不能道只字。其中铁板数语，尤见持论精湛。诗词离合处，知者盖鲜，能词者或弱于诗，能诗者或粗于词。至今日浙派盛行，专以咏物为能事，胪列故实，铺张鄙谚，词之真种子，殆将湮没。不知诗词异其体调，不异其性情，诗无性情，不可谓诗。岂词独可以配黄俪白，摹风捉月了之乎。然则崇奉姜、史，卑视苏、辛者，非矣。第今之学苏、辛者，亦不讲其肝胆之轮困，寄托之遥深，徒以浪烟涨墨为豪，是不独学姜、史不之许，即学苏、辛，亦宜挥之门外也。鄙见如是，与赐作大旨颇合。闽中宋元词学最盛，近日殆欲绝响，而议者辄曰，闽人蛮音鸩舌，不能协律吕。试问晓风残月，何以有井水处皆擅名乎。而张元干长乐、赵以夫长乐、陈德武闽县、葛长庚闽清诸家，皆府治以内之人，其词莫不价重鷄林，即林岂尘以锁韵扫，此乃用古韵通转，不得以闻见录之言而讥诮之也。且今之作词者，将协古乐乎，将协俗乐乎。若协古乐，则吾诚不敢知，若协俗乐，则今日乐部所演习者，大抵老伶伎师随口胡诌之言，何以抑扬顿挫皆可入听乎。古人词不尽皆可歌，然当其兴至，敲案击缶，未尝不成天籁。东坡铁板铜琶，即是此境。作者不与古人共性情，徒与伶工竞工尺，遂令长短句一道，畏难若登天，不知皆自画之为病也。且夫既能词又能知工尺，岂不更善。然与其精工尺，而少性情，不若得性情而未精工尺。故不独姜、史轻苏、辛，而苏、辛亦不愿为姜、史也。铤流览近日词家，颇怪其派别之讹，非但无苏、辛，亦无周、柳，大抵姜、史之糟粕耳。姜、史之精，十不得一也。不揣狂妄，学填数十阙，于断绝寂寞之中，为吾闽永此一途。然愿甚奢，而才识俱不逮，秋蚓号窍，诚不足当大疋一映。惟进而教督之，匡正之，则真为无穷之赐，且更望助我张目，于此道树立一帜，亦吾闽一大生色也。”此书颇足备参词学，故缕述于此。



## 漳平唱和

壬子，余在漳平，以事同董少白庆澜至感化溪，张轩叔承渠款余，作平原十日欢，删除烦恼，自寻乐趣。轩叔能画，少白善饮，谭艺每彻四鼓。少白有句云：“君才我量，同垂不朽。”盖一时意气之盛如此。一夜，余填永遇乐调寄高文樵应焱云：“嗟聚红生，寂寞溪山，阿谁知汝。碧海骑云，霓裳自奏，下界无人语。遥天有眼，大星见角，出没群鱼乱舞。抱幽兰、一枝独笑，归去五云深处。热尘九斗，离愁一斛，两岸落红如雨。歌不能狂，言还畏骂，酣睡尤辛苦。何如饮酒，解衣盘礴。自谥骚坛醉虎。招故人元龙楼上，共分千古。”少白、轩叔亦有作，少白云：“吁江田生，茫茫天壤，居然有汝。相聚何迟，相期何厚，千里移书语。原注：前承千里移书相招，且赠句云：血性文章无客气，艰难身世见交情。放开只眼，伸来只手，怕甚群魔起舞。扛一枝、如椽健笔，直挥斥烟云处。担当宇宙，已饥已溺，细诉来，泪如雨。狂里深藏，原注：枚如有“世笑侬狂，他怎晓狂中苦”句。痴边漫驻，忍耐何辛苦。原注：枚如自号江田生，又属余作是痴边人印。天公大约，劳劳筋骨，却好鞭笞龙虎。招痴张、各持杯酒，烹今炼古。”原注：轩叔，号痴张。轩叔云：“枚汝知乎，我醉人醒，我忧人喜。情之所钟，都如我辈，有恨焉能已。灌夫骂座，祢生挝鼓，便口（竖心十夫）亦无聊耳。看造化、小儿游戏，舞一阵，天魔起。尸居腐气，污人膻行，累得侏儒饱死。射策无缘，佣书不值，碌碌风尘里。我生三十，何如投笔，食肉而侯万里。冷黄齏，长年咬尽，书生真鄙。”

## 张轩叔词

轩叔为复斋见心先生之孙，复斋能诗，擅书画，有足量。予旧赠轩叔诗云：“轩叔名公孙，饥驱向海甸。濯濯杨柳姿，不为污泥变。填词有新听，作画究真面。”盖轩叔能守其家学。余之自感化溪归，轩叔填惜分飞五阙送余。自跋云：“余与枚如相识甫三载，而相知之深，欢若平生。秋日过我，客次拌酒，纵歌互答，承惠新诗数章，意气陵铄，金石逾坚，余将何以对我故人也。今枚如行有日矣，嗟嗟，热血三升，痴情万种，为古担忧，依人作嫁。一副头颅自喜，满腔肝胆向谁。本意业多磨，岂英雄无赖。长年马磨，异梦同床，到处蛇神，奇形丑状。茫茫知己，落落人间。何幸大苏青眼，酒边联听雨之欢。无如老杜思归，客里唱停云之曲。扞心别后，憔悴奚如。执手今朝，缠绵乃尔。会当铸汝黄金，作客犹留鸿爪。更愿贻余彤管，封侯共奋鸢肩云尔。”词云：“阿大才华当有数。不独登高能赋。自步江东路。古人深慕今人怒。秋雨湖西弦管度。家世清华如故。莫把浮名误。黄金应铸纱应护。其一。我辈钟情轻世故。谣诼蛾眉空妒。岂受樊笼锢。冲天竞去休愁顾。霜雪人间寒已

固。鬼垒登场堪恶。一笑东流付。天心保护无迟暮。其二。何处清辉长夜度。冷落云鬟香雾。征鸟飞无数。恼他云路频来去。玉桂凉风金菊露。多被秋花猜妒。难得杯中趣。斋期宁误茵宁吐。其三。三载相知承眷注。骥尾龙麟欣附。倦眼风尘顾。长亭离树横朝雾。肝胆牢骚收不住。润色诗筒酒具。萧索真难度。孤弦自语秋心聚。其四。颠酒狂歌能几度。此别何时再晤。不恨来迟暮。深情如铸新如故。好月幽花难凑趣。总为离愁绊住。尤抱伤心处。临行分付书来去。其五。”嗟乎，若轩叔者，能不令人增交道之重哉。

### 友仁精舍雅集图题词

友仁书院在漳平北门外，一楼高耸，远山如屏，盖踞菁城最胜处。秋日余与文樵话别于此，酒酣，联满江红调题壁。越数日，适逢重九，文樵复饯余，重叠前韵，和者十数人。文樵属汀州廖镜清作友仁精舍雅集图，备录诸作，每篇系以跋语，余为序其缘起，成一巨册，真一时胜概也。题壁原韵云：“如此溪山，无我辈亦嫌寂寞。长乐谢章铤枚如想当日，危楼初建，胸饶邱壑。入夜应怜秋月淡，钱唐高应焱文樵凌虚莫笑浮云薄。枚如听风欢、渔唱与樵歌，窗间落。吴中李埴涵亭 书一卷，吾能读。枚如酒千盞，谁言浊。闽县董庆澜少白聚二三知己，各寻欢乐。文樵人到中年悲白发，闽县叶鼎全甲三天教异地逢青目。闽县潘联禧藹庭泼淋漓、墨气染菁城，枚如觥筹错。文樵”重九叠韵云：“瑟瑟西风，联袂至、同分寂寞。文樵悄离心、闲泉出峡，倦云归壑。枚如未去已知双棹稳，再来翻笑孤云薄。甲三看轻鸢、一线趁斜晖、前村落。涵亭 王粲赋，休重读。徐邈酒，时中浊。闽县张承渠轩叔算人生难遇，知音最乐。吴中计树谷荣村浮白能豪词客胆，少白垂青应刮山灵目。汀州廖镜清菊农计良辰、几度得倾谈，时休错。诏安陈玉宇星垣”先是端午余觴文樵于东山莲花岩，作五日登高联句题壁云：“莲花岩下订同心。少白五日登高百感侵。异地相逢人似燕，文樵好山今日客如林。百年肝胆拌浊酒，闽县薛禧年幼臣半世蹉跎怨素琴。未老那堪双鬓白，文樵幽兰笑我碧云阴。枚如”是时余将旋省，文樵为作东山话别图赠行，余以忆秦娥二阙题之。

### 和友仁精舍作

友仁精舍之会，肖岩、幼臣俱以秋试未与。后二君皆落孙山外，幼臣至而余已归，于甲三处见其和作，归以视肖岩。肖岩亦和一阙，失意之言，令人寡欢。幼臣云：“二度菁城，重把臂、敢云寂寞。只难再、满江红聚，莲花之壑。转眼忽惊时事换，扪心不怨人情薄。把新愁旧恨泪君前，双行落。何必问，耕与读。何必论，清与浊。算眼前第一，爱钱便乐。贫贱生来赢傲骨，英雄老去输科目。叹秋风、辜负故人多，文章错。”肖岩云：“苦唤奈何，只闭门、自捱寂寞。怎忍看，寡妻稚子，待填沟壑。生我难知天道远，反躬敢责人

情薄。这肚皮，总不合时宜，该沦落。    聪明怕，书休读。交游谢，世原浊。且平分贫富，何忧何乐。入世已惭增马齿，知音最易混鱼目。倘因循，一失便终身，谁之错。”盖肖岩时方贫困失计，而又感伤时事，故其言甚苦。嗟乎，辄唤奈何，岂独子野哉。

幼臣为星村之甥，星村屡向余称其刻苦，幼臣亦雅知余，然相见初不相亲。壬子作客漳平，余至而幼臣归矣。余遣使要自同安，既至，甚莫逆。其客中不寐填满江红云：“十日离乡，路迢迢、寸心千里。又况是、客中作客，劳尘未已。绝险风波经弗尽，不情岁月依胡底。叹无端、一付好须眉，依人耳。寒窗外，江如市。孤枕畔，夜如水。苦思量欲觅，家山梦里。白发高堂游子泪，青灯短榻读书味。恼来时、辗转睡难成，鸡声起。”比之星村，洵为宅相。幼臣大父悟邨嘉颖先生，积学有重名，著书经精华、诗经精华等书，为家塾蒙训善本，盛行于时云。

### 聚红词社

初余录诸同好满江红调赠文樵，且系之曰：“他日杯酒相逢，各出长技，请目为聚红词社可乎。”文樵喜，乃自号聚红生，颜其寓斋曰聚红轩。一夜，余与文樵对坐填词，灯结花四，既又茁一蕊，文樵曰：“是所谓聚红也。”故余词云：“把聚红佳话祝灯花，花休落。”文樵有俊才而深于情，余归，文樵送至江岸，泪承睫若不自禁，凝立望予舟弗见，乃返。且寓书所知，属为余排遣，故余感怀词云：“苏小乡亲，高三十五，为我添憔悴。无台避债，填词相向垂泪。”文樵籍钱唐，入闽，能以师道佐州县君有声。然酒酣以往，时慷慨不自得，思援例入职自效，曰：“鸡口终胜牛后也。”余旧赠文樵句云：“几辈真为爱我者，小官犹胜依人耳。”文樵读之极欣喜，曰：“枚如真知我心。”乃填金缕曲一阙，书以团扇赠余云：“蓦地逢知己。倚新声、浅斟低唱，情从此起。九十春光虚负了，人在落梅风里。忍见那、榴花开矣。昔日汨罗江上恨，问三闾、何事身轻死。丝五色，缠无已。    抛残书卷年三纪。甚来由、依人作嫁，飘零千里。漫道焦桐常挂壁，只为知音有几。且商量、自家料理。事到艰时心转怯，小功名、亦属难悬拟。知我者，枚如耳。”其叠题壁韵送余云：“分手河干，君此去，吾添寂寞。不尽云迷远道，鸟沈深壑。处世那堪身累重，初交莫怨朋情薄。望故乡、莼菜起秋风，伤沦落。    酒边句，曾披读。原注：枚如著酒边词。眼前事、分清浊。愿早寻良遇，共图安乐。离别敢为儿女态，音书休阻云天目。笑调羹、手段付东流，谋生错。”是则一声河满，双泪交流，便冷心肝亦要裂却也。文樵笃于伉俪、其妇李氏月田，能诗，曾见其寄外数绝句，记其二云：“利锁名缰西复东。年年长自慨囊空。自从嫁作君家妇，非在愁中即病中。”“长日如年独自眠。恼人情思是炎天。洪

山桥下溪流水，一片风帆似妾悬。”文樵常持余词稿示其妇曰：“谢君笔下有人。”

### 梅信诗唱和

汪稼门志伊尚书督吾闽时，以梅信诗书扇，赠吴清失贤湘翰簿，清夫装为册。伊墨卿太守秉绶为作寒味芳心四字于首，且和一诗。后为吾友肖岩所得，岁除前二日出以示余，为节录唱和诸作于此。尚书原作云：“一番花信到春台。谁遣阳和透骨栽。天地心从枝上见，冰霜气逼萼中来。鹤知消息惊幽梦，月助精神护绿苔。几度冲寒山有意，不烦羯鼓自先开。”墨卿和云：“扶容桥回当平台。楼畔梅花手自栽。最喜故人同鹤至，况闻明月送香来。横枝欲放多临水，寒色虽严未没苔。共识心情贞铁石，青青松竹对门开。”肖岩和云：“霜前雪后护楼台。远处移根近处栽。况遇名贤寄意在，如同驿使折芳来。弄笛恰宜歌白雪，刊碑却易上苍苔。风流今日逢潘令，明月一樽凉对开。”原注：余与梅花为生死交，度岁迎年，每与作缘。故乡梅之多者，近则南台之梅坞、凤冈里梅坞，甚属寥寥。远则闽县之梅溪、永福之方广岩、连江之青塘，皆十余里，清香扑鼻，令人有欲仙之致。旧岁腊底游菁城，欲求一枝，竟不可得。壬子复之宁洋，潘蔼庭出此册相赠，真投我好也，敬和一律，聊以偿余癖云。中又有江沅东风第一枝词云：“腊意冲寒，春心酿雪，东风欲到江岸。只应驴背诗人，省识暗香早晚。黄昏月色，已仿佛相思一半。问旧时、驿使重来，记否故人天远。消瘦损，玉关望断。空领略，笛声哀怨。甚时过了，江南路遥，计程尚缓。深深烟梦，合早约束君催唤。正万山、消息归来，讶许冻痕暗换。”此词于梅信二字极有体贴，非浪赋寒花也。即以胎息论，亦从石帚、梅溪门迳来。

省会乌石山范忠贞公祠有梅一，相传宋代物也。十数年来，叹夷盘踞是山，植绰楔，崇楼观，而梅亦困顿于腥膻之中，无能过而问之者。予戊申在宁德，填金缕曲有云：“撩起我凄凉心事。细雨忠贞祠下过，人对花、齐滴伤心泪。要花看，将何地。”及归，闻或者欲纵寻斧，先数日梅竟憔悴死。适睹肖岩此册，感物伤怀，乃填满江红一首，并附跋语二则。嗟乎，思从曩人，渺不可得，孤芳摇落，何以为心，慷慨广平之赋，非为黄大舆之梅苑资故实也。词云：“严冻一天，偏做出、江山春色。才晓是、调羹手段，消寒骨格。香暗不沾蠹蝶闹，枝高故耐冰霜逼。幸赋花、人尽铁心肠，花非阨。宜爱护，休摧摘。今忽瘁，谁之责。冷相思无著，檐低月黑。梦断忠贞祠下路，埋香也化苍宏碧。属瘦魂、莫向陇头销，招应得。”跋云：“岁壬子，余抱幽忧，浪游自排遣，一二知己，惠书省问，述所见闻，皆堪痛哭。适肖岩寄此册相视，欣赏累日夜不厌。因思昔日尚书治吾闽，政举目张，时国家称极休盛，而册中唱和

诸君子亦各能出所树立，似自见于世。嗟乎。及今几何时，竟令人累歆增叹，而莫能自解耶。十月，余行经泉南，见道旁薪者，皆焦毁无枝叶。询其故，始知前日剧盗方出掠，官不敢问。盗去，官乃索贿于乡，乡民破家不能满官欲，官遂纵兵焚其十数乡，众悉趋入海，此其烬余之物也。嗟乎，付之一炬中，安知无梅花哉。则亦与乌石山之宋树相吊而相泣也已。”又跋云：“墨卿先生与外大父丁嗜庭先生同举春官，素相得。尝曰，墨卿每朝起，举笔悬画数十百圆，自小累大，以极匀圆为度，盖谓能是，则作书腕力自是健。其隶法骏汉走唐，无一俗笔，与所述作并负重名。清夫先生曾为鳌峰书院监院，敦己爱士，人望与墨卿相埒。著甚德堂集，文峭洁不类凡近，与谢退谷教谕、陈惕园贡士最善，有二士记。前辈典型，令人起敬，宜肖岩珍袭之而不敢稍褻也。”

## 赌棋山庄词话卷六

### 南浦秋波录

去省会南门十里地曰湾里，洲边皆水阁，诸姬所居，详张亨甫南浦秋波录。今年九月灾时，予居龙溪，得是信。友人陈星垣玉宇填明月棹孤舟调云：“却道收场时尚早。只因伊、杜娘非老。诨意重阳，才过几日，却被祝融勾了。从此无分昏与晓。知汝难支烦恼。少慰愁怀，并询近况，恨不将身飞到。”余闻汪稼门尚书督闽时，恶诸姬，欲驱逐之，诸姬扶老携幼，环跪辕门，愿辍业，求赐少资本以为治生。尚书计其费不赀，事遂寝。及道光辛巳，洲边灾时，太守王君楚堂，禁人扑灭，延烧殆尽。后虽屡有兴作，而壮丽终逊从前。非必严禁知敛迹，盖亦一时财力之不及。吾友张任如仁恬常言神而五帝，则人无不媚之者。人而娼妓，则人无弗溺之者，故二处为销金巨壑。至五帝叹寂寞，娼妓多贫窶，则民穷财殫可知矣。乙巳，予游连江，填金缕曲寄芑川中云：“官府催租声不断，误几家、红粉飘零死。乐游曲，犹佳耳。”盖亦本此意也。嗟乎，论治者亦知歌舞为太平之象哉。又闻某年台江水涨，巨木拥万寿桥，狂浪喷薄高于屋，中洲地震动有声，居民皆涕泣呼号，幸而桥折木下，水势渐平复。陈惕园先生建议谓旁岸皆伎女逼处，施椿治楼，乃尽夺容水之区，故水横如此。宜令伎女皆舟居，不许侵水汙尺寸地，不然中洲之众，恐终难免其鱼之痛也。详惕园初稿。此说亦奠民者所宜留心也。盖省会水利近多不治，小西湖在西门外，岁溉田数千顷，道光初颇堙塞，林文忠公倡议浚之。今居民复私种菱芡于其中几满，败株朽槲，污泥日积，秋潦不能及踝，辄苦旱。而东湖之在旗地者亦然。夏春，上游水溢阑入湖，湖浅隘不可容，复旁溢为灾。且数年前以备夷故，费数十万缗买巨石扼濂浦，水易入而难出。故频岁早稻

多损，盖涨甚则累旬，少亦十余日方退。余尝见湖壩父老说，其初建屋时，门去水尺许，不及廿年，今门前可列广筵十席矣。而城壕及内河亦多积秽，高者可以为路，设有缓急，窃恐非宜。昔日若移濂浦之费以之浚湖治河，不独无虚糜之患，而民且受无穷之益矣。盖海口门户，在五虎不在濂浦。且濂浦填后，逆夷长驱直进，而商贾之覆没者岁且无数。又附近湾里洲边有地曰后墙里，径路冗折，漳泉奸民，群萃其中。勾通夷人，贩积鸦片，获贿无算，因而招纳闲散，朋比吏胥，作奸犯科，不可穷诘。漳泉俗本好勇尚气，此辈又素习不善，一旦有警，势必乘闲哄起矣。曲突徙薪之计，吾望其勿待焦头烂额时也。

榕园词韵

海盐吴子安著椿园词韵，修洁有条理，其凡例诸则，持论俱确、然云：本书从广韵录出，所取甚简，如虽字、诂字、但字、或字、及崆峒之崆，茱萸之茱，劓劓之劓，邂逅之邂之类，难施韵脚，悉从舍旃。隐僻生涩，亦一意屏却。作诗不妨叶险韵，然终非上乘，不为识者所翫。至于填词，尤贵平易，字面一乖，便非当行本色。且为韵甚宽，叶字复有定数，非如诗家滔滔百韵，无所底止，以故不习见难叶者，概不复存。是固然矣。但其中亦有太缺略者，即如否字、舀字，皆词家常用，而虞韵、筱韵皆失入。否，方矩切，陈琳大荒赋“岂云行之藏否”，辛弃疾永遇乐“为问廉颇尚能饭否”，俱与上文虎字叶，盖古音也。不字有夫音，诗鄂不是也。故转入甫音。舀以沼切，说文：舀，抒臼也。广雅释诂：舀，抒也。今闽人犹谓抒水为舀。又如齧字，齿伤酸也。高士奇曰：“今京师语，谓怯皆曰齧。”曾茶山和曾宏父送柑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齧远山顰。”天禄识余笛字读邱玉切。陆游曰：沪印闲谓笛为曲。故鲁直念奴娇词“老子生平、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笛与竹叶，今俗本竟改作曲，非是。老学庵笔记其字其音，虽不如否、舀之古，而此等在词家则确有依据，所当补入，不得执广韵之书，而诿其挂漏之咎也。

顾贞观南乡子

古钱率一面有字，一面无字，无字为阳为面，有字为阴为背。无字，汉书西域传谓之幕，唐书柳仲郢传谓之模，而或谓之漫。明末辄铸字于漫，如天启大钱铸一两字，崇祯钱铸户工等字。至国朝则一面铸汉字，一面铸清书，而世俗谓汉字为字为阳，清书为覆为阴。惟卜筮之用钱，则以三覆为重爻为阳，三字为交爻为阴。二字一覆，以一覆为主，为单爻。二覆一字，以一字为主，为折爻。礼仪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折钱，折钱则八也。顾亭林曰：令人以钱筮者犹如此。顾梁汾贞观南乡子云：“绣榻近

来闲。似整如敲欲卸鬟。自把毛诗教小凤，关关。鸚鵡偷传唤阿蛮。湘管泪痕斑。掷罢金钱弄玉环。身似离爻中断也，单单。欲展双眉更折难。”以此运入词句，特觉新颖，其前片末二语，用时俗称谓，更为巧合。

### 肖岩词

肖岩自台湾归，复之宁洋。壬子夏，余于菁城读其词一卷，兼揽南北宋之胜，传作也。满江红云：“红雨楼前，爰有石、有泉有竹。忆当日、雪堆幽径，月明华屋。两扇青山排闥入，异书坐对焚香读。看黄尘、滚滚者相公，皆粗俗。嗟掷笔，谋食肉。叹朔口，徒果腹。算难得再种，故园之菊。十载奇忧白发尽，一场好梦黄粱熟。问人生、岁月有几何，消清福。”又云：“莽莽苍苍，十万里、胸吞八九。放眼处、左携诗卷，右携杯酒。破浪乘风行壮矣，幕天席地言夸否。倚长鲸，拔剑斫西风，神龙吼。山欲纳，巨鳌口。潮欲杀，水犀手。枕舵楼细数，翼张星柳。喝月狂哦苏子赋，呼风醉踢周公斗。论人生、富贵与功名，终吾有。”原注：辛亥七月，余自台湾对渡五虎门，舟出观音山，驶风如箭。是夜舟过黑水洋，风止，数万里茫茫，波平若镜。闻下有磁石，舟停久辄碎，同舟者皆失色。余至天后神前焚香默告，登舵楼唱姜白石平韵满江红一阙，依填一阙，风复大作，次日，舟抵虎门白岙。又云：“会上麟山，好一带、茂林修竹。又几曲、绿侵苔径，红迷柳谷。伽叶喜欢花在手，释迦嗔恨云生足。趁浮生、半日且偷闲，归休速。钟声断，茶声续。梵声缓，泉声促。叹乐地难得，似僧幽独。肯戒六根方是净，未除一发终嫌俗。况吾曹、利锁与名缰，皆拘束。”原注：麟山寺在宁洋县南，一邑之胜也。百字令云：“晴窗破晓，又开门墙角，迷濛山色。万籁无声人悄悄，风坠空庭一叶。残月留辉，微云弄影，意象都澄澈。泠然善也，妙悟难素言说。却叹横海经年，破浪乘风，雨鬓将成雪。失计归来仍得计，免涉波涛深阔。六月旋家，三冬就道，依旧身为客。冲寒犯暑，年年忘却除夕。”好事近云：“搔首问青天，是我知心惟月。多少不团圆事，莫向青灯说。年来何事慰春心，有两鬓华发。休似柳花飞散，任行人攀折。”卜算子云：“取次等新晴，晚觉斜阳逗。又听空阶滴滴声，正四更时候。情感百端更，心绪千股凑。人道愁来纵酒宜，奈酒新愁旧。”

### 燕兰小谱

燕兰小谱五卷，自称西湖安乐山樵，传者谓余秋室集所作。皆纪有名京旦，分花雅二部。花者，弋腔梆子傅粉旦也，四十四人，以成都陈银官为冠，王桂官次之，魏长生为殿。雅者，崑腔不傅粉旦也，二十人，以元和吴大保为冠，四喜官次之，张发官为殿。近张亨甫复著金台残泪记三卷，纪事同而用意颇异。凡为传十篇，诗五十九首，词三阙，杂记三十七则，始杨法龄，终王小庆

。其小庆传首云：华胥大夫曰：人得于天，而可爱者才也，色也，二者自相为爱，又深于众人。众人爱之而已，自相为爱，则相怜焉，相悲焉，而至于相殉焉。嗟乎，吹气皆韵，送目已通，清魂易消，芳心难闕。是惟才人，是惟美人，此宜其相爱。未陨先虞，不寒犹怯，年知似水，意常若秋，故才人必早衰，美人亦然。美人必善病，才人亦然，此宜其相怜。至于嫁于厮养，辱在仆圉，盖美人之薄命也，而才人有甚焉。送正平于江夏，则厮养不如，罪子长以宫刑，则仆圉不如，此宜其相悲。嗟乎，爱复奈何，怜复奈何，悲复奈何，不相殉而奈何。是故绮帟初卷，横波一顾，是为态殉。壁画黄河，舟邀青翰，是为意殉。卧病枕股，越礼奔琴，是为身殉。身殉而情可无憾矣。然而情天多陷，无石可填，情海多沈，无鹊可渡，是故又有思殉者焉。浦口别伤，门阑映断，寄书悄悄，度夜迢迢，此一时也。伤何如矣。又有疾殉者焉，镜羞改靨，黛损欺眉，衣外盈盈，我自语我，笛边黯黯，卿不知卿，此一时也，怨何如矣。又有痴殉者焉，青冢埋啼，红泉污粉，宫中帐里，惨淡姪娥，天上人间，凄凉信誓。况乃未曾平视，洛川思宝枕之投。乍感传观，蜀道掩香罗之泣。招寻九地，凭吊千秋，代往哀来，愁多涕少。嗟乎，此一时也，则有冒非笑而不辞，结怅惘而如溯，如余今日之为小庆传者，又岂非痴也哉。嗟乎，读此文而不揉肠荡气者人情乎。其疏影用姜白石韵为韵香即法龄题画梅云：“婵娟似玉。记那年旧梦，林下曾宿。唤醒罗浮，双翠啼痕，斑斑欲化湘竹。仙云不坠春仍晚，甚处问、枝南枝北。恰夜来墨影横斜，又是月明人独。堪叹朱颜宛转，抱清怨瘦损，眉妩孤绿。可得东风，吹汝如花，只在空山茅屋。开河日夕愁烟暗，且莫听、笛中凄曲。便算他冷艳幽芳，也半落生绡幅。”则仿佛过垂虹桥，听小红低唱时也。远者王紫稼，近者李桂官，皆取重于硕彦，歌咏之辞烂如。而迦陵眷恋紫云，至以百首梅花诗赎罪过，努力作藁砧模样，一阕贺新郎，檀板间于今犹艳称之。盖洛阳分司，江州司马，一领青衫，别饶热泪，妇人醇酒，果知其何心耶。岂与徒侈狐媚者齐语哉。李雨村欲作嬖鉴一书，见雨村诗话。吾恐大欲难防，讽一劝百也，况夫遁为趺弛，固有大不得已者乎。

林子羽词

林子羽有游仙记云，客游玉华洞，梦入一莎径，见华表朱榜金书曰“瑶草洞天”，有一女奴曰：“子非林郎耶，妾之女君，待子久矣，妾请肃客。”乃过泠然驭风之馆，道华萼葆光之楼，至怡神亭。亭西有天葩轩，轩中码碯几上陈一册曰霞光集。一女年可二八，向余再拜。予答礼请姓字，女曰：“妾之严君，瑶华洞主葆素真君，董其姓，处默其字。妾乃第三女，小字芸香。严君阶列地仙，职司文衡，佳者皆录于霞光集，以备上帝观览。君之作凡数十，其‘一鸟镜天净，万花潭雨香’与‘檄雨古坛暝，礼星寒殿开’之句，尤为称赏



，今日愿求雅作。”余献诗曰：“白玉仙源隔紫霞。人间有路入瑶华。绛囊恍示餐松诀，长向天坛扫落花。”女和曰：“天葩芳艳绚云霞。自愧才非萼绿华。待得尘缘收拾尽，凤笙同奏碧桃花。”既惊寤，翼日寻其地，见一潭中有赭鲤数尾，因念尺素传书事，乃作一绝投之曰：“曾入瑶华洞里来。天葩轩槛绝纤埃。玉笙未奏青鸾曲，山下碧桃空自开。”忽双鱼衔而入，须臾一笺浮上，有诗曰：“天葩小院敞银屏。鹊散天河逗客星。欲识别来幽思苦，晚峰长想黛眉青。”记甚长，不能详录。骖鸾偶凤，何此君好梦之多也。其与红桥唱和，余已覩缕于前。兹读其词集，复见其蝶恋花红桥忆别，有“锦屏翠幄留春住”之句，玉漏迟记红桥故人春游，有“偏付与容华，称颦宜笑”之句，摸鱼儿书情云：“记红桥，少年游冶，多少云情雨趣。金鞍几度归来晚，香靥笑迎朱户。肠断处。数半醉微醒，灯暗夜深语。问情几许。情应似、吴蚕吐茧，撩乱万千绪。离别处。淡月乳鸦啼曙。泪痕坠，红袖污。海怀遐想何年了，空寄锦囊佳句。春欲去。恨不得长绳，系日留春住。相思最苦。莫道不销魂，衷肠铁石，涕泪也如雨。”愈徵其倾倒之至矣。又其钱塘舟中述怀填满庭芳云：“小雨催寒，轻烟弄晚，空江一望模糊。片帆东去，谁念旅怀孤。寒雁连翔欲下，还惊起、相应相呼。栖泊处，拥篷敲枕，清梦绕菰蒲。还思行乐处，有高阳酒侣。洛浦娇姝。空赢得半生，酒困诗癯。不道年来憔悴，但顾影、冷笑微吁。螺江上，天公还肯，容我钓鲈鱼。”子羽词不失南宋清疏之气，在明初即置之刘诚意、高青邱间，亦复何惭作者。况红桥留别之篇，康熙时，徐电发纂本事诗，备采于集，炳炳在人耳目前。王述庵竟一字不登，其疏甚矣。

按摸鱼儿阙，上片结拍，考之谱律，少二字。当是错误，非有此体也。第二句刻本作“雨情云绪”，与下“千万绪”重押。曾见林吉人佶朴学斋钞本，作“云情雨趣”，从之。或谓词家重押甚多，即如近人纳兰容若浣溪沙，既曰“多情情寄阿谁边”，又曰“红绵粉冷枕函边”，是亦一明证也。且叶少蕴填贺新郎云：“谁采蘋花寄与，但怅望兰舟容与。”连用二与字矣。然余按芦浦笔记，谓石林词下与字去声，汉礼乐志“练时日，淡容与”，颜注：与，闲舒。今歌者不辨，乃以其叠两与字，妄改上与作寄取，可叹也。然则虽似重押，实非重押。大抵字同而音义则有异耳。盖词自苍梧谣、南歌子，至戚氏、莺啼序，短者三四韵，长者亦不过二十余韵，倘使一韵两用，匪独才俭，即审音之道亦疏。不得引柏梁台之三治字、二哉字，陌上桑之三头字、二隅字等文，谓古人忌重韵，以为文过也。又子羽集中，有望海潮，刻者将后片起三句分入上片作结语，尤误。

刻词不合体例

自明以来，词学道微，不独倚声无专家，即能分句读者亦少。近刻子羽鸣

盛集，目其词为词话，此何说耶。丁雁水与竹垞、电发善，及刻紫云词，将二公评语刊入，盖作者既以少而自珍，故见者亦过誉而失实，不知其贻笑于大方也。郑荔乡方坤刻青衫词，小令与散曲夹厕其间，体例尤为不合。许秋史刻萝月词摸鱼儿一调，竟脱去一拍，屡有良友审定，竟亦不觉。今日或作诗话，引朱子水调歌头，误以为满庭芳。而某钜公著书讲学于论文论诗之末，以为填词无关学问，可以不作。嗟乎，是又大言欺人，自掩其短者也。词本古乐府，而句法长短，则又渊源三百篇。有宋一代，名公钜卿，魁儒硕彦，无不讲偷声减字者，岂真曲手相公尽皆轻薄哉。不习其艺，置之不论可也，妄加雌黄，则有胡卢于其侧者矣。然亦因究心于此道者，太属寥寥也。

### 郑荔乡一门风雅

荔乡与兄石幢方城，犹子有隣天锦，以时文雄长闽中，称三郑。而荔乡诗古文辞颇不愧方家，其词则见赏于蒋铅山。大抵佳处，却有后村别调风味。采桑子云：“汉皇重色思倾国，长短纤穠。玉白花红。涂抹都为悦己容。天寒有女依修竹，镜暗芙蓉。月冷帘栊。独处□（女+包）媧恰伴依。”又云：“生平怕读登楼赋，不谓儿童。便尔飘蓬。佳节多于马上逢。谁知行路难如此，寄庠怜鸿。弹铗歌冯。冷炙残杯到处同。”浣溪沙秋闺夜坐图云：“落叶萧萧月鉴帷。塞鸿一夜尽南飞。檀郎何事独归迟。且自孤灯挑永夕，从渠小玉睡多时。绿窗对影静支颐。”清平乐秋江泣别图云：“萧其森矣。临水悲哉气。浪打孤篷篙拔起。不许征人再倚。连丝别泪荧荧。归期纵订奚凭。恨不身为樗燕，随郎直上巴陵。”金缕曲寒漏云：“海水凉银箭。听天街、冬冬不绝，千门尽掩。无数啼蛄争吊月，迸出悲丝急管。更膈膊、翰音相乱。驿桥村春齐唱和，一声声、打入愁心坎。梦不到、华胥馆。此情此夜谁能遣。最怜渠、孤灯逆旅，深闺小胆。坐拥绣衾寒似铁，一串鲛珠著脸。捱不过五更三点。惟有玉钗冠上挂，揭流苏、软玉笼香暖。喃喃语，尚嫌短。”又步韵题朱云亭大令桐庄词云：“檀板当窗挂。溯从来偷声减字，源流骚雅。周柳辛苏音响歇，谁更凿空补罅。算都只，寄人篱下。心折桐庄词一卷，是红盐白纈乌丝画。歌宛转，几晨夜。寥寥此调谁弹也。细评量、声同金擲，字均缣价。清比娇莺啼恰恰，圆似露荷珠泻。又五色雨丝飞洒。穠郁芊眠白石境，叹悠悠、孰是知音者。将进酒，与君话。”传闻荔乡子天錡，博学而不慧。尝晓出，归而不知共家，问邻人曰：“君识郑某所居乎。”过市或屑铜敷泥为灯，天錡以为真也，典衣数百钱买归，其痴厚率如此。然十三经注疏背诵不遗一字，并能举某句在某卷某简某行。初其妇翁某见其善读，谓当成大器，以女归焉。天錡亦谓宰相当用读书人，以此愈益自负。而其妇卒郁郁死，天錡挽之曰：“不作今生宰相，愿为来世夫妻。”天錡后以县学生终，其遗事至

今犹藉藉人口。荔乡一门风雅，妇女皆娴吟咏。

### 小西湖词

省会小西湖，在闽王时恒舞酣歌之地，历详省志府志及姚循义西湖志。湖山湾环，水木明瑟，楼台载酒，啸歌遂多。芑川访水晶宫云：“芙蓉落尽秋烟夕。短棹渔郎卧吹笛。琅琊王气杳如云，三十六宫土花碧。全盛曾闻龙启年。经营屡费水衡钱。四围复道度香辇，十里清波飞彩船。大罗仙人领威武。自谓乐游足千古。歌舞风流尽燕莺，江山蟠踞犹笼虎。石榴花发石门开。东鹿征鼙动地来。金雁钿蝉没衰草，珠帘画栋生寒埃。可怜五县尚天子。溶溶不见全湖水。终竟胭脂土一堆，无端骨肉兵双起。俯仰盛衰空怆然。秦楼汉殿谁常全。古来水晶宫不坏，惟有湖月光团圆。”张任如仁恬登湖心亭云：“空亭有秋色，一寺抱湖光。”抚往陈今，俱善形容。近读荔乡金缕曲西湖怀古云：“郭外西风射。忆当年、金戈铁骑，争王夺霸。复道纵横三十里，一片珠薨绣瓦。曳绮縠、环而侍者。急鼓短箫乐游曲，奉新词、满写香罗帕。重开宴，长春夜。

而今事去如奔马。似楚台、梁园赵苑，荡无存也。莽莽川原何处问，寂寞江城潮打。剩樵牧、歌吟其下。唤醒迷离龙帐梦，听晨钟、隐隐传莲社。铜仙泪，浩盈把。”是则故垒西边，竹西佳处，仆本恨人，其伤心当不让东坡、白石也。西湖所重在水利，今则雄兵桥下，积秽可以隐人。姚氏旧志，尚待补苴。谁能搜葺前闻，参稽往籍，仿萧山毛氏湖湘水利志，仪徵李氏扬州画舫录两家义例，勒成一书，庶论治者有所考镜焉。若徒侈游览，以资歌咏，抑已末矣。

按乐游曲，诸家选词概不收录，然其音节与张志和渔歌子极相类，是固绝妙好词者。红友词律据以为谱，真不为未见也。天籁轩词谱，收及辽萧后回心院词，而独置此曲不登，是殆一时失检耳。

### 赌棋山庄词话卷七

#### 黄瓿论词

康熙中，闽县黄御卜名瓿著数马堂问答，自天文至数学二十卷，曾于亲旧见其稿本。然惟五行之学颇精，方伯黄学圃淑琬称其占验无不奇中，中亦有一则论词。略云：余与友人拈韵作词，因论词要务头上，用韵嘹亮，学者苦不知务头为何物，亦从无有分明指出者。李笠翁乃以为词之有务头，犹棋之有眼，有此则活，无此则死。信如此言，则务头原无定位，惟佳句之所在便是务头矣，非也。窃谓务头乃词中顿歇之处，千里来龙，聚于环抱之地。盖于务头上用字嘹亮，则余韵悠扬，不致板煞，而有联络贯串之妙。余按此说尤非。务头言声，非言辞也。如李之说，是词中之紧句。如黄之说，是词中之主意。均于

务头名义不合。南海梁章冉廷楠曲话云：中原音韵于北曲之务头，胪列甚详，而南曲绝无道及。啸余谱载务头一卷，究未析明。笠翁谓既不得其解，当以不解解之，不得为谜语欺人者所惑，此说良当。然余谓九宫谱定云：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宛转其调，如俗之所谓做腔处，即是务头。其论虽创而实确也。君微度曲须知内有字头辨解一篇，字头即务头。所谓字端一点锋铓，见乎隐、显乎微也。又云：善唱则口角轻圆，而字头为功不少。不善唱则吐音庞杂，字疣著累偏多，此则务头要嘹亮之说也。御卜又著振梅集、痴奴集、龙山集、振梅杂纪。其父名志辅，字翼素，著四书增删绎注、毛诗要旨、列国图考、全闽艺文镜、墨池试草、明诗选、翼斋文集，不知世有传本否。矮屋寒儒，埋头故纸，不可谓非有志之士，然而殊可悲已，故略其姓氏于此。

御卜又谓，词体如美人含娇掩媚，秋波微转，正视之一态，旁观之又一态，近窥之一态，远窥之又一态。数语颇俊，然此亦谓温、李、晏、秦耳，若苏、辛、刘、蒋，则如素娥之视虚妃，尚嫌临波作态。

#### 徐兴公论词

徐兴公笔精中载词品十则，然如宣宗之寄生草，六如之黄莺儿，枝山之皂罗袍，王和卿之咏蛱蝶，林廷玉之咏酒，此皆论曲，论词只五则耳。五则中如引文衡山满江红调，错误近半，无乃失检太甚。兹为校正如右。“漠漠轻寒，寒字下句重出，别本作阴字是。正梅子弄黄时节。最恼是、欲晴还又雨，此句羨又字。寒又热。寒上脱乍字。燕子梨花都过也，小楼无那伤春别。此下脱“傍阑干欲语更沉吟，终难说”二句，遂令上片无结语。一片片，榆钱荚。一点点，杨花雪。下二句与上二句原本互换。傍阑干、欲语更沉吟，终难说。此处脱“渐西垣日隐，晚凉清绝”二句，而误将上片结语赘此，语意节拍，俱不相属，尚得谓之佳作乎。池面盈盈深浅水，柳梢淡淡黄昏月。是谁人、吹彻玉参差，情凄切。”盖明代少讲减偷，故体制未辨，评鹭多讹，兴公有意炫博，遂生笼东之谈。

兴公谓易安未尝改嫁。以为易安作金石录后序，在绍兴二年，年五十有二，老矣。清献公之妇，清献应为清宪，王阮亭分甘余话曰：闲中今古录论李易安晚节改适云，翁则清献，为时名臣。又引瞿佑诗话：清献名家厄运乖，羞将晚景对非才云云。以挺之为扑，谬矣。盖以阅道谥清献，而挺之谥清宪、故致此舛讹耳。郡守之妻，必无更嫁之理，持论精审，足为贤媛洗冤。国朝诸老，如竹垞、西堂辈，悉衍其说。

郑域，诸书俱云字中卿，此云字中乡。近海盐张咏川宗櫛词林纪事于中卿词后小注词品云云，即是兴公此书，非升庵之词品也。四朝闻见录载中卿自作韩侂胄南园记，并砉石以献。韩以放翁记为重，仆郑石瘞之地。后韩败，郑获

免。盖其人品不足道，而词自是作家。如生日念奴娇云：“嗟来咄去，被天公把作小儿调戏。蹀雪龙庭归未久，还促炎州行李。不半年间，北朝南粤，一万三千里。征衫著破，著衫人，可知矣。休问海角天涯，黄蕉丹荔，自足供甘旨。泛绿依红无个事，时舞斑衣而已。救蚁藤桥，养鱼盆沼，亦是经纶耳。伊周安在；且须学，老莱子。”此等作肩随竹山，差无愧色。中卿，庆元中随张贵谟使北，著燕谷剡闻二卷，故有蹀雪龙庭之语。

#### 四明近体乐府

浪淘沙二十八字绝句耳，李主衍之为五十余字。阳关曲亦二十八字绝句耳，元人歌之至一百余字。词转于诗，歌诗有泛声，有衬字，并而填之，则调有长短，字有多少，而成词矣。故竹枝、柳枝诸体，无非词，亦无非绝句也。然作谱者不录此体，则失词源。选集者尽录此体，又紊词界。若其人素不知按拍，而我于其诗卷中，强拈此等作，名之曰词，列入词选，不独燕书郢说，顿失作者初心。而又词又诗，反令二十八字并无一定归宿。况沉香被诏，旗亭画壁，采莲欸乃之篇，江南红豆之曲，无不登之弦管，尽应厕之减偷。今独取竹枝、柳枝而入之，则抉择更为失平，然则选词之不必选此体也明矣。近鄞人袁陶轩钩撰四明近体乐府十四卷，自唐至国朝凡百六十人，然如唐之贺季真知章，元之袁伯长桷，葛逻禄乃贤易之，明之屠田叔本峻，国朝之陈玉儿撰，羌无他作，只载竹枝、柳枝一二篇，遂得谓之倚声家乎。又各家序履历，而不序著述，令人无从考订，亦是一失。至近体乐府之名，本周益公必大词，却非陶轩臆创也。

宋赵立之闻礼选阳春白雪，将已作散列其中。近蒋子宣辑昭代词选，张荫嘉玉谷、沈瞻文光裕，实同排纂。而张、沈二君之作，互相参定刻入，且至四卷之多，皆非例也。当如绝妙好词载于卷末，则得矣。袁陶轩亦用此例，附录己作。其蝶恋花夹竹桃云：“一夜萧萧红雨湿。摇动微风，斜映疏帘月。不信武陵春寂寂。琅玕泪洒相思血。人面那堪经岁别。翠袖当年，曾倚修篁立。沅水湘流都可惜。无情有恨花应泣。”赋物有新意，不徒工于粘合也。又秋闱题壁满江红云：“这破青衫，还只管、留他何用。单则是、年年矮屋，心枯骨痛。疏雨斜风诗鬓短，冷肴粗饭宫厨送。没奈何、把酒问青天，天如甕。一点点，灯悬梦。一个个，虱逃缝。笑鼠肝虫臂，文章屈宋。烂得羊头君莫笑，看来鸡肋时偏重。问何如、傀儡上排场，随人弄。”陶轩困诸生二十年，举孝廉方正，卒不遇，故未免文章憎命之叹。有瞻袞堂集未刻。陶轩是书，刻于其甥郑耐生乔迁，耐生妹婿周克延世绪善倚声，尝欲绘周郎顾曲图，以匹陈检讨填词图。其寿菰山馆集，钱塘陈云伯文述称为直超北宋，早卒，耐生哀而破例附刻之。寒食浪淘沙云：“不了四山青。午暖啼莺。杜鹃花密碍鞋行。扶起

纸钱风力大，会做清明。我自诉卿卿。病与愁并。旧时潘岳鬓星星。浑不相干松下，一椀青精。”又调云：“为爱藕花香。单等斜阳。断无气力晚梳妆。手了一枝黄玉笛，吹过南厢。月自上蠡墙。今夜初凉。管他不惯野鸳鸯。坐到银河西转去，铁样心肠。”珍珠帘云：“睡魔去了眠难定。短屏山、又是灯花红烬。襖被孤楼，客里秋怀冷。多谢墙梢残月上，透一重、松窗帘影。休整。且不衫不履，栏干斜凭。芳径。笱篁修倩，与芭蕉阔叶，浮青遥并。替我破寂寥，更送番风阵。只怪海棠花睡足，便紧唤、唤难苏醒。清境。做明朝、半日小楼诗兴。”病闷满江红云：“大约斯人，书不上、太常名姓。否则甚，壮年潦倒，兼之多病。花未春酣原不艳，草当风疾终须劲。怪奚奴、煮药日安排，萧萧鼎。忙笔砚，猢猻性。愁岁月，蜉蝣命。忽梦中人告，此心休冷。天若早将君辈死，世谁更把吾文定。古须眉，何氏欲端详，鸡啼醒。”题虞小林绣幕围香读六朝图买陂塘云：“笑儒生酸寒骨相，谁消艳福如此。明经三十头颅老，那有寻常青紫。如幻耳。且幻出风流，红杏尚书事。簪花女子，算侬我添香，泥卿捧砚、都付半张纸。人闲世。要赚金钗十二，商量先撇图史。后堂歌舞通宵宴，孰解咬文嚼字。吾语尔。者富贵繁华，莫把诗书恃。各言其志。愿椎髻挑丝，布裙舂米，娇女母边侍。”他如满江红云：“诗卷定因排闷富，酒肠莫为怜钱窄。”鹧鸪天云：“枫瑟瑟，获萧萧。许多秋影夕阳描。隔楼烟密长堤暗，一个僧归第四桥。”贺新凉云：“不料寻常薪米债，也满肩、付与英雄负。”又云：“思量西发长安笑。镜中看、酸寒骨相，公侯未肖。况挟兔园残册子，狠欠玉堂才调。其气疏达，颇不愧湖海楼中人。”竹垞选明词，未就而卒，述庵得其草本而梓之，即今所传之明词综也。余每惜其多渗漏，吴子律尝有补人补词之作，记其概于词话中。近读陶轩此书，所录明词，更出子律之外，凡四十八人。内若魏安、张楷、李文靖、邬昭明等十余人，皆竹枝、柳枝绝句耳。其成词者实三十余人，词综只登屠隆、钱光绣一二人，其余皆佚。夫四明一隅，尚且如此，则述庵之荒略多矣。况钱忠介肃乐、张忠烈煌言之辈，身为胜朝遗献，其词尤足增坛坫之光乎。当竹垞时容有忌讳，匿不得见，今则炳如日星矣。忠介唐多令云：“往事总堪嗟。归心逐暮鸦，二十年、南北天涯。破屋半间还未许，浮云外，旅人家。白眼看繁华。风流安在耶。问奔驰、几辆麻鞋。欲借东风重拾取，早蹴损。牡丹芽。”满江红云：“满世疮痍，何独我、藜床支骨。应堪笑、新来病鬼，伴他贫客。一抹孤烟天外冷，数行香篆空中结。问年来、祠祷是何方，心头血。春风起，幽禽说。秋草罢，听鷓鴣。叹几何生世，繁华顿歇。京洛鱼书千里恨，故园蝶梦三更月。怪阴阳、无故又欺人，凄凉绝。”忠烈步岳忠武韵满江红云：“屈指兴亡，恨南北、皇图销歇。更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赵信城边

羌笛雨，李陵台畔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 汉苑露，梁园雪。双龙逝，一鸿灭。剩逋臣，怒击唾壶皆缺。豪气欲吞白凤髓，高楼肯饮黄羊血。试拨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有声皆血，如过西台下听皋羽击碎竹如意时。董闾石含菀乡赘笔载忠烈就义诗极凄惋，有“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之句。而全谢山祖望鮚埼亭集，忠介忠烈神道碑，叙述最为详核。或传谢山为忠介后身。

### 姜宸英与姚鼐词

姜西溟宸英曰：“少时与客为长短句，亦不下百余曲。”又曰：“记壬戌灯夕，与阳羨陈其年、梁溪严荪友、顾华峰，嘉禾朱锡鬯、松陵吴汉槎数君，同饮花间草堂。中席，主人指纱灯图绘古迹，请为赋临江仙一阕。余时与汉槎赋裁半，主人摘某字于声未谐，某句调未合。余谓汉槎曰：‘此事终非吾胜场，盍姑听客之所为乎。’汉槎亦笑起而阁笔。”湛园未定稿。今西溟集中无词，殆以不惬意而尽删之欤。然观四明乐府所录，如秋柳临江仙云：“五更知有恨，碧月冷于霜。”未尝非佳句也。姚姬传鼐曰：“词学以浙中为盛，余少时尝效焉。一日，嘉定王凤喈语休宁戴东原曰：‘吾昔畏姬传，今不畏之矣。’东原曰，‘何耶。’凤喈曰：‘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东原以见告，余悚其言，多所舍弃，词其一也。”惜抱轩后集。然如咏芦花水龙吟云：“霜浓几夜，宿鬼影压，玲珑秋碎。”咏秋蝶台城路云：“楼阴静悄。正欲向东家，又依残照。”未尝非合作也。今人既不能胜场，又不忍舍弃，头白有期，汗青无日，悲夫。

### 李裕词

李房山裕倡词学于四明，和者颇众，其自业亦时有胜撰。旅舍题壁菩萨蛮云：“篱边落尽西邻枣。空庭一半生秋草。予有白云心。相思在故林。 此间空郁郁。似兔难离月。梦也阻人还。门前一带山。”春晓罗敷媚云：“夜来翠幌春寒浅，醒也朦胧。睡也惺忪。多半迷离细雨中。 春皇太似人无赖，一度东风。一度残红。花信朝来到刺桐。”秋思醉花阴云：“月影渐肥梧渐瘦。不道秋来骤。夜夜望明河，屈指佳期，又落牵牛后。 手撷小红凉露透。晚砌金风溜。离思绕天涯，蓦地飞来，何处箜篌奏。”俞醉六经慕房山，欲得其传，适丧偶，遂娶房山女，翁婿齿相若，比尤词苑佳话。柳絮如梦令云：“片片飘来玉树。舞向珠帘开处。无力自安排，一任东风措置。且住。且住。带著春愁飞去。”其采桑子“柳会含烟榆会飞，画出清明三月天”。则与房山鹧鸪天之“海上秋多黄叶村”句同一工妙也。

### 西庐词话

陶轩西庐词话曰：最爱倪韭山象占清明卜算子云：“山上送春风，雨又萧

萧下。红笑红啼两不分，是杜鹃开也。”尝戏呼为倪杜鹃。韭山尝自评所作不能蕴藉，先求疏通。夫不疏通未有能蕴藉者，韭山可谓知言矣。余谓韭山戏为内人写照沁园春云：“请勿含羞，拂我吟笺，当君镜台。看一丸螺翠，同怜鬓发，三分脂粉，代晕双腮。比恁风流，房中京兆，而我头衔尚秀才。还无奈、每逢春离别，计日归来。此中不尽情怀。怅少小、香闺梦几回。但朝朝柴米，忙将时度，年年儿女，老把人催。花落庭前，月明窗外，我亦愁深不可猜。春何在，且微挑言笑，略展眉开。”此真可谓疏通矣。且以画眉之笔，转而传神，吾知其非貌寻常走路人比也。

### 顾梁汾词

顾梁汾短调隽永，长调委婉尽致，得周、柳精处。迹其生平，与吴汉槎兆騫最称莫逆，秋笳之诗，弹指之词，固是骚坛二妙。其寄汉槎宁古塔贺新凉云云，浓挚交情，艰难身世，苍茫离思，愈转愈深，一字一泪。吾想汉槎当日，得此词于冰天雪窖间，不知何以为情。后来效此体者极多，然平铺直叙，率觉嚼蜡，由无深情真气为之干，而漫云以词代书也。

梁汾咏寒柳临江仙云：“西风著意做繁华。飘残三月絮，冻合一江花。”又云：“永丰西畔即天涯。白头金缕曲，翠黛玉钩斜。”咏梅浣溪沙云：“冻云深护最高枝。”又云：“一片冷香惟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待他移影说相思。”剔透玲珑，风神独绝，诚咏物雅令也。比之排比嫩辞，襞积冷典，相去岂不万万哉。余尝怪今之学金风亭长者，置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于不讲，而心摹手追，独在茶烟阁体物卷中，则何也。夫咏物南宋最盛，亦南宋最工。然倪无白石高致，梅溪绮思，第取乐府补题而尽和之，是方物略耳，是群芳谱耳，便谓超凡入圣，雄长词坛，其不然欤。咏梅词亦见赏于容若，容若有忆江南一阙，即因此词而作。首曰：“新来好、唱得虎头词。”末曰：“标格早梅知。”中间即述此二句。可见好文章，知音自同也。恐观者未省，聊复举之。

### 纳兰词

纳兰容若成德深于情者也。固不必刻划花间，俎豆兰畹，而一声河满，辄令人怅惘欲涕。情致与弹指最近，故两人遂成莫逆。读两家短调，觉阮亭脱胎温、李，犹费拟议。其中赠寄梁汾贺新凉大酺诸阙，念念以来生相订交，情至此，非金石所能比坚。仆亡友侯官张任如仁恬，才高命薄，死之日，仆挽之云：“本是肺腑交，已矣，似此人间谁识我。可怜肝肠断，嗟乎，从今地下始逢君。”戊申，仆寓居宁德，寒食怀人，凄怆欲绝，填百字令云：“春光似箭，看莺娇蝶懒，清明又到。梨树阴阴闻故鬼，如诉如啼如祷。南国家山，杜鹃滴血，绿遍王孙草。满城苦雨，柳条檐际飞扫。却忆张籍当时，酒边戏语



，百样添烦恼。寒食西风吹点泪，此际才为情好。一别六年，夜台无雁，幽信何从讨。孤游已屡，个人曾否知道。”盖仆曾与君泛论交际，君笑曰：“清明肯流几点泪，方见好也。”心怪其语不祥，越一年，而君竟歿。今读容若“后生缘恐结他生里”句，山阳闻笛，愈增腹痛矣。

汉槎梁汾友耳，容若感梁汾词，谋赎汉槎归，曰：“三千六百日中，吾必有以报梁汾。”厥后卒能不食其言，遂有“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句。嗟乎，今之人，总角之友，长大忘之。贫贱之友，富贵忘之。相勸以道义，而相失以世情，相怜以文章，而相妒以功利。吾友吾且负之矣，能爱友之友如容若哉。容若尝曰：“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又曰：“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学，词伤才。”淶水亭杂识此真不随人道黑白者。集中警句，美不胜收，略举一二，以与解人共赏：语密翻教醉浅。心事眼波难定。如梦令花骨冷宜香。远梦轻无力。总是别时情，那得分明语。判得最长宵，数尽厌厌雨。生查子一种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点绛唇感旧逗雨疏花浓淡改，关心芳字浅深难。浣溪沙妆罢只思眠。江南四月天。人在玉楼中。楼高四面风。休近小阑干。夕阳无限山。只是去年秋。如何泪欲流。菩萨蛮雨歇春寒燕子家。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闲窗伴懊侬。冷逼毡帷火不红。不辨花丛那辨香。采桑子萧萧落木不胜秋，莫回首、斜阳下。一落索天将妍暖护双栖。山花子惜花人共残阳薄。春欲尽，纤腰如削。新月才堪照独愁，却又照梨花落。拨香灰天将愁味酿多情。鹧鸪天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蝶恋花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采桑子容若词有饮水、侧帽两种，其刻本有通志堂集、顾梁汾合刻两种。后袁兰村通复梓饮水词，附小仓山房合刻中。而最备者，莫如镇洋汪仲安元治之纳兰词，凡五卷三百二十三阙，比之袁本多百余阙，可谓搜罗无遗憾矣。然其中颇有失考。毛稚黄尝自度曲名拨香灰，其句法字数与忆王孙俱同，但平仄稍异，容若淶水亭春望即填此调，因其中有“飏一缕秋千索”句，故自名秋千索。琵琶仙系白石自度腔，容若中秋阙即填此调，只第六句比原作少一字，原作载词律第十六卷一百字类，仲安皆以为谱律不载，疑其为自度曲，非也。仲安刻是书竟，曾填齐天乐一阙，镌板分同人索和，真好事者。词云：“骖鸾返驾人天杳，伤心尚留兰畹。艳思攒花，哀音咽笛，当日更番肠断。乌丝漫展。认蠹粉芸烟，旧痕凄惋。拥鼻微吟，怎禁清泪暗承眼。终惭替人过许，只为薰落甚，重为排卷。白氎晨书，青灯夜校，忍记三生幽怨。蓉城梦远。恍梦可相逢，此情深浅。传遍词坛，有愁应共擗。”仲安填词有

纳兰再世之目，替人句谓此也。

余德水金云：容若，大学士明珠子，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十九成进士，康熙癸丑二十二授侍卫，拥书万卷，萧然自娱，人不知为宰相子也。熙朝新语。丁药园云：容若填词，多于马上尊前得之。吴园次序饮水词末云：非慧男子不能善愁，唯古诗人乃云可怨，公言性吾独言情，多读书必先读曲，嗟乎，若容若者，所谓翩翩浊世佳公子矣。亡友芑川最爱此词，尝手录数十阕，并以百字令题其后。有云：“为甚麟阁佳儿，虎门贵客，遁入愁城里。此事不关穷达也，生就肝肠尔尔。既教谕台阳，携以渡海，辛亥台乱，勤劳歿王事，其棺附舟南下，中途遇盗，遗稿秘钞，俱付之洪涛巨浸中，悲夫。芑川又素爱李后主，每读其词，辄太息。尝与余立题分咏，余颇訾南唐之失政，芑川见之，愠曰：“若此多情人，岂可不从未减乎。”乃以自填黄金缕示予曰：“重瞳又见江南李。垓下悲歌，变出柔肠里。懊恼小楼风又起。天涯何处黄花水。撮襟题遍澄心纸。好个翰林，可惜为天子。流水落花春去矣。断肠犹说鸳鸯寺。”组织往事，意在言表，真咏古之妙则，甚愧余之褊且腐也，牵连书之，以俟后之续词苑丛谈者。容若所著，又有大易集成粹言八十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通志堂集二十卷。

容若妇沈宛，字御蝉，浙江乌程人，著有选梦词。述庵词综不及选。菩萨蛮云：“雁书蝶梦皆成杳。月户云窗人悄悄。记得画楼东。归聪系月中。醒来灯未灭。心事和谁说。只有旧罗裳。偷沾泪两行。”丰神不减夫婿，奉倩神伤，亦固其所。检集中悼亡之作，不下十数首，其沁园春自叙云：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呜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君圆。”觉后感赋长调：“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自那番摧折，无衫不泪，几年恩爱，有梦何妨。最苦啼鹃，频催别鹄，赢得更阑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信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月，触绪堪伤。欲结绸缪，翻伤漂泊，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奈，把声声檐雨，谱入愁乡。”容若颇多自度曲，玉连环影、三十一字落花时、五十二字添字采桑子、五十字与促拍采桑子字同句异秋水、一百一字青衫湿遍、一百二十二字一曰青衫湿湘灵鼓瑟、一百三十二字一曰翦字梧桐是也。若踏莎美人、六十二字翦湘云八十八字则梁汾所度，取而填者。容若所与游皆知名士。震泽赵函曰：“惠山之阴，有贯华阁者，在群松乱石间，远绝尘轨。容若扈从南来时，尝与迦陵、梁汾、荪友信宿其处，旧藏容若绘像及所书阁额，近毁于火，甚可惜也。”纳兰词序而稗官中红楼梦一书，或传为容若而作，虽无左证，然相其情事，颇相类也。若随园以为记曹通政，殆不然软。

## 赌棋山庄词话卷八

### 邹祗谟词

邹程村祗谟与阮亭、羨门游，故其词修洁，有花间遗意。浣溪沙调不易填，以其句法近诗。程村别绪云：“何事连宵唱懊侬。双垂斗帐绣芙蓉。凄清晓起怨征鸿。水驿蓬窗山驿店，夜程霜月晓程风。丁宁有限意无穷。”此却恰好，且有余味。又南乡子云：“妾身能自造春风。”水调歌头中秋云：“刚道人间月半，天上月团圆。”造句亦奇，月半字见祭义及士丧礼，又岑参诗凉州三月半，韩愈诗南方二月半。

### 国初三毛

国初三毛：稚黄、西河、鹤舫际可。稚黄、西河较胜，西河论词多确凿。即稚黄谈艺亦复不苟。议者徒訾其填词名解之附会穿凿，遂尽没其真耳。鹤舫与吾闽林西仲善，文亦相似，均非上乘正法眼也。其蝶恋花云：“桂魄凄凉寒玉宇。顾影无憀，影也添凄楚。为月不眠情更苦。明朝愿下廉纤雨。”翻说颇觉新妙。

### 彭孙遹词

彭羨门孙遹真得温、李神髓，由其骨妍，故辞媚而非俗艳。董东亭潮谓先生晚年收毁廷露词，故传本甚少。东皋杂钞然迦陵之豪宕，竹垞之醇雅，羨门之妍秀，攻倚声者所当铸金事之，缺一不可。卜算子云：“身作合欢床，臂作游仙枕。打起黄莺不放啼，一晌留郎寝。”彭十艳情当家，固宜阮亭怵服。相传羨门见沈去矜董文友词，笑谓邹程村曰：“泥犁中皆若人，故无俗物。”斯虽戏言，亦可见其忍俊不禁矣。至若雨中花令云：“麴生已拜尚书尹。更毛颖又中书品。橘叟千头，竹君千户，尽领通侯印。羽客乘轩花锡袞。先生相岂长楼遁。官柳排衙，官蛙叠鼓，官补南柯郡。”此则解嘲应闲之别调，可谓温厚善谑矣。

太白如姑射仙人，温尉是王谢子弟，温尉词当看其清真，不当看其繁缛。胡元任谓庭筠工于造语，极为奇丽。然如菩萨蛮云：“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语弥淡，情弥苦，非奇丽为佳者矣。羨门深窥此秘。生查子云：“起立悄无言，残月生西弄。”玉楼春云：“江南无限断肠花，枝上东风枝下雨。”又云：“人从春色去边来，舟向梦魂来处去。”临江仙云：“斜阳如弱水，只管向西流。”著墨无多，寻味不尽，亦异乎屯田俳语矣。

设色，词家所不废也。今试取温尉与梦窗较之，便知仙凡之别矣。盖所争

在风骨，在神韵，温尉生香活色，梦窗所谓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又其甚者，则浮艳耳。阮亭揣摩花间，沾沾于萼苴一二字义，是犹见其表而遗其里欤。须知“檀乐金碧，婀娜蓬莱”，未必便低便俗于“宝函钿雀，画屏鸂鶒”，亦视驱遣者造诣何如耳。

### 毛先舒词

毛稚黄先舒时有新意“短调亦善留余”，当时以三瘦得名，谓“不信我真如影瘦”，玉楼春“书来墨淡知伊瘦”，踏莎行“鹤背山腰同一瘦”，临江仙而其集中尚有“除却鞋尖似昔时，余都是今春瘦”，拨香灰“花枝解我因花瘦，故意相挑逗”，虞美人未尝非好句也。菩萨蛮云：“试暖春无力。”浪淘沙云：“一梦几回醒。断续难成。偏从醒后忆分明。好梦如今须好做，不许零星。”措辞工妙。拨香灰，稚黄自度曲。又有满镜愁，五十字。乃沈去矜所度。

稚黄曰：“填词不得名诗余，犹曲自名曲，不得名词余。又诗有近体，不得名古诗余，楚骚不得名经余也。盖古歌皆作者随意造之，歌者随变入节，传之以声而歌，故乐有谱而歌无谱也。后世歌法渐密，故作定例而使作者按例以就之，平平仄仄照调制曲，预设声节，填入辞华，盖其法自填词始。故填词本按实得名，名实恰合，何必名诗余哉。问：‘若是，则古人随意为之，何以皆可歌。是歌工之工善传喉吻耶，抑古人皆知音律耶。’曰：‘歌工虽巧，不能使拗者之可歌。古作者才虽高，不能尽通音律。要之古人事不强作，亦不强成，通音律者乃作歌，不通者不作也。歌之而叶者乃歌，不叶者不歌也。’后世歌者愈昧，作者愈多，而歌法愈益密，不得不为定谱以绳之。使贤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填词之谓矣。故填词既出，则诗亡，夫诗之亡也，诗余也哉。”撰书余按此论最为明通。惟谓词出而诗亡，则又不然。夫所谓诗余者，非谓凡诗之余，谓唐人歌绝句之余也。盖三百篇转而汉魏，古乐府是也。汉魏转而六朝，玉树后庭、子夜、读曲等作是也。六朝转而唐人，绝句之歌是也。唐人转而宋人，长短句之词是也。其后词转为小令，小令转为北曲，北曲转为南曲，源流正变，历历相嬗。故余者声音之余，非体制之余。然则词明虽与诗异体，阴实与诗同音矣。而曰词出诗亡哉。虽然，乐府之歌法亡，后人未尝不作乐府，绝句之歌法亡，后人未尝不作绝句。且唐人绝句，宋人词，亦不尽可歌，谓必姜、张而后许按拍，何其宽于诗而严于词欤。

### 江藩论词

江郑堂藩曰：“仇山村谓腐儒村叟，酒边豪兴，引纸挥笔，动以东坡、稼轩、龙洲自况。极其至四字沁园春，五字水调歌头，七字鸂鶒天、步蟾宫，拊几击缶，同声附和，如梵呗，如步虚，不知宫调为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称好而背窃笑，是岂足以言词哉。近日大江南北，盲词哑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

张自命者，幸无老伶俊倡窃笑之耳。”词源跋余谓郑堂之言过矣。宋人歌词，犹今人之歌曲，走腔落调，知者颇多。若论词于今人，则犹宋人论绝句，歌法虽极考究，终鲜周郎，而谓老伶俊倡能窃笑哉。声音既变，文字随之，正不得轩轻太甚。至今日词学所误，在局于姜、史。斤斤字句气体之间，不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一若词之分量不得不虹是者，其立意盖已卑矣，而奚暇论及声调哉。

### 沈谦词

沈去矜谦好尽好排，取法未高，故不尽倚声三昧。长调意不副情，笔不副气，徒觉拖沓耳，且时时阑入元曲。去矜好自度曲，如美人鬢、四十四字。月笼沙、六十字。东风无力、七十一字。蝶恋小桃红、犯曲上四蝶恋花，下三小桃红，后段同。七十二字。胜常七十六字。之类皆是。东湖月一百字则及门潘云赤所度，去矜和之者，调皆圆美。其东风无力云：“万里春愁直。”直字最奇。至十二时慢云：“仔细想真无意思。撞著吃亏忍气。”又云：“人也劝奴，为何守这冷冷清清地。奴须丢不下，死生只在这里。”等句，实非雅调，不得以黄九、柳七藉口。

### 万红友词

红友词律，去矜词韵，皆声名极盛之作。而二君于词，都非超乘，但红友较强耳。其登悠然楼云：“曲尚屯田柳。独予宗眉山苏大，分宁黄九。”然其排荡处，颇涉辛、蒋藩篱，一泻千里，绝少滢洄。词论之讥，正恐不免。苏幕遮云：“彩分鸾，丝绝藕。且尽今宵，且尽今宵酒。门外骊驹声早骤。恼煞长亭，恼煞长亭柳。倚秦筝，扶楚袖。有个人儿，有个人儿瘦。相约相思须应口。春暮归来，春暮归来否。”贺新凉云：“汝到园中否。问葵花向来铺绿，今全红否。种柳塘边应芽发，桃实墙东落否。青笋箨褪苍龙否。手植盆荷钱叶小，已高擎、碧玉芳筒否。曾绿遍，桂丛否。书笺为寄村翁否。乞文章、茅峰道士，返茅峰否。舍北人家樵苏者，近斫南山松否。堤上路，尚营工否。是处秧青都是浪，我邻家、布谷还同否。曾有雨，有风否。”论文有疏气，而无深情。论调是奇格而非雅令。作者见奇，读者称妙，而词之古意亡矣。按此体本于山谷，山谷有隐括醉翁亭记瑞鹤仙，通阙皆用也字。又有阮郎归，通阙皆用山字。其后竹山秋声声慢，亦通阙皆用声字，都非美制，而竹山差胜耳。盖填短调、押实字，或有佳者。若长调虚字，则必不能妥帖矣。张咏川曰：是盖效福唐独木桥体者，然余按礼载汤盘铭三韵新字，其后灵帝中平中，董逃歌十三韵逃字，则此体之滥觞也。曲亦有之，如元人扬州梦那叱令，叠押头字，荐福碑叨叨令，叠押道字者是。

去矜红友，皆工院本，红友所撰杂剧传奇至十六种之多。黄文阳曲海盖红

友为吴石渠炳之甥，石渠以四种得名，渊源固有所自。其言曰：“曲者有音有情有理，不通乎音弗能歌，不通乎情弗能作，理则贯乎音与情之间，可以意领不可以言宣，悟此则如破竹建瓴，否则终隔一膜也。”予谓词亦如是，高下疾徐，抗坠抑扬，音之理也。景地物事，悲欢去就，情之理也。按之谱而无碍，音理得矣。揆之心而大顺，情理得矣。理何由见，于音之离合、情之是非见之，理具，而后文成也。然而文则必求称体，诗不可似词，词不可似曲，词似曲则靡而易俚，似诗则矜而寡趣，均非当行之技。吾请于音、情、理之外益之曰有文。红友又工于集句，如江城子旅怀云：“醉来扶上木兰舟。张仲宗踏莎行大江流。唐庚诉衷情去难留。周邦彦早梅芳阔甚吴天，史达祖玲珑四犯极浦几回头。孙光宪菩萨蛮春尽絮飞留不得，刘禹锡柳枝又重午，刘潜夫贺新凉又中秋。刘过唐多令 芳尘满目总悠悠。蒋捷高阳台倚危楼。辛弃疾归朝欢雨初收。欧阳修芳草渡天气凄凉，程垓蝶恋花冉冉物华休。柳永八声甘州水面霜花匀似翦，秦观玉楼春翦不断，孟昶鸟夜啼那些愁。毛滂更漏子”又寄内云：“萧萧江上荻花秋。无名氏眼儿媚水悠悠。黄升长相思思悠悠。李景山花子移过江来，僧挥木兰舟飞梦到扬州。晁补之临江仙芳草连天迷远望，周邦彦满江红官驿外，陆游蓦溪山柳枝愁。史达祖祝英台近 庭槐影碎被风揉。吴淑姬小重山晚云留。苏轼南柯子夕阳洲。蒋捷木兰花慢帘幕轻阴，马伟寿春云怨暝色入高楼。李白菩萨蛮凉月去人才数尺，王安石蝶恋花应念我，李清照忆吹箫不抬头。牛峤西溪子”真可谓天衣无缝矣。辰溪曰：“翦不断，乃李后主句，非孟昶也。”

#### 王阮亭词

阮亭沿凤洲、大樽绪论，心摹手追，半在花间，虽未尽倚声之变，而敷辞选字，极费推敲。且其平日著作，体骨俱秀，故入词即常语浅语，亦自娓娓动听。其“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最为擅名，然起结少味，殊非完璧。忆江南云：“江南好，画舫听吴歌。万树垂杨青似黛，一湾春水碧于萝。懊恼是横波。”浣溪沙云：“雨后虫丝罥碧纱。朝来鹊语斗檐牙。日痕红曙一阑花。残梦未遥犹眷恋，篆烟初袅半天邪。消魂应忆泰娘家。”菩萨蛮云：“玉兰花发清明近。花间小蝶黏香鬓。邀伴捉迷藏。露微花气凉。花深防暗遯。潜向花阴躲。蝉翼惹花枝。背人扶鬓丝。”又云：“梦残鬓枣垂香枕。芙蓉髻坠蒲桃锦。翠幄碧如烟。小星将曙天。起来双黛浅。绣阁抛金翦。憔悴鼠姑红。玉阶三月风。”真所谓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者，不但“绿杨城郭是扬州”一语之神韵独绝也。踏莎行醉后云：“屈子离骚，史公货殖。直须一石曹腾醉。胸中五岳不能平，何人解识狂奴意。修竹弹文，绿章封事，聊将笔墨供游戏。茂陵若问马卿才，飘飘大有凌云气。”酒杯睥睨

，目无余子，难兄西樵，故有“群季惠连真不让”之句。

#### 王士禄词

西樵士禄炊闻词，一百七十三首，论者谓如渔歌子之“逐鹭徵鳧下远洲”，生查子之“阶怜好月痴”，点绛唇之“雨黼空庭”，卜算子之“暗烛影疑冰”，皆未免失之雕琢，过于求奇，非词家本色也。菩萨蛮云：“春魂啼梦扶难起。玉敲翠弱慵难理。不用郁金香。鬓云腻欲流。一双罗袜瘦。小凤娇红味。著罢立盈盈。兰阶无限情。”则是温尉门庭语。

#### 丁澎词

燕衔花、五十二字。一痕眉碧、五十一字，犯曲上二句一痕沙，下二句眉峰碧，后段同。山鹧鸪、五十六字，犯曲上三句小重山，下二句鹧鸪天，后段同。银灯映玉人、八十三字，犯曲上五句剔银灯，下三句玉人歌，后段同。合欢、九十四字，犯曲上五句万年欢，下五句归朝欢，后段同。御带垂金缕，一百十字，犯曲上五句御带花，下五句金缕曲，后段同。皆丁飞涛澎自度曲。飞涛扶荔词颇伤于脆，由其极力爱好。行香子云：“才上香车。忽过平沙。片时间、人远天涯。今宵好梦，何处寻他。但一更钟，二更雨，五更鸦。愁对飞花。怕见残霞。别离情、付与琵琶。断魂江上，吹落谁家。正梦儿来，灯儿晕，月儿斜。”临江仙云：“怪他燕子故双栖。湘钩暗下，赚得个扑帘飞。”颇清婉，不见佻态。

#### 吴梅村词

蒋子宣曰：“吴梅村、龚芝麓、曹秋岳、梁苍岩诸人词，俱名家，然取冠本朝，殊乖教忠之道，一概置而不录，于体为宜。”其说甚正，然谭艺非讲学比也。诸公在国初实开宗风，不独提倡之功不可忘，而流派之考更不可没。夫钱文僖词载于宋，赵文敏词登于元，昔人不以为非，编次之例应尔。信如子宣之言，则诸公之作，将附于胜国乎，抑另编一集乎。况五代十国词家，率多身更两姓，非付之秦火不可。而西河西堂辈，名挂前朝学籍，推类至尽，亦不宜选矣。进退之间，动多窒碍，乃知高论，非通例也。若周筮、贺裳、张纲孙、钱光绣之徒，述庵厕之明末，盖本于竹垞，以明诗综证之，可见皆遗老也。子宣采取，亦殊失真。至梅村淮南鸡犬，眷恋故君，其贺新凉病中有感云：“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陀、解我肠千结。追往事，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圆缺。”不作一毫矫饰，足见此老良心。遭逢不幸，读之鼻涕下一尺，述庵奈何竟置此词于不选乎。此词关系于梅村大矣，述庵其未讲知人论世之学哉

。梅村秣陵春传奇，有声梨园间，集中观演秣陵春金人捧露盘云：“喜新词初填就，无限恨，断人肠。为知音仔细思量。”芜域之赋，梦华之录，盖别有伤心矣。阮亭诗“白发填词吴祭酒”，非虚美也。梅村歿为泰山府君，儿阮亭池北偶谈。

#### 许有介词

余家藏许有介墨迹一帧，中草七言绝句云：“雨泣风号翠几层。石头怀古不堪登。无端缚就松针笔，画出青山是孝陵。”款曰：“雨中游清凉山诸诗作画之一也，五竺道兄正之。”按五竺乃宁德崔崧崧，名列云间十八子。孝陵，明太祖园寝。故跳行书，盖黍离之感深矣，所著有米友堂集。眼儿媚云：“精魂石上忆三生。寒夜与卿盟。帘前明月，窗间小饮，楼上残更。而今闲坐记芳情。庞儿约略明。弹肩倚案，低头弄笔，斜眼挑灯。”有介前代贡生，诗列明诗综，茆汀选其词入国朝非是。庞儿句，平侧失叶。

#### 宋琬词

宋玉叔琬谪白髭沁园春后段云：“叹黑云突起，九闾难叫，青蝇欲吊，只影堪哀。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汝乃乘危利我灾。炎凉态。笑星星髯也，果小人哉。”盖玉叔时为族子齟齬入狱对簿，责头叹腹，寄愤独深。后读随园诗话载何承燕留须云：“马齿频加，鹏程屡蹶。还容尔面添何物。丈夫欲表必留须，试问那个些儿没。窥镜多惭，染羹谁拂。髣髴博得罗敷悦。从今但拟学诗人，闲吟便好将他捋。”游戏之言。更堪喷饭。按其调为踏莎行，承燕字春巢，见莲子居词话。

#### 惜分飞句中用韵

惜分飞两结句第四字，有用韵者，有不用韵者。词律收陈允平阙上结云：“相思叶底寻红豆。”下结云：“翠腰羞对垂杨瘦。”此则不用韵也。然毛滂填此调则云：“更无言语空相觑。”又云：“断魂分付潮归去。”语字、付字皆韵，红友一时失检，故不载耳。至天籁轩词谱载此词仄八韵，若是，实十韵也。盖此等句法，起于毛诗君子阳阳左执簧，至汉魏以来更盛，如焦头烂额为上客，前汉霍光传仕宦不止车生耳，汉谚京都三明各有名，晋中兴传草木萌芽杀长沙，晋长沙王义传登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作秘书，南史以时及泽为上策。齐民要术至若五经纷纶并大春，关东觥觥郭子横，五经复兴鲁叔陵，关东说诗陈君期，天下义府陈仲举。海内所称刘景升。其见于后汉书、东观汉纪、圣贤群辅录者，颯缕不尽。余谓词体源于三百篇及古乐府，观此益信。

#### 玉樊堂词

明末风雅首陈大樽子龙，大樽门下首夏存古完淳。存古，华亭人，彝仲之令子也。宏光时以荫授中书，国朝赐谥节愍，就义年方十七。所为诗文如啖猿



，如啼鹃，令人不堪卒读。柳塘词话谓其有玉樊堂词。近人编夏内史集，末载词二十余阙。鹊踏枝云：“珠帘人影盈盈处。不到春深，不解相思苦。独倚玉阑无一语。梨花几阵黄昏雨。宛转声声听杜宇。回首销魂，无计教春去。忽见旧年携手路。绵绵芳草离离树。”千秋岁云：“几番薄幸，无限伤心景。眉前事，心头病。残灯余一点，恰把罗衣整。窗棂外，一枝带雨梨花影。独步东风静。访当时花径。寒悄悄，花光净。人去多时也，往事犹堪省。飘红泪，银缸露满秋千冷。”他如一斛珠之“乍晴乍雨催人瘦”、忆王孙之“一种东风几样吹”，颇似小山吐属。不独大哀一赋，伤心直逼兰成。人去句，应作多时人去也，方叶。

### 淞南乐府

南汇杨徵男光辅撰淞南乐府六十阙，调皆望江南，叙述华亭风土掌故，颇为明贍。盖明杨运之权淞故述、王胜时云云闲第宅志之遗意，而近人陈锦江金浩松江衢歌之变调也。中论盐法一则，诚为留心时务之谈。而所载邬景超事，尤足备词家话柄，是固輶轩使者所不弃也。词云：“淞南好，磨盾骋才华。殉国将军书梵呗，征台都督赋仙霞。百战笔生花。”乔公子一琦，力阴五石弓，能左右射，诗古文辞皆奇警，尤善书法，有金刚经石刻行世。从刘将军縶战死滴水崖，于乾隆四十年赐谥忠烈。邬景超，邑之壮士，康熙十七年率乡勇百人从闽督姚启圣征台湾，积功擢左都督。贼平，不之官而归，著从戎纪略，光霁楼词。其闽南记捷云：“记仙霞秋尽玉关西，寒月照征袍。听岩城画角，边风四急，战骑初骄。铁甲三秋暗度，猛士气全梟。饮马长城窟，雪压弓刀。细柳营开列壁，正军惊韩范，将说嫖姚。拟投鞭直下，势竭海南潮。誓指日，妖氛净扫，笑终朝，鼯鼠技潜消。看捷奏三军乐，贺凯唱还朝。”“淞南好，乐岂与民同。盐贩荷枷凭役卖，桃佣抱甕听官封。物产为谁丰。”盐快夺民盐，以十之一二入官，余仍私售，灶盐斤不满十文，肆盐价至二十六文，故贩私者甘犯禁以趋利。雍正四年，南令钦公璉请将上南盐课，均摊两邑地漕项下，每亩徵三厘九丝二忽六纤强，俾民食灶盐而不罹于法，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惜淞民例食浙盐，两江台省，难以上请。鄙意必得浙省盐法衙门，将所辖省分有灶之县，统计汇题，方合政体。近年别省业有奏请允行，年终汇扑，课裕而民安。特旨嘉奖者，浙省援例入告，此其时矣。乾隆癸丑，重修南汇县志，余语当事，特存此议于盐课项下，以俟后之君子。水蜜桃垂熟：官票封园，胥役从中渔利，乃高其值以售之民。“淞南好，尘梦唤人醒。牧豎荒场驸马第，酒佣新馆探花厅。归鹤叹非丁。”明李深为淮府仪宾，土人艳称其第为驸马厅，即今同仁里营丁牧马之地。探花厅酒馆，乃沈绎堂太史旧第，堂额尚存。“淞南好，妓席听新歌。武弁帮闲更小帽，文人避谤换新鞞。客比鲫鱼多

。”妓家大半在西城营丁错处，故倚武弁为屏障。生监不守分者，骂破鞦韆党。他如“晨握僧鞋临宝镜，夜牵佛手入香帏”、僧鞋，菊名。佛手，柑名。“尼院馈来和尚豆，倡家煮出小娘蛭”，和尚豆，即蚕豆，一头去皮炒之。俗呼妓曰小娘，蛭有玉柱双垂而白，故名。故作险诨，骇目引笑，虽非雅制，亦可入启颜录。又按景超词诸选未见。

## 赌棋山庄词话卷九

### 竹垞论词

竹垞曰：“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此为当时孟浪言词者，发其实，北宋如晏、柳、苏、秦，可谓之不工乎。且竹垞之与李十九论词也，亦曰“慢词宜师南宋，而小令宜师北宋矣。”盖明自刘诚意、高季迪数君而后，师傅既失，鄙风斯煽，误以编曲为填词。故焦弱侯经籍志备采百家，下及二氏，而倚声一道缺焉。盖以鄙事视词久矣，升庵、弇州力挽之，于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诸作者。其后耳食之徒，又专奉花间为准则的，一若非金荃集、阳春录，举不得谓之词，并不知尚有辛、刘、姜、史诸法门。于是竹垞大声疾呼，力阐宗旨，而强作解事之讥，遂不禁集矢于杨、王矣。然二君复古之功，正不可没。至今日袭浙西之遗制，鼓秀水之余波，既鲜深情，又乏高格，盖自樊榭而外，率多自桧无讥，而竹垞又不免供人指摘矣。盖嗣法不精，能累初祖者率如此。

### 有正味斋集

钱唐吴谷人锡麒祭酒应制诗赋，一时纸贵，而有正味斋集，颇伤雕琢。洪稚存所谓青绿溪山，尚未苍古也。惟长短句，则洵为作手。自叙仁月楼分类词选有云：“慕竹垞之标韵，缅樊榭之音尘，窃谓字诡则滞音，气浮则滑响，词俚则伤雅，意褻则病淫。”循究斯言，可以知其意旨与造诣矣。集中体物诸作，佳处真不让朱、厉独步。若祭酒者，亦善学浙派。而为其铮铮者欤。浣溪沙云：“隔树新声唤乳鸠。扑帘香絮堕银钩。无人寻梦到江头。      结局东风归似客，消魂晚雨冷于秋。落花如画满衫愁。”巫山一段云云：“金粉铺残照，胭脂烂古苔。半春浓雨不曾来。今日小园开。      裙色鸳鸯妒，衣痕蝴蝶猜。落花如雪冒轻钗。无语下香阶。”虞美人云：“杨枝弹碎清明雨。搅作愁和絮。春残更苦是花残。况到落花时节有些寒。      镜中描出双蛾瘦。人似当年否。凄迷一片夕阳西。只恐梦回，不待乱莺啼。”满江红题罗两峰聘鬼趣图云：“跛脚蒙头，是五趣、中间来者。但散人、阎浮提，那分高下。结柳曾劳韩子送，移书屡被东方骂。奈今番、咄咄逼人何，儿童怕。      青荷笠，肩头亚

。白杨火，风中炮。又零丁帖子，招魂才罢。枯腊难充黄父饭，长身逃得钟葵鮓。被先生、碧眼一双圆，淋漓写。”题蒋心余先生临川梦院本金缕曲云：“万事飘如絮。暮吹来、先生笔底，梦都堪据。不怕残钟轻打破，机上穿成缕缕。莫认作、荒唐云雨。一段因缘文字起，续离骚、半部精魂语。真共幻，论千古。宛然玉茗花前句。试唤起、临川点拍，也应心许。三十种眠全解脱，才识菩提觉路。引蝴蝶、翩翩而舞。世上尽饶鼾睡汉，问何人、许入梨园谱。才读罢，夜三鼓。”无闷出古北口云：“垂者云耶，立者铁耶，相对峰嶸万古。绕一发中原，自成门户。照出墙边冷月，怕更向、秦时从头数。断鞭笼袖，回身马上，细看来路。行旅乱山去。问酒肆谁家，冒寒沽取。任落叶呼风，吼声如虎。高歌出塞，尽卷入、丁丁琵琶语。待射侣相约残年，为道短衣休误。”满江红题唐六如画郑元和像云：“百结鹑衣，叹公子、豪华非昨。曾记得平康旧里，黄金挥霍。阿母但知钱树子，才人惯唱莲花落。幸青娥、俊眼不曾迷，团圆剧。绣襦记，梨园作。桃花坞，风流托。认先生小影，一般飘泊。图画莫嫌蛇足误，世情都是鹅毛薄。算不如、冷炙与残杯，贫儿乐。”他如罗敷媚云：“名是杨枝。愁似杨丝。怕见杨花渡口飞。”雨中花云：“坐树莺啼，当帘燕语，未稳单衾睡。”菩萨蛮云：“愁自在心头。杨花不替愁。”南楼令云：“侧倚团团罗扇子，偷半面、看鸳鸯。”思佳客夕泊枫桥云：“鸦群黑拢高高树，萤点青换短短芦。”菩萨蛮荏平道中云：“上九是良时。春风鬓上知。”满江红姑苏午日云：“往事总如炊黍过，今人那不离骚读。”又调秘戏钱云：“色相难空阿堵物，画图又入菩提变。”又调观演邯郸梦云：“人哭人歌传舍换，梦来梦去神仙老。”贺新郎孤山观梅云：“日落苍苔浑似水，容我阑干独倚。”湘月咏秋声馆云：“秋无今古，问古人听得，秋声多少。”倪遇陆辅之，当不忘采缀也。

### 郑燮词

扬州郑板桥燮大令，书画步武青藤山人，自称其书为六分半。又有徐文长门下走狗郑燮私印。诗文琐褻不入格，词独胜。自叙云：“燮年三十至四十，气盛而学勤，阅前作辄欲焚去。至四十五六，便觉得前作好，至五十外读一过便大得意，忘己丑而信前是，可知其心力日浅。”又云：“为文再三更改，无伤也，然改而善者十之七，改而谬者亦十之三，乖隔晦拙，反走入荆棘丛中去，要不可以废改，是学人一片苦心也。”又云：“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苏辛，老年淡忘学刘蒋，皆与时推移，而不自知者，人亦何能逃气数也。”此皆身历艰苦之言，不止长短句一道为然也。唐多令寄怀刘道士并示酒家徐郎云：“一抹晚天霞。微红透碧纱。颤西风凉叶些些。正是客愁愁不稳，杨柳外、又惊鸦。桃李别君家。霜凄菊已花。数归期、雪满天涯。分付河桥

多酿酒，须留待、故人踪。”金缕曲赠王一姐云：“竹马相过日。还记得、云鬓覆颈，胭脂点额。阿母扶携翁背负，幻作儿郎妆饰。小则小，寸心怜惜。放学归来犹未晚，向红楼、存问春消息。向我索，画眉笔。廿年湖海长为客。都付与、风吹梦杳，雨荒云隔。今日重逢深院里，一种温柔犹昔。添多少、周旋形迹。回首当年娇小态，但片言、微忤容颜赤。只此意、最难得。”满江红思家云：“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第一是隋堤绿柳，不堪烟锁。潮打三更瓜步月，云荒十里虹桥火。更红鲜、冷淡不成团，樱桃颗。何日向，江村躲。何时上，江楼卧。有诗人某某，酒人个个。花迳不无新点缀，沙鸥颇有闲功课。将白头、供作折腰人，将毋左。”其余菩萨蛮晚景云：“流水远天波似乳。断烟飞上斜阳去。”金缕曲赠陈周京云：“莫向人前谈往事，恐道旁、屠贩疑真假。勉强去，妆聋哑。”有赠云：“嚼花心、红蕊相思汁。共染得、肝肠赤。”菩萨蛮留春云：“雪消春又到。春到人偏老。切莫怨东风。东风正怨侬。”留秋云：“江上山无数。何处登高去。松径小山头。夕阳新酒楼。”沁园春恨云：“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雨声。”落梅云：“昨夜三更，灯昏月淡，铁马檐前说是非。”踏莎行云：“分明一见怕销魂，却愁不到销魂处。”虞美人云：“撩他花下去围棋。故意推他劲敌，让他欺。”莫不谢华启秀，新意宜人。满江红旧有平仄二体，板桥填田家四时苦乐歌一阕，前后苦乐分押，目为板桥新格，亦词苑别调也。板桥少失恃，受抚于乳母费氏，集中有乳母诗，言之极沈痛。又有绝句云：“小印青田寸许长。钞书留得旧文章。纵然面上三分似，岂有胸中百卷藏。”题曰县中小皂隶。有似故仆王凤者，见之辄黯然。相传板桥多外宠，尝欲改律文笞臀为笞背，闻者笑之。

宋李之仪姑溪词，附录黄鲁直、贺方回和作。近曝书亭集并载联句。板桥学词于陆种园震，集中特刊二阕，以见渊源，虽非通例，亦可知其在三谊重矣。金缕曲吊史阁部墓云：“孤冢狐穿罅。对西风、招魂剪纸，浇羹列鮓。野老为言当日事，战火连天相射。夜来半，层城欲下。十万磨刀横似雪，尽孤臣、一死他何怕。气堪作，长虹挂。难禁恨泪如铅泻。人道是、衣冠葬所，音容难画。埋骨并无清净土，便饱饥鸢也罢。这一墓，何能真假。惆怅残碑留汉字，细摩挲、不识谁题者。一半是，荒苔藉。”按阮吾山葵生茶余客话曰：“阁部督师赴扬，寄孥白下有孕妾，于沧桑后生一子，因家焉。雍正初邓东长宗伯钟岳督学江左，录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纪其事，然则相传阁部未有后者，非也。”扬州志载阁部有养子直。而靳茶坡集，有送史愚庵梅花岭展墓诗，注：愚庵，道邻子，鼎革后，流寓山阳，或即直耶。又按阁部弟蘧庵可程，崇祯十六年进士，入仕本朝，摄政王致阁部书所谓识介弟于清班也。有河传一阕，述庵选入词综，而注其名下曰：“明大学士史忠正公可法之弟。”阅之

令人悚然，南枝向暖北枝寒，吾其如梅花何者。

### 秦云撷英小谱

自三百篇不被管弦，而古乐府之法兴。乐府亡而唐人歌绝句之法兴。绝句亡而宋人歌词之法兴。词亡而元人歌曲之法兴。至明代曲分南北，檀板间各成宗派。沈德符顾曲杂言、沈君绥度曲须知，多论出字收音之秘，于派别尚少分晰。近严长明、曹仁虎、钱坫诸君，撰秦云撷英小谱，言之甚详，又复精确。节录于此，不独备谈尘也。演剧昉于唐教坊梨园子弟，金元间始有院本。一人场内坐唱，一人场上应节赴焉，今戏剧出场，必扮天官以引导之，其遗意也。院本之后，演而为曼绰，俗称高腔，在京师者为京腔。为弦索。曼绰流于南部，一变而为弋阳腔，再变而为海盐腔。至明万历后，魏良辅、梁伯龙出，始变为昆山腔。弦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枞阳腔，今名石牌腔，俗名吹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今谓之湖广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秦腔，自唐、宋、元、明以来，音皆如此，后复间以弦索。至于燕京及齐晋中州，音虽递改，不过即本土所近者少变之，是秦声与崑曲体固同也。至言其用四声同也，二十八调同也。声之中有音，喉齶舌齿唇是也。调之中有节，高下平侧，缓急艳曼，停腔过板是也。板之中，有起、有腰、有底，限之中，有正、有侧，声平缓则三眼一板，惟高腔七眼一板。声急侧则一眼一板，又无不同也。其中微有不同者，崑曲佐以竹，秦声间以丝。然乐器中九调，自乙调、正宫、六字、凡字、小宫、尺字、上字诸调，丝与竹皆同也。秦声所以去竹者，以秦多肉声，竹不如肉，故去笙笛，但用弦索也。崑曲止用绰板，秦声兼用竹木，俗称梆子，竹用笏当，木用枣。所以用竹木者，以秦多商声，诗含神雾。商主断割，邯鄲绰五经析疑。故用以象控楬，礼记郑注：控楬祝敌。声祝祝然，取义于止也。释名且也，商声驶烈，元览绰板声沈细，仅堪用以定眼也。昔唐明皇与太真按乐清元小殿，所用乐器凡七，宁王玉笛、李龟年鬻篪而外，上羯鼓，妃子枇杷，马仙期方响，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手操实居其五。可知秦中用以节声者，唐时已若是，矧玉笛与鬻篪崑曲亦在所不用哉。至于九调，崑曲止用七调，无四合也。七调中乙调最高，惟十番用之。上字调亦不常用，其实只五调耳。若正宫音属黄钟，为曲之主。乃自有崑曲，二百余年惟苏崑生发口即中中声，毕生所歌，皆正宫调。嗣响者，娄江顾子惠、施云章二人耳。近日歌崑曲者，甫入正宫，即犯他调，犯入他调，亦非中声。至秦中则人人发口，皆音中黄钟，调入正宫，而所谓正官者，又非大声疾呼，满堂满室之谓也。其擅长在直起直落，又复宛转关生，犯入别调，仍蹈宫音，如歌商调则入商之宫，歌羽调则入羽之宫。乐经旋相为宫之义，非此不足以发明之。所以然者，弦索胜笙笛，兼用四合，变宫变徵皆具。以故叩律传声，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

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斯则秦声之所有，而崑曲之所无也。昔周有韩娥，秦有薛谈、秦清，漠有虞公、李延年，唐有方等女、郝三宾等，在昔相传，乐王曲圣，莘莘蓁蓁，皆秦人，非吴人也。

善词亦藉善歌，故宋词亦不尽可歌，须歌者具融化之才。姜白石云：“满江红末句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即此说也。盖能声中无字，字中有声，沈括梦溪笔谈载此二语。熔铸贯通，无不入协。从来手口并擅者少，故无论杂剧传奇，多半一人填词，一人正谱，急节以赴之，迟声以媚之，减偷之功，半资引刻。至今日巴人下里，尚少顾误之周郎，而欲其与玉汝、美成辈争衡乎。然偶尔一遭，此道终在，毛大可元夕填锦缠道等调，曲师竞能入唱，其谱尚列词话，此非词之可歌一明证哉。况一翦梅、点绛唇诸体，为南北曲引子者，无不可以发口，而其他调则否。然则非词之不可歌，能歌词者不常有耳。又按弋阳腔又曰乱弹，南方谓之下江调。甘肃腔即琴腔，又名西秦腔，胡琴为主，月琴为副，工尺咿唔如语。道光三年御史奏禁，今所谓西皮调也。又有句调，则山西腔也。此撷英小谱所未详，不揣固陋，衍而论之。余尝谓稽之宋词，秦、柳，其南曲崑山腔乎。苏、辛，其北曲秦腔乎。此即教坊大使对东坡之说也。陆云士次云述曲工金叟之言曰：字有四声，度曲者四声各得其是，虽拙亦佳，非徒取媚听者之耳也。如阳平拖韵稍长，即类于阴。阴平发音稍亮，即类于阳。去声亢矣，过文宜抑而复扬。入声促矣，出字贵断而后续。虽有一定之腔，亦可短长以就韵。虽有不移之板，亦宜变换以成文。而其要领，在于养气。如阳音以单气送之则薄，阴音以双气送之则滞。将收鼻音，先以一丝之气引入，而以音继之，则悠然无迹，湖壖杂记此尤足证融化之说矣。大抵音乐一道，儒者解其义，而不习其器，乐工习其器，而不解其义。故乐工鲜能著书，而儒者之所张皇楮墨者，如话钧天，如望神山，持论愈高，实用愈少耳。至今日则文人多哑曲，而乐部尤多盲工，虽有妙制，辄遭其荼毒，非出删其句，即句更其字。余尝闻某工歌长生殿闻铃折，误荒莹为一番人矣。某工歌琵琶记寄书折，易伯喈为状元公矣。而何者谓之犯，何者谓之带，肤浅调名，开卷即已茫然。在彼法中，数典几于忘祖，安能换头鬲指，寻绎九宫八十四调之幽眇哉。乡前辈陈东村烺先生，曾撰紫霞巾、花月痕二曲，质之歌者，辄云棘口，东村亦以此茫然自失。予谓此非文章之过也。夫曲至汤若士、吴石渠，亦可谓能事矣。乃李笠翁曰：“牡丹亭、邯郸梦，得以盛传于世，绿牡丹、画中人，得以偶登于场，皆才人侥幸之事，非文至必传之理也。”及观笠翁所著十种，市侩之气，令人难耐。作者高自矜诩，习者转相惊奇，始知阳春白雪，难索赏音，而笠翁之盛有时名，不足异矣。梁章冉曰：俗伎搬演，改节参差，虽有周郎，亦当掩耳。故得明人正谱，良工按拍，一遇佳词，增色十

倍。在昔鸣鸿度、海宁查氏钧天乐长洲尤氏诸院本，所以声容并美者，大抵亲授家伶，朝斑管而夕翫觥耳。彼场屋勾阑之内，安得常逢金叟其人哉。虽然，仆亦作哑曲者，则且论文字之美丑，东村二曲，不无可议。盖撰曲亦有三长：词也、白也、介也。一者未至，即非当家，嗟乎难矣。虽小道必有可观，非身入其中者不知也。

### 林蕙堂集

余十一岁始就外传，越三年得羸疾几殆，督课尽废。偶检先世遗书，见吴园次绮林蕙堂集中，有艺香词钞，好之。彼时并不知何者为词，第见刊本所分句读，或长或短，异之，持问长老，方知世间有倚声之学。园次人品清迥，生平遗事，洵足增重词场。读其听翁自传，令人神往。传云：听翁仕至二千石，多惠政，以忤上官投劾归，贫甚。壻江辰六，醵金筑室于广陵南门，曰天地闲亭。制府吴留村赠以买山钱，归得粉妆巷废圃居焉。又以钱二百缗，得东陵田七十亩，种秫与豆，足供半岁食。圃荒甚，有索文与诗者，多以树木花竹为润笔费，不数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种字林。于是偃仰其中，春而花，秋而月，偕内子江夏君以诗酒自适，虽至屡空，泊如也。常曰：吾才不逮古人，而冒忝方州。性懒，不能为导引术，而年及古稀，不事家人生产，而莱妻伶妾，无北门之谪。诸儿子不营利禄，而皆拈弄笔墨，粗能为诗古文词，吾知造物之与我厚矣。乃以修短衰健听之天，利钝荣辱听之人，是非毁誉听之千百世而后，故自号曰听翁。诗务言其性之所近，文好作孝穆、子山语，词则儿女子皆能习之。有毗陵闺秀诵其“把酒属东风，种出双红豆”二语，以为秦七、黄九不能过也，故又号红豆词人云。文长不备载。

余尝论国初诸词家以诗譬之，竹垞严整，其高、岑乎。迦陵矫变，其李、杜乎。容若绵至，其温、李乎。而园次著墨不多，都适人意，殆王、孟欤。然难与刻舟求剑者道也。园次序钱葆汾湘瑟词云：“词原靡丽，体虽本于房中，而语必遥深，义实通于世说。”又云：“昔天下历三百载，此道几属荆榛。迨云间有一二公，斯世重知花草。”数语括尽词品词运。云闲谓陈卧子。明自中叶以后，知词仅三人，杨升庵、王弇州、及卧子。若夏公谨言、马浩澜洪，皆不足数也。郑荔乡曰：“园次以明经荐授秘书院中书舍人，奉诏谱杨椒山乐府，世祖大称赏，迁武选司员外郎，盖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出知湖州，人号为三风太守，谓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也。”诗钞小传辰六名閤，新贵人，有春芜词。留村名兴祚，奉天人，有留村词。“今何夕。年年苦被霜华逼。霜华逼。十三楼上，几番吹笛。山河满目斜阳急。阑干醉倚蛾眉碧。蛾眉碧。英雄老矣，壮心犹昔。”忆秦娥生日示陶姬“朝雨沐小阁。翠阴如幄。阁外白云飞去速。乱峰随意绿。灵鹊喜声相续。新笋看看成竹。满径落红无

管束。燕儿衔补屋。”谒金门雨后“湖光夜彻。飞上小楼都化月。人似梅花。烂醉孤山处士家。 梦云缥缈。起傍玉阑花影悄。燕子多情。偷得纱厨细语声。”减字木兰花他如：好极转生疑。海棠春晓妆月借水光磨。太常引莺坐浑身柳，蜂归两股花。一弦春怨语琵琶。南歌子南山雪净青初足。语细怕莺知，肠断凭花续。后庭宴斜月压帘霜重。转应曲风飏落花红不定。归自谣做成悲切。诉向凄凉月。点绛唇蟋蟀十里轻烟桃叶舫，一桥凉雨梅花笛。醉我频倾瓶几个，泥谁典却钗双只。孤磬声摇残照紫，乱帆影挂秋云碧。满江红掷服兜鞋，凭肩稳髻。念奴娇“旖旎跌宕，固不以涨墨马豪”者。至若“颠耶其仙。圣耶共贤。人间齷齪堪怜。向醉乡且眠。 吟乎有笺。歌乎有弦。糟邱长据千年。其谁曰不然。”醉太平则枯肠芒角，者番吐露矣。园次词，编于宗人某中，有忆秦娥，竟脱去一句。而末卷附刻散曲独别之曰填词，不知其何解也。

园次闺房最昵，集中有九日鸳湖忆内，及江夏君五十两散套，不厌长言。其姬人某卒，园次哭之恸，作瘞兰铭，略云：“姬楚人，姓马氏，兰吹其小字也。玉台在郡，家邻行雨之乡。绛帐为村，身是扶风之后。”紫云词有玉女摇仙佩为园次寿马少君云：“眉画春山细。更浣花清思，猜琴妙慧。”又云：“夫子狂游玩世。醉月寻诗，沽酒鹑钗频泥。”添香拂砚，真不减清娱之于马史、朝云之于东坡也。

### 词贵清空

宋词三派，曰婉丽，曰豪宕，曰醇雅，今则又益一派曰短钉。宋人咏物，高者摹神，次者赋形，而题中有寄托，题外有感慨，虽词实无愧于六义焉。至国朝小长芦出，始创为徵典之作，继之者樊榭山房。长芦腹笥浩博，樊榭又熟于说部，无处展布，借此以抒其丛杂。然实一时游戏，不足为标准也。乃后人必群然效之。即如咏猫一事，自葆酚、竹垞、太鸿、绣谷而外，和作不下十数家。予少日曾为集录，亡友张任如见之笑曰：“弄月嘲风之笔，乃为有苗氏作世谱哉。”予失笑，投笔而起。是言虽虐，然实咏物家针砭也。或曰：“多识之学，风诗不废，子何独于词而訾誓之，一言不已，而至再至三乎。”予曰：“诗三百篇开卷第一言，即是咏物，然使第曰阙关鷓鴣，在河之洲，第曰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而尽去其下文，则此诗何以为风化之原乎。而当日尼山秉笔，吾知必从删弃矣。且今之为此者，动曰吾瓣香姜、史也。然暗香、疏影之篇，软语商量之句，岂二公搜索枯肠，独无一二冷典，乃赋空而不为徵实哉。盖词贵清空，宋贤名训也。”

### 苏辛藩篱独辟

晏、秦之妙丽，源于李太白、温飞卿。姜、史之清真，源于张志和、白香山。惟苏、辛在词中，则藩篱独辟矣。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



，不敢自为菲薄，然辛以毕生精力注之，比苏尤为横出。吴子律曰：“辛之于苏，犹诗中山谷之视东坡也，东坡之大，殆不可以学而至。”此论或不尽然。苏风格自高，而性情颇歉，辛却缠绵恻怛。且辛之造语俊于苏。若仅以大论也，则室之大不如堂，而以堂为室，可乎。

## 赌棋山庄词话卷十

### 圭塘欸乃集

元许文忠有壬置园池于相州，与弟可行有孚、子元干楨、门客马明初熙分题唱和，有圭塘欸乃集，凡诗二百余篇，词八十余首。其填摸鱼儿调，皆用晁补之“买陂塘旋栽杨柳”为起句，各十阕。竹垞曾采一阕入词综，然其中尚多合作。为掇录数首，不独资谈柄，并知元代去宋未久，词学之犹存师法如此。

“买陂塘、旋栽杨柳，园亭尽有公务。东山更理闲丝竹，莫用苍生霖雨。鸥鹭渚。澹相对忘机，不羨蓬瀛屿。平生愿语。便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始遂隐居趣。

邯郸路，老我头颅如许。黄梁何日逢吕。斜川便是桃源洞，千载归来辞句。巾漉醕。笑琴亦无弦，何处求新谱。茫茫万古。任沧海桑田，白衣苍狗，不到老农圃。”可行作“买陂塘、旋栽杨柳，散人不理他务。柳栽近水应先录，须用等闲霖雨。遵北渚。看双桧蟠空，倒影摇烟屿。千言万语。只今日投簪，经年闭户。便自得天趣。

真男子，报国谁如张许。论交仍负嵇吕。我今但要闲陶写，幸免镂章雕句。村甕醕。此真是、交梨火枣传家谱。庭空树古。有野鹤时来，衡门不锁，清彻地仙圃。”文忠作“买陂塘、旋栽杨柳，闲人忙过曹务。山翁溪友来相贺，昨夜应时甘雨。舟泛渚。有茶灶相从，同过东西屿。鸥边自语。是午梦初回，余醒未解，七碗得真趣。

神仙事，云海茫茫何许。何人岩下逢吕。诗家却有还丹诀，万景点成奇句。公自醕。且山水徜徉，莫考飞升谱。悠悠万古。看一片烟霞，四时风物，吾圃即元圃。”元干作又太常引云：“藕花无数半开时。池上客来稀。杖屨独徘徊。忽翠盖、因风尽敲。

天工妆景，水神输供，陶写费新诗。身外杳难期。笑士价、才堪五皮。”可行作“藕花香里有丛筠。照水绿梢新。清洁出风尘。似持与、幽人写真。

门无俗客，地多清兴，羽扇白纶巾。甘作太平民。故自谓、羲皇上人。”元干作夫士大夫宦游中外，老归于乡者有之，然而势利累之，忽忽不暇唱渭城矣。得山川之胜，而燕游者亦有之，然而声色进焉，昏昏都如长夜饮矣。至若一拖青紫，自调通儒。才辨之无，便轻后进。卒之五善穷于称，九能鲜其誉，仗马援鳞，安怪议者轻薄也。若文忠，可谓佣中佼佼矣。

是作倡于明初，然明初词颇劣。其上文忠摸鱼儿十阕，五阕皆用参知机务

字，如参知绿野机务、参知老圃机务等句。四阙皆用检校公务字，如池塘检校公务、平堤检校公务等句。时文忠官中书左丞，明初盖以参知检校寿之者，然而已落恶趣矣。竹垞不选，谅哉。其后文忠复有所作，时明初在京师乃遥同之，题曰圭塘补和。太常引云：“园中风物水中亭。消得两娉婷。浊酒卷荷倾。早洗尽、箏声笛声。四堤晴柳，一天花气，付与晚山青。飞絮挟云轻。任膝上、瑶琴白横。”

刘炯甫文

尝读元刘一清钱塘遗事，中载文及翁登第后，与同年游西湖，或问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赋贺新凉云：“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坠泪。簇乐红妆摇画艇，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嗟乎，是真小雅诗人之义也。比之陈参政之木兰花慢、德祐太学生之百字令，更为沉痛。谁敢轻填词为小道哉。其后宋亡，及翁累徵不起，善矣。然遗事又载乙亥正月京师戒严，朝臣宵遁，及翁时参机政与焉，何其谬也。嗟乎，今之为及翁者岂少哉。辛亥，延建告警，仙游失守，富者远徙，贫者肆窃，有掠货财者，有劫妻女者，有受乡愚谁诈要挟而隐忍倾家以依附之者，哀声及乎道路。独身受之人，讳不敢言。省会粮匱，兵赢钱荒，所招义勇尤横。且市井萧然，而龙断贱丈夫，反思乘时罔利者比比。或作揭帖，略云：赊不得，借不得，当不得，卖不得，番银换不得，救死度生俱无策。求不得，乞不得，帮不得，赖不得，抢夺又不得，半死半生真惨恻。悲夫。近吾友刘炯甫出文一束相示，有钱荒议、战守议、编甲团乡说、权说、发义仓记。愷切敷陈，皆有关时务之言，而往来书札，尤为不惜苦口。如云：钱荒由乡，金银贵由大户。乡民敛钱自固，绅富敛金银思避，愈匿愈荒，愈荒愈匿，然而荒则有之，犹未尽匱也。又云：昨兴化有人回省云，现在募勇，勇即贼也。遍地皆勇，遍地皆贼也。贼至从贼，贼退为勇，徒糜官饷，无济时艰。又云：今之议者，不曰张皇，即曰骚扰，谓宜以静镇处之。呜乎，此讳疾忌医之见也。计自军兴以来，由广西而楚南北，今春不两月间，武昌、安庆相继失守，今镇江又告急矣。守土之臣，非不镇静也，寇至则委而去之。又云：保障之法，前所云水陆城乡并举之说也。合计水险几处，陆险几处，水兵若干，陆兵若干，胡请中丞，老弱汰之，精壮练之，不足则团乡兵以辅之。兵民合一，则民有固志矣。官绅合一，则士亦有固志矣。使晓然于事事实济，足以保身家，则富者乐于输财，贫者乐于输力矣。受刍言，则人乐用命，容诤友，则士敢尽言。破除资格位望门户同异一切之客气，以实心

行实事，天下尚不足为，何况一乡一城之防堵已乎。贾生上策，监门绘图，此真有用之言。余谓炯甫，珍藏之以俟知音，然而难言之矣。叶与端滋森和余雅集图满江红云：“人醉我醒，又何怪、甘心寂寞。对一室、妻儿图史，避时之壑。拔剑闻鸡愁力尽，闭门种菜安才薄。只不堪、屈指旧交游，都零落。长沙传，难终读。柴桑酒，才非浊。真不如归去，人间奚乐。论世谁怜胸有血，问时早叹天无目。愿生生、莫再作多情，吾知错。”嗟乎，等说论于飘风，谁复愁置于耳者。读与端之词，拔剑看天，泣数行下，愈知炯甫之所为发愤也。

### 沈梦塘八美词

沈梦塘参吾闽志局，时以长短句与学人唱和。然所填不甚流传。一日，炯甫出其八美词曰，梦塘作此词并作图，备极渲染，今画肆摹仿，不知其所自出矣。八美者：北齐女子木兰、隋谯国洗夫人、唐李卫公妻红拂、唐平阳昭公主、宋韩蕲王妻梁夫人、明水西宣慰司女官奢香、明石砭宣抚司女官秦良玉、明宫人费贞娥。其调皆齐天乐。木兰云：“木兰花发木犀香，盈盈一枝低护。索母穿针，从爷问字，纤手还工缣素。军书旁午。叹万里烽烟，一家门户。不是缙縈，世间谁说重生女。黄河漳水几曲，忽蛮鞞窄袖，飞骑先渡。晓帐霜凄，宵营月上，梦入春闺无路。迷离顾兔。想绝塞胭脂，让伊眉妩。卸甲归来，拭妆惊伴侣。”秦良玉云：“杜鹃啼破沧桑梦，蛾眉老去无恙。一角河山，全家骨肉，莫话平生凄怆。桃花马上，看手制征袍，请缨长往。骠雪追风，弹娘云鬓定相仿。孤城夔府落日，叹封疆竖子，徒议增饷。讖语川红，稗官蜀碧，愧杀同时诸将。平台画像。问比似凌烟，更谁多让。割袖谈兵，酒阑犹抵掌。”此二阕最佳。余按云间姜晓泉有儿女英雄画册，凡十二人。首聂政姊，次如姬、次冯嫫、次冯婕妤，其余与梦塘所举正同。疑梦塘即蓝本于此册者。册皆有诗。其咏费宫人云：“深宫尚有女专诸。一尺鱼肠雪不如。可惜英雄窦良女，姓名不载旧唐书。”盖悼窦良女刺李希烈仅见杜牧文，刘昫唐书不载也。其后临川乐莲裳韵复题古诗十二章，吴江郭频伽磨各为之赞，惟红拂、奢香缺焉。一以无稽，一以遐夷也。而陈云伯文述跋之，以为不止此数。因历举元女、以兵符授黄帝者。越女以剑术走白猿公者。以及国朝余酉生、八岁走京师，上书救父罪者。节烈恭人徐氏滑令强克捷子妇，城破骂贼被禽者。凡数十百人，盛矣。颐道堂文集，篇长不及录。呜乎，希深有言，天地灵淑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今日者铁骑朝飞，狼烽夜举，共有抽刀而御孙恩，撒环而征苏峻者乎。则八人者，固当铸金事之，而一鼓须眉之气矣。

### 词综失载杜牧八六子

词综一书，采摭精富矣，而失载杜樊川之八六子。按是词见顾梧芳尊前集

。竹垞凡例曾列是书，而曝书亭集又有一跋，谓得吴文定公手钞本。词人之先后，乐章之次第，与顾氏靡有不同。始知是集为宋初人编辑，非顾氏所撰也。然则此词必非明人伪作可知。竹垞既见此词，不解何以弗采。其词云：“洞房深。画屏灯照，山色凝翠沉沉。听夜雨、冷滴芭蕉，惊断红窗好梦，龙烟细飘绣衾。辞恩久归长信。凤帐萧疏，椒殿闲扃，辇路苔侵。 绣帘垂，迟迟漏传丹禁，蕊华偷悴翠鬟羞整。愁重望处金舆渐远，何时彩仗重临。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唐词传世甚罕，零玃断璧，俱属可宝。第此词后片一连四句无韵，不应如是之疏。检词综所选少游之作亦然，第上片又微有不同，而词律杨缵、晁补之等篇，则第四句皆有韵。红友疑杜、秦俱有错误是也。又按洪文敏曰：“少游八六子词，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余家旧有建本兰畹集载杜牧之一词，记其末句云云。”容斋四笔然则词调俱在，而吴子律词话谓词不全，而并忘调名，则失考之甚矣。子律又谓江城梅花引一名摊破江神子，见书舟词，红友所未载。然考之词律，已见于调下小注矣。惟书舟填一丛花，而别本又作御街行，按二调句法节拍俱同，但韵之平仄异耳。然平仄两协，词中常有，如忆秦娥、满江红皆是，此则红友议论之所未及矣。又接近日尊前集传本刻自汲古阁，子晋跋云，得之闽中郭圣仆。圣仆所最宝者一折角汉砚，因颜其居曰“汉砚斋”。赠余二书，兹编及翦绡集。又赠余二画，一淡墨水仙，一秋林高岫，盖其爱姬李陀奴、朱玉耶笔。此有关吾闽掌故，谈艺者所当甄综也。至谓此书出于顾氏，则子晋未见文定钞本，但据梧芳自叙之言，不足怪也。又按杜词或是三声互叶，禁字整字远字皆韵。

### 赵师侠坦庵词

词综凡例云：“罗愿鄂州小集词附。今检小集，止水调歌头一阙，即竹垞所选者。”小集，康熙间歙程圣跂哲所刻，目录称是词为歌，卷中又称是词为诗余，互岐如是，歌之称尤不可解。圣跂在阮亭门下、著有蓉槎蠡说。凡例又云：赵师侠坦庵长短句一卷，而所选亦止谒金门一阙。暇日偶读坦庵词，见其浣溪沙云：“雪絮飘池点绿漪。舞风游漾燕交飞。阴阴庭院日迟迟。 一缕水沉香散后，半瓿新茗味回时。萧闲万事总忘机。”所谓清绝滔滔者。而谒金门阙反不见于集中，知名词之散佚多矣。坦庵词凡八十有，有诉衷情三首，题曰莆中酌献白湖灵惠妃，则今祀典之天后也。然其词云：“专掌握、雨暘权。”则湄州在宋代祈晴祷雨，不独恩在海舶矣。坦庵在莆阳咏桃花有满江红，题壶山阁有柳梢青。而鹿鸣宴填汉宫春云，莆中旧传盛事，六亚三魁。此尤足资文献之谈助也。坦庵，汴人。

### 雅集词

仆近纂雅集词，或疑其中多肮脏幽咽之章，且引竹垞之言曰，惧愉之言难

工，愁苦之言易好。昌黎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惧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紫云词序余谓情之悲乐，由于境之顺逆，苟当其情，辞无不工，此非可强而致，伪而为也。且竹垞尝曰：南风之诗，五子之歌，此长短句之所由昉。水村琴趣序之二篇者，一乐一悲，其可谓虞舜知言，而五子为不足道乎。况昌黎之说，即词亦何莫不然。昔范希文在塞下，尝填渔家傲，有“将军白发征夫泪”句。欧阳六一议为穷塞主。及后送人守边，乃特矫之曰“玉杯遥献南山寿。”然论者谓范公真得东山诗人之意，而六一辞气涉夸，感人已浅，是真善于品藻矣。夫词多发于临远送归，故不胜其缠绵恻怛。即当歌对酒，而乐极哀来，扞心渺渺，阁泪盈盈，其情最真，其体亦最正矣。他如咏物而必多寄托，怀古则别有流连，歌者有怀，劳人思息，安能尽如郊祀之矜庄，铙吹之扬厉哉。且宋人多称寿之词，喜悦谅无过此。然魏华父专工斯作，至今日则徒供覆瓿，何也，其情不属也。盖文字之能留于天地间者，皆有精神以贯之。精神之浅深，而声名之久暂因之。鞿悦为工，吾知其无与于斯道矣。善乎竹垞之言曰：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余黼口四方，多与筝人酒徒相狎，情见夫词，后之览者且以为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尘垢，栖栖北风雨雪之间，其羁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耶。红盐词序嗟乎，此即余之纂词意也，而奚暇较量于欢愉愁苦之间哉。

### 词律失检

词律目录载小重山又一体，入声韵，而卷中失登。兹采周公谨浩然斋雅谈中一阙，以备参考。“鼓报黄昏禽影歇。单衣犹未试，觉寒怯。尘生锦瑟可曾阅。人去也，闲过好时节。对景复愁绝。东风吹不散，鬓边雪。些儿心事对谁说。眠不得，一枕杏花月。”雅谈又载四明周子宽容作“谢了梅花恨不禁。小楼羞独倚，暮云平。夕阳微放柳梢明。东风冷，眉岫翠寒生。无限远山青。重重遮不断、旧离情。伤春还上去年心。怎禁得，时节又烧灯。”据此则上片首句第五字，下片四句第一字，俱可用仄。子宽词，竹垞不及选，盖公谨所著书，竹垞时未出人间，绝妙好词费却如许苦求而后得也。见何义门读书敏求记跋又按王衍甘州曲“可惜许、沦落在风尘”，词律脱许字，误作七字句。温庭筠酒泉子“玉钗斜簪云鬓重”，词律误重作髻。“裙上镂金双凤”本六字句，与韦庄“曙色东方才动”同，词律误镂金作金缕，又脱双字，遂定为四十字体。又顾夔“海燕兰堂春又至”，至字与上意字下泪字韵，词律误作去，且注之曰，去字借叶。贺铸太平时“楼角云开风卷幕”，词律误楼作桡，且注其旁曰，可平。此类皆失检者。红友披榛斩棘，诚为有功词苑。而时亦主张太过，其脱误失遗颇多。拟暇日辑诸家评语，并考核群籍为之补苴，庶不貽千

虑之一失乎。又红友论图谱好收异名，曰孙行者，者行孙，何穷极乎如此。不典之言，著书竟混笔端，吾甚为不取也。

词有一阙两叶者，如何传、酒泉子、上行杯、纱窗恨等类是也。然大抵平仄各自为韵，归于同部者少。近读贺方回词，见其水调、六州两歌头，独备此体。考之词律，则水调歌头失载。而六州歌头又引韩元吉作逐段自相为叶，凡五换韵，而未知尚有此不换韵者。按毛诗妹与渭协，祥与梁协，大明雍与公叶，肃与穆叶，雍石与席叶，转与卷叶，柏舟此皆一章两韵隔协者。至大田有滄之篇，韵虽不同，音实一部，则又词曲家三声互叶之源矣。更钗头凤有转平韵者，红友亦未采及，兹并为校录于左：

水调歌头：“南国本潇洒。韵六代浸豪奢。韵台城游冶。韵骰筭能赋属宫娃。韵云观登临清夏。韵碧月流连长夜。韵吟醉送年华。韵回首飞鸳瓦。韵却羨井中蛙。韵 访鸟衣，成白社。韵不容车。韵旧时王谢。韵堂前双燕过谁家。韵楼外河横斗挂。韵湖上潮平霜下。韵檣影落寒沙。韵商女篷窗罅。韵犹唱后庭花。韵”

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韵肝胆洞。韵毛发耸。韵立谈中。韵死生同。韵一诺千金重。韵推翘勇。韵矜豪纵。韵轻盖拥。韵联飞鞚。韵斗城东。韵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甕。韵吸海垂虹。韵闲呼鹰犬，白羽摘雕弓。韵狡穴俄空。韵乐恩恩。韵 似黄梁梦。韵辞丹凤。韵明月共。韵漾孤篷。韵官冗从。韵怀倥偬。韵落尘笼。韵簿书丛。韵鷗弁如云众。韵供粗用。韵忽奇功。韵笳鼓动。韵渔阳弄。韵思悲翁。韵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韵剑吼西风。韵怅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韵目送归鸿。韵”

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瞞、瞞、瞞。”红友讥明人填惜分钗第三句用仄仄起为失调，今检此词则已先之矣。

按水调歌头第三句，或上四字下七字，或上六字下五字，或贯十三字为一句。即如东坡“明月几时有”阙，上片“不知天上宫阙”，下片“不应有恨”，笔兴所至，句法参差。今读方回作，乃知本四字句也。至天籁轩谓东坡所填去与字叶，合与缺叶，为间用四仄韵。然亦偶尔相符，未必著意，不应一阙中前后忽叶四句。吴子安尝言西江月、戚氏诸体，三声互叶，实曲学滥觞，非词家标准。今以方回质之，乃知宋词用韵自有此一例，不待元人小曲而后然矣。钗头凤阙，相传放翁出妻唐氏所作，后人多辨其诬。然其词见癸辛杂识，则亦是宋人手笔。其调与惜分钗同，但结句多一字。惜分钗后半亦转平韵者，或两调本一调乎。

## 柳如是词

前卷记柳如是幼与钱青雨狎。近读王义士浣辍川诗钞，虞山柳枝词云：“鄂君绣被狎同舟。并蒂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诗刻烛敏，捉刀人已在床头。”自注，我郡有轻薄子钱岱勋，从姬为狎客若仆隶，名之曰偕。姬与客赋诗，思或不继，辄从舟尾倩作，客不知也。归虞山后，偕亦从焉。我友宋辕文有破钱词。义士原名溥，晚号僧士，明华亭贡生，在几社为卧子高弟，卧子授命，义士收葬之。集六卷，其中孤忠高义，逸老遗民，低昂纸上，诚良史之作也。又云：姬少为吴中大家婢，流落北里杨氏，小字影怜，后自更姓柳，名是，字如是，解诗知书。钱选列朝诗，历诋诸作者，托为姬评。余按虞山不讲倚声，而如是金明池咏寒柳云：“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样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舫，冷落尽、水云犹故。念从前、一点春风，几隔著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则居然作者，味其词，正有无数伤心处也。乃风尘虽脱，而依归尚非第一流，卒之君负国，妾不负君，苍凉晚节，此尤红颜之薄命欤。使当日不见拒于黄陶庵，则依傍忠魂，岂至留此一重缺憾哉。陈云伯令常熟，重修河东君墓有记。查伯葵揆为作墓碣，其文俱极骈丽。嗟乎，明社将屋，青楼女子独多倜傥不群。顾眉生见竹垞酷相思词：“风急也，声声雨，风定也，声声雨。”倾奁以千金赠之。戴延年秋灯丛话然则芝麓尚书之爱才，其尚有闺助哉。若此者，求之青泥莲花记中，岂易多觐。

## 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

### 词之回文体

词之回文体，有一句者，有通阙者，有一调回作两调者，虽极巧思，终鲜美制。魏善伯祥曰：诗之有回文，犹梅之有腊梅，种类不入品格。伯子文集诗犹然已，而况词乎。

### 汲古阁遗事

元之顾阿瑛，明之毛子晋，皆身当阳九，斥其资财，招宾客，置书画彝鼎。然子晋校刊典籍，尤为有功艺林，则甚矣二君之善为谋也。风鹤方警，保无多藏厚亡之患，即封殖终其身，亦不过庸庸一富翁耳。安能轻世肆志，而复擅美名哉。吴梅村有寿子晋木兰花慢云：“尚湖高隐处，较漆筒，定遗经。正伏胜加餐，扬雄强饭，七略纵横。争传杀青奇字，更五千、余偈叩南能。夜雨蒲

团佛火，春风菌阁书声。卧荒江投老遗民。兵后海田耕。喜柳坞堂开，月泉诗就，贯酒行吟。高谈九州风雅，问开元以后属何人。百岁颠毛斑白，千年翰墨丹青。”其推挹可谓至矣。子晋子斧季宸亦嗜古有父风。曾读其跋赵孟奎分类唐歌诗云：赵氏分类唐歌诗，乃乡前辈藏本，售于先君。先君见背后，先达为余言，此书世间已无第二本。予急归捡之，按照目录仅存十一。传闻武进唐孝廉孔明字昭有之，托王石谷翬往问，无有也。先是托王子良善长访于金坛，子良述于子荆之言曰：唐氏旧有其书，须价百金。因思于与唐姻娅也，果能得之，鸠工付梓，不过倾家之半，遂可公之天下，盍再访之。内兄严拱侯垣曰：此韵事，亦胜事也，吾当往。次日即行，道经丹阳，宿旅店楼中。中夜闻户枢声，鸡初鸣，隣壁大呼失金。诸商旅皆起，将启行，户皆扃，不得去。天明，伍伯来，追宿店者二十三人，拱侯居首，为与失金者比屋也。匍匐见县令，命各出囊金召失金者验之，布金满堂下，多者数百，最少者拱侯也。及验毕，皆非，遂出。拱侯曰：可以行矣。曰：未也。令不能决，当质之于神。昇神像坐广庭，庭中驾炽炭，上置巨锅，倾桐油于中，火炎炎从油上出。向拱侯曰，请浴。拱侯叹曰：毛斧季书癖，害人一至于此乎。赵孟奎之唐诗有无不可知，令予死于沸油，何也。一老人曰：若无恐，苟盗金，必糜烂，不然，无伤也。试以手探之，痛不甚剧，遂醮抽涂体，果无损。遂以次二十二人，尽无恙。拱侯曰：人谋鬼谋，镬汤炉炭尽尝之，今可行矣。又一人亦去。其二十一人者方与旅店哄，及事白，盗金者店家也。拱侯抵金坛，促于子荆寓书唐孔明。答曰：无之。竟不得书以归。予趋迎问唐歌诗，拱侯曰：焉得歌，不哭幸矣。予惊叩之，备述前事，既怅快又踟躇焉。吴騫拜经楼诗话前辈求书之笃如此，其难复如此，心力俱殫，不独事韵即文亦妙也。又相传子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萝春，虞山玉蟹泉水，独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板而叹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荣阳悔道人汲古阁刻板存亡考此皆可入嘉话录者，连类书之，为谈汲古阁遗事者考焉。至所刊词苑英华，宋六十家词等书，虽校讎时有错误，然其嘉惠倚声家之恩大矣。

### 小山词社

雍正乾隆间，词学奉樊榭为赤帜，家白石而户梅溪矣。惟王小山太守时翔及其侄汉舒秀才策独倡温、李、晏、秦之学，其时和之者，顾玉停行人陈垞、毛鹤汀博士健、徐罔怀秀才庾，又有素威辂、颖山嵩、存素愫三秀才，皆王门一姓之俊。笙磬同音，坝簏迭奏，欲语羞雷同，诚所谓豪杰之士矣。太仓自吴祭酒而后，风雅于兹再盛。小山有香涛、绀寒、青绡、初禅等集。其自跋云：词至南宋始称极工，诚属创见。然笃而论之，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余年十五，爱欧阳、晏、秦



之作，摹其艳制，得二百余首。年来与里中举词社，强效南宋不能工也。余最喜其苏幕遮云：“不须留，侬去罢。才转身来，又作愁人话。肠断春风杨柳下。落日看看，早月儿来也。两眉低，双袖把，直恁情多，怎忍轻抛舍。一笑重回离恨卸。并坐红窗，且再过今夜。”又如“一时欢绪。一生愁绪。要相逢，不相逢，那人何处。若说待来生，已被今生误。且分付断魂归去。”惜黄花“章句酸才，琵琶小伎，抹杀奇男侠女。”齐天乐“西风帘下自然凉。况是怯秋人起独眠床。”南柯子“黄花自瘦无人处。”蝶恋花皆可诵者，其自期许为不诬矣。

汉舒著香雪词，比之小山，更觉胜场。小山短调较工，汉舒长篇亦美，即小山亦盛推之，谓逸尘而奔，几欲驾两宋诸名家而出其上。其秋夜对酒放歌填梅花引云：“倾一斗。开笑口。天边月逆行云走。左离骚。右蟹螯。狂吟独啸，亦足以自豪。铜芝泪冻灯花死。挂壁宝刀光射水。拍头颅，捋髭须。龙泉太阿，惟汝最知吾。披绣袷。挥纨箒。卿自用卿法。声如钟。气如虹。岂甘郁郁，长作可怜虫。人能著翅马能啮。来犯北风去密雪。上危冈。草荒荒。试拓弓弦，霹雳倒黄獐。”又云：“马赤兔。人吕布。世间余子何堪数。菊花秋。酒新篘。身无俗骨，铺歆亦风流。银河浪阔公无渡。服药轻身真大误。李青莲。王子安。才鬼聪明，毕竟胜顽仙。西园市。列金紫。齷齪谁甘尔。调清平。琴广陵。千秋月旦，知己在旗亭。仙人掌下真州道。柳七还邀红粉吊。发酒悲。亦奚为。月下风前，且自去填词。”原注柳七葬真州城西仙人掌。独开生面，是词场青兕手段也。

汉舒所遇曰平原君，有“落花小院夕阳黄”之句，汉舒时时对人吟之。平原君亡后，汉舒填词哀挽累数十阕，而虞美人二首，即借此句填入，所谓“谁传七字向残笺。赚我梦中、吟了十多年”也。又有焚旧寄吴门诗文感赋满江红云：“不是所情，忍埋没、文章光价。算海内，斯人一去，知音者寡。费我十年鸚鵡赋，误他半世鸳鸯社。问这般，相累是谁欤，微名也。”嗟乎，我未成名卿未嫁，可知同是不才人。红扮多情，青衫有泪，宜乎汉舒难以遣此。

其年为诸生时，曾为某学使所忌，必欲置之劣等，借端训饬以辱之，先期出游方免。故集中有悵悵词云：“腰彩唇朱，浑妆就、腐儒花靨。堪喷饭，骚肠赋骨、也来帖括。儿辈不关诗酒事，乃公偶堕文章劫。看他年，百队罽如霞、夔州猎。”余每读此词，辄为失笑。因思国初倪非鸿博一举，则已未榜中诸老，如其年、电发、大可、志伊以及二大布衣，皆槁项牖下以终耳。国家何以收人文化成之治哉。则甚矣七百字之足令英雄短气也。汉舒应试金陵，曾填金缕曲云：“落日金波泻。晚风高、飘萧败叶，偏随病马。买得浊醪谋一醉，醉里据鞍悲诧。目断处、乱云平野。身在泥涂浑不觉，尚掀眉、自许骚坛霸。谁

信是，非狂者。漫言婢价输奴价。怕而今、蛾眉燕颌，总沉茅舍。我有广寒修月斧，搆尽凌云台榭。只依样、葫芦难画。今夜孤村荒店里，嘱哀蛩、莫絮伤心话。青衫泪，正盈把。”又有“灰微香力死，幔薄花魂冻。”千秋岁“伤薄命，怜孤韵，这般穷。生把东风背了受西风。”乌夜啼玫瑰秋来忽发数花感咏“雨停得意鹑鸪声。只恐残阳，难作几时明。”虞美人晚春“烟柳万丝愁织。赋得一带纱窗，欲明无力。”芭蕉雨春雨笔响秋声，纸铺怨气，想其倒绷婴儿，盖不胜美人迟暮之悲。然而今之知汉舒者，则不在于工制艺能取富贵矣。善乎韩文懿公葵之言曰：吾虽贵为尚书，曾不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归田，得多读数千卷书。嗟乎，此固非佳人莫能解也。

小山词社诸君，亦多揣摩南宋，然得髓者殊未见也。若存素浣溪沙云：“水远波平点白鸥。峭帆高挂泛归舟。暮天萧淡夕阳愁。      云际钟声红叶寺，烟边渔唱白蘋洲。耐看山色是深秋。”鹤汀眼儿媚云：“柳条轻软杏花鲜。见了便情牵。送阄微笑，背灯私语，别是巫山。琼枝想像春还在，题破浣花笺。昨宵醉后，今朝梦里，明日愁边。”素威浣溪沙云：“漠漠轻阴暝玉楼。凤箫声断画屏幽。竹窗蕉雨思悠悠。      多病近来疏酒盏，峭寒终日下帘钩。最难将息是深秋。”则犹是小山家法矣。大抵今之揣摩南宋，只求清雅而已，故专以委夷妥帖为上乘。而不知南宋之所以胜人者，清矣而尤贵乎真，真则有至情，雅矣而尤贵乎醇，醇则耐寻味。若徒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则亦姜、史之皮毛，周、张之枝叶已。虽不纤靡，亦且浮腻，虽不叫嚣，亦且薄弱。仆于倚声，孱学耳，何敢望梅溪、玉田藩篱，然词客有灵，闻斯言或当首肯也。

闽中呼父曰郎罢，呼子曰囡，见于唐顾况诗。同怀台城路咏薯云：“夕阳村掩蛮户。几家充野饭、香袅千缕。拾橡同炊，然糠慢煮。阿囡一灯欢聚。”赋景既真，措辞亦雅。同怀曾客三山，故通吾乡称谓。同怀又言，闽人以薯酿酒颇佳。然此酒俗呼蕃薯烧，螫口刺鼻，实不耐饮。故周栎园历举闽酒，而不登此品。至薯则村邑恃以为命，功与五谷等。闽小纪中记之甚详，好事者又辑为金薯传习录。同怀更有鹧鸪天词，以“凄惶岭”对“黯淡滩”，与文信国“惶恐滩头，零丁洋里”之句同工矣。

### 词宜雅趣

词宜雅矣，而尤贵得趣。雅而不趣，是古乐府。趣而不雅，是南北曲。李唐、五代多雅趣并擅之作。雅如美人之貌，趣是美人之态。有貌无态，如皋不笑，终觉寡情。有态无貌，东施效颦，亦将却步。

### 嘉兴三李

唐虞皆名其臣，至周则文侯称字矣。孔门皆名其弟子，至孟氏则乐正、公

孙称子矣。论者以为世变使然。至诗文称人名，古者不嫌，刘谌、李白，且直书先圣，如西狩泣孔丘，狂歌笑孔丘，是也。今则有议其非者，此后人之谨饬也。然少陵曰：“南寻禹穴见李白。”青莲曰：“饭颗山头逢杜甫。”直呼朋好名姓，今人亦不敢复尔，则是质朴不及古风。顾黄公赠尤西堂诗曰：“今朝却喜见尤侗。”读者骇然，习俗之移人甚矣。李武曾良年貂裘换酒和朱十云：“若天意定怜才子。潘耒查容无恙在，伴竹垞老去同烟水。楚江柳，又青矣。”潘字次耕，吴江人。查字韬荒，海宁人。耒、容皆名也。武曾其犹行古之道欤。武曾与兄绳远，弟符，称嘉兴三李。绳远字斯曾，不为词。

武曾曰：“南宋词人如梦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曹贞吉秋锦山房词序近王小山亦谓“梦窗之奇丽而不免于晦，草窗之淡逸而或近于平。”

王颖山别花人语序此言乃学南宋者之金针也。惟疏故平，惟密故晦，至今日则一味求妥而不讲警策，又能疏而不能密，能平而不能晦，匪独无奇丽，亦不足言淡逸矣。武曾词工于著景，如“一带寒沙，贯酒旗，轻挂在晚烟疏树。”

解连环“背岭人家，云碎著檐如絮。”绮罗香“未识君时，曾经此渡，门外几枫残照。”喜迁莺寄题鲍声来草亭真有画意矣。武曾原名虞，字兆潢，见李集。鹤徵录、词综谓字符曾，误也。迦陵序六家词曰：“仆也红牙顾误，雅自托于伶官。绣幔填词，长见呵于禅客。铜官玉女，邑居不百里而遥。小令长谣，卷帙实千篇以外。傥仅专言浙右，诸公固是无双。如其旁及江东，作者何妨有七。”隐有大将旗鼓，八面受敌之意。余谓竹垞超伦绝群，以匹迦陵，洵无愧色，余子皆当敛衽。然而李氏武曾、分虎符，耒边词，蛙壹沈氏融谷晬日，拓西精舍集，覃九岸登，黑蝶斋词，机云竞爽，咸籍并称。竹垞先登，衢圃龚翔麟红藕庄词后劲，浙西风雅，允冠一时。就中而分虎尤胜。祝英台近之十首烧香词，不亚于载酒集十二首洞仙歌。如云：“换衣冠、匀粉黛。两桨画船载。众里关心，芳草渡头待。珠宫片刻同行，榖依魂断，况对佛、并肩齐拜。

石阑外、掩却方黯，回身不分见伊再。替折花枝，流盼未曾怪。只愁津鼓催归，彩丝须结，网住这西施长在。”又云：“鹊声乾，莺语啭。红雨洒千片。不坐钿辇，不障合欢扇。分明要使人看，如何归舫，把云母横窗遮遍。碧河栈。输与掠水丝禽，鹧首惯偷眼。懊恼吴侬，桑柘疾于箭。借他角觝春哥，鳧车相傍，又引露女银娇面。”

词从南宋入手，时多浮漫，分虎先学北宋，故无此病。吴子律赏其帆影词“忽遮红日江楼暗，只认是凉云飞度。待翠蛾帘底凭看，已过几重烟浦。”谓为入神之笔。予谓不若“荻渚枫湾，宛转随人，消尽斜阳今古。”其寄慨为深远也。分虎又效朱希真渔父词填钓船笛十一首。如云“少日是渔郎，老去便成渔叟。烟箬有时不戴，采江花簪首。”又云：“不去筑鱼梁，也不鱼叉携个。

风里一丝转颺，便无鱼也可。”又云：“生长在吴根，不与吴侬相识。只有粉丝飞到，听沙头吹笛。”言近旨远，非徒赋渔家傲者。旧传埋猫可以引竹。分虎云：“参差渐过墙四角，记衔蝉埋处。”又嘉兴以笋损音同，蚕时忌闻此语。秋锦云：“正采桑时候，除了蚕娘、更无人讳。”此可为运俗入雅之法。善文者，竹头木屑无弃材也。其调皆尾犯，皆咏笋。又蟹与柿子同食，令人病痧。覃九桂枝香咏蟹云：“霜林柿叶分红颗，镇妨伊未沾冰齿。”

覃九词胜于其叔。江城子云：“隋堤系缆水平沙。板桥斜。那人家。记得门前，一树有枇杷。唤起当垆同对酒，红烛护，绿窗纱。津帆容易隔峰霞。秣陵花。白门鸦。锦瑟凄凉，一度感年华。三十六鳞浑不见，惟有梦，到天涯。”其菩萨蛮咏梅集调名云：“疏影一痕沙。行香满路花。”又云：“飞雪满群山。个侬愁倚阑。”粘合既工，并饶远韵。卜算子云：“一片乱山秋，不管离魂破。”破字亦奇。融谷泊铜陵感怀及喜孝山来金陵二阙百字令最佳，其余浅淡不耐人思。醉落魄云：“双鬓丝丝，莫对镜前觉。”觉字下得有味，所谓伤心事，莫恁太分明也。六家词刻于蘅圃。蘅圃交竹垞最早，为倚声最先，而所得比诸家较浅，绵丽不及竹垞，淡远不及武曾。粉蝶儿本意云：“趁好风儿一双两双，得意拣花枝，夜来浓睡。”珍珠令咏珥云：“偶坠香泥飞燕啄。便衔去书床那角。那角。被一曲相思，钩人心著。”如此好句，不数见也。蘅圃填好女儿用古闺秀名，如小小、虫虫、轻轻、七七等类，而调下自注用双声小名，以叠字为双声，不知其何所据。钱竹汀大昕尝言：“周南于嗟麟兮，与章首麟之趾相应，以两麟字为韵。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咨咨亦韵。”十驾斋养新录又词家有一字韵体，然则叠字或可谓叠韵乎。

### 宋人尚艳词

乾隆中，裕陵尝命儒臣取三百篇谱之，著以四上六五诸音，列以琴瑟笙箫之器，于是皆可奏之乐部。倘准此法而推之，词审其阴阳平仄，剂其过不及，安见不有清真、耆卿其人，使大晟复盛，而井水重歌哉。冯定远班亦言：嘉靖中善胡琴者，犹能弹宋词，至于今，则元人北曲亦不知矣。然则予谓非词不可歌，歌词无其人，殆非武断者。定远又述先辈之言曰：曲子以声为主，其辞不离本色。场上之曲与科介相应，优儿敷粉墨而歌，欲得俚童野老，哭扑不禁，斯为能事。若三人不解，则工而无所施矣。套数之体，当使西园公子、南国佳人，坐绮筵而听之。苟杂以鄙词，恐辱我象板鸾箫也。小令务在调笑陶写，施于斜行小字，嘌唱曼声，但得俊语相参，收拾出众，便为佳手。此论极佳，细参之并可悟词曲之分，不但于曲中能辨体裁也。若定远之自论词，则又似未得门者。定远曰：长短句肇于唐季，脂粉轻薄，端人维士盖所不尚。又曰：鲁公作相，有曲子相公之言，一时以为耻。坡公谓秦太虚乃学柳七作曲子

，秦愕然以为不至是，是艳词非宋人所尚也。其说俱详钝吟文稿。夫词始于太白，盛于飞卿，何尝不是唐季。宋人亦何尝不尚艳词，功业如范文正，文章如欧阳文忠，检其集，艳词不少。盖曼衍绮靡，词之正宗，安能尽以铁板铜琶相律。惟其艳而淫而浇而俗而秽，则力绝之。至耆卿亦有高处，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亦何减古人。定远徒见元人之杂曲，明人之昆腔，即讲求南北宋亦涉猎草堂污下选本，目未睹前辈典型，故有此卮言也。亦知词固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而与雅颂同文者乎。吾请举近人陆太冲以谦之言曰：其事关伦纪者甚多，如东坡水调歌头“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神宗以为苏轼终是爱君。欧阳全美踏莎行，奉使不还，朝廷录其节，与洪忠宣江城梅花引数阕同揆。吴毅夫满江红“报国无门，济时有策”，其自负何如。岳亦斋祝英台近，感慨忠愤，与辛幼安“千古江山”一词相伯仲。文信国“大江东去”，气冲牛斗，无一毫委靡之色。刘须溪宝鼎现，词意凄婉，与麦秀歌无殊。兰陵王送春词，抑扬悱恻，即以为小雅楚骚可也。又如陆放翁钗头凤，孝义兼挚。陈刚中太常引，有陟屺瞻望，不遑将母之思。至若弟兄华发，别语叮咛，则有黄元明之青玉案。薄宦东西，离歌不忍，则有黄师宪之卜算子。中秋怀梅溪，交情宛转，则有高竹屋之齐天乐。西山寿平父，交契最深，则有姜白石之鹧鸪天。又或离群索居以寄怀，长歌痛哭以悼友，则有张玉田之忆旧游、琐窗寒。若夫优伶情深，不特刘叔安有水龙吟，史邦卿有寿楼春、夜行船。即妇人女子，谊笃所天，论其常，魏夫人之菩萨蛮，紫竺之生查子，孙氏之忆秦娥，易彦祥妻之一翦梅，章文虎妻之临江仙，深得国风卷耳之遗。论其变，舒氏之点绛唇，郑意娘之好事近，戴石屏妻之怜薄命，徐君宝妻之满庭芳，有柏舟自矢之风。凡此忠孝节义之事，可约略举也。或谓终不敌迷花殢酒之事居多。窃以为何文缜，尽节名臣也，而有赠妓惠柔之作。真西山，作大学衍义人也，而有蝶恋花之词。盖古来忠孝节义之事，大抵发于情，情本于性，未有无情而能自立于天地间者。此双莲雁邱，鸟兽草木，亦以情而并垂不朽也。昔京山郝氏论诗曰：诗多男女之咏何也。曰：夫妇，人偷之始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耻莫大于中闺，礼义养于闺门者最深，而声音发于男女者易感。故凡托兴男女者，和动之音，性情之始，非尽男女之事也。得此意以读词，则闺房琐屑之事，皆可作忠孝节义之事观。又岂特偎红倚翠，滴粉搓酥，供酒边花下之低唱也哉。词林纪事序是真不愧知言矣。虽然，吾窃见后世之说诗者，风雨怀人之作，子衿忧时之篇，尚以桑中濮上疑之，则谓填词为轻薄子，夫复何辞。而以意逆志，谁知以风人之旨，求之长短句哉。

## 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

### 集句词

填词有即集词句者，且有通阕只集一人之句者。然他人寥寥数篇，至竹垞则专集诗句，既工且多。第考之临川集，荆公已启其端。咏梅甘露歌三首，草堂菩萨蛮一首，皆是集句。甘露歌云：“天寒日暮山谷里。的皪愁成水。地上渐多枝上稀。惟有故人知。”菩萨蛮云：“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又云：“何物最关情。黄鹏三两声。”可谓灭尽针线之迹。蘅圃题蕃锦集云：“是谁能纫百家衣，只许半山人说。”当是指此，非泛言诗中集句也。然半山不标出处，未若竹垞历注名姓，尤令人易于根据。汾阳客感临江仙云：“无限塞鸿飞不度，李益太行山碍并州。白居易白云一片去悠悠。张若虚饿啼乌旧垒，沈佺期古木带高秋。刘长卿 永夜角声悲自语，杜甫思乡望月登楼。魏扶离肠百结解无由。鱼玄机诗题青玉案，高适泪满黑貂裘。李白”他如满庭芳归田欢诸阕，神工鬼斧，前贤定畏后生。盖集句长调比短调尤难也。此集，六家词中未及载。

清真词有曹季中杓注。季中，号一壶居士，见陈振孙书录解题，其注久佚不传。近宛平查心穀为仁与钱塘厉樊榭同笺绝妙好词，然搜采佚闻，虽名为笺，与纪事相类。若李富孙曝书亭词注，则数典释义，允为注书正例。富孙，秋锦后人，其于是书颇多举正。如小红楼之明月引，应为江城梅花引。寿刘编修之六么令，应为百字令。至蕃锦集中原本只注人名，李氏并考题目。而桂殿秋之刘写，应为刘驾。捣练子之顾况，应为张祜。江神子之李贺，应为雍陶。浣溪沙之张蟾，应为张玘。全唐诗无张蟾。减兰之王勃，应为王维。采桑子之韩偓，应为韩翃。菩萨蛮之李白，应为李中。题画河渚神之陈颇，应为黄颇。鹧鸪天之杜甫，应为杜牧。燕台送陈右源还吴第一句。李舒应为乐章。郁氛氲见昭德皇后庙乐章。按唐书乐志，其词内出李舒撰。德明兴圣庙乐章、让皇帝乐章，并系四言。河传之刘长卿，应为刘禹锡。玉楼春之张贲，应为皮日休。临江仙之张谓，应为张说。钱翊应为杜荀鹤。怀归寄周青士、繆天自。南楼令之齐己，应为李白。十拍子之殷文圭，应为苏广文。天仙子之皮日休，应为陆龟蒙。满庭芳之李颀，应为李频。王续应为王绩。又“笑拈霜管题诗句，难道今生不再逢”，原注郎士元、韩偓，捡之本集皆无，盖竹垞出之腹笥，记忆不无偶疏。校雠谛当，真长水之功臣矣。然落叶之扫，时有未尽。买陂塘下片结句素无六字，书舟、碧山诸作，尽是刻本传讹。竹垞别阕，亦皆五字。送展成归吴云：“怜取旧时题扇”，时字应删。原集无比字。多丽首句三字，次句六字，今以“满长亭落叶”，亦五字断句，非。别本江湖载酒集有六么令，用赵氏事赠舍人武昔，曝书亭集删去，而寿刘编修亦全用刘氏事，其体相同，故误百

字令为六么令。“酒后狂呼双耳热，更弯弧射碎辕门柳”，此暗用三国志吕布事，引北齐祖珽传及周礼释之，亦不甚关涉。罗璧识遗谓公羊、谷梁皆姜姓，书姜开先词后醉太平阙，亦未引及。

蕃锦集偶句，无不工妙。如浣溪沙云：“阆苑有书多附鹤，李商隐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碧幌青灯风艳艳，元稹紫槽红拨夜丁丁。许浑树色到京三百里，殷尧藩柳条垂岸一千家。刘商暮雨自归山悄悄，李商隐残灯无焰影幢幢。元稹蜡照半笼金翡翠，李商隐罗裙宜著绣鸳鸯，章孝标”鹧鸪天云：“平铺风篔寻琴谱，皮日休醉折花枝当酒筹。白居易桃花脸薄难藏泪，韩偓桐树心枯易感秋。曹邨松间明月长如此，宋之问石上青苔思杀人。楼颖”玉楼春云：“一生一代一双人，骆宾王相望相思不相见。王勃女萝力弱难逢地，曹邨戏蝶飞高始过墙。姚合落花不语空辞树，白居易明月无情却上天。薛逢”近黄石牧之隽瘠堂集唐极有盛名，香屑一集，不胫而走。然多多为富，求若此匀整细丽，亦不复数见。今于倚声得之，真绝唱哉。相传竹垞少时，塾师以王瓜令对，即应声曰后稷。年十七，入赘冯氏，与名士王鹿柴即席对古人名，如顾野王沈田子、蔡兴宗崔慰祖、杜审言萧思话、韩择木李栖筠、刘方平徐圆朗、刘仁本范道根之类，凡数十事，此亦何减金屈戌、玉丁东哉。

集句别有机杼，佳处真令才人阁笔。如武后庙云：“六宫粉黛无颜色，万国衣冠拜冕旒。”太白酒楼云：“我辈此中惟饮酒，先生在上莫题诗。”春宫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时此际难为情。”义冢云：“掩之诚是也，逝者如斯夫。”皆不可湊泊之句。吾闽昵游北里，每书楹帖赠所欢，仿词家委婉儿、崔廿四故事，分押其名于内，亦有集句而佳者。予所闻，曾经沧海难为水，愿作鸳鸯不羡仙。水仙雪肤花貌参差是，仙管云璈仿佛闻。雪仙喜子有情常傍户，燕儿留客不思家。喜燕润脸呈花，圆姿替月，振声似玉，吹气成兰。替花玉兰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戏台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铸定事，莫错过姻缘。伎馆全集院本者，具见撮合苦心。昔纪文达公昫谓古语无不有偶。时适翻孟子，或即指伯夷非其君不事请对，文达曰：“孟子致为臣而归。”或又举“维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文达曰：“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

### 两宋词评

北宋多工短调，南宋多工长调。北宋多工软语，南宋多工硬语。然二者偏至，终非全才。欧阳、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滥，黄鲁直失之佻。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吴梦窗失之涩，蒋竹山失之流。若苏、辛自立一宗，不当侪于诸家派别之中。

学词须兼善两宋

词至南宋奥窅尽辟，亦其气运使然，但名贵之气颇乏，文工而情浅，理举而趣少。善学者，于北宋导其源，南宋博其流，当兼善，不当孤谐。

### 南宋善养气

词家讲琢句而不讲养气，养气至南宋善矣。白石和永，稼轩豪雅。然稼轩易见，而白石难知。史之于姜，有其和而无其永。刘之于辛，有其豪而无其雅。至后来之不善学姜、辛者，非懈则粗。

### 姜开元词

会稽姜开元启赠歌者李郎秦楼月云：“天下李。一般柯叶分仙李。分仙李。东西南祖，故家苗裔。按赵郡李氏兄弟居巷东巷西，有东西南三祖，见唐书宰相世系表。汉时有个延年李。唐时有个龟年李。龟年李，崔九堂前，岐王宅里。”竹垞以醉太平书其后云：“支郎眼黄。何郎粉香。尊前一曲断肠。爱秦楼月凉。公羊谷梁。自注：郑清之送新姜诗，公羊谷梁并出一人之手，其姓则姜，盖四字反切皆姜字。鄱阳括苍。词人试数诸姜。自注梅山姜特立，括苍人。算尧章擅场。”按姜夔字尧章，鄱阳人。运用典切，知倚声端须博览。昔稼轩能学内传，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易安能用世说，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以此视之，何多让也。又海盐闺秀虞兆淑，字蓉城。点绛唇云：“梅绽芳菲，垂杨烟外低金缕。韶华小住。生怕廉纤雨。绣户凄凉，蝴蝶双飞去。愁如许。梦魂无据。还在秋千路。”竹垞有题虞夫人玉映楼词集，亦填此调云：“玉映楼空，镜台留得伤心句。比肩人去。谁忍修箫谱。门柳风前，依旧飘金缕。廉纤雨。返魂何处。莫是秋千路。”味其词，李居士、朱淑真一流人欤。然历考诸家词选所载，亦只此一首，疑本集久佚，即从曝书亭采摭者。即李氏作注，亦不得详其生平。然则集中附录他人之作，其功岂少哉。姜开元词，述庵亦未采。

### 张翥杨基学姜

前卷所载张鉴补姜尧章传，传末所举学姜诸人，本于竹垞黑蝶斋词序。然竹垞又曰：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基之后，得其门者寡矣。按翥字仲举，晋宁人，有蜕岩乐府。基字孟载，嘉州人，有眉庵词。张鉴不著于篇，盖为宋人立传，不能搀入元人明人也。然陈允平之后，宜补列仇山村，山村亦姜派者，仲举即其门下士。竹垞时，无弦琴谱未出，故不得论定，非有意削之也。至孟载诗：“细柳已黄千万缕，小桃初白两三花。”“罗幕有香莺梦暖，绮窗无月雁声寒。”“芳草渐于歌馆绿，落花偏向舞筵多。”此例凡数十句，竹垞谓试填入浣溪沙，皆绝妙好辞也。静志居诗括按此说本于弇州，学者知此，则诗词之辨明矣。作诗不求气体，徒讲字句，其不为浣溪沙亦仅矣。

### 汉舒赠阿陈



唐宋人无不戴花，魏晋人无不傅粉。汉舒赠歌儿阿陈金缕曲云：“休自逊，青衣班辈。丸髻清歌施粉黛，是六朝名士都如此。卿一笑，吾狂矣。”可谓雅谑。今日官府给赏，犹有簪花之例。而插萸戴菊，此俗久废，不过词人承用其文。若效陈思王、何晏故事，即乐部亦惟梆子为然。近闻岷旦乃有傅粉者，一贱业耳，而顿觉今昔淳浇之感，嗟乎。

### 长短调并工

长短调并工者，难矣哉。国朝其惟竹垞、迦陵、容若乎。竹垞以学胜，迦陵以才胜，容若以情胜。

### 词中一字韵

尤西堂侗曰：诗无一字，惟梁鸿五噫歌以噫字叶韵。故东坡哨遍亦以噫字换头。然周晴川十六字令云：“眠。月影穿窗白玉钱。无人弄，移过枕函边。”已用眠字冠首矣。艮斋杂说按此说本于孔冲远，所谓诗以申志，一字则言蹇而意不会。毛诗正义然顾亭林曰：缁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还字一句，若曰敝予，还予，则言之不顺矣。且何必一言之不为诗也。吴志历阳山石文，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楚字一句，吴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诗。日知录此论最确。若词则醉春风中三叠字，借分钗末二叠字，皆一字一句一韵。实与历阳文渚与楚叶，都与吴叶同体。即十六字令，蔡伸、张孝祥所填皆一字韵，不始于周晴川。自明人作谱，方不知此字是韵，误以为三字句。

### 一句两韵

无名氏鞞红云：“悄不管桃红杏浅。”管与浅叶。少游梦扬州云：“望翠楼帘卷金钩。”楼与钩叶。此句法亦本毛诗秦风“于嗟乎不承权舆”，乎与舆叶也。陶南村云：虞邵庵宴散散学士家，歌儿郭氏唱今乐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铜。细袅香风。”一句而两韵，名曰短柱，极不易作，先生爱其新奇。辍耕录而不知古人已有之。邵庵博学，一时未悟，南村亦失考也。折桂令乃元人小曲，字数多少不同，其起句亦有六字，若七字中用两韵，则张小山“海棠娇杨柳纤腰”“绿窗纱银烛梅花”，当时已多此体。近日樊榭之“溯空行小艇风轻”亦效之。至天籁轩词谱所载白无咎百字一首，乃补红友之阙，系词家双叠格，与此名同而实异也。又按词本有两字即成一韵，如河传之“湖上。闲望。”温庭筠“锦里。蚕市。”韦庄者是，特未全篇耳。辍耕录载邵庵折桂令咏蜀汉事，通体二字三声互叶，赵云松翼以为前人所未有。且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记瓠窋满篝、汗邪满车，以为此体之先声。陔余丛考然毛诗“于嗟乎驺虞”，乎与虞韵，则已二字即韵矣。又云松指邵庵所作为诗，亦误也。汪晋贤森曰：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

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迄于六代，江南采莲诸曲，去倚声不远，其不即变为词者，四声犹未谐畅也。自古诗变为近体，而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则不得不更为词。当开元盛时，王之涣、王昌龄诗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歌曲。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词综序晋贤与竹垞交好，故其持论相同，真得词之源流，非胶为附会以尊词也。惟云：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则不得不更为词，是殆不然。诗人自为五七言绝句耳，乐部歌之，衬字泛声，遂变成长短句。太白、飞卿即并其衬字泛声填之，非绝句之外，别有长短句也。至吴子安谓金、元以来，南北曲皆以词名，或系南北，或竟称词，词所同也，诗余所独也。顾世称诗余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诗余为安。榕园词韵发凡是则不讲派别之过也。南北自名曲，长短句自名词。且古之以词名书者，莫先于离骚。而句法参差，十常七八，是亦可谓为诗余乎。况武帝有秋风辞，陶靖节有归去来辞，若如子安之言，岂汉晋作者乃为关汉卿、白仁甫、高则诚辈作鼻祖哉。子安徒见论填词者谓其名多本于诗，不加谛审，遽作主持。然唐宋人长短句数百家，以词名者十之七八，以乐府名者十之二三，以诗余名者不过廖省斋、许梅屋、吴履斋数人。此如后村之名别调，东泽之名绮语债，林正大之名风雅遗音同意。非必谓词宜名诗余也。且明人义谓曲为词余矣，然则安得以词称曲哉。故诗余指声音则可，指体制则未可，予前已备论之。

### 词继古诗作

王述庵曰：汪氏晋贤叙竹垞太史词综，谓词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诗本于乐，乐本于音，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以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故孔颖达诗正义谓风雅颂有一二字为句及至八九字为句者，所以和以人声而无不协也。国朝词综序此于句法之所以长短，果能深知其故。惟以晋贤之言为未尽，是又好为议论。夫上古诗与乐合，虞廷典乐诗歌无不该。中古诗与乐渐分，尼山删定，便须弦歌以求其合。然文字与声音犹未尝显判为二也。其后文人不审音，不能不别立乐府，于是有合乐之诗，有不合乐之诗。六代以还，乐府浸废，而声音之道，终古不亡。乃寄之绝句，乃寄之填词，然则填词，真乐府之嫡传矣。今述庵曰：实继古诗而作。吾不知述庵所指古诗是谓南风之操、五子之歌之类乎，则晋贤已言及之矣。是谓汉世所遗如河梁赠答及十九首之类乎，则词实起于唐，实转于五七言，歌法不能祧唐及六代而直祖汉人。且苏、李、枚叔之篇，亦未闻其被之弦管。至正义明言诗之见句，少不减二，多至于八。其外更不见九字十字，徵引尤为失实。梁章冉曰：长短句法自一

字至十余字，其源皆起于古歌词。賡歌都俞，一字之始也。风雅之祈父、肇禋，二字之始也。江有沱、思无绎，三字之始也。四五六七为句，所在多有。七字而外，句法虽长，皆可读矣。藤花亭曲话是言与述庵相发明。然都俞非歌，不得谓为一字之始。至诗句长短相参，盖不胜举。即如山有榛章，始三字，中四字，终五字。昊天有成命章，始五字，次四字，次六字，次三字，换节移声，大致已与词同。昔人谓梁武帝江南弄，沈隐侯六忆为词之渐，是未免数典忘祖欤。七字外如金缕曲之八字，摸鱼儿之十字，水调歌头之十三字，或竟作一句，或分作两句，则视填者笔兴之所至矣。近蒋子宣选词，拘牵红友之言，谓某字必读，某字必句，是亦执一而未观其通也。况红友所分句读，律以诸家之词，齟齬却亦不少。

### 词不必唱

文章有创体，即为绝唱，断不容后人学步者。司空表圣诗品，骚坛久奉为金科玉律。国朝袁子才乃有续品之作，其语言工妙，兴象深微，吾不知媲美前修否也。近日吴江郭祥伯、金匱杨伯夔又仿之，合撰为词品。夫词之于诗，不过体制稍殊，宗旨亦复何异。而门迳之广，家数之多，长短句实不及五七言。若其用，则以合乐，不得专论文字。引刻幽眇，颇难以言语形容，是固不必品，且亦不能品也。今试以二君所作示人，不预告之曰词品，安知其不可以品诗哉。况又拘牵为二十四则，此如杜老秋兴，偶得八咏，而和者必如数以取盈，不敢有所增减，胶柱鼓瑟，可笑孰甚。至其所分名目，更多雷同。微婉诂别于委曲，闲雅无异于幽秀。孤瘦逋峭，所差几何。穠艳奇丽，亦复相近。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穠艳、名隽十二则祥伯撰。轻逸、绵邈、独造、凄紧、微婉、闲雅、高寒、澄澹、疏俊、孤瘦、精炼、灵活十二则伯夔撰。与表圣立名少异，盖高古、疏野、实境、超诣等称，与词不相似也。而源流正变，都无发明，亦何贵此叠床架屋为也。虽其中若芙蓉作花，秋水一半，欲往从之，细石凌乱。委曲杂花欲放，细柳初丝，上有好鸟，微风拂之。神韵送君长往，怀君思深，白日欲堕，池台气阴。凄紧幽弦再终，白云愈稀，千里飘忽，鹤翅不肥。轻逸吐属非不雅隽，然不切则为陈言矣。吴子律乃以为奄有众妙，何也。

### 芑川词

元曾鸥江允元点绛唇云：“长亭道。一般芳草。只有归时好。”此真善言离情矣。芑川之任台阳，过相思岭，亦填忆秦娥云：“相思岭。凄凉一片离人境。离人境。白云红树，迢迢孤影。问名乍觉乡心警。归来莫惜重寻省。重寻省。峰峦一样，两般情景。”用意与鸥江相类，嗟乎，令威化鹤，岂知其竟不归来耶。又过涵江江城子云：“远山如画暎晴沙。乱飞葭。不闻鸦。但有

一双柔橹响咿哑。九十九湾人未到，鸥鹭惯，识归家。红楼隐约露红牙。日初斜。树重遮。几度随风，吹出笑声哗。梁燕双栖情自乐，孤雁影，落天涯。”写景如绘，仿佛红船问渡时也。予壬子于役漳平，载经此地，兴怀离索，并感雅制，乃填忆秦娥云：“轻舟渡。故人当日填词处。填词处。远山如画，一双柔橹。飘零双燕真凄楚。孤鸿觅食尤辛苦。尤辛苦。天涯海角，何心怀古。”前半即用芑川语。芑川时与肖岩同行，故有双燕之句，若怀古则指其莆田四绝句也。绝句云：“鼙鼓渔阳事已非。故乡犹自说梅妃。萧兰八赋工何益，不及梨园奏羽衣。”“怀古何心吊六朝。余郎客鬓已萧萧。江山满目无穷感，却把零笺记板桥。”“去损何如比玉才。栎翁赏识出尘埃。招尤不惜缘知己，赋到寒鸦转自哀。”“陈紫方红各擅场。一编忠惠谱堪详。浮名毕竟关何事，驿骑年年去故乡。”肖岩曰：芑川阻雨桃岭，赋浪淘沙绝佳。其词云：“推枕对铜荷。一夜滂沱。行时不得住如何。窗外鹧鸪先客醒，唤遍哥哥。匝月总晴和。今雨偏多。故乡已是隔关河。旅次途中都一样，不算蹉跎。”余过邮亭，穷寻之不可得，想浪迹吾壁，已为逆旅主人削去矣。闻芑川居台后，所作日富，兼揽小晏、大苏之胜。乃烽火厄之，波涛厄之，遗集已苍茫不可问。循览旧日书札，忍泪而尽登之。子建所谓既伤逝者，行自念也。悲夫。

#### 白石诗说

白石道人为词中大宗，论定久矣。读其说诗诸则，有与长短句相通者。节录一二于左，略以鄙意注之，而传诸同志焉。无怪予之附会也。

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词嫌重滞，故浑厚宏大诸说，俱用不著。然使其飘逸而轻也，则又无绕梁之致，而不足系人思。

雕刻伤气，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拙而无委曲，是不敷衍之过。此即疏密相间之说也。故白石字雕句刻，而必准之以雅。雅则气和而不促，辞稳而不澆，何患其不精巧委曲乎。

僻事实用，熟事虚用。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此即熟事虚用之法。

说景要微妙。微妙则耐思，而景中有情。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杨柳岸、晓风残月。所以脍炙人口也。

短章酝藉，大篇有开阖乃妙。不酝藉则吐露，言尽意尽，成何短章。无开阖则板拙，周草窗之词或讥之为平矣。

委曲尽情曰曲。竹垞赠钮玉樵曰：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亦以其径直不委曲也。

语贵含蓄。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填词有一定字数，但使填毕读之，短不可增，长不可节，已极洗伐操纵功夫矣。若余味余意，则词家率不留心，故讲之为尤难。

体拘不欲寒乞。今之搜讨冷僻者，其去寒乞亦无几矣，而奈何自以为淹博哉。

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自然高妙，词家最重，所谓本色当行也。

### 词源精湛

词盛于宋，宋人论词，精湛莫过乐笑翁。词源一书，以澹生居士刻本为善。考诸家所刻乐府指迷，即此书之下卷。而此书实名词源，不宜与沈伯时相混。若选本则周草窗绝妙好词其最也。盖在花庵词选、阳春白雪诸书之上。阳春白雪尤踳驳少条理。

### 朱淑真生查子

朱淑真以生查子一词，传者疑其失德。然池北偶谈曰：是词见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一卷，然则非朱氏之作明矣。淑真又有采桑子，皆集唐宋女郎诗句，见花草粹编，此尤集句之雅谈欤。按淑真所集，校以四十四字体，上下两结句后皆多一五字句，凡五十四字。考之诸家谱律，俱不载采桑子有此体，且黄来同押，尤为可疑，当博询知者。而湖壖杂记载一事，颇属异闻，今录之。顺治辛卯，有云间客扶乩于片石居，有女仙降，或问仙来何处。书曰：几家原住在钱塘，曾有诗编号断肠。问仙为何氏。书曰：犹传小字在词场。或不知断肠集谁氏作也。乃又问曰：得非苏小小乎。书曰：漫把若兰方淑女。或曰：然则李易安乎。书曰：须知清照异真娘。朱颜说与任君详。或方悟为朱淑真。故随问随答，即成浣溪沙一阙。随复拜祝，再求珠玉。乩又书曰：“转眼已无桃李。又见荼蘼绽蕊。偶尔话三生，不觉日移阶晷。去矣。去矣。叹惜春光似水。”乩遂不动。或疑客之所为，然客非知文者。此与苏小小降乩，和马浩澜诗相似。浩澜事见本事诗。鲍坟鬼唱，又何止一曲黄金缕也，岂其精灵固有以自咏者哉。更按淑真，诸书俱云号幽栖居士，钱塘人，世居桃村。而词林纪事引四朝诗集以为海宁人，文公姪女，未审孰是。

### 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一

#### 魏华父未全作谏辞

竹垞曰：宣政而后，士大夫争为献寿之词，连篇累牍，殊无意味。至魏华父则非此不作矣，置之不录也。按此说本于花庵，然华父鹤山长短句三卷，虽未臻上乘，亦未尝全作谏辞。其水调歌头过凌云和太博张方韵云：“千古蛾眉月，照我别离杯。故人中岁聚散，脉脉若为怀。醉帽三更风雨，别袂一帘山色，为放笑眉开。握手道故旧，抵掌论人才。 山中人，灶间婢，亦惊猜。江

头新涨催散，欲去重徘徊。世事丝丝满鬓，岁月匆匆上面，渴梦肺生埃。酒罢听客去，公亦赋归来。”亦疏畅可诵。竹垞谓曾览观是集，殆未谛审乎。又临江仙上元放灯约束伎前灯火云：“千灯浑是泪，一笑不论钱。”八声甘州云：“多少曹符气势，只数舟燥苇，一局枯棋。更完颜何事，花玉困重围。算眼前、未知谁恃，恃苍天、终古限华夷。还须念，人谋如旧，天意难知。”则不可谓非有心人也。华父曾为吾闽安抚使。

田元均曰：为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我面似鞞皮。月泉吟社谢诗赏启用之云：恭维某官，笑面如鞞。阮亭议其不雅驯。香祖笔记华父清平乐咏白笑花云：“才问为谁含笑，盈盈鞞面敲风。”知此语为宋人所习用，然鞞面上头赘以盈盈字，亦殊不伦。

### 杨诚斋词

杨诚斋念奴娇上章乞休置戏作小词自贺。云：“一道官衙清彻骨，别有监临主守。主守清风，监临明月，兼管栽花柳。”此等字面俱恶俗。又云：“且说庐陵新盛事，三个闲人眉寿。拣罢军员，归农押录，致政诚斋叟。”军员押录不知何许人。

### 题本事词

夏日偶过寄巢，辰溪出观闺秀诗词，卷中有题小庚先生本事词后二阙。姚翠涛雪初浪淘沙云：“天籁韵珊珊。顾曲余闲。乌丝小字写香奁。千古风流千古恨，留在人间。空自说辛酸。无限情缘。痴儿娇女忒缠绵。天下有情天上月，那得常圆。”陆琇卿韵梅浣溪沙云：“韵事才人又美人。湖山金粉艳芳尘。一编絮果与兰因。帘外绿云留倩影，风前紫玉慰香魂。琼箫吹到月黄昏。”琇卿为吴县潘星斋曾莹之室，有潘陆联吟私邸。雨后坐月清平乐云：“湿云低扑。星斋凉意含疏竹。闲倚红阑干几曲。琇卿一点流萤闪绿。星斋小窗月上迟迟。星斋送来花影参差。爱把湘帘半下，琇卿秋痕筛满罗衣。星斋”琇卿工画梅，有梅花词十首，其夫妇读书处曰梅馆。星斋有自题填沁园春词云：“梅花人影双清，有多少、香风腕底生。好凭青玉案，愁春未醒，脱红罗袄，喜夏初临。蝶外寻芳，鸥边选梦，半是闲情半绮情。鹅笙撼，笑霓裳按拍，还倩卿卿。”闺帏韵事，突过赵、李矣。中四语纯集调名，尤为巧合自然。

星斋词生香活色，极似吴石华。兹略其鹦鹉帘栊词钞中警作数阙于左。浪淘沙闺愁云：“斜倚小红楼。不上帘钩。一年孤负踏青游。连日飞花连夜雨，酿作春愁。花影漾溪流。水绿如油。伤春滋味似伤秋。展得眉头愁一缕，怎展心头。”唐多令云：“春色又天涯。寻春路已赊。待春来、重到侬家。记得泥红墙子外，有一树、海棠花。生小最风华。晶盘舞袖斜。待来时、重听琵琶。记得海棠花影下，有一带、绿窗纱。”醉花阴霁雪云：“粉砌冰帘

寒入画。春在琉帘下。坐到夜深时，明月窗前，悄把梅花写。一片残声飘竹瓦。何处闲愁惹。梦里好寻诗，唤个扁舟，摇入山阴也。”清平乐闻蝉声云：“一丝微袅。为问秋多少。满地绿阴凉意早。教把斜阳遮了。最宜雨后风前。声声换得商弦。记向红桥载酒，万荷花里停船。”菩萨蛮云：“晴丝摇曳烟痕织。流莺诉尽春消息。花下自寻思。去年春去时。花魂吹未醒。付与愁边省。闲倚画阑干。玉罗衫子寒。”柳梢青题画云：“曲曲鳧乡。山眉隐黛，云叶飘凉。老柳多情，几丝秋影，挂著斜阳。斜阳无限思量。忆短梦、零星断肠。数点栖鸦，一钩初月，做尽昏黄。”十六字令云：“丝。一缕春风馆别离。深深拜、多谢绿杨枝。”

### 张皋文词选

张皋文词选，凡词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由唐逮宋，所选止此，可谓严矣。末附其友黄仲则、景仁竹眠斋词左仲甫、辅念宛斋词恽子居、敬兼塘词钱黄山、季重黄山词李申耆、兆洛蝸翼词丁若士、履恒宛芳楼词陆祁生继辂清隣词凡七家。郑善良抡元又益以皋文，茗柯词与其弟翰风，琦立山词其徒金子彦、应城兰簃词朗甫，式玉竹隣词而善长之作字桥词亦自列焉。二张及七家，皆常州人。二金及郑，则歙产也。合十家，或一二阙，或十数阙，其题多咏物，其言率有寄托。相其微意，殆为朱厉末派诃钉涂泽者别开真面，将欲为词中之铮铮佼佼者乎。续选凡词五十二家，一百二十二首，则翰风外孙董子远毅所录，以补前选之遗，亦肄业之善本也。

仲则诗名最盛，其竹眠词为王兰泉司寇所刊定。仲则曾及司寇之门，以词论，殊觉青胜于蓝，冰寒于水。乃司寇序之，若有微词，何也。此序不载春融堂集申耆笃学能文，其养一斋集，不愧读书人吐属。子居古文风骨道上，居官亦以才能见称。皋文周易虞氏义，世方风行，然亦剽窃以供场屋之用，其真知研究者殊难。散文气醇体洁，足为桐城后劲，于词皆余事耳。四先生之书，予皆见之，余人则散见他著，未睹全集。此卷所录子居画蝴蝶词六首，分层用意，予最爱其第三首云：“轻须薄翼不禁风。教花挾著依。一枝又逐月痕空。都来几日中。曾有伴，去无踪。阑前种豆红。蜜官队里且从容。问心同不同。”阮郎归咏扬花者，名作在前，难于措手。皋文云：“尽飘零馥了，谁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旛。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木兰花慢虽未能拔奇于东坡之外，亦自无限深情。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云：“长鑱白木柄，剝破一庭寒。三枝两枝生绿，位置小窗前。要使花颜四面，和著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兰与菊，生意总

欣然。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便欲诛茅江上，只怕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歌罢且更酌，与子绕花间。”水调歌头清空一气，寄托遥深。他如黄山之“才能吹得灯儿黑，明月无言又到窗。”又云：“梅花落后桃花落，芳草无情独衬桃。”鹧鸪天翰风之“花影一枝枝瘦，明月满中庭。”又云：“帘外依依香絮，算东风、吹到几时停。”南浦“何处系香车，海棠三两花。”又云：“碧藕折连丝，梦轻君未知。”菩萨蛮申耆之“倭堕绿云斜。未妨双脸霞。”又云：“复袖锦鸳鸯。经年绣一双。”又云：“不觉月痕西。下帘霜满衣。”菩萨蛮子彦之咏萤云：“又恐到清霜时节，小扇轻罗无人惜。更银屏翠幕深深隔。”贺新凉花影云：“一夜一分月色，又一分花意，催送芳春。”湘春夜月朗甫之“人意悄，篆烟浓。开帘燕子风。”又云：“春心花不知。”更漏子蛱蝶云：“一捻纤腰，恰合付与愁痕。年时此地看花处，到花时、一例伤神。”高阳台善长残荷云：“卷向薰风，坼向西风，消受斜阳无数。”绿意帘云：“只是一片湘波，怎便隔天涯。约住满庭花气，问东风可解，吹送芳菲。”又云：“朝来欲卷，怕暗尘、点上罗衣。”湘春夜月柳云：“平芜一片斜阳影，问韶光、何处勾留。”又云：“侬心化作天涯絮，怕重来、错认帘钩。”高阳台秋海棠云：“倚尽雕阑，殷勤谁伴黄昏。断肠剩得娉婷影，敛娇红、欲上罗裙。”高阳台词不一格，而皆耐人寻味，固与如涂涂附者异矣。

金应珪曰：“近世为词，厥有三蔽。义非宋玉，而独赋蓬发，谏谢淳于，而唯陈履舄，揣摩床第，汗秽中篝，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末，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龟蚺怒噬以调疏越，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应酬，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词选跋按一蔽是学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学苏、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学姜、史之末派也。皋文词选，诚足救此三蔽。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蕴藉，是固倚声家之金针也。虽然，词本于诗，当知比兴，固已。究之尊前花外，岂无即境之篇，必欲深求，殆将穿凿。夫杜少陵非不忠爱，今抱其全诗，无字不附会以时事，将漫兴遗兴诸作，而皆谓其有深文，是温柔敦厚之教，而以刻薄讥讽行之，彼乌台诗案，又何怪其锻炼周内哉。即如东坡之乳燕飞，稼轩之祝英台近，皆有本事，见于宋人之纪载。今竟一概抹杀之，而谓我能以意逆志，是为刺时，是为叹世，是何异读诗者尽去小序，独创新说，而自谓能得古人之心，恐古人可起，未必任受也。前人之纪载不可信，而我之悬揣，遂足信乎。故皋文之说不可弃，亦不可泥也。此意予所著稗贩杂录已略及之，兹复论之如此，为能寻词源者进一解焉



东坡卜算子云：“缺月挂疎桐，漏断人初定。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时东坡在黄州，固不无沦落天涯之感。而鲟阳居士释之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字笺句解，果谁语而谁知之。虽作者未必无此意，而作者亦未必定在此意。可神会而不可言传，断章取义，则是刻舟求剑，则大非矣。即如宋末玉田、蘋洲诸家，阅历沧桑，固宜胸有垒块。今一遇稍有感慨之词，便以为指斥时事，愁禽怨柳，塞满乾坤，是直以长短句为谤书矣。夫岂其然。昔吾友刘赞轩勳曾作咏尘词云：“帘前几阵狂风，登楼一望迷南北。濛濛骤起，纷纷自扰，斜阳欲黑。舞榭灯昏，妆台钗冷，模糊春色。叹遮来难觅，扫来仍聚，染双鬓、谁人识。无赖青青垂柳，又愁痕、雨边暗织。半黏去马，半随流水，销魂行客。十斛量愁，千重疑梦，青衫泪湿。好拂衣归去，低徊明镜，把朱颜惜。”水龙吟无锡丁杏舲绍仪采入听秋声馆词话，疑为慨时之作。其时粤匪披猖，闽中大警，赞轩非无忧愤之篇。而此词则实因朝云在殡，柳枝不来，感逝伤离，所遭辄不如意而作，无关时事也。夫以同时之人，踪迹未密，尚难揣其用意之所在，而况在千载百年以上乎。杏舲词话，采摭甚勤，校雠律谱，亦复精审。其论词选谓过于矜严，学之者非平即晦。乃窥测作者，又隐隐为皋文推波助澜，岂以是为独得秘解耶。皋文所选不过百余阙，而杏舲以为四百余阙亦误。

### 迦陵填词图

迦陵填词图，作于戊午闰三月廿四日，盖举鸿博之先一年也。乾隆末，其从孙药洲中丞缩本刻之，袁简斋为之序。中有吾闽林麟焜瑶华步武曾韵云：“扫眉才子，捧砚佳人，成古来名话。龙须半翦学弄声，索冷秋千高架。研笺凝墨，对梳掠、云鬟入画。有垆头，取酒鹑裘，文是相如似者。而今赋手凌云，记歌板因缘，花阴帘下。那人别后憔悴，甚尺幅生绡空写。丁香带结，任帐底烟销兰麝。想多时、抛却檀槽，淡淡眉峰蹙也。”

卷中吴农祥题词独多，有风流子，代女郎赠主人。有凤凰台上忆吹箫，代主人赠女史。又有沁园春三阙。末阙云：“柳底吹笙，尘尾乌丝，争侍宾筵。见题诗欲倦，徐留帐下，宿醒微解，恒立床前。掷果丰姿，余桃憨态，任打金铺拥被眠。郎君誓，定今生与尔，不罢相怜。只今追忆蹁跹。好初日容仪比少年。记笑颜抬眼，花难解语，歌喉按拍，珠亦羞圆。金马初开，璧人何在，翡翠帘寒易惘然。秋怀苦，似长河不息，膏火同煎。”跋云：陈髯旧有小史

，惊艳一时。又作沁园春以恼之。徐林鸿和云：“歌舞君家，不借人看，阿谁肯怜。纵腰肢柳摆，长条攀折，衣裳云想，别样缠绵。瞥见何曾，窃窥未许，迢递蓬山路几千。平生面，只锦衾帐底，宝髻台前。无端赚制新篇。有蜀锦、吴绫十万笺。任彩霞吹彻，短箫横笛，银河隔断，碧海青天。春色依然。玉人何处，妙手空将好事传。伊相谑，除身为明镜，分得婵娟。”跋云：“星叟先生将戏语谱入，余亦再叠前韵，名曰恼髯，以当懊侬，鸿再记。”按星叟，即农祥也。小史盖谓紫云。裘文达日修题五绝句，第四云：“卷中诗伯首渔洋。诸子飞腾各擅场。一事难忘惆怅处，不将余沈貌云郎。”

### 邓牧论词

朱钱塘邓牧心牧伯牙琴云：“唐宋间始为长短句，法非古，意古。然数百年来，工者几人，美成、白石逮今脍炙人口。知者谓丽莫若周，赋情或近俚。骚莫若姜，放意或近率。”张叔夏词集序。此一节持论极精的。

### 宋时已有呜呼语

俗以死为呜呼，此语宋时已有。张功甫鎡南湖集有临江仙词，自注云：“余年三十二，岁在甲辰，尝画七圈于纸，揭之座右，每圈横界作十眼，岁涂其一，今已过五十有二，怅然戏题此词。”词云：“七个圈儿为岁数，年年用墨糊涂，一圈又剩半圈余。”又云：“纵使古稀真个得，后来争免呜呼。”杜少陵诗遣怀，存没再呜呼。

### 塞垣春

塞垣春一名采绿吟，见周公谨蘋洲渔笛谱。与词律所载，句法既差，乎仄亦异，想红友未见此词也。兹将其序与词并录于左俟考。序云：“甲子夏，霞翁会吟社诸友，逃暑于西湖之环碧。琴尊笔砚，短葛练巾，放舟于荷深柳密间。舞影歌尘，远谢耳目。酒酣，采莲叶，探题赋词，余得塞垣春，翁为翻谱数字，短箫按之，声极谐婉，因易今名云。”词云：“采绿鸳鸯浦，画舸水北云西。槐薰入扇，柳阴浮桨，花露侵诗。点尘飞不到，冰壶里、绀霞浅压玻璃。想明珰凌波远，依依心事寄谁。移棹舫空明，蘋风度、琼丝霜管清脆。只赤挹幽芴，怅岸隔红衣。对沧洲、心与沓闲，吟情渺、莲叶共分题。停杯久，凉月渐生，烟合翠微。”

予此词据知不足斋本录入。按天籁词谱补遗，载采绿吟，却不言即塞垣春。而于画舸上多一放字，又以只赤作咫尺，岸隔作岸院，沓闲作鸥闲，莲叶作蓬菜，烟合作烟含，又以寄谁作谁寄，谓里字寄字脆字皆韵，平仄通叶，平六仄三也。知不足斋所据，影宋抄本也，公瑾好作古字，其中中字皆作口（中右下十二），则以鸥为沓，以咫尺为只赤，不足怪也。

公瑾以梅、瑞香、水仙为三香，菊、桂、秋荷为三逸，以声声慢咏之。王

蕺隐又以梅、兰、水仙、山矾、瑞香为五香图，张伯雨天雨以踏莎行咏之，见贞居词。

### 蚓吹集

偶从乌石山九贤祠，见填词一卷，上曰蚓吹集，下曰侯宫昆石山人填，有林煥小印一。点绛唇别意云：“莺老花残，一春归信还无据。愁痕千缕。碧向眉峰聚。拈得红笺，拟写相思句。情难叙。几回勾去。没个诌题处。”满江红醉后书感云：“枉做书佣，空负过、少年时节。算此际、闲愁万种，壮怀千叠。愚戆难投人世眼，颠狂合坠风尘劫。叹半生、老我旧青毡，徒羁绁。囊橐里，分金绝。釜庾里，余粮竭。问满腔块垒，作何归结。一线龛灯寒吊影，数行衫泪新留血。酒酣时，乱击案头壶，声呜咽。”

### 竹溪词

金坛史悟冈震林耽禅悦，撰西青散记，多隽语。有云：“医者之手俯，乞者之手仰，书者之手侧，皆干人者也。”又云：“松痴老人性嗜松。松之古者，劲直端严，曰，吾师也。其次兄之，友之，子弟之。钝拙如老仆，鬅髻丑婢，短健如奚童，老人悉怜爱之，弗忍为翦伐。”有因老人歿而枯瘁者，观者叹曰，义松也。子竹溪，及老人生忌日，必奠松以酒而拜之。下有梅，老人手植也。竹溪有贺新凉词云：“此处松阴罅。有当年，酒人词客，咏觞其下。小子趋庭常听得，一一姓名心写。数往事、留传佳话。淡月微云风动竹，瘦龙鳞、恐值春雷化。黄粉漫，琴弦罢。伤怀老泪空盈把。再休提、零缣碎墨，看山读画。梦影酒痕都灭没，依旧月窗烟榭。岁岁里、雨淋霜打。只有寒梅增矫健，亦曾经、晤对诸公者。留伴我，孤吟夜。”

### 词之三声互叶

词之三声互叶，非创自词也。虞廷赓歌，已以熙韵喜起矣。至诗中此例尤多，又词有叠句法，亦本于诗，即如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等类是也。盖必叠一句其意方显。若无意强叠，则亦无贵乎叠矣。

道山堂前集集，吾乡陈静机轼著，首有黎士宏、黄周星序。静机胜朝遗老，采薇不出，盖气节之士。然其文殊平庸不足观，词尤多失调。如满江红之“孤琴调涌海峰尖”，下半阙第七句沁园春之“何时飞镜大刀头”，下半阙第九句平仄全非。填词不下百阙，乖错尚如是。其读书桃源忆故人云：“纤纤玉指翻缃缥。帘外风枝悄。揭过牙签多少。一阵脂香缭。画屏闲几微吟了。惟有洛神赋好。不学男儿潦倒。偷揣登科稿。”颇清脆可诵。缥缃倒用，其亦丁零蹀躞之遗法乎。

### 张以宁词

古田张志道以宁在明初文章有盛名，最为宋景濂钦服。亦能词，而所传只

二阙。一明月生南浦，已采入明词综。一江神子，本平韵七十字体。近检翠屏集，则后半首句已脱去，不能成调。然其集尚是明代所刻，盖当时此道已歇绝矣。志道题申屠子迪毁曹操庙卷云：“使世皆申屠駟，则汉不魏，魏不帝矣。管宁贱，孔明天，駟生也后，天也。呜呼，悲夫。”数语最慷慨可诵，然志道则已身事二姓矣。

志道元泰定丁卯进士，任黄岩州判官，升六合知县，又教谕淮南，再徵国子助教，累入翰林，食元禄者四十余年。入明拜前官，奉使安南，封其国主。未至，王卒，国人请立世子，志道不许，复请命于朝，乃许之。太祖以其奉使不辱，赐以御制诗八篇。祖留孙，元礼部尚书。父一清，参知政事，盖元世臣也。见沈景倩万历野获编。

### 团扇词

武平林子寿其年农部存悔斋诗集，后附团扇词十数首。虞美人云：“一灯篷底听秋雨。夜入吴淞路。明朝应是卸帆时。可惜夫容，开尽一年枝。罗襟点点离亭酒。蓦地重携手。画奁依旧扫双蛾。无那别时，终比见时多。”子寿清才早达，聚皆以大器期之。同治甲子以贫故，由省会之漳，访其故人。今日停装，明日粤匪突至，遂遇害于漳州城下。并其未刻著作，亦皆散失。呜呼，文人之穷，乃至此哉。

### 周栎园书影

周栎园著书影十卷，取老人读书，只得影子之意，当时读者盛相推许。然其书大抵钞撮群籍而成，自出己意者不过十之二，而尚有错误之处。如谓宋末贾秋壑仿说郛为悦生堂随钞。按说郛为陶南村所辑，南村元人，秋壑安能仿之。第栎园是书，乃成于清室者，穷愁著书，盖犹有古人之风焉，固不必深求也已。中又引徐巨源之言，谓子夜读曲之属，流为诗余，流为词，词变为曲。按明人皆以诗余称词，兹云流为诗余，又云流为词，诗余与词，亦未审何别。

### 黄燮青词综续编

丙子，予过江夏，平湖张鹿仙炳堃都转以抱山楼词索序，并出其先集两种，及海盐黄韵甫燮青国朝词综续编见赠。韵甫之书，盖准兰泉司寇而作，所采约六百家，予置之行篋，未及读也。一日，见上海所刻申报中载香海词话未列作者姓氏云：词综续编二十四卷，自顺治迄咸丰，搜罗可谓富矣。然首卷录丹阳荆慈卫念奴娇一阙，与草窗绝妙词选张于湖过洞庭作一字不讹，殊不可解。案于湖为南宋名家，所著紫微词，久已脍炙人口，何选家竟未之见。继武朱王，盖亦难矣。予考之草窗原书，其言不谬。此与杏舲词话所记明词综以五代李珣之浣溪沙为铁尚书铉作，错误正同，其亦疏于校讎矣。词话又云：嘉善黄霁青太守安涛有续词综之辑，觅其书不获。周季贶司马云：黄氏词续，藏黄韵珊

大令宪清家，乱后存否，末由知矣。大令官楚中，有倚晴楼词。按所言即韵甫也。惟韵甫作韵珊，燮清作宪清，岂名字有更改，抑记忆之偶疎耶。然则韵甫此书，其即本于霁青欤。但霁青之作，亦选入此书第六卷。而韵甫所附词话，第言霁青所著绿笺词钞二卷，为其所手定，并不言其有续词综，岂故讳之欤，疑不能明也。若末卷并及近今年少英俊，则鹿仙之所附益也。韵甫诗词及帝女花、桃花雪诸传奇，鄂垣皆有刊本，当继觅之。

杏舲云：往见蒋氏词选，录吴兴女史沈御蝉宛选梦词，谓是容若侍卫妾。其菩萨蛮云云。此词余前卷已录。闺中有此姬人，乃诗词无一语述及，味词意，颇怨抑也。按蒋氏昭代词选所列闺秀，妻称室，妾称副室。沈宛名下，明注长白侍卫纳兰成德室。然则妻也，非妾也，殆误记欤。抑以旗人不应有汉妇耶。侍卫悼亡诸作，情长语重，予前卷已详之，或即为沈氏发欤。惜侍卫所著绿水亭杂识、纳兰词等书，余皆散失，或其中有可考者。杏舲又云：大兴朱竹君学士，主试闽中，梦武夷君见召，约以十年。后视学任满入都，未久遂逝。闽县孟瓶庵吏部吊以金缕曲云云。按此事载吏部所著瓜棚避暑录，予前卷已采入。惟杏舲所引词，与原作多不同。如“蓬山”作“蓬瀛”，“为乘轺仙霞关上”作“驾征轺褰帷南望”，“一枕孤篷”作“一枕清宵”，“风马云车”作“云马风车”，“人世事尘凡隔”作“休忘却旧丹册”，“嗟行役”作“慵登陟”，“武夷君十年以后”作“语仙灵相期十载”，“不虚”作“不辜”，“谁料重来前缘在，蜕骨寒岩犹昔”作“谁料螭轩重莅止，到眼岩峦犹昔”，“曾几时”作“曾未几”，“莫唱人间可哀曲”作“话到幔亭张宴事”。互异将半，不知其何所本。至蜕骨莫唱二句，却用竹君题图诗。盖吏部此词，亦为题图作也。事有原委，文有来由，髓意涂抹之，其亦勇于笔削矣。书中似此者多，不便备举。

## 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二

### 林则徐与邓廷桢词

侯官林文忠公勋业文章彪炳海内。所著政书及畿辅水利议、荷戈纪程等编，近已次第刊行。云左山房诗文集尚存于家。公与同邑李兰卿彦章都转同志，平日切磋，皆相期以古名臣。都转任思恩府时，为政私淑阳明，官声大起。惜天不永年，未竟厥施，其亦有幸有不幸矣。榕园集诗文颇富，而未见长短句，公则词附于诗存之后。公固不必以词见，而其词则与嘉道间诸大老可以并驾齐驱。月华清和邓嶰筠廷桢制府沙角眺月原韵云：“穴底龙眠，沙头鸥静，镜奁开出云际。万里情同，独喜素娥来此。认前身、金粟飘香，拌今宵、羽衣扶

醉。无事。更凭阑想望，谁家秋思。 亿逐承明队里。正烛撤玉堂，月明珠市。鞅掌星驰，怎比软尘风细。向烟楼、撞破何时，怪灯影、照他无睡。宵霁。念高寒玉宇，在长安里。”喝火令和嶰筠韵云：“院静风帘卷，篁疏月影捎。闲拈新拍按琼箫。惹得隔墙眠柳，齐袅小蛮腰。 自辟清凉界，斜通宛转桥。家山休怅秣陵遥。翦取吴纨，写取旧烟梢。唤取幽禽入画，对影舞云翘。”高阳台和嶰筠韵云：“玉粟收余，原注：罌粟一名苍玉粟。金丝种后，原注：吕宋烟草名金丝醺。蕃航别有蛮烟。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不知呼吸成何味，爱挑灯、夜永如年。最堪怜，是一丸泥，损万缗钱。 春雷欵破零丁峡，笑蜃楼气尽，无复灰然。沙角台高，乱帆收向天边。浮槎漫许陪霓节，看澄波、似镜长圆。更应传、绝岛重洋，取决回舷。”金缕曲春暮和嶰筠绥定城看花云：“绝塞春犹媚。看芳郊、清漪漾碧，新芜铺翠。一骑穿尘鞭影瘦，夹道绿杨烟腻。听陌上黄鹂声碎。杏雨梨云纷满树，更蘋婆、新染朝霞醉。联袂去，漫游戏。 谪居权作探花使。忍轻抛、韶光九十，番风廿四。寒玉未消冰岭雪，毳幕偏闻花气。算修了、边城春禊。怨绿愁红成底事，任花开、花谢皆天意。休问讯，春归未。”买陂塘癸卯闰七夕云：“记前番明河如练，一双星影才渡。者回真算天孙巧，不待隔年来聚。谁作主。任月帐云屏，再绾同心缕。乌尼解事，看两度殷勤，毛衣秃尽，填就旧时路。 含情处。脉脉一襟风露。天涯杳触离绪。追欢早把芳时误，此夕瓠瓜如故。愁莫诉。怕再上层楼，又被黄姑妒。何时归去。盼白鹤重来，玉笙吹破，或与子乔遇。”公乐人之善，不以分位自高。吾友翁蕙卿时穉秀才，家台江，年少有俊才，诗宗太白、长吉，俯视一切，颇见咎于时口。公时以廉访读礼归家，闻其名，命驾造访，蕙卿才名由此大起。公以夷事得罪及出关，改字俟邨。读高阳台、金缕曲二阕，为之慨然，岂但于倚声中为阿芙蓉增一故实哉。

集中附录嶰筠原词三首，亦自清气往来。月华清云：“岛列千螺，舟横万鷁，碧天朗照无际。不到珠瀛，那识玉盘如此。划秋涛、长剑催寒，倚峭壁、短箫吹醉。何事。似元规啸咏，那时情思。 却料通明殿里。怕下界云迷，蜃楼戍市。诉与瑶闾，今夕月华烟细。泛深杯、待喝蟾停，听画角、恐惊蛟睡。秋霁。正三人对影，不曾千里。”喝火令云：“风细筠初脱，云轻叶惯捎。小楼何处唤吹箫。恰似青蛾翠袖，扶醉舞抬腰。 邀笛前时步，垂杨旧日桥。万山烟雨故山遥。一样含漪，一样弄鸣梢。一样黄昏月下，如雪露双翘。”原注：廨柬小轩十笏，修篁一丛，兀雨摇烟，娟好可念，淪茗相对，修然有故园之思矣。高阳台云：“鸦渡冥冥，花飞片片，春城何处轻烟。膏膩铜盘，枉猜绣榻闲眠。九微夜爇星星火，误瑶窗、多少华年。更那堪，一道银潢，长贷天钱。 星槎恰到牵牛渚，叹十三楼上，暝色凄然。望断红墙，青鸾

消息谁边。珊瑚网结千丝密，乍收来、万斛珠圆。指沧波、细雨归帆，明月归舷。”

#### 甄毅庵词

纫秋氏砚凹余沈四卷。按纫秋，福鼎林滋秀也。与福州黄卓人汉章、罗源黄南邨铨、平阳鲍石芝台、华葇园漪，以诗呈长洲吴枚庵翊凤选定，刻兰社诗略，此其杂记之作也。中记假馆正定时，三月八日与沈定夫学博、甄毅庵孝廉，置酒城之西北桃林别业中，极一时觞咏之乐。毅庵赋沁园春云：“约就东风，隐隐飞桥，幂幂轻烟。趁林花浓淡，春行梅坞，溪声远近，路入仙源。共访天台，相随刘阮，不饭胡麻也有缘。长林畔，看赤城霞起，那是人间。霏微细雨无端。空搔首踟躇欲问天。便流膏然杏，鸠呼布谷，游丝罥柳，马系连钱。玉洞将寻，兰亭莫续，也得浮生半日闲。休孤负、待湿云吹散，月上阑干。”毅庵未详其名，亦未知何籍。

#### 谢质卿词

往余在关中，颇有文酒过从之乐。然能诗者多，谈词者颇少。惟南康谢蔚青兵备质卿长于倚声，见予词，辄以为弗及，匿其稿不肯出，故予亦未见其全也。曾以金缕曲题予酒边词，自谓效予集中体云：“那有埋忧地。向人间、将歌代哭，非痴非醉。闽峤烟花燕市月，一任水流云滞。只博得、狂名如沸。酒国诗城随去住，放吟魂、宇宙闲游戏。问谁识，个中意。青门快把春风袂。趁良宵、调宫按羽，翦灯无寐。似此清才犹不遇，愧我尘寰虚寄。更忍说、乌衣门第。落落吾宗衰歇久，望东山、事业君其继。请善养，浩然气。”蔚青有转蕙轩诗及骈体，捻回之乱，目击心伤，作哀秦文以吊之，凄厉不减子山，予曾钞藏之篋衍。君今年将七十矣，守官潼关道。署之后有养园，养园之左有观河楼，盖即潼关城楼也。或集司空表圣诗品作楹帖云：“太华夜碧，大河前横。”极为稳惬。山水雄奇，花竹绵渺，四扇门中，斯园实为第一胜地。君俯仰觞咏，词人之晚景，不亦佳乎。蔚青为蕴山启昆中丞之孙，椒石学崇观察之子，其词学盖得于庭训。观察著小苏潭词六卷，多成于罢官之后。唐多令云：“新绿破云尖。嫣红摘露緜。画楼人、重换春衫。记得刺桐花下立，风廿四、月初三。揽镜倦开函。摊书忘下签。玉堂人、未解华簪。妒杀多情双燕子，才蓟北，又江南。”减兰云：“晴绵擘柳。花影扶春如殢酒。燕侣莺俦。不到春深不解愁。花醒人醉。一翦斜风铃语碎。莫卷珠帘。帘下狸奴自在眠。”百字令云：“生涯如此，但熏炉茗椀，消磨长夏。四十无闻身渐老，一任呼牛呼马。藜照前因，莲花旧梦，漫与论声价。几番风雨，夜来惟听飘瓦。便不买赋千金，空群一顾，寂寂何为者。厚禄故人稀问讯，有以寻常慰藉。殷浩书函，令狐笔记，品第原中下。爨桐留几，肯将心事轻写。”观察早岁登科

，中年解组，摇落江潭，故不无生意婆娑之感。集中寄内寄弟诸作，凄音苦节，其亦有不能已于中者乎。又秋水秋烟秋云秋星调南浦，用玉田韵。其秋烟云：“橘柚渐生寒，半阴晴、正是溟濛初晓。逗出一丝清，流云外，惟见雁翎斜扫。炊菰熟否，人家遥认山厨小。不道烧痕都化尽，似此离离荒草。便教搀入斜阳，带归鸦、几回未了。渔火近犹遮，萍风动、才识采菱船到。如尘去渺。荻花移过空潭悄。莫向樊川禅榻畔，催得鬓边青少。”又句，“算杨花输做浮萍，尚留归著。近黄昏，瘦了阑干一角。”玉人歌落花“怪道邻街鼓，总是三更”。潇潇雨秋夜听雨不寐“梧桐一树无多叶，犹自做、秋声不了”。月下笛秋怀“些儿破纸著窗心，恁奈暗风如翦月如针”。虞美人“问讯生疏，人前翻似初相识。酒肠茶量总能谙，漏泄春消息”。烛影摇红“舞榭歌楼都照遍，来照篷窗人独”。念奴娇七里泂中秋待月“看花仍是去年人，去年花落知何处”。踏莎行观察自序所云：“痴语如梦，瘦言若狂，后有知我，为引百觞者，其在此矣。”苏潭，中丞之别业，以南康故里有苏步坊，翁覃溪方纲学士赠以此名，勒铭池上。中丞为覃溪高弟，与钦州冯鱼山敏昌并名，称为翁门二山。所著小学考，蔚青重刊于西安，然校对尚未精。

#### 谭麟词

旌德谭西屏麟以丞尉需次西安，能文知兵。喜交才士，与山阴万伯舒廷琬、仲桓同伦兄弟，兰州刘梦星开第，及余唱酬极洽。予尝以感秋八咏命题，西屏既作诗，复填短调四阙。秋灯云：“帘内银缸小。帘外孤星皎。天地送秋风。纱窗闪闪红。对影情何限。凉夜愁相伴。忽报一花开。秋心未肯灰。”醉公子秋蝶云：“蝴蝶儿。早凉时。秋阴篱落数花须，暂来粉翅垂。宵梦惊风露，含情故故飞。花前拍板对斜晖。别离知未知。”秋蝶儿时予将之关西讲院，君亦将从军鄜州，故其言如此。迄今十年不通鱼雁，未知短衣匹马，其意兴尚何如也。伯舒治古文，仲桓工骈作，虽橐笔饥驱，而所志愈厉。梦星由进士分发来陕，故乡已破，无家可归，备尝祸乱，时有罪言，洒酣耳热，歌骂并作。与人交，有血性而不阿。华州民回互哄，由贸笋而起，其曲实在民，官袒民抑回，回遂叛。予论此事，颇责备县官不能持平。时适与王霞举兵部、林颖叔方伯联吟，遂及之。梦星见之，大以为非，面质予，予谢之。及予入都，君方失官坐累，不名一钱。匝月后，忽千里致贻，并为书数百言力伸前说。且曰：“君诗文必传于后，人信之，将助回虐民矣，君忍乎哉。”予置之不敢辩。顾予之行也，君挥涕相送，出二诗。其一云：“不死须相见，知音复几人。开尊欣旧雨，问字悔青春。弟子侯芭老，先生原宪贫。灞桥垂岸柳，远眼逐行尘。”其言郑重，呜呼，此意何可忘也。

张树茨与徐镜清词



年来西北旱饥，大疫流行，文字旧交，一时俱逝。若袁筱隩保恒侍郎、张听庵树葵观察、谢麟伯维藩、吴子儒观礼两编修，又皆有用之才，彼苍其何意耶。筱隩在西安，见予华山后游记，极倾倒之。跋后自称教下小末。听庵精技击，能书画，从军入闽，勇于杀贼，延建诸郡，至今称颂之。麟伯诗学杜陵，言有肝胆。倭文端公歿时，麟伯挽之云：“绍圣学于道统绝续之交，诚意正心，讲席敢参他说进。夺我公于国是纷纭之日，排和议战，明朝无复谏书来。”与公异趣者，见之皆不悦。子儒为予己酉同年生，久相闻名而未得见，丙子始晤于法源寺。君旋出典蜀试，丁丑始为莫逆交，殆所谓视我真为一代人者。呜呼，尤可痛已。袁办赈河南，张转运关东，谢监视京师粥厂，皆歿于王事。惟子儒十年幕府，积劳病目，体质素羸，予别君时私忧之，而君竟已矣。袁、谢、吴皆不闻有词，张则有满江红一阙。叙云：“辛未春夏，畅读枚如酒边词十卷，胸次顿开，步集间韵，以志佩服。”词云：“鼎食钟鸣，问几日不成寂寞。没来由、功名富贵，只填沟壑。我谓文章终不朽，君家壁垒谁能薄。击青萍，大唱酒边词，灯花落。展长卷，连番读。煮宿酒，浑忘浊。把肝肠荡洗，年来一乐。坎壈半生能炼骨，尘沙四海休睁目。彼苍苍、有意老雄才，何尝错。”词不足以尽君，念君待我厚，重省此词，愈增腹痛耳。

子儒熟于时务，下笔洋洋洒洒，千言立就，而知人善下，尤为近日所稀。尝以一卷示予曰：“此德清徐晓芙镜清所撰词，晓芙己酉选拔，以知县谒选，卒于京师。余欲刻之，恨余不精此道，君为刊定，勿惜笔削。”予谢不敢。子儒笑曰：“余闻王兰泉司寇选国朝词综，于同人之作，多所窜改，君何歉焉。”余曰：“此非法也，司寇贤智之过，予何敢效。夫人之嗜好不同，文之强弱亦异，安能尽裁以一律。况人各有心，文各有意，又安能以我意为人意，谓人意必尽如我意。予读司寇春融堂集，亦未能远过于时贤。其选词专主竹垞之说，以南宋为归宿，不知竹垞词综无美不收，固不若是之拘也。今不问全集之最胜，而只取结体之相同，则竹垞已云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而辛、刘之作，何以尚留于词综哉。且不独备数而已。稼轩三十五首，改之九首，又何以入选如是之多哉。司寇则不然，同时若蒋藏园、洪北江皆有词名，只以派别不同，蒋第选二首，洪第选一首，皆非其至者。噫，其亦异于竹垞矣。且夫一字之师，古人动色相矜许，诚难之也。丁敬礼曰，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然则定文必由于相知，今相知未尽，而遽定其文，即不至点金成铁，而必谓子面如吾面，得无削趾适履之嫌乎。大抵司寇所著书，当以湖海文传为善。其余虽采摭繁富，谓为宏奖风流则可，谓为精于鉴别，似尚须论定也。”

晓芙词名欧阳亭，清空有致，不染涂泽襞积之习。菩萨蛮云：“小园丛桂张黄伞。玉蟾三五清辉满。上市美霜螯。馋涎流老饕。延秋倾玉酝。穉子

牵裾问。月里树婆娑。今年花几多。”踏莎行云：“浮白移尊，闹红租舸，桥头铁笛吹云破。玉钩藏罢漏声残，满湖凉露蕉衫浣。后约裁笺，嘉宾入座。无端远岫浓烟锁。画楼红烛雨同听，销魂今夜人真个。”原注：西泠载酒自题纪游图十二首之一。金缕曲云：“到此休惆怅。忆随身、耕惟一砚，十年飘荡。也算五侯鯖尝遍，拄笏西山挹爽。有几辈、逢人说项。诗近中唐词两宋，更文章汉代卿云样。弓与帛，日相望。如其万卷书无恙。再如其、桑栽八百，箪瓢堪仰。闭户穷经终老耳，那得高轩过访。又那得词坛推奖。弧矢悬间男子事，会乘风、踏破长江浪。面已皱，志还壮。”醉后放言晓芙橐笔东西，一官未就，集中尚有蓦山溪诸作，其身世之感深矣。

晓芙蓦山溪云：“兜鍪一著，几辈上青云，吾老矣，无他技、但伴毛锥子。”因忆昔过两渡镇见胥溪叟题壁云：“世风日薄，叹投笔从戎，运筹有志。太息欃枪星未落，灞上棘门儿戏。鹅鹳成行，牛羊受牧，莫笑夷吾器。烽烟遥望，衔杯今且一醉。倏闻报捷红旗，轻裘缓带，不愧封疆吏。羽檄飞传纷鞞鼓，三舍暂容退避。手刷翎毛，头衔鹤顶，血滴苍生泪。黄巾不起，封侯此愿难遂。”翠缕吟与晓芙同意。嗟乎，烂羊头，续狗尾，古今同慨。符雪樵咏花翎云：“但见东南飞孔雀，岂知西北有浮云。”一哄之市，谁敢知其是非耶。

旅馆留题，颇少佳作，数年来南北奔驰，所见甚多，录其稍可诵者一二。方顺桥中州玉笙氏苏武慢云：“春意来时，河间唱罢，又作遂初之赋。嫩麦才抽，寒梅欲笑，扑面尘沙如雨。千里关河，廿年事业，百般情绪。想北辙南辕，车轮马铁，不堪重数。听谁家、腊鼓冬冬，琵琶切切，犹自徵歌选舞。顽仆垂头，疲骡顿足，此夜愁魂千缕。白发高堂，倚闾凝望，知儿来否。且料理寒衾，先向梦中归去。”张夏无名氏台城路云：“一灯才稳思乡梦，披衣又催鸡唱。铃语丁丁，马蹄得得，惹动四山乱响。悬崖似掌，看古雪峻嶒，寒云潏潏。晓色苍凉，一轮红日海东上。向平婚嫁未了，卧游图四壁，郁成奇想。来日齐州，马头灵岳，一角遥青相向。尘容俗状。怅琴剑轻装，未携筇杖。刮面西风，软红飞十丈。”又昔年琉璃厂，购得残书数种，中夹一纸，前诗数首，后词两阙，字皆簪花小楷，未有芝仙大姊莲妹问香等字，未知谁家闺秀。亦未知是录旧是新制，惜纸已霉烂过半，字句多不全，聊掇于此，以俟知者。浣溪沙用叶小纨韵云：“罗縠衫轻凭画楼。乌云斜冒玉搔头。疏桐阁外月如钩。吟瘦远山青入梦，颦深双黛绿添愁。盈盈银浦水西流。”虞美人句云：“万古伤心颜色，算斜阳。叫到楚云凄断，一峰青。”咏雁茅鹿鸣词

戊辰计偕报罢，遇丹徒茅雅初鹿鸣，甲子同年也。索观予集，填沁园春见

赠云：“往矣朱陈，雅调骚情，不在兹乎。怜三十年来，都为名误，七千里外，苦被饥驱。原注：君将入秦。短鬓频搔，长歌当哭，有美谁将善价沽。飘零甚，早浮生过半，白了头颅。客中将伯频呼。笑此道、而今颇不孤。原注时余营归计、君亦以囊涩未就道。想天意苍茫，方将玉汝，世途偃蹇，却早衰吾。风雨琴尊，云天金石，落拓同声也胜无。聊相慰，喜清声老凤，两地将雏。”盖雅初亦垂老始第，复不得志于春官，将归课子，不出山矣。闽县郑仲濂守廉读之有感。步韵云：“慷慨上书，天阍路迷，君盍行乎。况朝爽西山，自供赠策，晴云太华，已为先驱。此去灞陵，短衣匹马，美酒十千差可沽。千珍重、此鬼神歌啸，沟壑头颅。年来痛饮狂呼。算上下、云龙兴未孤。奈垂暮风尘，输盟石隐，半生仕宦，失望金吾。琴剑栖栖，烟花漠漠，日夕狼烽黯淡无。何心问、任馋涎腐鼠，吓煞鸬雏。”及余在长安，闭门寂寞，追念旧游，亦填一阕，却寄仲濂，并联为长卷，悬之斋壁。词云：“三十余年，销磨几字，也者之乎。任嫫母西施，供人刻画，追风逐电，范我驰驱。行矣诸君，归欤最乐，斜日扬帆出直沽。时应试者多由海道。傥相忆，这未衰肝胆，将老头颅。梦中似有人呼。劝莫遣雄心醉后孤。笑说甚才情，几分痴蠢，生于忧患，百样支吾。蜕骨如蛇，换肠似鼠，为问留皮比豹无。君知我，算平生返哺，尚愧鸦雏。”嗣闻雅初入闽，某观察延掌记室，宾主不相得，去馆卒于旅邸。身后萧条，几无以殓，嗟乎，依人作计，其难至此，悲夫。

#### 郑仲濂词

郑仲濂家世清华，妙才自喜，亦余己酉同谱。由翰林改官工部，遭乱归来，十年不出。予时多远迹，与君踪迹不甚密。及戊辰入都，君闻之，夜半走访。自后余无聊，辄就君，君亦三日不见余不乐也。字画诗词皆工，而词尤宛转入情。丙子余复入都，则君亡矣。索其遗书，得螭道人词草一卷。或有题无调，或调题俱无。盖君自中年以后，多伤心之故，虽有所作，亦付之丛残，不自珍惜。然君为朝士，三十年未尝得行其志，其所藉以存君者，亦止此矣。况以词论，固海内一作者也。其即事浪淘沙云：“没始没端倪。假象虚机。一盂转侧双丸驰。为问劳生歌哭者，见事何迟。宿昔枉思维。总落顽痴。天空云散月来时。大地山河无所有，今日方知。”客有贡谏者，词以代答。临江仙云：“画不通神诗欠雅，羞云潦倒名场。大豚小犬费平章。且贪鸡鹜食，谁慕鹄鸿翔。清气少分天乞与，非痴非黠非狂。只疑垂老若为忙。色尘三万斛，泪雨一千行。”寓斋雪丁香盛开，不旬日，谢矣，感而有作。满庭芳云：“滴粉珠飞，搓酥玉碎，韶华也忒零星。繁枝无赖，斜亚小银屏。十日忽忽开落，梨云梦、容易吹醒。凭阑倦，犹疑风絮，春雪谢娘庭。沉沉。昼漏寂，妙年影事，花下重寻。有柰窥半面，奁馆同心。一自素鸾信杳，人中酒、

憔悴如今。香篝底，不堪细诉，诉又谁听。”简枚如同年沁园春云：“我问枚如，有家不归，鹤怨猿惊。向巨灵掌上，高攀太华，黄金台下，懒揖公卿。仰屋著书，杜门避客，热海中闲署散人。长安道，笑三千白发，十丈红尘。梦君昨上青旻。更手挟君诗叩玉晨。看天才何愧，鞭笞鸾凤，古贤合让，蹴踏麒麟。我亦从之，分章挾汉，俯眺齐烟九点青。遽然觉，剩空床长簟，磊落吟身。”仲濂继配林四娘，能诗，伉俪极笃。逝后，君终日有泪痕，其无题诸调，大抵悼亡之作，奉倩神伤，不寿未必不由此耳。鹊桥仙云：“百事都乖，两眉不展，嫁我有何佳处。虀盐井臼廿年中，取辛苦、备尝而去。长簟凝尘，空箱遗挂，满口思量无据。破窗风雨夜深吟，待呕出、心肝偿汝。”清平乐云：“珠帘昼寂。燕子双飞入。病酒愁春无气力。又近去年寒食。”卜算子云：“侬自命不犹，错妒双星会。银河一水别教填，拌送如潮泪。”又句“为卿灰尽一生心。饥驱整日几曾闲，怎打量、闲来哭汝。”读之令人鼻涕下一尺。

“错因缘。葡仙。薄因缘。葡仙。只得人间卅一年、悔生天。葡仙。幸相怜。葡仙。忍相捐。葡仙。破镜无因月再圆。夜如年。葡仙”。此亦仲濂集中悼亡之篇。盖用风光好调，仿竹枝采莲曲之体，曼声长啸，呼其字而诉之。葡仙，当是闺讳也。

#### 萨天锡词

元萨天锡咏雨伞云：“开如轮，合如束。剪纸调膏护秋竹。日中荷影叶亭亭，雨里芭蕉声簌簌。晴天却阴雨却晴，二天之说诚分明。但操大柄常在手，覆尽东西南北行。”此为依附权门干求恩泽者发也。写炙手气焰，令人慨然。所著雁门集，其裔孙露萧龙光农部重刊之，校勘颇不苟。附词十四首，词综前后录其七首。尚有念奴娇登凤凰台怀古步韵云：“六朝形胜，想倚云楼阁，翠帘如雾。声断玉箫明月底，台上凤凰飞去。天外三山，洲边一鹭。李白题诗处。锦袍安在，淋漓醉墨飞雨。遥忆王谢功名，人间富贵，散草头朝露。淡淡长空孤鸟没，落日招提铃语。古往今来，浮生无定，南北劳人路。浩歌一曲，莫辞别酒频注。”亦清转可诵，而他篇则不无错误。如寿大宗伯致仕干公填法曲献仙音，平韵双调五十四字。考之律谱，则此调止有九十一字、九十二字仄韵体。且一首之中，上用寒删，下变用支微，韵亦参差不叶。岂自度之腔，而律谱失收乎。卜算子第三句上拍云：“悄无踪、乌鹊南飞。”下拍云：“西风鸣、宿梦魂单”，作上三下四句法，与换头自离边塞路，稽之各家传作，句调皆不合，岂另有此一体乎。至金陵怀古本满江红，误作念奴娇，校者已从词综改正。而其中春色去也，多色字。双燕子，双误新。打孤城，孤误空。乱鸦斜日，斜误红。寒蜚泣，蜚误蛩。只有蒋山青，只误惟。又因而不改。少年游一名小阑干，词综脱干字，此亦从之作小阑。念奴娇一名酹江月，此以

爵作酬。则校者不得辞其过也。农部善于治生，以盐筴起家，好行其德，待之举火者无算。子某，孝廉尤挥霍。予曾见霞浦游漫郎大琛大令萍缘小记，皆记苏台冶游之作。大令自称小玉，其所云雁门生者，即孝廉也。长篇三千字，琐屑朗秀，动人流连。有西江月题词云：“落笔才怜凤凰，倚歌声答乌乌。销魂犹自谱吴歛。薄命世间儿女。我是桃花别客，十年一梦模糊。新愁替得旧欢娱。梦里莺嗔燕妒。”当时文采，转瞬消磨，而两家门户，亦皆零替矣。

木兰花慢应以柳词为谱

木兰花慢，词律以蒋竹山为谱，谓此词规矩森然，诚为毫发无憾矣。然予读吴礼部诗话，载柳耆卿此调云：“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幘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旁，往往遗簪坠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倾。拌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其结调用韵，与竹山正同。柳先于蒋，何舍置之。中又载吴彦高词亦然。但彦高后拍起句云：“长安。底处宽。人不见，路漫漫。”首句二字，次句三句四句俱三字，与词律所载两阙俱稍异，是又一格也。红友未及检。礼部，元人，名师道，字正传，籍兰溪。

林北鯤词

厦门逼海，水咸不堪饮，日必取泉于鼓浪屿，近日蜃楼鬼市，遍布层巅，行者苦之，水不时至，价亦加昂。且其地为有事所必争，他族滋蔓，其无乃包藏祸心、嗟乎，厦门数十万生灵，平居之饥渴，临事之性命，俱不能自主，可不思曲突徙薪之计哉。因忆莆田林南池北鯤太史，鼓浪洞天填凤凰台上忆吹箫云：“到处招游，一筇双屐，而今又欲乘船。似凭虚公子，缥缈随仙，极目洪涛万顷，忽露山、鸡犬人烟。新来客，钟声远接，引入洞天。岩前。老僧指点，这一所村庄，曾憩征鞍。有旧台荒垒，雨蚀苔墁。折戟沉沙已久，都忘却、凿井耕田。听说罢，掀髯一笑，共醉云端。”下半所言，盖指耿、郑交讷时也。今之隐忧，盖有百倍于耿、郑矣。南池又有瓶梅满庭芳三阙。其首阙云：“月浸瑶台，霜铺琼砌，主人早办迎寒。东篱秋老，花事又阑珊。谁自江南返棹，将春色、揣到吟坛。真耶梦，佳人枉顾，洗眼试详看。相逢翻欲哭，因他瘦损，倚遍雕阑。问别来一载，何处盘桓。且喜容颜如旧，还带得、半点儒酸。冬宵永，移尊对酌，灯火话团圞。”

郑玉笋能诗

台江校书郑玉笋，能诗，有集一卷。余见之于余戚冯翁。“貌不负人人负貌，卿须怜我我怜卿”，玉笋所集句也。词榭诸君，皆有题咏。玉笋既负艳名，日夜思脱籍，其家靳之，卒郁郁死，葬于新亭。新亭者，理香之丛冢也。冯

翁嫌其秽杂，为移历于小西猢。无赖子挟其家人与冯翁为难，重赂之，始息。殊有千金买骨之风。冯翁为余话此事，犹太息不止也。大抵闽士不善为名，至闺阁有著述，尤秘匿不肯示人。惟青楼女子，时或以此钩奇，然亦从前风气偶有之，今则绝无矣。余忆三十年前有林曼英者，喜诗，能诵唐人三百首及黄莘田香草笺，一字不遗，亦略通其意，名噪甚。或赠以诗云：“未必黄金能买笑，不妨白眼看人多。”盖曼英左目仰视，所谓斜眼也。一日，予饮其家，有客欲要之，曼英不答。客无计，乃曰：“能作一小曲，当不汝扰。”曼英率尔曰：“何题。”曰：“月。”“何韵。”曰：“光。”即应曰：“光。汝看空庭白似霜。侬家远，照不到西厢。”客愕然竟去。余笑谓之曰：“我不意汝乃琴操、盼盼一流人。”曼英曰：“昨有客遗我词镜，卷首乃十六字令，我爱其短，时念之，故不觉冲口而出。”予曰：“词气对针亦妙。”曼英笑曰：“君不闻童谣乎：‘与哥相约月光时，月今光了哥未来。闽语，谓来日釐古音也。莫是侬家月出早，莫是哥家月出迟。’我实转此意言之。”盖其慧如此。

### 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

#### 凌廷堪论词

歙凌次仲廷堪教授著梅边吹笛谱，按篇注明宫调。自序云：“稿中所用四声，非于唐宋人有所本者，不敢辄为假借。所用韵，凡闭口，不敢阑入抵腭鼻音，至于抵腭与鼻音，亦然。异时有扬子云当鉴此苦心也。”盖次仲究心乐谱，尝以琵琶证琴声，知宋人燕乐二十八调多与雅乐异名，因成燕乐考原六卷，条分缕析，考据极明。惜予于此道未尝学问，不敢谬说是非。第观其论词与余意合，兹采其大略于左。

宣城张其锦，次仲之高弟也。述其师之言曰：“词者诗之余也，昉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以诗譬之，慢词如七言，小令如五言。慢词北宋为初唐，秦、柳、苏、黄如沈、宋，体格虽具，风骨未遒。片玉则如拾遗，鬢鬢有盛唐之风矣。南渡为盛唐，白石如少陵，奄有诸家。高、史则中允、东川，吴、蒋则嘉州、常侍。宋末为中唐，玉田、碧山风调有余，浑厚不足，其钱、刘乎。草窗、西麓、商隐、友竹诸公，盖又大历派矣。稼轩为盛唐之太白，后村、龙洲亦在微之、乐天之间。金元为晚唐，山村、蜕岩可方温、李，彦高、裕之近于江东、樊川也。小令唐如汉，五代如魏晋，北宋欧、苏以上如齐、梁，周、柳以下如陈、隋。南渡如唐，虽才力有余而古气无矣。填词之道，须取法南宋，然其中亦有两派焉。一派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前则有梦窗、竹山、西麓、虚斋、蒲江，后则有玉田、圣与、公谨、商隐诸人，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

豪迈为主，继之者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元代两家并行，有明则高者仅得稼轩之皮毛，卑者鄙俚淫褻，直拾屯田、豫章之牙后。我朝斯道复兴，若严荪友、李秋锦、彭羨门、曹升六、李畊客、陈其年、宋牧仲、丁飞涛、沈南淳、徐电发诸公，率皆雅正，上宗南宋，然风气初开，音律不无小乖，词意微带豪艳，不脱草堂前明习染。唯朱竹垞氏，专以玉田为模楷，品在众人上。至厉太鸿出，而琢句炼字，含宫咀商，净洗铅华，力除俳鄙，清空绝俗，直欲上摩高、史之垒矣。又必以律调为先，词藻次之。昔屯田、清真、白石、梦窗诸君，皆深于律吕，能自制新声者。其用前人旧谱，皆恪守不敢失，况其下乎。”梅边吹笛谱目录跋后按篇中多持平之论，以视主张姜、史，掎击辛、刘者，其识解固高人一等矣。至论国朝词，则各言所见，且当时风气之所趋，亦足以考流派矣。

次仲云：周清真小雨收尘一调，题曰月下笛，而与白石、玉田诸作迥异。今细校之，即琐窗寒。唯换头处少一字耳，片玉集中暗柳啼鸦词可按也。疑是琐窗寒别名，非月下笛本调。又云：梦芙蓉梦窗甲稿题尹梅津所藏赵昌芙蓉，自度曲也。调极幽咽，竹垞、樊榭尝用之，而万氏词律失载。又云：万氏专以四声论词，畏其严者多诋之，泸州先著尤甚。以为宋词宫调，必有秘传，不在乎四声。今按宋姜夔白石集满江红云：末句无心扑，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徵招云：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是徵调，故足成之。及考徵招起二句，平仄与齐天乐吻合。又宋史乐志载白石大乐议云：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王灼碧鸡漫志，杨柳枝旧词起头，有侧字平字之别。然则宋人皆以四声定宫调，而万氏之说，与古闾合也。余恒谓推步必验诸天行，律吕必验诸人声，浅求之樵歌牧唱，亦有律吕。若舍人声而别寻所谓宫调者，则虽美言可市，终成郢书燕说而已。今秋舟过荆溪，感填湘月以酌红友，即白石所云念奴娇鬲指声也。按鬲指亦谓之过腔，念奴娇本大石调，今吹入双调，故曰过腔，谓以黄钟商过入夹钟商也。此则亦采入国朝词综第二集，但删节不备耳。中所选次仲词，若秋夜隔浦莲近拍和吕叔讷帘钩、齐天乐，皆不见本集。此三则语皆精审。其浣溪沙黄昏云：“鹊尾黄昏炷麝脐。压帘新琢辟寒犀。是谁门巷玉箫低。日自南回梅渐北，风从东至柳微西。翠禽偏向梦边啼。”丑奴儿晓起云：“朝来渐觉春寒减，云散檐牙。日上窗纱。起汲新泉自煮茶。门无屐齿苍苔满，淡处纷华。闲里生涯。细数庭前未放花。”好事近正定道中小饮云：“秣马镇州城，城外荷花无数。解辔柳阴沽酒，看鸕鷀飞去。太行天矫控中原，形势自千古。莫问前朝兴废，有青山如故。”绮罗香登壮观亭云：“雁外青天，鸦边黄叶，亭上秋光如许。万里江山，齐向此中奔赴。见隔水、几叠峰峦，似微带、六朝烟雨。战西风、苔瘦榛荒，断碑犹有老颠赋。

徘徊空对旧迹，如见风流载酒，掀髯箕踞。雪下前村，留得可人佳句。同当时、豪兴如何，有点点、白鸥飞去。拂吟鞭、试觅归途，寂寥谁共语。”原注：米颠壮观亭诗：如何夜来风。独下前村雪。湘江静表忠观云：“陌上春深归骑缓。望中原、李花零乱。霜寒一剑，潮回万弩，怕谁穿钱眼。不著柘黄衣，拥旄节、开门无患。孱孙纳土，明廷报功，犹留得、表忠观。奠菜羹，携麦饭。奏神弦、里巫初散。红妆士女，青袍父老，指南来新雁。落日霸图销，灵旗上、疏风摇晚。英雄逝矣，行人吊古，空摩旧券。”生气拂拂从十指出矣。予少喜藏园九种曲，若笠翁十种则甚鄙之。次仲高阳台云：“十年细读藏园曲，尽移宫换羽，挹遍清新。接席何由，云端怅望骖麟。须眉展拜疑相识，向画图、凝想前因。”又论曲绝句中有云：“仄语纤词院本中。恶科鄙诨亦何穷。石渠尚是文人笔，不解俳优李笠翁。”可见文有定价，嗜好固不尽相远耳。

### 艺概论词

余于沪读书肆，得兴化刘融斋熙载所著艺概。后晤同年吴桐云大廷观察，为言融斋掌教书院，善于谈艺。盖穷年绩学之士，惜忽忽归来，未及见也。艺概自诗文及经义皆言及，中有词曲概，虽或为古人所已言者，抑言之而或有可商者，如谓晚唐五代为变调，元遗山集两宋之大成，予皆不能无疑。而精审处不少，不可废也。节录之以供参考。融斋谓词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耆卿，香山也。梦窗，义山也。白石、玉田，大历十子也。其有似韦苏州者，张子野也。此可参次仲之说。次仲兼以时言，融斋专论格耳。

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宋子京词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虽以佳句互相称美，其实趣尚不同。

叔原贵异，方回瞻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

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

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犖，悉出于温柔敦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矣。

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轻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阙，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耶。

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爱之，强论得失，皆偏辞也。



白石词，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

陆放翁词，佳者在苏、秦间，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

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而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较贞，其思视梦窗较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

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

南宋词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词固必期合律，然雅颂合律，桑间濮上亦未尝不合律也。律和声本于诗言志，可为专讲律者进一格焉。

昔人词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有我在也。

词深于兴，则觉事异而情同。事浅而情深，故没要紧语正是极要紧语，乱道语正是极不乱道语。

词澹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

词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

戈载翠微花馆词

词学国朝为盛，而词集最易消磨。以予所见，前则陈其年迦陵园三十卷，此初刻本后乃编入湖海楼集近则戈宝士载翠微花馆词二十七卷，最为繁富。余则自五六卷至一二卷，而一二卷尤多。既无全集可附丽，别本孤行，虫鼠为灾，每有委之丛残，未转瞬而姓氏翳如者，可慨已。予官京师虽日浅，有暇必周行厂肆，辄于烂摊堆上极力寻检，积久遂得若干种。郑仲濂与予有同志，相约俟搜罗稍富，当作提要以传之。今仲濂已歿，予亦出都，恐此事遂已。因记其集名，并录一二佳篇，随手编纂，不分先后。其中吴越为多，他省颇寥寥，岂提倡之无其人耶。嗟乎，零玕断璧，再俟百年，安知不贵若照乘之珠哉。

秦恩复享帚词

享帚词四卷，江都秦敦夫恩复撰。自序云：“仆家有藏书二万卷，辟屋三楹，坐卧其中，暇则吟讽以资笑傲。随意所感，寓之于词，或矢口而讴吟，或曼声而长啸，等诸击壤之尧民，有类悲秋之宋玉。凡人世之忧愉欣戚，荣辱得失，胥不入于寤寐。”其言颇萧散可喜，然其词则叹老伤穷，不一而足。如和彭羡门百字令等阙可见也。阮文达云：“道光丙申，秦家不戒于火，凡宋元精刻及传钞秘籍，悉归煨烬，词板亦毁，此重刻也。”词序敦夫曾刻词学丛书，校录颇精。中有袁斐轩词韵，即厉樊榭诗所云“欲呼南渡诸公起，韵本重雕袁斐轩”者是也。以入声分隶三声，盖中原音韵之先声，故论者以为曲韵，非

词韵也。

予向在京邸，得锡山女冠韵香为敦夫所作篆书楹帖句云：“清镜理云鬓，雕炉熏紫烟。”曾作七古咏之。韵香，毗陵人，氏王，名岳莲，自度于双修庵，号清微道人。有空山听雨图，敦夫为填选冠子。敦夫有姬慈鬢，善画花卉，逝后填疏影、扫地游等阙，语皆凄楚。阮郎归咏柳云：“春风吹恨上眉弯。和烟笼翠鬢。依依情绪忍轻攀。流红水一湾。临断岸，马蹄残。春游不放闲。柳丝撩乱鬢丝斑。公然青眼看。”安公子春社云：“已是花飞片。那堪杜宇声声劝。廿四番风吹不尽，恨春情零乱。只趁得，衰红暗绿闲庭院。听社鼓，二月刚过半。奈好天良景，怎忍流光如箭。羌笛添新怨。短长亭外游丝罥。欲向花前留好语，待商量莺燕。料此后、离愁逐渐天涯远。一纸书，抵作相思券。望爱惜韶华，休把万金轻换。”又句：一蝶抱秋心。南乡子题慈鬢秋花图。有花便好，无花也有阴阴树。金蕉叶情到深时转薄情。可惜一天无用月。南乡子敦夫云：“武林吴素江，名景潮，得古琴于土中，修三尺四寸五分，额广五寸，腰狭三寸四分，刮磨三日，铭刻乃露。其文曰：‘东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为一，垂千万古。’上曰号钟，下曰叠山，共十二字，隶法古劲，知为宋谢文节公故物也。素江作图，余咏以六州歌头。”又云：“向来填词家只分平仄两体，惟满江红一谱而兼四声，且字句亦参差互异。暇日按旧谱戏以四声写之，各效其体。平声韵效姜白石体，上声韵效杜祁公体，去声韵效柳耆卿体，入声韵效苏长公体。”此皆足供词人考据之资。

#### 张维屏听松庐词钞

听松庐词钞，海天霞唱二卷附玉香亭词一卷番禺张子树维屏撰。子树一字南山，早负才名，居官亦有声。晚年家居，颓唐自肆。余闻其乡人曰：此南山有为而然也。南山生平谨饬，后为人所误。区宽者，县役之总首也，蠹法受赃，家资钜万，援例得四品衔，既歿，其家请南山题主。私以万金赂其人，其人粉饰怂恿，南山不知而从之，清议哗然。南山曾仿尤西堂法作图数十帧，历纪一生事迹，付之梨枣，分致同人。或于其后添绘题主图，密封送还，南山始觉，乃大惭愤。因谓身名瓦裂，有何颜面，因而问柳寻花，无日不在歌姬之院。即其素爱之听松庐，亦不时至焉。

南山曰：“词家苏、辛、秦、柳，各有攸宜，轨范虽殊，不容偏废。”又曰：“以情胜者恐流于弱，以气胜者恐失于粗。”然南山词豪宕自喜，盖有意苏、辛而不至者，尚不能自践其言。其梦游仙曲三十首填法驾导引，盛得时名，究之仍是五七言诗耳。夫仙子春暮出游，怅然有咏云：“黄屋英魂犹在否。清明寒食无杯酒。夕阳红上越王台。携翠榼。整金钗。人自百花坟上来。”西地锦舟中午日云：“曾历燕齐邹鲁。有满身尘土。长河水浊，长淮水绿，又满

天风雨。万里此行何补。惹离愁千缕。清明过了，端阳到了，听异乡箫鼓。”丑奴儿令题画云：“疏林昨夜新霜透，天正寥寥。风又刁刁。只有丹枫醉未消。一条拄杖如人瘦，两鬓萧萧。两袖飘飘。又被青山引过桥。”此数阕特清婉。附录一卷，皆其少作。其名玉香者，时有山阴方某，集诸文士于紫藤池馆，南山年十三，白莲盛开，援笔赋浣溪沙，有“银塘风定玉生香”之句。方叹曰：“此子他日必以文章名。”遂以幼女字之，且拟搆亭池上，颜曰玉香。其后女以哭母病歿，南山悼之，集中紫藤曲与藤花梦传奇，皆因是作也。赵福云小石帚生词和姜词

小石帚生词一卷，和姜词一卷，山阴赵藕村福云撰。余初至西安，即闻客籍中有二才士，皆会稽人，其父皆官县令，皆不幸中年化去。一藕村，一顾祖香寿楨也。祖香以文，藕村以诗词。今观其词，体格已具，神味未永，天不假年，无以造于大成，惜乎。藕村专宗白石，丛稿十卷，又以琴谱减笔之例，证白石词所注谱法，昔人所谓如梵字旁行不可辨识者，皆能得其指归，其用心可谓勤矣。声声慢闻雁和江龙门韵云：“白蘋波冷，黄叶霜浓，西风雁阵惊寒。觅侣呼群，迢迢来自江关。遥知茜纱窗里，有愁人、青锁眉弯。那堪听，听声声凄楚，泪落阑干。欲把乡书重寄，恐双飞形影，忽又成单。一点相思，为侬传到长安。天涯得归何日，只归心、随尔飞还。空怅惘，梦醒时、仍隔万山。”南浦细雨斜阳行灞桥柳中云：“杨柳夹长桥，是古来、销魂第一多处。一片碧无情，斜阳外、偏把好山遮住。东风微动树梢，兜定丝丝雨。倚阑凝竚。看沙渚玲珑，白翘双鹭。天涯有恨谁怜，向花底停鞭，烟中呼渡。灞岸水潺潺，添三尺摇荡，别离情绪。沿堤草长，黯然寻到春归路。数声杜宇。曾苦劝春归，还催人去。”

西安郭外八仙庵，庭前有二黄杨，高不三尺，而枝干横出，散布殆将一亩，鸡栖鳧集，视若广厦。予每至辄徘徊其旁，叹其奇而未尝不怜其失所也。尝有句云：“不栖鸾凤栖鸡鹜，长是年年厄闰时。”藕村将卒之前两月，亦以高阳台咏之，彻夜苦思，嗽疾大作，比明，视其唾壶，则殷然尽血也。词中有句云：“关心怕厄来年闰，把绿章上奏天家。漫消磨，一寸光阴，一寸萌芽。”语特不祥，无亦所谓讖耶。

项鸿祚忆云词

忆云词四卷，钱塘项莲生鸿祚撰。莲生深于情，小令尤佳。其词仿吴梦窗例，分为甲乙丙丁四稿。丁稿自温庭筠至冯延巳各体皆拟之，且皆工，可以观其所得力矣。甲稿自序云：“忆云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连峰巉巖，中夜猿啸。复如清湘戛瑟，鱼沉雁起，孤月微明。其宵夔幽凄，则山鬼晨吟，琼妃暮泣，风鬟雨鬓，相对支离。不无累德之言，抑亦伤心

之极致矣。”实能自道其词境。文亦幽茜似唐人小品。乙稿自序云：“近日江南诸子，竞尚填词，辨韵辨律，翕然同声，几使姜张俯首。及观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而弁首之辞，以多为贵，心窃病之。余性疏慢，不能过自刻绳，但取文从字顺而止。削稿既竣，仍自识数语，雅不欲与诸子抗衡，又何敢邀名公尝鉴耶。”此言尤为痛切，足为词家砥柱，但不堪为随声逐影者闻耳。莲生词之佳者录入国朝词综续编甚多，兹于所录外补采数篇。太常引云：“野桃开后柳飞绵。长是负春妍。费尽买花钱。禁多少、风天雨天。碧城十二，红桥廿四，往事总凄然。梦也不曾圆。只檐月、看人自眠。”前调客中闻歌云：“杏花开了燕飞忙。正是好春光。偏是好春光。这几日、风凄雨凉。杨枝飘泊，桃根娇小，独自个思量。刚待不思量。吹一片、箫声过墙。”江城子吴门夜泊云：“金阊门外柳千条。驻兰桡。度凉宵。可惜凉宵。都付与无聊。试唤吴娘歌一曲，风又起，雨潇潇。双鬟低映烛光摇。似花娇。最魂销。今夜魂销。明日隔枫桥。城上乌啼催酒醒，人去也，自吹箫。”霜天晓角玉山晓行云：“征铎郎当。点轻衫露凉。卖酒人家未起，残月在，柳梢黄。行装。诗半囊。梦回思故乡。秋到屏风关外，吹一路，野花香。”西江月云：“翠被香添夜夜，琐窗人唤卿卿。如今不是旧风情。愁醉愁眠愁醒。倚幌疏灯明灭，过墙残笛凄清。梦随凉月绕阶行，踏碎一枝花影。”虞美人郑州云：“磬云寒结胭脂紫。立马王媵里。枣林一抹乱鸦啼。啼到打更时候更凄凄。红酥手与黄滕酒。往事空销瘦。燕姬拢袖压琵琶。不许离人今夜不思家。”徵招丙戌除夕云：“江城几夜听箫鼓。看看又过除夕。拥被不成眠，更寒侵帘隙。蜡灯摇瘦碧，第一度凄凉今日。红袖尊前，玉梅窗底，有人相忆。岑寂。送华年，青衫上，零乱粉香犹湿。镜卜总无凭，断天涯消息。可怜归未得，怕明岁依然为客。拌捡点十万鸾笺，记倦游踪迹。”又句：“忽忆去年今夜，春寒第几楼边。”风入松“片云笼月月笼花，花下珠帘帘外影。”玉楼春海棠花下作“巧极可怜无巧计，依样葫芦，明日起相思。”苏幕遮七夕词“艳词空冠花间集，不上云台。却上阳台。一读南华事事乖。”采桑子金荃词题后莲生家毁于火，复不得志于春官，满地江湖，依人作计，是亦竹垞所谓“空中恨、料白头封侯无分”者也。莲生有灌婴城、梅仙祠、铁柱宫、滕王阁、写韵轩、苏翁圃、填壶中天调六阙，词综续编选其五，而独遗滕王阁。然其词未尝有优劣，岂以起处不为昌黎地耶。然推誉三王，正是昌黎之意。词云：“千年杰阁。笑三王以后，都无文笔。幸有西山看不足，天外修眉漾碧。鳧渚云迷，龙沙草没，俛俯成今昔。闽人多矣，帆樯倚槛如栲。可惜蛺蝶飘零，故宫罗绮，雨打阑干湿。莫望蓼洲东去路，愁入江楼夜笛。胜地凄凉，倦游飘泊，乡泪频沾臆。马当风驶，几时一送归客。”又高阳台咏马湘兰研，序云

：“研背有双眼，并王百谷小篆星星二字，马自铭曰：”百谷之品，天生妙质。伊以惠我，长居兰室。”词已载词综，不录。竹垞有憎鼠憎蝇诗，盖比兴之作也。然蝇尤可憎，拔剑而起，何讶昔人。予客太原。其地不用蝇拂，而用蝇帚，破竹数十丝，摇摇作声，蝇辄远颺。莲生在都下，有鹊桥仙咏凉篷冷布响竹冰桶词，响竹即蝇帚也，然近日用之者少矣。

### 田实发绿杨亭词

绿杨亭词一卷，合肥田梅屿实发撰。梅屿应召试得列一等，见卷首长沙陈勤恪序，当时颇有才名，词附其玉禾山人集中。调多小令，题多闺情，然陈滑不足以名家。如梦令云：“不怕风风雨雨。但怕杨花如雾。花里送郎归，郎隔杨花回顾。郎去。郎去。还是郎来时路。”菩萨蛮云：“灯花夜夜真珠颗。背灯弹泪挑灯坐。不畏锦衾寒。思君形影单。加餐毋念妾。有梦归来说。保得好容颜。为侬画远山。”差有余味。

### 王度书连屋词

书连屋词三卷，秦邮王香山度撰。词分小令、中调、长调各一卷。短拍近剽，长拍近粗。中如竹枝三十首，鹧鸪天十八阙，音节难言，诗词莫辨，以多为贵，何为也。且其题目并有老伯太尊等字样，更乖于风雅矣。香山以举人官学博，集中有甲戌别场屋满江红云：“号舍之神，酌墨汁、与君为别。惭愧煞、曲臂蒙头，欹眠逾月。银蜡泪乾心未死，冰蚕鼎沸丝难竭。最惊人、一阵黑罡风，砂如雪。头已白，须还镊。肠已断，腰还折。听楼头画角，壮怀销灭。便踏曲江迟暮矣，五湖烟水堪容拙。谢多情、吾自有吾庐，从今绝。”久困者，读之能无慨然，然欹眠逾月，计之不过四五度秋风耳。彼氪氪终身锲而不舍者，又岂少哉。

清平乐云：“循檐独走。街鼓三更后。睡去自应归梦有。欲睡知能著否。月中茉莉新开。照他香雪成堆。记得年年此际，晚凉簪上鸾钗。”在其集特有余韵。襍云词一卷，太仓钱芝门恩荣撰。卖花声云：“落叶带愁飘。别绪难抛。相思人度可怜宵。彻夜打窗风又雨，不住潇潇。梦也够魂销。醒更无聊。兽香慵炷一灯挑。自是吴侬听不得，翻怪芭蕉。”菩萨蛮云：“月檀珍簟寒于玉。睡醒不整鬟云绿。微雨白蘋花。单衫红藕纱。桐阴深几许。团扇追凉去。蝴蝶一双飞。断肠人未归。”百字令云：“听风听雨，又匆匆过了，熟梅时节。嫩绿年华销减尽，未改清狂结习。梦里攒眉，吟边敛手，怕问花颜色。青衫依旧，泪痕襟袖犹湿。况又鞞鼓关山，井蛙风鹤，烽火江壖赤。生悔韬铃从未读，成就男儿何益。磨铁生涯，抛金身世，往事何须说。凄凉如许，谁家还弄清笛。”无闷雪意云：“天墨沙黄，云酳树痴，风急禽不语。剩几笔寒峰，睡容凄苦。桥外孤村弄暝，试准备、疲驴寻诗去。只防今夜，玉梅信

息，飞琼偷取。愁绪。渺何处。想烟杪红楼，定肩珠户。更翠袖安排，陶家茶具。莫是熏笼悄等，早瑟缩、潜吟风中絮。恍梦绕、一院梨花，应被冻云留住。”

### 汤成烈清淮词

清淮词二卷，常州汤果卿成烈撰。香影秋燕云：“西风吹冷。叹飘零翠羽，去来无定。病翻惊秋，挪尽玳梁栖未稳，因甚红衰绿减，都忘却、天涯芳信。又恰是、过尽征鸿，依约暮烟暝。还有夜深凉月，含情入翠幕，窥见孤影。此去经年，便待春来，忍更寻芳径。想伊多少酸辛话，怕说与、伤心人听。只徘徊、旧日香巢，似恐断魂来认”。汉宫春衰柳云：“秋已堪怜，又被风吹堕，散做愁丝。惊鸦寻侣，几遍寻到西池。荒烟淡日，有寒蝉、共托空枝。可记否，青青陌上，旧时何等芳姿。耐得浓霜千叠，伴凄风冷月，没个人知。无情感伊摇落，也自应悲。沉吟百遍，况从来、苦系相思。忍更听，花开花落，流莺细诉春时。”疏影菊影云：“帘栊映彻。化碧痕满地，飞上明月。似有珊珊，来到篱阴，相逢可奈愁绝。秋心更比秋容淡，莫但说、销魂时节。想夜深、秉烛清游，定误个人攀折。一幅烟绡界虚，何时洒醉墨，疑染晴雪。怕是斜阳，和著寒云，早又秋光明灭。愁窥镜里朱颜瘦，只冷径、霜痕都活。对小亭、鉴水遥空，衬就纸窗幽洁。”菩萨蛮悼亡云：“蓬山缥缈千重隔。人间自古伤离别。芳草本无情。春来处处生。玉楼凝望久。惆怅还依旧。终日更谁来。帘垂风自开。”又云：“晶帘秋卷玲珑月。明蟾今古随圆缺。情绪付西风。暗随流水东。水流终到海。旧恨分明在。立尽月黄昏。袖罗寒不温。”果卿为皋文戚属，故其词有家法。张曜孙曰：“自先世父先子词选出，常州词格为之一变，故嘉庆以后，与雍乾间判若两途也。果卿表兄每一调必以全力运转，有约千篇于一阕，蹙万里为径寸之概。”清淮词跋后然词贵清空，意欲清，气欲空，太炼则伤气，太郁则伤意。果卿所作，前胜于后，后卷多伤结轳。即其附绿唱和诸篇，如吕子奇承姁、子兑承婉、刘浚之遵燮辈，亦多坐此病，殆以矜尚太过耳。

### 沈涛洺州唱和词

洺州唱和词一卷，嘉兴沈匏庐涛编。此匏庐守洺州时幕中唱酬之作，红弦绿酒，笙磬同音，较之板声钱声珠盘声，自为佳也。作者自边袖石浴礼至戴兰卿锡祺，先后共八人，有九秋词、销夏四咏、消寒四咏等题目。袖石，任邱人，有空青词。邵叶辰建诗亦嘉兴人，有听春阁词。金改之泰，英山人，词与袖石合刻，曰燕筑双声。女史沈芷芑蘩则匏庐之女，桐乡劳介甫勋成之室也。匏庐后官吾闽兴泉永道。题瘦吟楼砚序云：“随园诗弟子陈竹士，苏州人，元配金纤纤，亦随园女弟子，著瘦吟楼诗稿。”纤纤体羸善病，卒年二十五，是砚

乃其手制，背有自写小影。介甫填清平乐云：“绣襦甲帐。写韵供清赏。仿佛叶家眉子样。多个熏香小像。蛛尘重拂瑶奁。墨花和泪犹黏。肠断瘦吟楼畔，一钩新月初三。”匏庐南楼令云：“鸚眼泪痕浮。红丝冷麝篝。认依稀、眉子风流。韵事疏香妆阁后，又题到，瘦吟楼。缺月堕银钩。花影亦愁。怅云鬟、雾鬓难留。剩有玲珑蕉一叶，记曾伴，绿窗幽。”叶辰临江仙云：“一叶银蕉含露白，玉台曾结芳邻。画楼吹断凤箫声。碧天云远，留影认真真。写出吟腰秋样瘦，数行珠字清新。墨池波冷荡愁痕。半奁眉月，空自照黄昏。”袖石南楼令云：“翠墨洗烟螺。云腴腻粉涡。荡愁痕、一掬湘波。惆怅瘦吟人去远，谁著手，与摩挲。片石未销磨。华年瞥眼过。甚春来、依旧寒多。尽把沉香薰小像，只无计，慰双蛾。”兰卿浪淘沙云：“尘匣展琉璃。墨雨香飞。宫闺小字玉台诗。想见吟腰春更瘦，扶病亲题。照影讶临池。花貌参差。彩毫谁与写相思。惆怅画眉人已老，潘鬓成丝。”改之苏幕遮云：“夜吟香，朝写韵。一片琳腴，脂粉痕犹凝。可惜昙花偏易陨。石上三生，但现春风影。玉台空，珠字剩，自比双文，秀句亲题赠。滴得蟾蜍清泪尽。新月楼头，还斗妆眉靥。”沈芙江家模减兰云：“春闺吟燕。几度兰缸深夜翦。背鹤风寒。镜里芳容石上看。新诗题赠。秋水自怜妆影靥。楼外垂杨。眉样依然斗画长。”芷芎虞美人云：“玉台人去瑶天远。宝匣蛛尘罨。画楼空锁旧时春。惟有一钩残月吊诗魂。蟾蜍露滴香犹腻。密字真珠细。三生石上识芳容。想见绣帘开处不胜风。”匏庐和介甫霜林觅句图，调用霜叶飞，自序云：“周清真雾迷衰草，图谱以为起韵，词律以为非韵。然梦窗之断烟离绪，玉田之故园空杳、绣屏闲了二阙，亦是韵。则此阙首语，自当以四字为句用韵。惟图谱以下句为九字，亦非，盖三字六字耳。此调前半阙桥字用平声，后半阙六字易五字，皆从玉田体。”词云：“自携茶具。披风帽、支筇秋最深处。冷枫十里澹斜阳，正好寻烟语。笑指点、江南村路。红情多在销魂树。写无限荒寒，也绝胜残年，灞桥风雪吟侣。十载破帽疲驴，西风无恙，打头黄叶如雨。中仙乐府已飘零，更暗移宫羽。浑减字偷声漫与。未应输了崔郎句。早暝色催人，一抹微云，乱鸦归去。”昔崔不雕以“黄叶声多酒不辞”句为渔洋所击赏，呼为“崔黄叶”，渔洋诗话崔郎句指此也。

徐其志瑞云词

瑞云词一卷，荆溪徐伯宏其志撰。伯宏词后自加评语，辄高自称许。顾其词多浅率，殆负才而不知所养者欤。曾在袁江填高阳台，序云：“时河工颇多事，客游无所表见，惟工倚声，劳逸固不同欤。”味此语，殆有所干求而不遂耶。其江神子云：“花阴月暗小庭幽。乍回眸。却回头。回廊东畔，细步越句留。退定不甘前不敢，此际与谁谋。”赳赳窥伺，此小家婢耳，林下风度，殆

不如是。言为心声，其不自觉欤。若苏幕遮云：“萼兜来，难撇去。相忆分明，相对无言。帘际微风花外雨。眼底深杯，不解心头苦。说无端，还有据。何必当初，何在今生遇。山上靡芜山下路。镜里遥山，只觉青如缕。”又疏影咏杨花句云：“东沟不异西沟水，看甚日、化萍流去。”尚为宛转可味。末附镜心斋词钞二十余阕，则其门下士管城李少石銮扬所作。盖出于蓝，不及蓝矣。

### 吴薰百萼红词

百萼红词二卷，达园锄菜叟撰。按此乃全椒吴山尊薰之词。山尊晚年寄居维扬，达园其寓斋也。六十初度，汪剑潭端光觞之湖上，倚一萼红调为寿，山尊因而专填此调，积久遂多，故曰百萼红。昔钱塘高文樵以满江红词与余定交，喜甚，作词遂不用他调，自号聚红生，名余辈填词之处曰聚红榭。并自镌聚红社中人小印。天下事固有不谋而合者，意者爱红其人情乎。惜文樵殉漳州粤匪之难，词卷飘零，不可复问，断红流水，点点皆碧血也。雨夜不寐，检得昔日在都时，剑潭为书诗余一册，藏之又十二三年矣。词云：“受凄凉。数寒窗雨点，风又撼绳床。强起挑灯，孤吟散帙，篋底经几星霜。正消受、言愁滋味，虫唧唧、如和出颓墙。渺渺关河，泠泠钟漏，薄薄衣裳。湖海交游剩几，比狂奴年少，陨落先伤。老病身轻，俘名心死，何曾人事能妨。问丹黄、干依甚事，况千秋、寂寞是文章。好好白头如旧，青跟相将。”伤池荷云：“叹西风。竟不曾驱暑，专送水边红。流眄情长，当歌声咽。花候如此匆匆。记曾傍、朝霞采采，诧前度，旧侣各西东。缘尽牵衣，味如饮蘂，心逐飘蓬。生小鸳鸯为伴，怪今晨睡醒，绛雪无踪。愁起开初，怜生断后，知我情为谁钟。止留得、千茎惨绿，怕今夜、滴碎雨濛濛。何况绵绵远道，梦也难通。”山尊有侍女徐桐，年十二三，知书解事，山尊病服归芍，桐云：“芍药是药，何不园中看花去。”闻者叹其语妙。集中有忧其不寿及病中悼亡诸作，言皆悱恻，伤荷之篇，殆亦为桐发耶。

### 金望欣淮海扁舟集

淮海扁舟集一卷，全椒金秋士望欣撰。秋士词，清顺颇不耐人思。巫山一段云云：“柳弱摇春水，花娇倚暮烟。软风吹老嫩晴天。一带夕阳鲜。紫陌初调马，红楼半卷帘。山如出浴女儿妍。螺黛湿眉尖。”临江仙过露筋祠云：“缓著吟鞭春水畔，东风帽影吹敲。长堤一带夕阳西。杏花开似雪，杨柳捻成丝。翠羽明珰神貌肃，湖云低护灵旗。楹书绝妙古人诗。江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祝英台近蛛网云：“绣帘垂，芳树暮，网近画檐布。似织回文，宛转络烟缕。最怜颗颗明珠，何时穿就，倩梅子、黄时疏雨。同愁绪。却似将老春蚕，相思正难数。闲坐斜阳，尽日惹飞絮。有情惹住风花，仍无情处



，并蝶使蠹媒留住。”念奴娇晚晴云：“夕阳楼畔，有翩然晒羽，暂停仙鹤。点破蔚蓝天色嫩，泼黛山痕如削。云阵排空，虹梁跨水，断雨犹垂脚。晚妆眉样，一钩新月初学。好趁空馆微凉，簟纹如水，早睡原非错。对话帘前双燕子，似笑孤鸾栖泊。网湿蠨蛸，粉乾蛱蝶，梦到凝妆阁。此时归去，个人犹怨情薄。”秋士曾及吴山尊之门，有浣溪沙云：“菊访荒村一迳斜。叶公坟外野人家。此花开后便无花。夕照城闉归画鹢，秋风木末数归鸦。西园载酒有侯芭。”为山尊言也。山尊在扬，曾居西园。

#### 史承谦小眠斋词选

小眠斋词选四卷，宜兴史位存承谦撰。储长源国钧曰：“自花间、草堂之集盛行，面词之弊已极，明三百年直谓之无词可也。我朝诸前辈起而振兴之，真面目始出。顾或者恐后生复蹈故辙，于是标白石为第一，以刻削峭洁为贵。不善学之，竟为涩体，务安难字，卒之钞撮堆砌，其音节顿挫之妙，荡然欲洗。草草陋习，反堕浙西成派。彼浙西之词，不过一人唱之，三四人和之，以浸淫遍及大江南北。人守其说，固结于中而不可解，谓非矫枉之过欤。位存自定其稿存如干首，起衰有人，固可以无恨。”又位存之弟衍存承豫曰：“吾邑溪山明秀，夙称人文渊藪，而自唐迄今，核其著作，真堪不朽者，惟南宋之竹山蒋氏，本朝之迦陵陈氏两家词集而已。今得吾兄，如鼎三足。”按长源之说，与余素论最合。其时厉派方张，一唱百和，位存以穷老诸生，独能于时风众势之所趋，卓然不惑而不枉其才，卒之百年论定，虽异己者不能没其所长，则长源之所推许宁为过欤。其词选入国朝词综将三十首，然亦取其近于浙派者，佳篇固不止此，予复简一二录之，人之赏心，何必尽同。踏莎行云：“吹絮帘前，簸钱堂后。眼期心诺相逢骤。别来真个远于天，当时悔不携罗袖。月冷清宵，香消永昼。阑干花影如人瘦。如何一月断芳尊，心情还似曾中酒。”步蟾宫云：“单衫杏子无尘涴。更婀娜、合欢花朵。一生赢得住江南，便占尽、吴中梳裹。这边只有消魂我。盼嫩约、今番须果。那知暮雨独归时，但怅望、红楼灯火。”又句：“望天外朱楼无数，不知他、住在几重楼。”一萼红“抱月飘烟，想纤腰一尺。剩画阑，冉冉斜阳，任风帘敲侧。”拜星月慢“远月濛濛霜暗湿。行不得。鸡声人语都寒色。”增字渔家傲交河晓发“叹依依别梦，知向谁家。休恨寻春较晚，伤心处，不在天涯。”凤凰台上忆吹箫“疏篱外、冷香萦梦，对黄花，依旧苦吟身。”八声甘州“寒鸦落木，愁煞倚阑人。”满庭芳“伤别伤春，泪花飘冷，无分相看过一生。”沁园春“千古伤心消不尽，怕玉骨生来易化烟。”洞庭春色

#### 赵起约园词稿

约园词稿十卷，武进赵于冈起撰。于冈词一卷一名，末卷有所谓逝水歌者

，皆哭其母兄子女之作。有所谓唱晚词者，多纪寇乱之篇。骨肉凋零，兵戈满眼，亦极人生之不堪矣。喝火令云：“铁甕严更月，红桥静夜霜。数交阳九颇仓皇。几载疮痍未复，浩劫又红羊。忠愍神应鉴，雄师力可降。么魔肆毒狠如狼。谁养群奸，谁使尽披猖。谁使藩篱自撒，楚汉达吴江。”嗟乎，当时衮衮诸公，所谓参之肉，其足食乎。予尝谓词与诗同体，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词颇少见。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惜填词家只知流速景光，剖析宫调，鸿题钜制，不敢措手，一若词之量止宜于靡靡者，是不独自诬自隘，而于派别亦未深讲矣。夫词之源为乐府，乐府正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亦有传奇之作。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于冈唱晚词，颇得此意。地则金陵维扬等处，人则向荣、张嘉祥、邓绍良、袁甲三诸大帅，皆见于篇，虽其词未必入胜，然亦乱离之时能词者应有之言。但所填只此满江红十数阕，其余则仍是栽花饮酒闲生计，未尽量也。

#### 陈聂恒栩园词弃稿

栩园词弃稿四卷，武进陈秋田聂恒撰。顾梁汾曰：“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岭倦圃，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担簦才子，并与燕游之席，各传酬和之篇。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二三同学，功亦难泯。最后吾友容若，其门地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駸駸，渐有应者。而天夺之年，未几辄风流云散。渔洋复位高望重，绝口不谈。于是向之言词者，悉去而言诗古文辞，回视花间、草堂，顿如雕虫之见耻于壮夫矣。虽云盛极必衰，风会使然，然亦颇怪习俗移人，凉燠之态，浸淫而入于风雅，为可太息。”答秋田求词序书此一则于康熙初词场风气，言之最晰。虽然，是岂独词与诗文哉。即词派中之盛衰，亦如是矣。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至朱竹垞以姜、史为的，自李武曾以逮厉樊榭，群然和之，当其时亦无人不南宋。迨其后，樊榭之说盛行，又得大力者负之以趋，宗风大畅，诸派尽微，而东坡词诗、稼轩词论，肮脏激扬之调，尤为世所诟病。即秋田论词绝句亦云：“敢言豪气全无与，诗论天然非所宜。千古风流归蕴藉，此中安用莽男儿。”而秋田之词，则正病恹恹无气耳。意既凡近，笔复平实，复不能鼓荡以真气，而自谓似密而疏，似近而远，其信然乎。若南歌子云：“竹坞清阴浅，梧窗夜色重。不无幽梦落花中。料理断魂归去，五更风。”浣溪沙云：“坐待三更恨二更。草根露冷百虫鸣。西南钩月为谁生。翠被寒凉愁独梦，画阑风细忆双凭。断肠灯下剪刀声。”江城子云：“朝来似为镜鸾羞。无言还倚楼。

不梳头。顛頰残妆，风韵却宜秋。不道海棠秋更瘦，人瘦也，替花愁。”求其清宕若此者，不数覩也。

### 孔传铎红萼词

红萼词二卷，国胡词综误作一卷。曲阜孔庸民传铎撰。词颇清疏，但游戏之笔过多。八声甘州过邹平谒伏生祠云：“满咸阳，烈炬正焚书，先生似冥鸿。抱黄农虞夏，丛残简册，长啸清风。楚汉纵横过了，鹤发已蒙茸。不向桃源隐，只在寰中。他日遗经口授，与吾家藏壁，字字相同。笑空疏陆贾，草创叔孙通。千年遗风绵渺，剩荒祠、落日断垣红。有多少、行人错问，何代仙翁。”踏莎行过宋状元梁颢故里云：“满巷斜阳，没阶藜藿。当年此地开黄阁。青云客去渺无踪，至今不见归来鹤。甲第犹存，墙垣颓落。丰碑已斫牛羊角。只因曾作榜头人，令人每过思量著。”味此两结语，调侃俗情不少也。

### 江东词社词选

江东词社词选一卷，作者江宁秦香光耀曾、上元孙伯雨若霖、阳湖孙树仪廷璩、苏州孙清瑞麟趾、吴县戈宝士载、华亭雷介生葆廉。评阅多出汤雨生贻汾手。其中惟孙清瑞、秦香光所填入格，余则登选少，亦未见胜作。清瑞祝英台近秋灯云：“剔银缸，留凤烛，愁思倩谁替。照到凄花，澹澹画秋意。最怜别院归时，歌筵散后，便抛在、乱蛩声里。翠帘底。为甚今夜新凉，不将绣奁理。斜晕残蟾，六扇绮窗闭。悄从窗隙偷窥，红罗帐侧，引秋梦、一丝烟细。”香光绿意冷月云：“暝烟似织。讶渐开渐朗，四壁旋白。悄挂冷空，试比秋宵，更觉清辉悽恻。嫦娥耐冷居原惯，怕照到、衣单羸客。料满城、翠馆红楼，不解此时孤绝。雪后江梅几树，乍看移瘦影，斜上窗格。一片青铜，千古高寒，铸就伤心愁魄。那回呵手牵香袖，欲重拜、瑶阶怎得。任夜霜、铺满阑干，没个玉人同立。”

### 江顺诒愿为明镜室词稿

愿为明镜室词稿二卷，旌德江秋珊顺诒撰。据自序谓有九卷，而余所见只此二卷。自序云：“余性刚而词贵柔，余性直而词贵曲，余性拙而词贵巧，余性脱略而词贵缜密，余性质实而词贵清空，余性浅率而词贵蕴蓄，学词冀以移我性也。”余谓此秋珊誓言，以写其不平耳。夫人文合一，理所固然，究之人自有人之性，文自有文之体，凡秋珊之所言者，其故在不深于情耳。深于情则刚无不柔，直无不曲。当于性中求情之用，若徒求柔求曲，则词格未工，而心术或先病矣。秋珊少填镜中泪传奇，自号愿为明镜生，因绘为图。游白门，遇水仙子，与图中人十九彷彿，乱后图与图中人俱化去，有高阳台纪之，然则秋珊，岂短于情者耶。浣溪沙云：“一种相思诉与谁。肠儿一寸不禁回。心儿一寸不堪灰。误我蚕丝空自缚，背人蜡泪已成堆。无多好梦莫惊猜。”凤凰

台上忆吹箫序云：“皖城沦贼十年矣，甲子重来，感而赋此。”词云：“埋玉怜烟，碾珠吊月，昙花竟是空花。惨渔阳鼙鼓，惊散天涯。多事仙人跨鹤，觅残阳、红认谁家。尽一片，颓垣断井，冷噪栖鸦。嗟嗟。蜉蝣身世，竟过客迷津，沧海浮槎。有千行血泪，两鬓霜华。几处遗营故垒，剩深宵、画角悲笳。休凭吊，干戈未休，何处烟霞。”又句：“残稿零星曾读遍，重记取、断人肠。”唐多令“有花看处莫登楼，不平世事，湖水亦东流。”临江仙夏宝晋笛榘词

笛榘词二卷，高邮夏玉延宝晋撰。余在都下寄居萧寺，虽挂名朝籍，而门无车骑之客。一日，同寓友人谓曰：京朝无热官，近虽时局稍变，然亦有求热而不能热者，但若吾子，似又太冷。余是日适从厂肆购得此词，因翻其寄芙初水调歌头共读之。前拍云：“京洛独官冷，人更冷于官。家居近在阳羨，归去却无田。留得秋风双鬓，还怕燕山霜雪，吹白上华颠。仕宦已如此，词赋自堪传。”读毕各大笑而罢。芙初，刘嗣绾也。玉延为郭频迦麟女夫，其词宛转关生，知其濡染者深矣。有百字令将抵袁浦寄频迦先生云：“问天不语，恁茫茫尘海，一身飘堕。孤负高歌青眼望，屈指华年空过。钝榜无名，劳薪有味，那便沧江卧。生平略似，归来翁定怜我。何意浊浪声边，黄埃影里，犹客长淮左。胡不逍遥从此去，随处浮家皆可。孽火焚巢，贼星照户，各剩孤身裸。近乡心切，杜陵茅屋先破。”自注，频翁去年不戒于火，余在都为穿窬所困。蝶恋花云：“雨雨风风无一可。瘦倚闲窗，守著黄昏坐。咫尺回廊难得过。阑干曲折葳蕤锁。白袷单寒红袖授。中酒心情，无病惟宜卧。解道清愁能几个。漂零花柳漂零我。”酷相思云：“愁红万点垂杨下。正妙舞清歌罢。便消尽、离魂花月夜。尽有个、知音者。那有个、知音者。天与清愁花不惹。定少个、人相亚。却何事漂零犹未嫁。才送了、春归也。又送了，人归也。”浣溪沙云：“小阁通桥槛倚河。一层帘子一层波。碧阑干外画船过。柳色浓时朝雨细，桃花开后夕阳多。留春不住奈春何。”其自序云：“昔称乐府，今乃徒歌，声之不被，谱亦何施，取彼苦调，写我怨思，柯亭有竹，岂无人知。”此亦可为专言宫调者下一转语也。

#### 储秘书花屿词

花屿词一卷，宜兴储玉函秘书撰。玉函与史位存兄弟，投分甚深，故词格亦颇相似，沉着则不及耳。中年曾游吾闽，有风入松送友云：“东风吹散海边萍。去住总飘零。闽山一路多啼鹄，料归人、也自愁听。惆怅片帆天远，悬知两地云停。殊乡节物又清明。谁共踏青行。酒阑绪语星星记，怕梦回、还绕池亭。从此西窗暗雨，声声尽是离情。”

#### 蒋春霖水云楼词续

水云楼词续一卷，江阴蒋鹿潭春霖撰。宗源瀚序云：“鹿潭先刻水云楼词于东台，同时作者，莫不敛手。而鹿潭慨然自谓欲以骚经为骨，类情指事，意内言外，造词人之极致。誉以南唐两宋，意弗满也。”按此亦前人已发之论，然得其意则可耳，若但涂泽字面则非矣。且亦惟短调能存古意，使长调故为愴怳之辞，似可解似不可解，读之终篇，不得其注意之所在，岂得谓之工哉。鹿潭长调颇觉郁晦，正坐此病耳。然其说则不可废也。序又云：“鹿潭晚岁困甚，益复无聊，倒心回肠，博青眸之一顾。词中所谓黄婉君者，聚散乖合，恩极怨生，鹿潭卒为婉君而死，婉君亦以死殉鹿潭。濒死，向陈百生再拜，乞佳传，从容就绝。论者谓此可以慰鹿潭，而鹿潭愈足伤矣。”菩萨蛮云：“雄龙雌凤盘高阁。红墙百尺银河落。蜡烛散轻烟。春城寒食天。兽环金屈戌。花影空房宿。轻燕趁风斜。还来王谢家。”又云：“青溪流水宵呜咽。青溪杨柳无枝叶。远客莫相思。江南春信迟。迟君堤上道。堤下多荒草。布谷雨声中。野花肠断红。”又云：“南塘洗马喧春水。驮金买宅长千里。锦带玉麒麟。双鸾罗帐温。御笺银沫冷。北雁音书警。落日动边愁。春寒罢远游。”又云：“碧窗新火明朱鸟。金盘侍女分瑶草。作妇已经年。鸾刀清昼闲。松纹团细绿。采采愁盈掬。微笑别春厨。羹汤劳小姑。”河传云：“鸚鵡。低语。绣帘垂。残日空房，梦迷。白狼塞前书信稀。花枝。好如郎去时。屋后垂杨临古道。飞絮少。极目空芳草。袖罗单。愁倚阑。玉关。铁衣春更寒。”以子夜读曲之遗，运入长短句，似五代学六朝人语也。

#### 钱国珍寄庐词存

寄庐词存二卷，江都钱子奇国珍撰。其词长调气颇疏宕。满江红焦山春望云：“浪涌蛟门，是天险、长江峭壁。问谁任、孙卢到此，楼船出没。战垒尚依京口树，估帆遥指瓜州驿。算劫尘、已过又重新，青山色。著几两，游山屐。吹一曲，临江笛。尽茫茫春水，荡开胸臆。画稿图成狮象岭，狂吟惊起鱼龙窟。让焦仙、独占古烟霞，留遗迹。”又有悲金陵悲扬州及感事金缕曲等阕，言皆凄愤。余尝欲辑丧乱以来各家吊亡悼逝诸作，都为一集，言者无罪，闻者足鉴，传诸檀板，以警将来。是亦小雅告哀之义，而当局者所宜日置之坐右也。念奴娇自序，寒宵梦觉，晴月照帷，乡思无聊，凄然成咏，戏用寒字叠句。云：“短惊寒昼。又长怕寒宵，数残寒漏。耐得布衾寒似铁，寒月和人都瘦。火剩寒灰，霜堆寒色，独自消寒九。暖寒谁慰，故乡寒信知否。最是枕畔寒鸡，唤醒寒梦，寒思难消受。猛忆寒窗花事误，又到寒梅开候。蛰比寒虫，饥怜寒雁，红泪浸寒袖。一寒至此，岁寒犹恋三友。”此虽游戏，然尚不坠恶道。

黄锡庆铁庵词甲稿

铁庵词甲稿一卷，甘泉黄子余锡庆撰。昔王弇州讥杨孟载七言，可填入浣溪沙，竹垞推引十数联，谓此皆绝妙好词。诚以词中如生查子似五绝，鹧鸪天玉楼春似七律，苟非恰好，无庸强填。初涉者以为易也，而不知其为最难。今观此卷若忆江南、捣练子、忆王孙、长相思等调，连篇累牍。题则蔷薇、丁香、凤仙、玉簪、秋海棠，排列如群芳之谱。虞姬、杨妃、卓文君、黄天荡、燕子矶、雨花台，悉数若人物輿地之书。既无新意，并多佻句。是其于词也，殆口占漫兴，取充简册者欤。其卷首作序者，不书姓名，第称东山廓道人，亦非法也。

### 朱和羲万竹楼词

万竹楼词二卷，吴县朱子鹤和羲撰。子鹤词庸弱未成体，姚春木椿序之。首云：“词之义至南宋而正，至国朝而续。国朝之言词者，尤宗浙西，盖皆以南宋为归也。近人言词者推西泠厉氏，近则又以吴门多才，盖其渊源派别为不二矣。”信如此言，则南宋以前词皆不正乎。浙西派之外，皆不足谓之词乎。其亦误会竹垞之旨，而抑扬太过矣。萧山单玉辉元辅，幼即双瞽，听人读书，入耳不忘，长而淹博，年仅三十而逝。自言祖父以上，能诗者十六代，皆有稿本。末刊自著饮酒读骚堂诗文集、奩边月痕词、周清真词笺注。手鹤填霜叶飞悼之。洞庭山茶产于碧螺峰上，曰碧螺春，其色如螺黛，其味如兰麝，其细如蚕眉。采于社前者为头茶，又名寿茶。本社字，后误为寿。二采者为明茶，谓清明时所采，不过一二十两。山人亦自珍惜，俗谓之吓煞人。子鹤填茶瓶儿咏之。又黄霁青辑续国朝词综，以嘉庆初年为始，亦见子鹤凤归云词。此三则可备词苑丛谈。

### 张兴镛远春词

远春词二卷，华亭张金冶兴镛撰。金冶在王述庵门下，又及闻赵味辛、吴谷人诸老绪论，故其词无猥琐之病。满江红题赵春漪锁院咏物诗后云：“检点番番，比家具、携来差少。传呼进、纷投矮屋，安排粗了。片瓦支将茶馊稳，双钉挂处风帘袅。看横陈、三板试闲眠，轻埃扫。琐屑事，资军校。缓急谊，商同调。算蜂房营罢，空留鸿爪。欲去更须重料理，此间本不求安饱。又谁知、写入倚楼吟，皆诗料。”席帽中人读之，恍忆如燕归巢，如蛇赴壑时也。沁园春赋二字云：“有女同车，燕燕莺莺，才兼艳兼。爱杏花开候，春风似翦，棋床对处，妙弈疑仙。看去双文，叠来一字，配个人儿想见怜。自注：词调有想夫怜。休抛撇，怕形单影只，各自萧然。鹧鸪。兰夜灯前。算过了、初更漏正添。忆洲分白鹭，水流无迹，台荒铜雀，春锁何年。茧样同功，鱼般比目，嘉耦宁从怨耦传。厮相并，莫较长论短，两小生嫌。”又赋三字云：“怅望神仙，天风泠然，吟湘路遥。只题缄岁久，墨痕未灭，湔裙春暮

，别恨重撩。石上因缘，命中奇耦，六幅罗裙色半销。尊前恨，恨阳关叠后，酒盏长抛。    无聊。偶弄檀槽。拨不到、鵀弦第四条。算扬州月色，那容分占，灵和柳影，怎地眠娇。擘岂双双，添仍一一，画手休夸颊上毫。相思苦，便频年蓄艾，心病谁疗。”关合匀适，是亦古人陶心儿、崔廿四之遗则也。

#### 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四

秋风乍起，忽染沉疴，病间则冬已深矣。续纂词话，辍业者累月。丛残满案，零落殊可惜。红日上窗，寸心渐暖，乃于严寒瑟缩之中，负暄而重录之。其词名素著及位高望重者，有所见则论及，否则本集在，不赘也。

#### 孙锡雪帷韵竹词

雪帷韵竹词，仁和孙雪帷锡撰。词综续编载韵竹词四卷，余所得一册，共三十阕，不列卷数，而词综所选金缕曲、玉烛新两阕，亦正在此中。其词盖瓣香樊榭者。买陂塘白菊云：“挂蕉衫、素帘寒曙，幽枝渐折霜信。尊前只有秋人澹，定不澹于花影。风雨近。配小盏甜冰，好饯荒祠冷。琼姿最俊。傍金粉阑低，琉璃障薄，凉梦悄须认。    圆蛛夜，暗抱檀心消领。敲斜休上丝鬓。剧怜脱帽三千丈，一色颤摇难定。翻自省。便刻画花魂，著相花先晒，丹铅谢尽。要疏朵横陈，新缣细蘸，书带露梢润。”此在集中最为清空。雪帷工于篆刻，有石州慢、百字令二调咏之。

#### 王效成轩霞词

轩霞词一卷，盱眙王子颐效成撰。子颐词虽无多，而饶有姜、史遗韵。长亭怨夕阳云：“记曾入隔花深隍。一片花光，总无花处。剩有晴痕，柳阴阴外渐销度。玉颜何许。算怎向、鸦边认取。草色凄迷，应不似前番庭宇。    试住。听声声风里玉笛，又还吹暮。明烟淡雨，尽描出，可怜情绪。怪生涯、直恁匆忙，偏日日黄昏归去。还怕见新娥，化作愁红千缕。”又句：“门外绕一曲烟波，剩三两野鸥来去。”长亭怨“小缀梢头，悄不许花心知得。    看钓港、已歇蘋风，还爱向丝边，伴人孤立。”望梅咏蜻蜓“秋心镇日浑难展，剩一纸相思无迹。但夜深泪潸潸，雨过荒阶闻滴。”绿意咏芭蕉前有傅桐，后有王锡麟二序，俚体皆可观，子颐尚有伊蒿室诗文集。

#### 李貽德梦春庐词

梦春庐词一卷，嘉兴李次白貽德撰。自序谓弱冠时作香艳词近二百首，或以秀道人语相规，遂弃去。今检其纤佻不甚者，并新作通得四十余首，然则次白固揣摩花间者，故短令胜于慢词。西地锦云：“画阁响归游屐。倚屏风三叠。卸衣时候，为怜绣鸟，春衫亲摺。    粉气初乾香颊。渐光融眉睫。呼来小

玉都无使处，遣花间捎蝶。”惜分钗自序：畹芬谢世，已五易寒暑矣，禁烟节近，客怀怆然。云：“垂花幌。黏蛛网。梯枕怕向重楼上。负前期。算他时。碧海银河，纵许依依。迟迟。人何往。窗纸飏。倚窗略记伊模样。几回痴。几回思。一冢春莎。一树棠梨。悲悲。”畹芬乃嘉兴吴女史筠，次白之妇也。能诗，著早花集，造句俊秀，不屑以脂粉自囿，卒年二十六，有落花诗二十首，序云：“妒风相逼，花片齐飞，一缕愁丝，顿成九结。作落花诗二十首，哀语杳来，不复检制，第不知我生以后，悼花而更以悼筠者，复有何人。”阅是诗者，可以感矣。句如：称意花多怜薄命，解愁人自不长生。富贵怕逢初失意，别离终觉易销魂。生前有色骄松柏，化后何人辨燕环。空阶月到啼鹃冷，粉洞香消醉蝶醒。羊角风粗人掩泪，马蹄声乱蝶随香。流水有声何处泊，软风无力隔墙飞。此类数十句，语虽哀艳，抑何其伤心也。次白咏蕉扇桂枝香，中述畹芬团扇诗有“明月三分全在手，秋风一半已销魂”句。今此集不载，知其散失多矣。次白有春秋贾服逸注辑述、揽青阁诗集诸书，朱阁学兰为之刊行。按嘉兴钱新梧仪吉记事稿，有次白墓志铭，叙述最详，盖绩学敦品而不遇者云。有十七史考异，可与嘉定钱氏书并行。又云，其妇以哭姑卒，次白时方踰弱冠，遂复不娶。梦春庐作望春庐，其笔误耶。

#### 温启封玉镜台词

玉镜台词一卷，太原温云心启封撰。按本集不书名，于寄庐词存题词得其名补之。余尝由燕之晋，复由秦入燕，凡六度太行之天门，自获鹿至什贴，乱山相向，天小石顽中，惟青玉峡最为幽秀，而固关颇觉高雄。庚午穷冬，遇雪于白石岭，撒盐堆絮，千里一白，予跌坐车沿，直觉万态俱清，乃叹严寒之中能炼人心性也。云心浣溪沙云：“十里惊涛吼碧溪。四山岚翠扑缁衣。雪花如掌固关西。汉垒兵销烟自灭，秦城堞废鸟空啼。冲寒马上觅新题。”又云：“石路无尘密雪飘。同云如梦晓山遥。玉郎真个踏琼瑶。鸾镜光寒心皎皎，绣帏人冷夜迢迢。一番回首一魂销。”当年风景，犹依依在目也。南乡子云：“萧瑟洒孤蓬。断续残更断续风。绣被焚香眠不稳，朦胧。身在寒云软浪中。离恨苦匆匆。欲诉何因得见侬。为问泪珠和雨点，谁浓。疏雨如何与泪同。”贺新凉感遇赠汪竹海云：“拔剑投杯起。看吴霜、点人青鬓，吾真衰矣。况又文园消渴甚，瘦骨支离如许。屈指数、生平知己。惟有姮娥青眼盼，鉴臣心、一片冰壶水。呵壁问，那能已。沉沦似我惟君耳。恨前因、三生石上，缘慳到底。谁说冯唐终不遇，毕竟名垂青史。何必要苍生霖雨。但使模棱真得诀，便扶摇、直上云霄里。相视笑，盍勉此。”闻云心与人交，其相契者倾肝胆，其非所交者辄齟齬，官刑曹十年不得迁，读此词可以知其意气矣。云心又有虞美人题顾横波小像云：“眉楼风月秦淮柳。往事思量否。朝衣犹



带美人香。赢得五花官诰，媚秋娘。孙三葛嫩登仙矣。故侣休提起。可怜非复旧婵娟。犹记当时，曾伴石斋眠。”嗟乎，柳如是、顾横波皆青楼中奇杰女子，惜所归俱非第一流，是亦不幸已。而后来题图者，又往往因乌及屋，使钱、龚二贵人，捱尽笑骂，是非不幸中之尤不幸者哉。

### 姚斌桐还初堂词钞

还初堂词钞一卷，襄平姚秋士斌桐撰。清平乐云：“春愁无那。镇日恹恹坐。今日春光看又过。愁思更添些个。杜鹃叫遍归休。香泥满地谁收。只有两株杨柳，年年看到深秋。”河传云：“望里。罗绮。车如流水。愁说相逢。个人拘束绣帏中。匆匆。但教眉语通。垂杨几树临官道。霜华早。也共相思老。月满天。秋夜寒。灯前。可知侬未眠。”齐天乐云：“销魂试向莲塘问，吟怀顿添凄楚。冷露犹凝，枯香欲断，禁得秋风如许。鸳鸯最苦。怕凉到天心，欲栖无处。比似春蚕，乱丝抽尽万千缕。当时翠盘醉舞。有划船越女，妆罢还妒。瘦怯罗衣，愁抛玉镜，一样销凝迟暮。空房拊数。叹流水年华，半随伊去。甚得心情，夜窗留听雨。”梦横塘蛤蜊云：“海市腥传，沙头鲜采，洒怀偏易牵惹。隔巷呼来，底用向、晚风评价，壳解纤银，浆含柔玉，翠盘初泻。伴新醅清浅，次第尝来，还略胜、双螯把。江南二月清明，有眾船齐赴，两桨轻打。滑漉春泥，抛细网、绿杨阴下。谁料得、风尘燕市，肯与愁人助杯罍。菰叶横塘，何时归去，结几椽渔舍。”西北质直，其音忼爽，此则款款入情矣。秋士虽北产，尝往来于吴越楚黔，尽览其山川。集中有洞仙歌怀旧词八阙，纪其所经名胜。与吾闽张亨甫际亮善，亨甫有博陵登眺图，秋士题以百字令送之南归云：“佯狂阮籍，忆曾登广武，豪情千里。竖子英雄多少恨，一样残山剩垒。拜月灵狐，眠烟石马，阅尽兴亡事。无端凭吊，更教吾辈来此。我亦肮脏兴歌，凄凉怀古，湿透青衫泪。搜尽碧鸡金马迹，惜少画图能记。锻羽怜君，驱车归去，又过前游地。芜城新赋，故人还望重寄。”秋士举甲榜，官中枢，性不合时，中寿即卒，盖亦奇嶽磊落数奇人也。

### 福增格酌雅斋诗余

酌雅斋诗余一卷，松岩福增格撰。松岩曾为江宁将军，此词则刻于粤东。蝶恋花西园送春云：“絮乱西园春欲暮。燕子呢喃，愁绝雕梁诉。醉眼劝春春不住。朱门空掩青苔路。留春不见春何处。春煞无情，花也随春去。落尽胭脂莺不语。绿杨枝上黄昏雨。”

### 孙宗礼二十四桥吹箫谱

二十四桥吹箫谱二卷，江都孙定夫宗礼撰。定夫词亦流转，但言外无味，不耐寻绎，盖学南宋而未至者。湘月调下白注云：“上下阙遵白石老人原制，第四句作四字读，第五句作九字读，词律作念奴娇填，误。”按此说亦未当

。湘月之异于念奴娇，在宫调不在字句。白石指明念奴娇鬲指声，可见是声异而非体异也。至词体虽分句读，而作者笔兴所及，时有变化。即如东坡此调“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孙吴赤壁。”人道是三字，虽属上句，而语势未尝不趋下句，又岂独湘月乎。是不必强生分别矣。定夫不能为硬语，七夕填水调歌头，似有意学苏、辛。而开句云：“乌鹊复何事，而汝作因缘。”殊觉伧气，亦可见其笔性之有所限矣。卖花声云：“遍地惹愁肠。无限春光。高楼远处莫相望。除却陌头青草色，还有垂杨。飞絮去忙忙。直恁凄凉。东风底事太匆忙。燕子不归帘未卷，闲煞斜阳。”祝英台近梅影云：“雾迷迷，烟霭霭，何处暗香绕。拟向雕阑，待折一枝好。只愁半缕柔魂，呼他不起，算都被、梦痕遮了。笛音悄。吹上明月三分，二分为谁照。瘦骨亭亭，可似那时貌。有时别后相思，檐前槛外，听点屐、声声寻到。”摸鱼子自序：秋雨初霁，野色争妍，同人小步东郊，沿缘村迳，柳阴深际，有茶室焉。短槛长篱，数椽新筑，门外芦竹丛生，鸭塘环绕，败荷疏蓼，颜色可怜，主人扫叶支铛待客煮茗，殷勤款洽，野趣修然。云：“掩疏篱、柳阴初瘦，人家还在深处。西风也做凄凉意，一叶一声凄楚。行且住。有四壁啼螿，暗里吟清露。秋光付与。早豆荚初肥，菱丝正熟，绝好忆烟渚。江村味，撩得相思几许。闲心合称来去。山童低傍松炉坐，邀我白云为侣。天渐暮。又满迳斜阳，红了溪头路。何时认取。记灯火荒庄，牛羊高陇，清梦话儿女。”饶有清气，可资吟讽。

#### 汪适孙甲子生梦余词

甲子生梦余词一卷，钱塘汪亚虞适孙撰。亚虞一字又村，词工短调，意在金荃兰畹，词综绩编录入七调，皆佳。尚有行香子云：“虬箭宵停。蛤帐寒轻。记年来、彩燕争迎。楼台处处，弦管声声。满林花，满轮月，满城灯。鸽颤金铃。雁促银筝。送春归、婪尾杯倾。柳阴深院，草色长亭，过花朝，过上巳，过清明。”鬢云松令云：“画桥高，春水满。隔岸桃花，花底门双扇。曾记东风窥半面。帘影丝丝，不识愁深浅。鬢鸦分，钗凤颤，输与雕梁，燕子寻常见。几日踏青归去晚。梦也生疏，夜夜思量遍。”

#### 戴鉴泼墨轩词

泼墨轩词三卷，济宁戴石坪鉴撰。与其诗合刻，虽少深思，亦无累句。江城子双村道中云：“春塘潋滟碧于油。柳绵浮。荻芽抽。巷陌人家，一带绿阴稠。蓑笠牧童烟际去，横短笛，倒骑牛。天寒未脱木绵裘。冷飕飕。似残秋。路转高原，又到小桥头。帽影鞭丝图画里，山矗矗，水悠悠。”西江月带桥人家云：“天外群峰渺渺，江边野水罗罗。樵歌唱罢又渔歌。此曲闲人能和。稻陇田车驾树，山家碓舍临河。驼峰桥夸鸭头波。波上黄花鱼过。”满江红宿金山寺云：“孤屿中洲，浑欲把、洪涛拦住。凝望眼、荧荧云石，濛濛

烟树。杰阁平吞三楚尽，惊波倒卷前朝去。更塔铃、对客话兴亡，悲今古。红叶岸，青苔渡。江落日，山沉雾。看帆飞槛外，危桥低度。夕嶂悬灯钟磬发，水轩吹笛鱼龙舞。听苍崖、浪打夜潮生，惊风雨。”吾闽紫藤花开时，人家或取作饼，北地则以榆钱下面，亦烹之以为羹。石坪有金缕曲食榆钱作云：“形体圆而小。缀乔柯、几经雨洗，数番风扫。阿堵传神称妙处，遍地拾来不了。看鼓铸洪炉工巧。制就满盘同苜蓿，伴庾郎、韭食供昏晓。馋涎向，齿边绕。无声掷去知多少。与何曾、一般下箸，一般同饱。爱尔毫无铜臭气，何必邓通方好。更香入、厨娘手爪。野客羹材虽淡薄，也强如、饥走荒山道。真傲煞，杜陵老。”此于“华山顶上莲花白，华山金天宫产白菜，形如菡萏，谓之莲花白，味胜山下十倍。沙苑蒺藜苗，安肃黄芽韭”之外，真别饶风味也。自去长安，久不尝矣。

### 陈朗六铢词

六铢词二卷，平湖陈太晖朗撰。集句为词，始于小长芦，然所集乃诗句，近且有集词句者，且有专集本人之句者。若太晖则集唐以前句，余谓六朝歌曲，语多古艳，若能运用入词，吐属自异，苟强联成篇，反觉生硬。虽自谓仙衣无缝，而天吴紫凤，已不胜其颠倒矣，姑留以备一体可也。

### 乐钧断水词

断水词三卷，临川乐元淑钧撰。元淑一字莲裳，诗文温丽，才名甚著。又作耳食录小说，体与聊斋志异、夜谈随录相似。书贾屡刻，风行于时。词以周柳为宗。菩萨蛮云：“西家蛺蝶东家燕。绛桃花里迷茫见。晓起自钩帘。春寒冻指尖。廉纤针样雨。吹上屏风去。屏上画仙姝。仙裙湿也无。”又云：“门前溪水悽鸣玉。人家十里髓溪曲。曲到画楼边。楼中人正眠。几回牵短梦。报与春寒重。长是替伊愁。伊曾替我不。”浪淘沙云：“昨夜立空廊。月地流霜。影儿一半是衣裳。如此天寒如此瘦，怎不凄凉。昨夜枕空床。雾阁吹香。梦儿一半是钗光。如此相逢如此别，怎不思量。”蓦山溪武阳渡旅夜云：“荒洲古渡。沙阔行人语。芦笔两三枝，写不尽，秋声无数。鱼鳞云起，曾记上归船，从此去。别南浦。又上南州路。丹枫几树。隔岸迷烟雾。犹认杏花开，不道是、斜阳红处。独轮生角，趁不上前村，天已暮。渡头住。一夜风和雨。”百字令将至涿州叠韵云：“非关惜别，又非关感旧，伤心谁晓。认作世间儿女恨，也被林花冷笑。残夜呼尊，高秋把剑，泪洒西风老。无端归去，无端又踏燕草。记得日下层城，烟中古塔，五度经过了。几个黄金台下客，不把舍人门扫。射虎山空，钓鱼矶冷，梦里千回绕。芦沟桥畔，马蹄踟蹰多少。”莲裳相知曰雪如，听秋声馆词话曰，姑苏女伶葆珠也。集中有送雪如还吴门金缕曲，招同友人及潘静香诸女郎，泛舟山塘，酹酒雪如墓，玲

珑四犯。下拍有云：“几杯肠断酒，化作冥冥雨。兼劳女伴深深拜，问何意、相怜如许。垂泪语。他时事，凭谁记取。”其初至雪如墓喝火令云：“冷草迷孤蝶，新烟缭断鸦。送春旧路已天涯。不道保安桥外，咫尺路犹差。碧血红心地，黄泥紫玉家。一行碑字隐残霞。惜少周围、几丈短篱笆。又少几竿斑竹，几树白梅花。”极意渲染，深情若揭，而雪如之品格，亦可见矣。又过秦楼自序云：“莲花博士侍书岳缘春，吴兰雪姬人也，能写兰。余既数见之，为述此解，即题陆祁生所作碧桃记院本后。”“紫口（ㄛ十羅）风香，翠翘云晃，映靛瓶花低亚。搜从帐后，拜近鞋尖，笑道酒徒颠也。知是阿堵风魔，和客褰帘，向侬求画。便低呼小玉，分瓿仙茗，解伊醒罢。曾见说、聘却千金，缘慳双璧，遇了玉郎才嫁。情根慧茁，性蕊憨开，不枉镜台佳话。多少词人艳传，曲谱宜春，歌名子夜。甚桃花两朵，换得莲花侍者。”南乡子再赠绿春云：“花有美人香。树影玲珑画粉墙。道不解诗侬未信，吟将。佳句分明似沈郎。笛谱按宫商。此技儿家不擅场。听曲暗抛红豆记，思量。要发莺喉赛暖簧。”自注：首二语绿春句兰雪云。词工摹写，事亦可传。

#### 王初桐壠堦山人词集

壠堦山人词集，杯湖欸乃三卷，杏花村琴趣一卷。嘉定王于阳初桐撰。于阳一字竹所，自序云：“填词三十年，有词五百余阙，虽世所推许，多近甜熟，不存也。三十年来，仅得三百余阙，而应酬之作，亦不存之。排为四卷，计词二百余阙，所存十之三，所去十之七。”然则竹所之于词，可谓勤矣。其词于南北宋诸家莫不津逮，述庵虽选入词综二集，要非浙西宗派所能牢笼也。最高楼支硎山访张雨亭云：“山深处，怪石斗谿筍。老树幻龙蛇。初疑云碍无行路，忽闻犬吠有人家。好峰峦，环四面，转三叉。听遍了空林都是鸟，吟到了闲门都是草。茨舍矮，枳篱斜。秋风已碎千条柳，寒霜未倒一丛花。注醅翻，浮凿落，话桑麻。”水调歌头响竹轩剧饮云：“一爵喉初润，两爵面微酡。三爵腾腾耳热，四爵眼模糊。五爵氤氲浹背，六爵淋漓泼袖，七爵笑葫芦。醉倒便酣卧，红袖不须扶。赏心事，惟痛饮，与狂歌。胸中无数块垒，借此以消磨。贤有竹林之七，逸有竹溪之六，其乐也婆娑。一日不为少，千日岂云多。”减兰夏日村居云：“豪风猛雨。共入孤村喧竹树。一霎晴云。隐隐残雷细似蚊。水车斜阁。柳下黄牛闲弄角。月上凉天。今夜西窗自在眠。”鹊桥仙云：“秧针雨急，楝花风暝，归路几重烟树。踉跄走入短亭中，早有个、人儿先驻。问年不答，问名不答，并坐已知未许。冲泥小屐又迎归，但迁坐、伊曾坐处。”喝火令云：“素艳明如月，殷红小似樱。罗窗惯见见还惊。几度相回相避，几度笑相迎。唤坐何妨坐，催行未即行。尽教伊道是狂生。镇日樗蒲，红豆记输赢。镇日闲言闲语，渐说近真情。”少年游云

：“门前瞥见，人前称唤，冷淡异时常。绝不寒暄，略无眷恋，端步入深堂。沉吟独在屏风外，旧事费猜量。第一堪疑，断肠声里，曾道莫相忘。”自刘改之以沁园春咏指甲、咏小脚后，词家刻划闺秀，辄从其体。竹所最多，发唇舌颈胸腰心泪唾汗气香声影凡十四阙。静志居琴趣有洞仙歌十七阙，竹所继之，亦有十六阙。词皆稳帖，是何绮思之深也。集前有王西庄鸣盛评语，集后有张未轩龙辅跋尾，皆有益于词境。节录之。王云：“词之为道最深，以为小技者乃不知妄谈，大约只一细字尽之，细者非必扫尽艳与豪两派也。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来，以此为正宗。然金荃、握兰本属国风苗裔。即东坡、稼轩英雄本色语，何尝不令人欲歌欲泣。文章能感人，便是可传，何必净洗艳粉香脂与铜琶铁板乎。”张云：“余最好竹所之词。甲戌将游括苍江，入山羁愁大发，奴聋佣蠢，不可告语。孤舟村店，惟竹所词是亲，朝吟夕诵，酒后耳热，辄击节呜呜，浙东之人无知音律者，闻余歌声，无不群聚倾听，争相赞叹。新年还至武林，登紫阳山顶，再歌之，又有笑我者矣。一江之分，风俗大异，江东为朱砂，江西为赤土。乃我之口因之亦异，江西得毁，江东获誉。而竹所之词，因之亦异。誉我者不复知其词，笑我者间有以词为好者。”王之说，持平之论也。张之说，则真赏之难矣。

#### 安致远吴江旅啸

吴江旅啸一卷，寿光安静子致远撰。静子文笔颇流宕有生气，词其余事也。皆作于南游之时，满江红姑熟怀古云：“满目烟波，闲指点、江山如画。想南渡、谁曾遗臭，顿兵不下。梅岭春携白纛妓，姑溪夜饮青骢马。笑可儿、对手有何人，惟卿也。谢公宅，无楼榭。谪仙墓，长桑柘。叹英雄才子，做些声价。寸管好描千古恨，三杯难起九原话。问眼前、解语是谁人，凭他罢。”静子汐社逸老，目击沧桑，慨然言之，殆有感马阮与四镇乎。其所著玉磬集、纪城文稿，颇及明季乱离时事。

#### 黄曾瓶隐山房词

瓶隐山房词，钱塘黄菊人曾撰。此词选入词综续编，而未言卷数，余所得止两卷。黄韵甫谓“新警诡丽，独绝一时，其守律之严，尤一字不苟，非惟才大，亦复心细。”余以为未免过誉。词气舒畅则有之，然可议处尚多。菊人好咏古，集中如出塞、归国、当垆、堕楼、奔拂、盗绶、取盒、梦鞋等题，颇似传奇出目。又如潘妃蓬花、丽华玉树、中宗点筹、明皇洗儿、温太真行酒、谢安石围棋等题，更似杂剧名色。立题自有法，刻意求新，何关雅道乎。又词有以上代平之法，近人准以中原音韵，往往以入代平。然此曲韵，非词韵也，亦北曲法，非南曲法也。用之于词，岂为稳惬。且诗中如八十之十，尚书之尚

，未尝不借仄为平。然相习已久，作者读者，皆知其有所本。今菊人于媪枕玉缚落水绿喜子湿等字，向来仄读，莫不自注作平。其中喜字子字或可援箕子作菱兹，妹喜作妹僖之例，然已非通行之音，余则更少依据。况转平为仄，词中亦有此例，倘准此而行之，则满纸平仄，任意颠倒，不亦慎乎。音之不审，律于何有，韵甫乃谓其一字不苟哉。

### 谢元淮海天秋角词

海天秋角词一卷，松滋谢默卿元淮撰。默卿尚有碎金词一卷，碎金词谱六卷，仿白石道人例，词旁自注工尺，并及平仄句韵，固以为独得减偷之秘矣。余谓诗流为词，自唐以后，词与诗分途矣。词流为曲，自宋以后，曲与词又分途矣。今人之于词，犹宋人之于词，声音之道，随时变易。即使引商刻羽，其果画旗亭之壁，果复大晟之遗乎。余词话前编已论及之。故言宫调者，亦沿流溯源，知其意存其说焉可矣。善夫鄱阳陈方海之言曰：“古无四声，而风诗起于委巷，亦奚有律吕之意。汉唐诗并入乐，今则不能。词曲音节，明用崑山腔，又与宋元稍别。宋元词曲不能尽入今乐，犹汉唐诗不入宋元之乐。则今人填词，有不可歌者，在宋元时，未必不协。即宋元有不谐律吕之作，推之汉唐以前，或又有说。且元明同用四声工尺，而调又各殊，或者新声善变，今弋阳海盐之谱，无可倾听，则崑山实欲掩之也。夫调丝竹曰歌，徒歌曰谣，亦曰号，或歌或号，诗固言之矣。观于委巷讴吟，则有以处古今作者。”碎金词谱后序此通论也。且今之自谓能歌词者，亦第以唱崑腔之法求之，而遂以周、柳、姜、史自命，此尤吾所不敢知者矣。默卿手笔虽不高，而持论颇有可采。如云：“词为诗余，上不似诗，下不似曲，在诗与曲恰好之间。炼字忌深，亦忌鄙俚，设想须是有情无理，措语须是未经人道。声调格律，自有一定。如填某调，即专从一人之词为定体，逐字逐句照依填入。纵不能四声俱论，而平仄断不容舛。重字虽所不禁，亦应斟酌，不得屡见。至于句读，更有一定。如六字为句，有上一下五、上二下四、上三下三、上四下二、上五下一之别，均须遵守。图谱有可平可仄之说，系指他词全阙而言。盖一调十余词，平仄各异，以见格非一体，然亦每词各有一定之平仄，并非彼此逐句皆可互易。若一调十余词，此句平仄从甲，彼句平仄从乙，则是通首无不可活动之字，必至通篇无一合格之句矣。”所论虽浅，然卤莽下笔者当知之。其论词韵平入俱独用，近人以入代平，此沿北曲之误，尤与余前说相合。蓦山溪阴雨云：“积阴连晦，不似清秋节。满目涨昏烟，更难保、随风变灭。怜花惜草，颠倒费猜寻，忽做雨，忽做晴，乍冷还疑热。濛濛密密，欲说凭谁说。负手问苍苍，到何时、银潢漏歇。原非日暮，遮蔽总浮云，层霾扫，火轮飞，好补炎精缺。”咄咄书空，此默卿感事词也。盖海警初起，默卿身在军中，有莺啼序、三台等调，皆

在宝山防堵。闻镇海、定海、宁波三府县连陷之作。又有念奴娇自序云：“重游京口，登北固山以望大海，时当兵燹之余，呻吟未歇，歌管犹闻，往事追思，不胜慨叹。”词云：“润州天堑，叹成败古今，奸雄豪杰。对涌金焦银浪里，飞出琼台玉阙。上扼荆襄，横遮越豫，险阻称奇绝。江山依旧，不堪重与追说。谁道荒岛穷夷，海波千万里，楼船飘瞥。火箭风轮，经过处、牛酒齐供饕餮。运策何人，逡巡终致此，满城流血。惊魂刚定，却听歌吹呜咽。”嗟乎，谁生厉阶，至今为梗，长歌之哀，逾于痛哭矣。

### 陶元藻泊鸥山房词

泊鸥山房词四卷，会稽陶皀亭元藻撰。皀亭一字篁村，袁简斋见其题壁诗，极倾倒，所谓江湖沿路访斯人者。国朝词综谓其有香影词四卷，或即此乎。篁村虽以明经终，而生平交游甚广，阅历已深，既有才名，尚求浓福。其腊月五日初度，填洞庭春色末阕有云：“古不云乎，达人知命，较恁枯荣。奈兴悲古庙，重瞳有泪，见嗤远使，金榜无名。何处更矜嘴爪健，对快马康庄话不平。笑前夕，授南柯太守，衣锦宵行。”于时篁村年七十余矣，何于世情尚未解脱耶。归朝欢题常山旅店壁云：“叔子不如铜雀伎。奴价何年能胜婢。腰包脚裹雪风天，乘车戴笠炎凉地。送穷穷不已。枳间休学长鸣骥。苦行僧，一瓶一钵，齧饮终何济。未消碓碓闻琴起。壮不如人今老矣。长门空赋孰酬金，南皮有约堪沈李。人生行乐耳。去多时日来无几。盍归乎，非竹非丝，山水清音里。”行役感慨，其气尚豪。篁村词投赠题画应酬之作颇多，单微之思，遥寄之情，固未暇及也。曾游吾闽，有饮林氏园亭满江红，黄莘田斋头观吴门顾二娘所制砚石州慢等阕。闽之鼓山劣崩峰，俗说可望流求。篁村双双燕句云：“中峰放眼，一发流求，千里嵌翠。”然余三登绝顶，虽天日清明，而空无际究，难确指其所在。惟五更观日出，金碧万状，风云异色，较之泰山、华山所见又自不同。思作一词写之，至今未能。全浙诗话亦篁村所辑者，其书博采群籍，时加案语。于黄梨洲先生下附案云：梨洲著述甚富，康熙初，徐元文曾呈其书于朝。既而徵求前明遗献，徐乾学以先生对，复言其衰老，竟以布衣终。虽先生抱道自高，不乐仕进，而荐剡不力，与有过焉。余谓此篁村借浇垒块之言耳，殊失论世知人之学。梨洲生平，大致与顾亭林相似，盖皆以胜国遗老自待者。故翰林掌院学士叶方蔼将以梨洲应鸿博之徵，而陈庶常锡嘏闻之大惊曰：“是将使先生为叠山九灵之杀身也。”力争之乃罢。锡嘏，梨洲之高弟，其言盖知之深矣。其后修史，累招不至。徐元文请诏浙中督抚钞其所著送京，并延其子百家与其门人万斯同。万言梨洲致书曰：“昔闻首阳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见鮚埼亭集、汉学师承记等书虽戏言也，有深痛焉。夫以人事君，大臣之盛节也。然出

则无以全其名，不出则无以安其身，东海盖筹之熟矣，老不能来之对，盖所以成梨洲也，而尚议其不力荐哉。且梨洲在残明，位至副宪，虽国破君亡，而我朝天恩宽大，未闻并诸人之历官而削之者。而篁村一则曰诸生，再则曰布衣，若并不知梨洲之前事者。岂于无所忌讳之时，而反深于忌讳耶。徒以素负才名，不如其意，因致慨吹嘘之无人，于古人未暇深考，遽发议论，是则热中之为害耳。

### 戴氏澈道人词存

澈道人词存三卷，江宁戴氏撰。按此集不载名字，卷首有其子芝识语：谓先妣戴太恭人，晚年自号澈道人，以吟咏自适，所存仅十之五六。其前又有序，序末已失，不得其名氏。称为冯吾园学士之母，然则吾园其即芝耶。序又谓即墨李毓昌不肯冒赈，山阳令王绅汉潜毒杀之，太恭人为作旌忠传曲本。是戴又有传奇行世，不止以诗词见也。李毓昌之事，诸家文集及笔记言之甚详，余前在都下，得千古奇冤传奇一册，未刻本也，专为淮安府王毅出脱。谓王毅为王绅汉诬蔑，检验时非未得赃，所说独异。余谓王毅不幸身为本府，王绅汉又其所稟调之首县，即使全不知情，谁肯信之。亦姑存此说而已，类记于此，俟得旌忠传再核之。黄天河钧宰金壶浪墨云：毅初任德州牧，本贪酷吏，有王老虎之目。毛西河入都娶一妾，丰台卖花翁女也，字之曰曼殊，不久即逝。同举大科诸公，以诗词谏传吊之甚多，详见西河合集。戴恭人惜余春慢芍药开时忆曼殊云：“婪尾花繁，曼殊仙迹，丰台春色如许。红遮香径，碧绕阑干，当日娇柔堪拟。想一代词人，千秋佳丽，消受最怜伊，吟肩试倚。翠巾新拭。绣窗间，语悄鬓低，犹堪追忆。天与艳才如此。姗姗月下徘徊，露冷苔黏，钗横佩坠。任从他满目风光，总被杜鹃催去。”嗟乎，名花美人，百年后犹令人俯仰，不知芍药附曼殊传耶，抑曼殊附芍药传耶。金人捧露盘秋海棠云：“趁秋阴，舒秋萼，助秋光。盈盈粉量，烟鬟弹倦倚匡床。依稀叶底翩翩，晚蝶觅晴芳。红衣零乱，似怜他、径冷方塘。砧声咽，笛声怨，蛩声切，漏声长。幽恨绝，未谙无香。强相依，傍芙蓉，不逊美人妆。黄花待吐东篱，对半圃斜阳。”集句浣溪沙云：“隔得卢家白玉堂。李商隐好风吹树杏花香。曹唐共怜时世减梳妆。秦韬玉燕子不来春寂寂，薛昭蕴残灯无焰影幢幢。元稹断多难到九回肠。李商隐”应弦合节，笔无脂粉气。其余则多应酬之作，词后附诗存一卷。

### 金绳武夫妇评花仙馆合词

评花仙馆合词二卷，钱塘金韵仙绳武与其妇汪玉卿淑娟撰。一为泡影集，一为昙花集。玉卿来归二年余即卒，韵仙时已举孝廉，遂遭离乱，伤春伤别，如泣如诉，其词格亦相似也。韵仙蝶恋花重到平原再赠素云云：“鬓影蓬松



钗半弹。百计相留，无一相留可。黄历除非依自做。出行日子天天破。收了羊灯楼上火。听掩中门，听上中门锁。叠好兰衾难道坐。梦儿也要安排个。”又云：“挨近茜纱窗下坐。听说芳年，瓜字才分破。一枕红蕤清梦妥。销魂何必成真个。贴翠偎香双鬓弹。泪湿青衫，怎样安排我。蝶梦惊回钗影堕。粉墙明月移花朵。”云仙引自序：玉卿逝二十六日矣，暗楚氛告警，羽檄飞驰，杭人迁徙，道路如织。余为厝其柩于西湖卧龙桥南，既念逝者，行复自痛。云：“鼙鼓惊天，旌旗卷地，满城兵气秋凉。星黯黯，月荒荒。冬冬听催禁鼓，偏到今宵偏不长。晓角一声，青山红粉，从此茫茫。送伊过了横塘。犹忆得、花开陌上香。不道今生，再无依分，替检归装。又是回风，萧骚做暝，恁不教人屡断肠。一抔荒草，五更残梦，两地思量。”早春怨云：“了了前盟，茫茫后世，草草今生。也没安排，全无头尾，好不分明。几回睡去还惊。听簌簌、风声竹声。是隔房栊，是摇罗帐，是近窗棂。”玉卿虞美人寄雯卿妹云：“秋千影落闲庭院。明月移花转。几天不挂玉帘钩。难道春来总是不梳头。绿窗还是摊书好。何苦寻烦恼。自家去验小腰肢。却比垂杨肥了那丝丝。”南乡子喜韵仙归云：“独自理琴弦。睡起慵梳髻半偏。新样初三眉子月，娟娟。盼到如今渐渐圆。此意忒缠绵。背著银缸笑拍肩。如此风光如此夜，天天。安放痴魂在那边。”卖花声自序：韵仙藏有古金数十品，并藏金错刀，为平原校书素云所胎。脂花间红，薛瘢斐绿，既见君子，我思美人，为翦柿蒂绫制方蠡贮之，譬如度地排花，亦自信位置得宜也。云：“古月出弯弯。绣涩苔瘢。定情消受美人难。如此相贻原抵得，约指连环。检蠡替伊安。更翦罗纨。中央四角蝠云蟠。仿作盘中诗样子，画与伊看。”前有关秋芙镞女史序与题词，笔致翩翩，序俚体，词倚金缕曲云：“不道花朝雨。便匆匆几天，催了杜兰香去。六扇文纱窗格子，曾忆旧题诗处。看几阵、东风花絮。堆上红楼人不管，只一双、燕子还来住。尘世事，好无据。妆台闻说全无主。只粉笺些些，留得断肠词句。病骨黄花人比瘦，却合秋声廿五。念依也悲秋情绪。萍样行踪花样命，未拈毫、便有离愁聚。怎做得，玉台序。”按昙花集凡二十五阕，秋芙序谓集如花萼依然，璧玉一双，词数篇章，却合离骚廿五。此阕秋声廿五之句，亦指此也。

## 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五

### 戈载词平庸少味

戈宝士翠薇花馆词最多，余所得者二十七卷，词综续编以为三十九卷，万竹楼词注以为三十卷，听秋声馆词话以为十卷。殆其词随作随刻，故积久愈多

耳。然平庸少味，阅至十篇，便令人昏昏欲睡。因其室有余资，喜结纳，才名易起。谓之事则可，谓之名家则不能也。而其所自负者，以为吾词能辨四声，能分宫调。然而张玉田有言，音律固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词源诚以声音丽于虚，文字徵于实，实者既难惬意，虚者何由动听。且吾亦未见其词之出，果能使四方传唱也，则律之叶否，终不可知。而人转因其守律之严，反怨其临文之劣，则律者真藏拙分谤之具也。近日浙派盛行，立说莫不如此，盖不独宝士然也。而宝士之可议者，尚不止是。卷首序与题词数十篇，借光之多，已属可笑。开卷即有龙涎香、白莲、蕤、蝉等题，此近来学南宋者几成例作，习气愈觉可厌。且宝士一贡生耳，而自十三卷以后，交游渐广，攀援渐高，中丞方伯、观察太守、司马明府，历碌满纸，所作无非应酬。虚声愈大，心灵愈短，岂芝麓之于迦陵乎，岂愚山之于河右乎，抑何其不惮烦也。至为麟见亭河帅题鸿雪因缘图，前后合一百六十阙，多至四卷，观其自述，知配合雕镂，费尽苦心。然以花间兰畹之手笔，加以引商刻羽之工夫，乃为钜公谱荣华之录，摹德政之碑也。言之不足，又长言之，若以为有厚幸焉，此真极词场之变态矣。第未知周美成、姜白石见之，以为何如也。宝士词亦未必风行，于世原无庸论。余所以翫缕者，庶几学词之人，知所自省，不至芜蔓若此。夫人文合一，词虽小道，亦当知绩学敦品耳。

近见宝士所著词林正韵，与吴子安榕园词韵大体相同。子安宗广韵，宝士宗集韵，然韵书以广韵为最古，集韵亦出于广韵耳。考子安刻于乾隆甲辰，宝士刻于道光辛巳。子安海盐人，宝士不应未见其书，乃历举诸家而不之及，何耶。夫古人书多用韵，韵之所包者广，宋元以下，始渐分诗韵、词韵、曲韵。诗韵虽二百六部、一百七部分合之不同，而源流秩然可考。曲韵则专为北曲而作，以入为平，其法与他韵皆异。惟词韵初无一定，作者十数家，各持一义。宝士之书，亦未必尽出诸家之上，而其凡例排击一切，自以为独得之秘。最可异者，中有云：“毛奇龄之言曰：‘词韵可任意取押’，毛氏论韵，穿凿附会，本多自我作古，不料丧心病狂，败坏词学至于此极。”夫以词无定韵，恐其泛滥，特勒一书，未尝不可即驳正前人之误，亦未尝不宜但发墨守针膏肓。言自有体，何以毒詈不堪如此。岂以毛氏善骂而亦以骂反之乎。然词学不独不比圣经贤传，而亦非史例文体关系之重。况毛氏之时，词方复兴，霞蒸云蔚，亦岂一人之见所能败坏，其言之过当甚矣。且以宋词考之，宝士之说，亦不尽然。寒山一部，覃咸一部，刘改之唐多令，则湾帆滩闲衫寒安南同押，是寒山可合覃咸矣。然辛、刘固浙派之所鄙夷者。吾请徵之周草窗，先与盐不同部也，而鹧鸪天合之。庚青与侵不同部也，而恋绣衾合之。庚青与真文不同部也，而梅花引、声声慢、浣溪沙合之。江城子且并合于蒸与侵矣。至莺在庚韵

，而吴梦窗木兰花慢则押入江阳矣。草窗眼儿媚、浣溪沙，则押入真文侵矣。梦窗、草窗之词，宝士选入七家，即有误笔，断不至再至三。宝士自谓遍考名家词，亦知其出入不一律否耶。况词又有叶以方音，叶以古音之例，其叶本甚宽，毛氏任意取押之言，亦何尝尽是诬罔乎。宝士素与元和顾千里广圻游，受其吹嘘，千里于古文诗词皆非当家，吾观其所作戈氏父子诸文，多怪愤浮宕，而宝士填词图序，尤可失笑。俱见思适斋集夫自迦陵以后，作填词图者，不知若干，此亦习气耳。千里乃特张皇之。宝士之学问，未知去毛氏几由旬也，而论韵既自痛诋西河。其词才亦未知去陈氏几由旬也，而千里又为推倒迦陵，岂溺情而不自觉欤。凡朋友切磋之义，诱掖以成其业，尤当规讽以培其德。千里校讎之学，精审可观，而乃为后进增骄长傲如是耶。宜其与段懋堂论学制，至于互争不已，为人口实也。段事见经韵堂集

### 杨夔生词

金匱杨伯夔夔生名父之子，家世能词，涉历诸派，不专一格。其过涧歇青铜峡云：“孤峭摩天路漫灭。双厓奇特。群峰四旁森列。似矛戟。出峡奔涛何急。雷辊声轰若，盲风起，怒鹞惊飞响磔磔。洪濛谁试手，鬪断云根，削成奇骨。终古无人迹。蚀苔藤，缠老树，杈枒苍烟深处，往来惟见猿猱掷。”菩萨蛮宿峡口禹庙云：“荒榛细路趋灵阁。蒙茏天半闻清铎。神壁画波涛。水官芦叶袍。孤灯松映碧。如坐崧阳驿。山殿护风云。人眠虎过门。”谒金门晓发南星驿云：“霜华冻。戍卒醉争乾瓮。燃著豆秸红屋栋。偎暖孤驿梦。啾啾晨鸡初啅。喝马呼牛声哄。人自出门云出洞。四围山冢冢。”临江仙夜宿郎当驿云：“襍被饥驱风雪里，薄游滋味如僧。路长何事怕还憎。虎衔樵容屨，鼠隐纺人灯。自是元晖闻道浅，平生悔学鸾吟。略经林壑倦攀寻。隙飙声尽鬼，孤叶影疑禽。”笔力瘦健，标奇领异，有此题不可无此词也。予尝谓南宋词家，于水软山温之地，为云痴月倦之辞，如幽芳孤笑，如哀鸟长吟，徘徊隐约，洵足感人。然情近而不超，声咽而不起，较之前人，亦微异矣。不独东坡之百字令、水调歌头无其兴致，即柳耆卿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秦少游之“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出语高爽。惟白石尚有此意，余则皆不逮也。有花柳而无松柏，有山水而无边塞，有笙笛而无钟鼓，斤斤株守，是亦只得其一偏矣。辛、刘之派，安可废哉。夔生手定真松阁词凡六卷。方廷湖书其后曰：“北宋不袭南唐之貌，而或失之过刚。南宋则力矫北宋刚劲险率之弊，而常流于纤膩。过犹不及，君子疑之。”斯言也，学词者可以鉴矣。又过云精舍词二卷，汪紫珊世泰合刻七家词中。今考之，只留一二阙载入此集首卷，余皆不存矣。罗两峰聘之鬼趣图，流传题咏，所见多矣，而其图未知何状，亦未见有记之者。夔生有题图长短调八阙，词未录，录其

小序，荒情怪态，亦足以资嗟。序云：“其一、澹墨黯昧，隐隐有面目肢体，谛视始可辨。其二、一鬼短衣倮而趋，一鬼奴从裸上体，以手拄腰，骨节可数。其三、一鬼衣冠甚都，手折兰花，揽女袂，女鬼红衣丰鬋，昵昵语，旁鬼摇扇侧耳以听。其四、一矮鬼扶杖据地，一小鬼捧酒盏就矮鬼吻，吻箕张。其五、一鬼瘦而长，垂绿发至腰，左手作攫拿状，右手循其发，手长与身等，足步武越数丈，腰腹云气蒙之，身作青绿色。两峰白云焦山寺中所见也。其六、长头而倮者，一鬼身不及头之半，头之前鬼二，一锐上，一混沌然，若避若指且顾。其七、风雨如漆，一鬼俛首疾趋，一鬼张伞其后，一鬼导其前，一鬼头出伞上，若依倚疾走，昏黑淋漓，极遑遽奔忙之状。其八、枫林古冢间，两髑髅齿齿对语，白骨支节，嶮嶮然也。”又有瑶台聚八仙赠祁阳山人吾吾子词，附录吾吾子浣溪沙六阙。末二阙云：“木叶落兮湘水波。待他纤月过银河。又将鼓枻唱渔歌。挽尺鲜藤编小笠，翦丛香草结新蓑。未披先付小龙驮。”又云：“隔断苍松是白霓。杖头衡岳数峰低。故人船未泊浯溪。一朵青莲忽摇动，水仙骑鹭出波飞。依稀月底认红衣。”吾吾子未详何许人，而夔生词有“授我龙虎飞腾”之句，岂白玉蟾、邱处机之流乎。

#### 杜文澜词

秀水杜小舫文澜词清笔婉，言外殊多感慨。长亭怨慢云：“竟偷被、东风吹莫。绮销香、画桥颺絮。燕子归来，一襟幽怨向谁语。落花罨网，偏不放、春魂去。后约间蔷薇，早拍遍、阑干无数。空误。甚年华似水，却把旧愁留住。新寒未减，尚负手、玉阶寻句。待检点、小扇轻衫，笑呼酒、烟萝深处。奈树外斜阳，还惹残莺啼苦。”八声甘州淮阴晚渡云：“尚依稀、认得旧沙鸥，三年路重经。问堤边瘦柳，春风底事，减却流莺。十里愁芜悽碧，旗影淡孤城。谁倚山阳笛，并入鹃声。空剩平桥戍角，共归潮呜咽，似恨言兵。坠营门白日，过客阻扬舲。更休上、江楼呼酒，怕夜深、野哭不堪听。还飘泊，任王孙老，匣剑哀鸣。”卜算子残月云：“花影漾帘波，夜久春痕薄。试问姮娥瘦几分，只有阑干觉。陌上玉骢嘶，唤起双栖鹊。杨柳梢头挂晓星，又下西栖角。”菩萨蛮冬日云：“栖鸦点点如残叶。林容寂寂天疑雪。烟外晓钟疏。山寒僧梦孤。西风吹短策。酒束诗肠窄。招鹤问梅花。今年春瘦些。”小舫曾重刻吴梦窗、周草窗二家词，搜罗校对颇备。自著采香词，即附刻于其后。又有词律校勘记，亦足弥红友之缺，皆肄业所不可少之书也。又新建勒少仲方錡词气疏宕。秦楼月云：“月沉沉。秋窗寂寂宵深深。宵深深。暗魂何许，步遍墙阴。空房遗影悲青琴。黄泉碧落愁难寻。愁难寻。无人诉得，咽泪归心。”此盖悼亡之作。吾闽俗谚有“腹饥莫与饱人说，心酸莫在路头哭”之语，即少仲所谓咽泪归心也。临江仙感事云：“读破芸缃三万卷，回

翔直到公卿。胸藏武库角心兵。绮罗丛里，擎酒说功名。    镂玉横腰金佩肘，白头一梦零星。舞裙歌扇总飘萍。故人江海，闲读种鱼经。”摸鱼儿东湖感旧云：“问湖边，旧时莺燕，而今亭榭谁主。百花洲畔波鳞碧，低卷断烟零雨。凄绝处。是几个渔罾，冷挂眠鸥渚。垂杨自舞。想玉笛声残，画船人杳，幽恨向风拆。    桥东路。还记题香俊侣。萝窗深夜弦语。十年重唱西江月，寥落紫云遗谱。吟思苦。费万轴情丝，织就销魂赋。天涯倦旅。怅沽酒楼头，阑干独倚，酩酊送春去。”此二阕寄慨更深。所著有樽洲词。卷首陈心泉庆溥序：语极矜负，自述有篱壑词四卷，惜未之见。又马平王少鹤拯，诗文俱长，亦工词。余于琉璃厂曾得其刻本，为人篡去。林颖叔与之最善，拟从颖叔寄书索之。时少鹤已归粤西，书未行而其讣至矣，至今耿耿于心。少仲工书，年老矣，犹能作蝇头小字。杜、勒皆官江南，王终于通政司副使。

### 龚自珍词

仁和龚定庵自珍恃才趺弛，狂名甚著，气倍人前，言语震四壁。官礼部主事，随班供职，与同寮有所辩论，其声远扬。宣庙亦微闻之，置而不问。诗文皆不落凡近，词凡五种，存者不多。有诗云：“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煞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意不以词人自居，然首句亦作者同病。菩萨蛮云：“文窗花雾凄然绿。侍儿不肯传银烛。楼外月昏黄。口脂闻暗香。    新来情性皱。未肯偎罗袖。此度袷衣单。蒙他讯晚寒。”减兰自序：偶检丛纸中，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乃是京师悯忠寺海棠花也，泫然得句。云：“人天无据。被依留得香魂住。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牢落百感，其不自得可慨矣。又瑶台第一层，题某侍卫所撰王孙传，并录原序于后。序云：“某王孙者，家城中，珠规玉矩，不苟言笑。某氏，亦贵家也，解词翰，以中表相见相慕重。杏见者，婢也，语其主曰：‘王孙所谓都尔敦风古，阿思哈发都。’都尔敦风古，言骨格异也。阿思哈发都，言聪明绝特也。再三云，女不应。王孙遭家难，女家薄之，求婚，拒不与，两家儿女皆病。一夜，天大雪，杏私召王孙，王孙衣雪鼠裘至，杏曰：‘寒矣。’为脱裘，径拥之女帐中而出。女方寝，惊寤，申礼防，不从。王孙曰：来省病耳，亦以礼自固也。杏但闻絮絮达旦声。旦，杏送之出。王孙以赭绡巾纳女枕中，女不知也，嗣是不复能相见。旬余，梦见女执巾问曰：‘此君物也。’曰：‘然。’寤而女讣至，知杏儿取巾以佐殓矣。王孙寻郁郁以卒，杏自缢。此嘉庆丙寅丁卯间事，越辛未，余序之如此。”又乞浙龚君填词以传之。词云：“无分同生偏共死，天长恨较长。风灾不到，月明难晓，昙誓天旁。偶然沦谪处，感俊语、小玉聪狂。人间世，便居然愿作，长命鸳鸯。    幽香兰言

半枕，欢期抵过八千场。今生已矣，玉钗鬟卸，翠钿肌凉。赖红巾入梦，梦里说，别有仙乡。渺何方。向琼楼翠宇，万古携将。”百字令自序：蒋伯生得顾横渡夫人小像，靳余曰，此君家物也，为填一词。云：“龙华劫换，问何人料理，断金零粉。五万春花如梦过，难遣些些春恨。原注：京师某家剧楼，有楹帖一联曰：“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翠暖珠香重游瞻部。五万春华如梦里，记得了歌甲舞曾睡昆仑。”相传尚书作也。帐弹春宵，枕敲红玉，中有沧桑影。定山堂畔，白头可照明镜。记得肠断江南，花开两岸，老至才还尽。何不绛云楼下去，同礼空王钟磬。原注：尚书与钱尚书同在秦淮日赋诗云：“杨柳花飞两岸春，行人愁似送行人。”一时传诵。青史闲看，红妆浅拜，同护吾宗肯。漳江一传，心头蓦地来省。”原注：忽忆黄石斋先生在秦淮之事，曲终及之。二词皆足资谈柄，某王孙事，尤令人低徊也。

### 许宗衡玉井山馆诗余

近日古文，自梅伯言曾亮之后，众推上元许海秋宗衡。其文夷犹自得，不为桐城末派所囿，诗词亦入格。盖海秋固先治词赋，与以古文余力作韵语者不同也。词名玉井山馆诗余，中有二阕，最足感人。嗟乎，酒场歌板，举目沧桑，氛尘瀆洞，此真回肠荡气时也。金缕曲书余淡心板桥杂记后，并叙云：“曩读曼翁斯编，心辄低回。窃以顿老琵琶，妥娘词曲，人间天上，事艳情哀。乃至葛嫩李香，贱能抗节，魁萧卯笛，听辄增悲。几类国殇，讵同祸水，方诸志乘，亦系兴亡。嗟乎，秦淮呜咽，谁忆前尘，粤寇披猖，倏遭今劫。岁在癸丑孟春之月，仆在江上，仓猝北征。时贼骑距城不四百里，埃兵甫集，烽火断然，仅二句，而金陵瓦解矣。侯景谁迎，袁粲徒死，曰为改岁，未复岩疆。呜乎，江关残破，亲故流亡。慨念昔游，都非旧梦。衣衫蝶化，楼阁薪烧，一付劫灰，无从吊影。桓子野奈何之唤，贺方回断肠之词，载诵斯编，抑又伤已。夫事非同轨，感无异情，曼翁此作，胜国难忘。仆念故园，亦滋慨息。昔之招邀胜侣，流连景光，南部烟花，东山丝竹，坠欢难拾，逝水不回。遑问前因，空成死别。奚必他时凭吊，始为伤心之事哉。仰天掩卷，歌呼乌乌。因为此词，用咏同调。”词云：“别有伤心处。尽消磨、劫灰金粉，大江东去。楼阁斜阳秋易晚，呜咽青溪如诉。只衰柳残鸦无数。龙虎雄图悲竖子，剩遗编、细载闲歌舞。亡国恨，哽难语。年来烽火台城路。念无端，家山唱破，凄凉无主。似有箫声闻鬼哭，忍忆板桥风雨。漫惆怅、美人黄土。绕郭旌旗霜影重，恐将军、愁击军中鼓。早哀绝，子山赋。”霓裳中敍第一序云：“昔在道光乙未丙申间，余留京师，尝观王郎蕊仙演桃花扇传奇寄扇一出，艳绝一时，士大夫宾筵酒座，盛称叹之。碧玉梳妆，绿鞵结束，五花鬻弄，不复置念寻常粉墨也。闽孝廉张亨甫作王郎曲云：‘天下三分月，二分在扬州，一分乃在王郎

之眉头。’王郎，扬州人，其演此曲尤精。至王郎老去，无演之者。余有诗云：‘参军苍鹞都更变，忽忆王郎倍可嗟。一自春风消扇影，更无人解唱桃花。’及咸丰壬子，朱郎莲芬，始演此曲，然赏之者卒鲜。嗟乎，曲海词山，千生万熟，而搵簪擷落，知者无人与之言。邓千江望海潮、蔡伯坚石州慢瞠然而已。何况公子天涯，美人楼上，春风问讯，谁复于一握浓香，识南朝之兴废哉。同治丙寅春正月，同人夜宴，时陈郎兰仙，初演此曲。清尊檀板，素袜明珰，虽不知视王郎、朱郎为何如。然而锦色缠头，如聆旧曲，笛声犯尾，共拍新腔，何必侯生，乃为之数调寻宫慨然太息乎。”词云：“清歌粲素靥。眼底浓香消绛雪。拍遍阑干几叠。现后影前身，桃花颜色。关河阻绝。可有飞红卷残蝶。知音少，缄愁难寄，倚里向谁说。悲切。笛声低咽。似当日秦淮夜月。伤心公子远别。又今夕燕脂，写恨如血。泪痕描露叶。早板鼓、凄凉数阕。当筵叹，春风一握，为尔启金篋。”及余游都下，王郎已死，朱郎久不登场，顾时时为海秋写词，盖朱郎素工书也。庚午余再至，则海秋歿矣。朱郎无聊，复理旧业。然年华老大，盛名难再，吾友郑仲濂见之辄太息。其时有万郎芷侬，亦善小楷。又有李郎听秋，工愁爱懒，二郎皆有艳名，而无俗态。一日，余招仲濂饮。李郎司酒，仲濂自述食性喜酸。李郎曰：“君能饮醋一杯，吾以一曲偿。”仲濂欣然引满。余笑曰：“吃得三斗醋，百事可作，君所饮尚嫌少耳。”翌日，仲濂寄余临江仙云：“兜愁不忿青绫被。梦残渴想梅花味。夜雪晓寒天。思君思水仙。出门无处可。坐对防花恼。花恼若为怀。还逃醋瓮来。”嗟乎欢场若水，共尽何言。曾几何时，眼中人无一存者，悲夫。

黄彭年词

往岁晤黄子寿彭年于京师兴胜寺，出文相质，子寿然之。与论词，颇讶余肮脏。余曰：“近来词派悉尊浙西，余笔放气粗，实不足步朱、厉后尘。虽然，浙派不足尽人才，亦不足穷词境。今日者，孤枕闻鸡，遥空唳鹤，兵气涨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不得已而为词，其殆宜导扬盛烈，续饶歌鼓吹之音。抑将慨叹时艰，本小雅怨诽之义。人既有心，词乃不朽，此亦倚声家未辟之奇也。余方自愧其不逮，又何寻南宋之故步，斤斤奉一先生之言哉。”因索子寿旧作，为录一箒相寄，自云不求甚解，然其词固当家也。二郎神慢和蛺蝶原韵云：“青春谢。有多少、风情挥洒。忆往日、神仙新眷属，焚香坐、水晶帘挂。问何事、瑶池伴侣，便先后、双鸾飞驾。怅楚天、如丝细雨，迸作泪珠倾泻。

真雅。坡公翰墨，朝云声价。暗思量、小园桃李在，镇日里、愁鬟低亚。叹世事，浮沤逝水，只无计，安排目下。况佳节重逢，归期未卜，栖皇中夜。”满庭芳闻箫云：“细雨斜风，扁舟河畔，无端撩乱心情。扣舷歌者，多半是吴音。争似吹箫幽咽，和云水、一样凄清。漫悬拟，洞庭张乐，鼓瑟起湘灵。

更休提往事，凤凰台上，弄玉飞升。记楚山重叠，无水纵横。椎髻山婆伴我，闲按拍、夜景萧森。今安在，新愁旧恨，此曲怕重听。”江南春慢题朱眉君焦山酣睡图云：“江水东流，寒山孤峙，白云常护行客。扁舟破笠，踏前朝、多少陈迹。到此抛游屐。聊酣饮，风吹坠帻。非佛非仙，悠然与世相隔。

思往事，驹过隙。谁唤醒希夷，惊回吟魄。青天万里，笑蛮触、安知蜗窄。待把榛芜辟好，乾坤任安幕席。更寻访、古鼎残碑，几卷琳琅，助君枕边酣适。

”意难忘题寄巢夜话图云：“聚散何常。似浮云倏起，天半飞扬。寄巢人已渺，图画又重装。陵变谷，海成桑。剩一卷琳琅。凭记取，名流姓字，老辈心肠。

天涯海角亭旁。念故人远矣，风雨难忘。琴尊时小集，灯火共凄凉。星落落，水苍苍。吟绪料应长。争快靚，昌黎谢表，玉局文章。”暗香用石帚韵题杨古酝消寒图云：“鸦声月色。念故乡远矣，江城吹笛。驿使寄来，问绮窗谁向亲摘。春意江南未遍，且付与何郎诗笔。正萧瑟，清梦扶持，期约挂帆席。

香国。音信寂。怅兀坐小斋，故纸尘积。笑歌更泣。绿萼金尊定相忆。闲写疏花点点，凭记取、词林琼碧。待觅岁寒友也，几人共得。”子寿本贵筑人，寄籍楚南，早岁入翰林，便归不出。同年生多居要路，盛意吹嘘，手寿泊如也。年来修志保阳，寓莲池书院，极池台花木之胜。丁丑，余自晋回闽，中秋过之，扶栏并坐，谈及四鼓乃罢。

词非意内言外之意

有通套语门面语，流传习用，且若奉为指南，而不知其与本义不相酬者。如近人论词，辄曰：“词者意内言外。”按此语本于说文，然此特大徐本耳，若小徐本则作“意内音外”。音外者，古之所谓语助，今之所谓虚字也。故经传于助句之字，辄训曰词。若，几词也。于，叹词也。云，语已词也。其，问词之助也。此类多矣。夫“意内言外”，何文不然，不能专属之长短句。苟为“意内音外”，则倚声者将专求虚义，专讲余腔，若古乐府之沧淳妃呼豨之类，令人不可解乎。且今之称为能手者，不以作意见奇，而以知音自诩，是直“音内意外”矣。更与古义不合。是盖乾嘉以来，考据盛行，无事不敷以古训，填词者遂窃取说文，以高其声价。殊不知许叔重之时，安得有减偷之学，而预立此一字为晏、秦、姜、史作导师乎。郢书燕说，众口一辞，何为也。又近人词集，不曰箏语，即曰琴雅。不曰梅边吹笛，即曰月底修箫。凌仲子谓为习气，不信然乎。而开卷必有咏物之篇，亦必和乐府补题数阙，若以此示人，使知吾词宗南宋，吾固朱、厉之嫡冢也。究之满纸陈因，毫无意致，此尤习气之不可解者矣。元陆文圭论词亦有“意内言外”之语，亦误解说文以词为长短句耳。

谢肇浙词



先方伯公在杭，著述极富，载家谱者二十余种。滇略北河纪等悉登四库，五杂俎一书，作家尤多徵引。近沪上重刻文海披沙，则来自海舶，云倭人最所钦重。其小草斋集诗后，附录填词四十余阕，王述庵明词综不录，殆未见公集耳。忆秦娥别意云：“花簇簇。恼人一点春山蹙。春山蹙。灞陵金缕，潇湘寒玉。马蹄芳草年年绿。流萤空照黄金屋。黄金屋。独行独坐，独言独宿。”谒金门溪上云：“溪水碧。倒浸一天秋色。隔岸芙蓉香欲滴。半醉娇无力。人倚阑干叹息。惊起一双鸂鶒。望断彩云愁脉脉。横塘霜月白。”苏幕遮秋暮云：“朔云高，芳草尽。才过重阳，阵阵西风紧。鸿雁衔来青女信。最是无情，先上愁人鬓。炭烟销，香蓑烬。月坠江波，宿鸟寒无影。玳瑁梁空罗帐冷。翠被银床，孤负鸳鸯锦。”御街行惜春云：“落红满地春无主。看嫩柳，争飞絮。轻寒犹未卷重帘，最怕五更风雨。十分春色，九分过了，只一分枝头住。双双紫燕帘前语。人不见，天将暮。昼长睡起篆烟残，别是一番情绪。香肌暗损，此时此恨，脉脉堪谁诉。”荔枝闽最胜，三十年前，兴化太守王君于府治门外悬楹帖云：“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其句盛传于时。明徐兴公聚友品之，名曰红云会。有会约，载近人所刻说铃。小草斋诗余有订兴公汝翔餐荔枝临江仙云：“忆昔红云花下宴，玉颜娇映波罗。如今又是五年过。枝头风雨少，林外露华多。一骑红尘飞得到，天香已自销磨。凤凰江上水微波。扁舟乘兴去，胜会莫蹉跎。”当时曹石仓徐谢齐名，并多藏书。文酒过从，即草木亦增光采。噫，可感也。又长乐有荔名胜画，绝佳。集中浪淘沙两阕咏之，所谓异品出吴航者，然今日亦难得矣。至国初高云客兆继举此会，著荔社纪事一卷，张超然远为之序，深辟朱竹垞、曹秋岳闽荔不如粤荔之说。谓二君食不以时，故不见佳。后以语竹垞，竹垞亦为爽然。序末云：“一物之微，耳名矣而不知，知矣而不尽，非深历而详察之，鲜有不失者。”嗟乎，是可谓言近旨远矣。

### 丁铸词

了翁元量铸，余外大父嗜庭先生桐之从弟也，家饶于财，性好聚书。自云在四库总目外者颇多。独居一楼，不关世务，摩挲彝鼎，间或吟咏，直是倪高士一流人物。其后家中落，书亦散。其戚招之点勘经籍，历举古今刻本，累累如贯珠。亦讲倚声，以词苑丛谈不注所出，乃重加编录，稿已盈尺，歿后并其自著词，皆不知流落何所矣。尝属施处士怡岩邦镇为作鹿裘子诵离骚图，古装扶杖，真有萧然出尘之概。林教谕书甫丞英为之作赞。粤匪之乱，教谕殉难最烈，其生平盖不轻许人也。翁有瑶华慢赋雪丁香云：“东风飘瞥。顿遣琼英，压树霏香雪。玲珑细簇，疑载见、曲院梨云溶月。丛丛匀糝，更愁认、杨花铺毡。知几番、蘸粉凝酥，尽费春工攒叠。抚阑静与端相，恍球螭银蛾

，垂护娇靥。笼灯款暎，呈澹靛、未让海棠殊绝。便有人、取媲蕉心，莫缀闲情千结。”是梦窗门庭中语也。怡岩工写照，技不在曾波臣下。有画余诗稿，多近王、孟语。素不以词名。然余曾见其题书贾郑君小影金缕曲云：“忆鬻丹青日。那时节、生涯虽淡，头颅尚黑。也爱缥緜频展阅，争忍光阴虚掷。今老矣，何能为役。岁月消磨无觅处，羨君家、尚拥书千帙。我只剩，一枝笔。

莫言市隐无人识。见多少，文人墨士，画师词客。今日为君闲写照，不比寻常资格。况雅有壶觞在侧。偌大乾坤凭笑傲，尽从容、僻仰无萧瑟。毕竟是，读书得。”亦复言外见意。其后有何南霞轩举者，既作秀才，其穷愈甚，乃以鬻书为业，卒落魄死。著竹情斋集，并辑诗话笔记十余卷，采摭颇富，今其稿亦多零落。长相思云：“山悠悠。水悠悠。风卷桃花上翠楼。春人不耐愁。

潮东流。潮西流。燕子飞飞未肯休。天涯无一舟。”百字令秋思云：“老天慳吝，待愁人，只放半弯明月。小立闲阶风又峭，一线秋心到骨。竹影轻筛，桂华暗馥，凉重厅如雪。哀蛩万亿，耳边谁使休歇。此夜未必无情，明河一水，杳触离肠热。聚散果凭谁作主，待共牵牛絮说。毕竟相思，几人遂意，徒搅魂和血。不如梦去，避他银漏声咽。”嗟乎，此皆市门隐君子也。今者，侯羸已渺，朱亥空存，闾阖之中，安得复闻此广陵散哉。

黄燠刘家谋词

余弱冠，即与侯官黄肖岩燠、刘芑川家谋定交。芑川能词，见余作，自以为不及。其斫剑词中所云：“七百有余岁，谢子不凡夫。”又云：“归来闭门坐，对元晖清发。”余甚愧其言。移官台阳，遭乱守城劳瘁死。所著观海集、海音，求之积岁始获，词则尽失矣。惟其行时路经兴化，曾寄余札，附录数词，余词话前编已备载之。年来南北数万里，车唇马足，每诵其“白云红树，迢迢孤影”之句，为之凄然。又诵其“故乡已是隔开河，旅次途中都一样，不算蹉跎”之句，又复爽然若失。肖岩词则作于渡海以后，故名曰婆梭。婆梭者，海曲也。其意欲寻源于古乐府，而参以子夜读曲之法，惜未竟其业，而饥驱东西，目击祸乱，卒以多愁而陨。悲夫。然所作实能岸然自异，不逐时风。梅花引云：“晓鸡鸣。候虫惊。独拥寒衾百感生。梦难成。梦难成。辗转车轮，秋天不肯明。西山映雪冬还早。东邻凿壁人偏恼。抱遗经。抱遗经。下炷然灯，无油那得明。”长相思云：“紫罗囊。明珠珰。二月单衣绣襦裳。依身竟体香。耶婆橹，女儿箱。夜夜思欢还故乡。欢眠何处床。”风中柳云：“亦沼亦园，有此不令人俗。播短篱，略栽花木。春时种竹。秋时种菊绕吾庐，黄金苍玉。门阶阒寂，也算高人之屋。倚新声，南词北曲。奚须食肉。何妨脱粟。愿儿曹、父书常读。”嗟乎。二君去我，远者三十年，近亦二十载矣，欲面无从，言之腹痛。而芑川尤生平知己之最，重录遗编，互旷之思

，其何日已乎。丁杏舲纂国朝词综补，林锡三从余得二君词，因以畀之。二君年辈在锡三前，锡三未及与游。听秋声馆词话以为锡三之友，非也。芑川道光壬辰举人，肖岩以太学生终。

### 聚红词榭

自余倡聚红词榭，不过二十年耳。始四五人，继十五六人，至于今，亡且八九。其时李星村为祭酒，不幸亦有左邱之疾，余皆牢落不自得。兵火水旱，时局多艰，贫病死生，壮心顿尽。盖自余游晋适秦，而故乡零落，殆少一日之聚矣。古云，盖棺论定，诸君或未成书，或成书而求之不可得，俯仰逝者，愈用慨然。乃搜残篋之余，聊寄山阳之痛。其已刻雅集词者，毁誉在人，无庸多及。异日会合晨星，载谈旧雨，其亦有瞠目相视，声啞哑而不能续者乎。嗟乎。

### 徐一鸮词

四十年前，有乌山十才子，徐云汀一鸮教谕其一也。君早以诗名，善为淡远偶句，同人传为云汀派。既而为词，萧疏自喜。花发沁园春云：“一阵廉纤，悄然无语，沉沉细动春酌。空阶点滴，触起牢愁，多半中年哀乐。凭谁诉却。诉不了、铃声剑阁。尽坐听，燕子呢喃，轻寒早下帘幕。今夕联床如昨。便翦烛西窗，重温旧约。莫谈悲愤，莽莽天涯，起舞荒鸡殊恶。孤眠难著。忍报道、海棠红落。况此后、惆怅巴山，怀人何限寂寞。”原注：雨中闻赞轩将入蜀。“猛惺忪一梦，抛撇了，可怜宵。甚无雨无风，邻鸡唱罢，天也潇潇。情知好春未去，奈逼人烦恼又今朝。时有嚶嚶细响，乱蚊飞下轻绡。绿烟吹水扑窗寮。正心展闲蕉。著一点凉酸，归鸿唳急，老鸮声骄。中庭尚稀行迹，更青林、黄雀弄啁啾。鸦语鸠啼相续，渐催尘事如潮。”原注：曙窗无寐，劳者易歌，倚枕得此。君喜掌录，见佳句辄钞附稿中。积卷盈尺，然潦草凌乱，非君复起，不能辨其为谁某也。有小妻，君特爱媚之。卖文所入，尽供奁费。而君破帽残衫，不自修饰，其溺情如此。然君歿后，独能抱其遗诗，鸠资刻行，岂君固知其不负所托耶。猛惺松阁失其调名，俟考。

### 陈遯祺黄经双邻词钞

词榭中能作温尉李主之语，以闽县陈子驹遯祺副贡为第一。君昔与永福黄笛楼经倡和，有双邻词钞两卷，曾乞余序之。二君才同体合，真为笙磬之音。后林子鱼直欲刻之，携以入粤，子鱼卒官，未知其集能不零落否。君生业本裕，又年少多才，既而累不第，家亦落，摧藏不自得，逃于酒人，卒以此殒其生。诗文清丽，兼工绘事，跌宕酣嬉，见之俗情自远。嗟乎，今眼中安得有是人哉。搜其遗制，竟无一存，其游西江略曾致余一札，今录之亦足以想见风采矣。“曩者黄河一唱，双鬟画壁于旗亭。丛菊两开，九日登高于蓝水。钓龙台上

，荔榕怀古之场。飞虹桥边，荷芰流觞之地。子既激昂以为倡，余亦跌宕乎其间。自别大江，遂成旧雨。岭鸿渡雪，知泥印之应非。海燕辞云，惜巢痕之又换，虽关心芳草，已非灵运池塘。而满目青山，尚忆宣城佳句。望风驰想，慨也何如。仆计出山，已周寒暑，劳薪日积，珍髭徒夸。夏间远探衡阳，迳湘麓，访屈子之宗邦，探贾生之故宅。亦欲纫其丛兰，撷其香草。而乃苍梧云黯，湘竹泪滋，帝子不来，宓姬难遇。迨辞回雁之峰，复踏磨驴之迹。迢迢滕阁，重吟画栋飞云。寂寂匡庐，空对香炉晓日。盖由袁赴湘，由湘过洪，而仍复回袁者凡五阅月。乌经绕树，飞三匝以难栖。鹤本在林，借一枝而自足。虽复琴书可乐，尘坳无劳。小聚坝簾，不殊家室。而尝世味于蓼甘荼苦，阅历已多。数浮踪于去马来牛，差池不少。鸟飞已倦，鲈美难归。盼故都其可怀，积素心而谁语。况复楚蜀传烽，皖吴列燧。赤眉铜马，寇尽鸱张。灞上棘门，军皆狼狽。扶桑非东隅之景，孤竹鲜北伐之威。替遍野之哀鸿，求中林之丧马。局竟日非，生当斯世。楫不渡江，田无负郭。犹且萍随浪转，絮逐风飘。此则登楼望远，王仲宣所益增慨于匏瓜。曲江潜行，杜少陵所以兴悲于花草者也。夫人惟戢志烟霞之表，而后鸡虫之累，不足震其神明。殫精著作之林，而后乌兔之光，不足囿其修短。足下拔麾艺苑，联襪苔岑。占嘉遁之五爻，受灵文之十賚。斑斑古血，囊中之锦已多。苍苍高山，天际之琴自鼓。始知闭户之贤，益信奔波之失。异日者三椽可筑，一舸归来。访君赌棋庄头，坐我百尺楼上。重招好月，共酌清流。古今任变，不谈玉垒浮云。朝暮相逢，莫唱阳关旧曲。岁寒松柏，待订同心。岭表梅花，先期驰驿。惟兹息壤，永矢弗谖。”书至，未数月，君亦归而余又远出，遂自此不共杯酒之欢矣。

#### 梁履将木南山馆词

长乐梁洛观履将秀才，宫詹九山上国先生之曾孙也。为人机警而有至性，出笔秀削，宜于倚声，年未三十而卒。有木南山馆词一卷，余拟序而刻之。以中有残缺，尚须辑补，因循至今，冥冥中殊负吾友也。魏子安秀仁、梁礼堂鸣谦亦皆有序。子安有云：“一鳞一爪，一泪一声。鸢鸟盘空，天有苍凉之色。哀蝉乍警，时多凌厉之音。”读者可以知其词境矣。南柯子春日用礼堂韵云：“帘卷霏霏雨，苔匀漠漠烟。柴门春水暮云天。独对落花无语、立阶前。薄醉初欺脸，微吟欲耸肩。鹧鸪声里路三千。不道东风吹梦、忽经年。”声声慢双江楼闻琵琶有感云：“鬓丝减绿，烛泪烧银，酒醒人倚雕阑。切切凄凄，乍疑雨过江干。几度伤春伤别，剩香尘、浣在青衫。愁绝处，欲歌难终曲，记又无端。一语一弦一咽，莫珠帘风露，十指禁寒。江月无声，开窗一白漫漫。昨梦红灯深处，第三桥过第三间。问甚夜，携朱笙，同谱花南。”

梁鸣谦词

梁礼堂观察，弱冠捷秋试，友教四方，中年登科，观政吏部，遂乞假不出。门下多腾达知名之士，名师之望，几同山斗。既而佐大府，理官文书，声华日起，所入亦丰。有田有宅，归理旧业，将以此终矣，未几竟卒。讣至都下，余为之泫然。归见沈幼丹制军所作墓志铭，摹写生平，须眉欲活，又不禁慨然。礼堂幼从其族叔少皋庚辰学博游，髫髻时余即见之。后二十余年，复见于刘氏。礼堂欣然曰：“丈昔由吾师购陈祥道礼书，吾彼时以礼书为冷书，意吾丈必是冷人，今何幸一接颜色乎。”自是遂为相知。素工丽体，后有志治古文，每与余言，辄终日。词笔清华，而时露抑塞之意。想其橐笔饥驱，久尝世味，固亦有不自得者乎。满江红杨花云：“如此韶光，竟著意、漫空飘洒。况夕阳楼阁，清溪亭榭。欲去还衔春社燕，将留更逐长亭马。问一春、何事负东君，飘零也。才不在，飞琼亚。态不在，翾风下。只茫茫尘海，何方税驾。洁白宁因泥水污，轻狂早被鹦哥骂。愿他生、莫更作浮萍，无休暇。”南楼令落花云：“艳雪轻霏树，香尘薄糝空。倚阑干、尽日濛濛。毕竟东君何意绪，开与落、恁匆匆。质弱随风易，情多欲下慵。同天涯、谁认离踪。吩咐衔泥双燕子，莫衔到、画楼东。”

#### 林天龄词

长乐林锡三天龄读学，以编修入值上书房，既又充宏德殿行走，时时以不称其官为虑，近再任江苏学政。回忆畴昔之言，计蒞事之后，或可相聚于故乡。今冬忽闻其卒，噫，天何夺之遽耶。其初视学山西，走急足六千里，邀余襄校文字。余至，累月唱和。旧幕故多能文之士，宾馆中有西斋，当涂黄左田钺侍郎所辟，团聚其内，终日不谈一俗事，是亦一时胜概也。其填词不苦思，不险语，随势宛转，而恰如其意。吟俦既散，所作渐稀，尝寄书从余觅旧稿，谓欲勒成一集，亦未知其果否也。满庭芳新竹云：“暖坼泥痕，嫩连苔色，雨声才作潇潇。无人庭院，独立爱丰标。恰好二分宜水，不禁得、露泫烟销。平安否，报书何处，问讯到东桥。飘萧。看凤尾，才扶欲起，已定还摇。且长祝东君，放使干霄。不负前年醉日，绿窗下、樽酒频浇。薰风早，檀栾三径，待尔洗炎歊。”最高楼杨花云：“东风晚，吹雪满天涯，游子去何归。江干暮雨新寒后，楼头斜照晚晴时。怎飘零，初醒眼，更攒眉。愁还向，邻家明月说。梦还向，御沟流水别。惜春颜色难长驻，送春情绪易成痴。更何心，愁落早，问开迟。”满江红乞雨云：“厌说春晴，又谷雨，今朝过矣。有老农，仰天而叹，犁锄未试。烟日徒滋花柳媚，风云不吐江山气。笑绿章，只借海棠阴，翻多事。麦苗槁，稻苗死。鸭儿恼，鹊儿喜。算惯放骄阳，应非天意。高卧不妨茅屋破，闭门当为苍生计。莫昏昏，潭底睡痴龙，鞭之起。”摸鱼儿自序：正月十五夜，梦与枚丈联句填词，醒而忘其大半，只记青山二

句为枚丈语耳，醒后补缀成篇。云：“六千里、惊魂乍定，一尊重见倾倒。青山故国还无恙，只有鬓丝枯槁。愁亦好。任雪月风花，换入骚人抱。车尘暂扫。怅隔槛呼灯，对船招酒，香梦断三岛。且料理，宏奖风流心事，天涯尽有香草。傅山绝调销沉久，故宅空余文藻。春未老。莫眼倦长空，踟躅斜阳道。归鸿尚早。指流水晋祠，泠泠碧玉，幽趣共君讨。”按此在晋所作，晋祠去阳曲五十里，山水绝胜，回首当时，黯然魂鞘矣。傅山，字青主，国初高士。王彝招吟菊之局

咸丰己未之秋，闽县王子舟彝孝廉，购菊花三百盆，五色纷如，堂庑庭阶皆满，招诸君为吟菊之局。一人一席，一笔，一墨，一砚，一韵本，肴四，酒无算。拈题分笺，三日始罢。夜则燃红蜡数十枚，浅斟密咏于冷叶幽香之下。至今思立，如在天上。子舟为文勤尚书从子，门地清华，风姿玉立，能诗善饮，裙屐洒然，固翩翩佳公子也。未几，文勤卒于位，生计渐窘，而君之意兴，亦渐阑珊矣。乃入资为学官，又未几，哭其妻妾，并及子女，一年数丧，而君之生意殆尽矣。迁俄数月，竟歿于建阳。其时赞轩家亦中落，而词榭中遂无人能为东道主者。盛衰之转移，不堪置念。赞轩刻有效顰词。子舟于词不多作，余屡属赞轩搜其遗稿，不可得也。牵连书之，亦吾不死吾友之意而已矣。又有浙人王筠舲廷瀛者，锡三之弟子也。暂来词局，归应秋试，获隽即死，其所作亦不可考矣。

### 石介词

往余掌教同州丰登书院，庚午，将入都，诸生谋醵资为廨。余闻而力谢之，乃合写衢尊阁侍别图，题者二十余人，以寄其无已之思。蒲城郭生玉堂宝森作后序，大荔石生廉夫介填二词。廉夫性情简傲，素不满于众口。余以芑川赠余二语转赠之曰：“清勿见骨，奇勿露角。”廉夫感焉，而同人亦渐与之亲。其词为金缕曲，并序云：“夫子长乐魁儒，陈留贵胄。文光偶临于西土，才名久擅乎南邦。太华携诗，三辅之风云变色。丰登主讲，十城之桃李皆春。蔼蔼人师，循循善诱。两载于兹，人知孔北海。千秋若接，昔之张横渠。尔乃篱菊初残，岭梅乍放。恩承北阙，将鸣佩玉于薇垣。教著西河，暂驻离云于槐市。于是鹿洞生徒，鱣堂弟子，彩笔赋临歧之句，素丝成话别之图。言表丹忱，非同粉饰也。介从游最早，受染滋深。学愧康成，窃恋扶风之帐。情移钟子，忍停流水之琴。瓣香永矢于后山，学拍偶师乎白石。万里虽遥，愿逐大河而到海。一方竟隔，空怜飞雪之随风。远眼双悬，寸肠九转。嗟乎。所计在百年以后，公不忘滋兰树蕙之心。相逢在廿载以前，我或有入室升堂之望。”词云：“泪落骊歌里。叹别离、人生最苦，况为师弟。劝我名山须努力，消受垂青凡几。且莫说、感恩知己。李杜韩欧吾不见，舍宣城、此笔谁提起。愿十载

，随杖履。 弄人造化偏如此。却要把两年马帐，竟移千里。太华长河俱寂寂，一瓣心香谁恃。忽报道、南丰去矣。皎皎白驹终欲系，恨岭梅、有信催行李。肠九折，愁难已。”又云：“才得追随乐。差慰我、长书短剑，频年落拓。阮籍穷途何足惜，扞虱空怀景略。更愁对孤山梅鹤。天壤移情今孰是，恐六州、又铸今生错。身世事，须斟酌。 斯人终为苍生托。但可有、关西夫子，讲堂鳢雀。北向长安几千里，何日相逢台阁、只鱼雁往来休莫。他日闽山应更远，悄梦魂、总恋鳌峰著。肯孤负，千秋约。”余于朋旧题赠之作，恐涉标榜，多置不录。其生存者，尤不欲援引。第念秦闽相去七千里，余老矣，廉夫亦逾艾，渺渺停云，未知继见在何日，因特存之，以志尔时沆瀣之情。廉夫于去后，将所得书札，联为长卷，因玉堂求题识于谢蔚青观察，昨阅转蕙轩文集始知之。嗟乎，若廉夫者，不诚加人一等乎。